高陽著

鐵面御史



鐵面御史

高陽著

高陽的作品

一

西門外，前臨官道，後臨運河的接官廳，已收拾得煥然一新，門楣上結着簇新的紅綢子綵球；院子裏搭起了高大的蓆棚，棚下設着樂戶伺候的鼓吹。廚下越發熱鬧，宿遷城裏第一家大酒樓『醉好春』派出來的上下手，洗剝的洗剝，割切的割切，掌杓的掌杓，燒火的燒火，一個個滿頭大汗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近午時分，知縣張華山鳴鑼喝道，來到了接官廳。這位縣太爺，向來架子極大；下了轎向站班的縣廳、主簿、典史這些僚屬，略微點一點頭，隨即問道：『馬老爺呢？』

馬老爺是驛丞，專管公文驛遞，官員迎送，當差極其巴結，問他要車、要馬、要伕子，總是一疊連聲地回答：『馬上有，馬上有。』正好又姓馬，所以這三個字就成了他的外號。

張華山一縣之主，不好意思叫驛丞的外號；那專管公文出入，俗稱『四老爺』的典史王通，性好詼諧，又與驛丞最熟，可就不管了，拉開嗓子大喊：『馬上有！馬上來啊！大老爺駕到囉！』

『馬上就來，馬上就來！』馬驛丞正在親自動手掛一幅畫；一面回答，一面放下釘鎚，趕了出去。

在台階上迎着知縣，兜頭一揖，還來不及報告，張華山先開口問道：『都預備好了？』

『都好了！』

『筵席呢？』

『廚子已經來了。「醉好春」八兩銀子一桌的海味席。另外是三兩銀子的一桌便飯、兩海碗、四小碗、四個碟子，一共五桌——聽說這位按院大人帶的人不多，一定夠了。』

『按院大人』是指巡按御史。那是大明朝特有的官制，論品級，正七品的官兒，與知縣一樣；論職權，可就天差地遠了——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，氣派驚人，所到之處，無所不問，無所不管，大事奏裁，小事處決；府、州、縣地方官的前程，全在他的喜怒之間，所以聽說『按院大人』出巡，無不惴惴然捏了一手心的汗。

張華山却不大在乎。他從中了舉人，在吏部花了錢，選出來當知縣，在宿遷七年，就不曾見

過不受賄的巡按御史；多接待一次『按院大人』，不過老百姓多倒一次霉，供應不妨奢華，紅包儘管豐厚，却虧不到他的私囊，只要在上下兩季徵收錢糧時，加派及浮收一個虛頭，就有了着落。雖然這是位新到任的巡按，但天下烏鴉一般黑，他不相信黑眼珠見了白花花的銀子會不動心。倒往往是巡按的隨從，常有一個招呼不到，故意挑剔的，所以張華山特地叮囑驛丞：『千萬不要顧上不顧下，眼光只放在巡按身上。這差使我辦了不止一年了。』馬驛丞拍胸答應：『包不誤事！』

『大老爺請放心。』

『不誤事就好。』

『是！』馬驛丞恭恭敬敬地答應：『決不敢誤事！』

張華山許了個心願，作爲激勵：『等我把這尊「神道」安安穩穩送走了，我有好差使派給你，調劑調劑。』

『是！謝謝大老爺。』馬驛丞單腿着地，恭恭敬敬請了個安作爲道謝。

把這些話交代過了，張華山到廳上來休息；他的僚屬們都起立讓座，『怎麼？』他視線掃過，詫異的問道：『孫老師還不來？』

孫老師是縣裏的學正——學官都稱『老師』，俗名『豆腐官』，最清苦不過。

張華山口頭上恭敬，心裏却看不起孫老師，認爲當學官的，都是沒出息的人；不過巡按涖境

，一縣大小官員，都該來迎接，缺一個不妥，所以這樣問一聲。

『孫老師可憐巴巴的。』王通說道，『一共兩名「轎班」，倒走了一雙；大毒日頭下，從城裏走了來，自然慢了。』

『轎班怎麼走了呢？』

『欠人家三個月工錢，豆腐都沒得吃了，不走何待？』

『唉！』姓何的主簿嘆口氣說，『仕途上榮枯如此不同！說起來孫老師與新任按院，還是鄉榜同年呢！』

『甚麼，甚麼？』張華山睜大了眼問道：『你怎麼說？』

看他這樣的神情，何主簿倒是一驚，只當自己說錯了甚麼話？回想一下，沒有甚麼錯啊！

『我是說，孫老師與新任按院是鄉榜同年。』

『眞有這話？』

『孫老師親口告訴我的，』何主簿又加了一句：『他是方正君子，諒來不會胡吹。』

『嗳——！』張華山埋怨似地，『你不早說！』接着大聲喊道：『來啊！』

貼身的家人就在他旁邊，但要擺官派或者表示將要交代的事十分重要，非這樣喊不可。

『喳！』家人張升也用同樣高的聲音答應着。

『派我的轎子去接孫老師。快，快！孫老師年紀大了，不要在路上中暑昏倒，那可是不當耍的事！』

『喳！』張升又答應一聲，傴僂着腰，疾趨而出。

轎子怕大太陽晒，就停在蓆棚下；轎伕找不到——他們知道一時不得進城，偷閒躲到涼快地方賭錢去了。等找了來，張華山已忍不住發脾氣，『混帳王八羔子』地大罵了一頓。

轎子剛抬出門，王通眼尖，指着說道：『那不是孫老師來了？』

果然是孫老師，走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一件舊實地紗的藍袍，背上整個兒濕透了。

張華山慌忙迎了上去，執着他的手，親切地嗔怪：『孫老師你也是，轎班走了也不派人跟我說一聲，我撥兩名給你就是了。大太陽底下走了來，叫我於心何安？』

『還好，還好！安步當車，總算也走到了。』一面說，孫老師一面翻着眼看這位縣太爺，彷彿不解他今天何以這樣子客氣。

客氣還不止於口頭，張華山叫人替他抹汗、打扇、泡來供巡按享用的『六安茶』。還要奉他上坐，孫老師再三謙辭，說到『朝廷體制所關，不敢僭越』，張華山方始讓他在左手邊坐下。

大家心中都明白，一向看不起孫老師的縣太爺，爲甚麼忽然如此恭敬。王通嘴快忍不住動問：『孫老師，聽說你與一位貴人有舊？』

『你是指新任按院劉少鶴嗎？』

新任巡按劉天鳴，字少鶴；聽孫老師這樣稱他，張華山便知同年的話決不假，隨卽答了一句：『是啊，是說按院。』

『說來慚愧！』孫老師搖搖頭，啜了口茶；望着空中，老眼中有淒涼感慨之色。

『說說何妨？』王通問道，『你們是鄉榜同年？』

『不但同年，還是同窗。』孫老師徐徐答道，『我跟少鶴最好，一起進學，一起中舉，名次還是我高些；到了會試就不同了，他聯捷成進士，我三赴禮闈，名在孫山以外，母老家貧，不得已赴部候選，選上了這麼個吃不飽餓不死的學官。唉！』

『作育人材，清高之至。不比我們，』張華山指着他的僚屬說：『都是風塵俗吏。孫老師，你不必愁，「六十無肉而不飽」，豆腐不能再吃了！包在我身上，叫你天天吃肉。』

『不敢，不敢！』孫老師拱拱手，『我也甘於藜藿了。』

儘管他願意清貧自守，張華山却下定了決心，要替孫老師額外弄些好處。這是條路子！他在想，知縣九年任滿，自已在宿遷還有兩年，這兩年把巡按敷衍好了，只要不出紕漏，就升任知州。倘或巡按的考語考得格外好，說不定超擢知府——本府的淮安府，是個一等一的肥缺，要弄到手，眞正『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』；如果心稍微狠些手稍微辣些，這一任知府下來，儘可告

老還鄉，優游林下了。

轉着這一連串的念頭，他飄飄然渾身輕快。後半世的良田大宅，美妾姣童，都要從孫老師身上生發，這尊財神福星，豈可不巴結？於是他轉過臉來跟縣丞商議。

縣丞名叫楊守文。除了知縣就是他大；所以張華山對他說話，稱呼和措詞比較客氣：『守文兄，作育人才是百年大計，地方上該置些學田。明天請你約幾位紳士來，請他們想點辦法。這件事就奉託了，務必辦成，越快越好。』

『學裏的事，我一定盡力。若說要叫孫老師過幾天舒服日子——，』楊守文停了一下，笑笑又說：『只怕緩不濟急。』

『不要緊，我另有辦法。』張華山環視四周，這一次找上了居於末座的巡檢，『趙士龍！』他直呼其名吩咐：『你每天給孫老師送五斤猪肉，一斗白米。』

巡檢管收稅，油水甚肥；趙士龍奉命唯謹，趕緊站起身來答道：『遵辦！遵辦！』

孫老師覺得受之有愧，預備辭謝；剛要開口，張華山按着他的手，搶在前面攔阻。

縣丞楊守文、巡檢趙士龍原是知縣張華山一路上的人，也幫着相勸，你一句，我一句地，不容孫老師有揷嘴的空隙，只得罷了。

換個話題，又談到了巡按御史。這時才是孫老師一個人的話；談了劉天鳴的許多往事，看起

來是個脾氣很倔的書獃子，張華山心裏不免嘀咕。

『不知劉公在貴州的政聲如何？』他試探着問。

『「雲貴半爿天」，道路修阻，音問甚稀，我倒不大清楚。』孫老師想了想說，『不過，由偏遠省分，調到南直隸來，可見得我這位老同年，頗受朝廷的器重。』

『是，是！』張華山附和着，還要想說兩句恭維劉天鳴的話，讓一騎到門的快馬打斷。

騎了快馬來的是睢寧縣的差役，專程來投一封信。信是睢寧的知縣所發，他奉了巡按的面諭，通知張華山不必迎接，也不受招待，說是到了宿遷，自投驛館，不勞費心。信上又隱約暗示，這位剛剛上任的巡按御史，不易伺候，諸事都要當心。

看完了信，張華山上了心事。不過表面極其沉着，犒賞了來人，才宣佈這個消息。大家的第一個感覺是掃興，其次方想到劉天鳴的爲官，與以前作威作福的巡按不同。但是，再想下來，各人心情就大不相同了，像孫老師，有此一位清正如昔的老同年，自然欽佩而欣慰，其餘的就不免或多或少地起了警惕。

『可惜了八兩銀子一桌的海味席，只好自己享用了。』張華山故作豁達地說。

三伏天氣，掃興而又躭心，當然沒有好胃口，一席盛筵，草草終場。張華山回到縣衙門，連官服都顧不得換，立卽吩咐張升：『傳三班六房到花廳來，我有話說。』

這三班六房，就算是縣大老爺的『文臣武將』。文的是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房的書辦；武的是皂、壯、快三班的隸役——這三班又有內外勤之分，皂班掌管監獄、値堂、行刑，是內勤；壯班管捕盜賊，快班執掌偵緝，都是外勤；而壯班和快班的職司，實在無甚分別，所以都稱捕快。

宿遷縣的捕快頭兒，名叫衞虎。提起此人，城裏城外無人不知；五十出頭年紀，瘦瘦小小，穿一件打補釘的黑布袍，戴一頂褪了色的紅氈帽，走到人面前，連小孩都不會把他放在眼裏。可是要一提『衞頭兒』三字，那怕是一等一的大力士，也會興起一種驀地裏看見一條毒蛇的感覺。

衞虎是張華山面前的紅人，自然也是心腹——第一號心腹。因此，當三班六房的書辦、皂隸和捕快集中花廳，張華山鄭重告誡，這位按院大人與衆不同，各自檢點，諸事小心以後，特別把他留了下來，有一番密議。

既是『密議』，自然都是些不能爲外人道的話；要把那些見不得人的事，提出來檢討一番，該掩飾的掩飾，該彌補的彌補，該壓制的壓制，總而言之，不能讓新任巡按知道。無奈這兩個人平日造的孽太多了，一時竟有些茫然，好像一團亂絲般，不知頭緒在那裏。

於是先擱下這方面，談到對巡按那面的『打點』。這是早已準備好了的，一共兩千兩銀子，巡按和他的手下，各分一千；如果不夠，由張華山斟酌情形增添，事後再來算帳，無須再議。現

在要商量的是，孫老師那一條路子，如何去把它走通。

『今天我才知道——別看那股窮酸相的孫老師，像個三家村的「猢猻王」，竟是按院的同窗好友，鄉榜同年。這個人對我們大有用處，非得把他收服了不可。』

『是！』衞虎心想，這無非要錢，便卽答道：『請大老爺酌定了數目，我馬上備齊了送去。』

『這倒不忙，難處是怕他不肯收。』張華山把託縣丞設法辦學田，以及命令巡檢每日供應食料的經過，講了一遍，接着又說：『現在情形又不同了，非把他拉在我們這一邊不可。學田的事，緩不濟急，送些猪肉白米，情分不夠。我想要籌五百兩銀子送了去，他肯收就好辦了，只怕不肯收，如之奈何？』

『總有辦法好想。』衞虎慢吞吞地說，居然是恂恂儒者的神情。

張華山看他低頭不語，便知他正在大動腦筋；而且要不了多久，便有絕妙的辦法想出來，所以他抽空吸了一袋『淡巴菰』，靜靜等着。

『大老爺！』衞虎眞的要不了多久，便抬起了眼問，『非要他聽話不可？』

『當然囉！』

『那麼，一個人敬酒不吃，就只好請他吃罰酒了。』

『嗯，嗯！』張華山想一想，點一點頭；聲音越來越響，見得他已有所領會了，『是如何的

一杯罰酒？』

『要看大老爺的意思。』衞虎踏上兩步，附着張華山的耳朵，咕咕嚕嚕說了好一會。

『好，好！』張華山一叠連聲地說，『就是這麼辦！都交給你了。』

『大老爺請放心！』衞虎低聲又說，『提起孫老師這條路子！我倒還有句話稟告，有條路子，我已經搭上線了，大老爺要不要走？』

『路子越多越好。你說，是怎麼一條路。』

『這條路「通天」，走得吃力；走到了，可就不管他來的是怎麼一個泿脚色，都不必放在心上。』

『那好啊！』張華山極興奮地說，『快說，快說！』

他要快，一個偏偏慢條斯理地，先向外看清了沒有人，才從靴頁子掏出一枝水筆來，在手掌上寫了兩個字，向上一照。

上面寫着一個名字：『劉瑾』。

劉瑾是宮中執掌鐘鼓司的太監，極受接位不久，年輕而好嬉遊的正德皇帝的寵信——宮中最有權勢的太監，一共八個，號爲『八虎』，劉瑾就是其中張牙舞爪的一隻白額虎。能搭上這條路子，恃爲奧援，天大的事都有了担待，所以張華山大爲興奮，不但力贊其成，而且對衞虎也越發

另眼相看了。

不過，這條路子正在進行，還沒有到走通的時候，所以衞虎還不敢肆無忌憚。回到班房，獨自盤算了好一會，喚來幾名心腹，悄悄叮囑了一番，分別展開了秘密的佈置。

最後還剩下一個，名叫王狗子，是衞虎手下最狠的角色；他還沒有派到差使，所以這樣問道：『頭兒，今天沒我的事吧？沒我的事，我到「醉好春」去走一趟，趁早把喜筵定了下來。』

『慢着，要改日子了。』

『怎麼？』問了這一句，王狗子忽然意會，放低了聲音說，『想是按院大人要來了，不得不避一避？』

『嗯。』衞虎點點頭，『取本皇曆來！』

翻了翻皇曆，衞虎挑了七月廿四，也是個『大滿棚』的好日子；這一天是七月初八，有半個月的工夫，新任巡按早就勾當完了公事，到別縣去了。

二

衞虎續弦，王狗子算是大媒。這個媒人完全不懂做媒的規矩；其實也不必懂，懂了反而不好，因爲這頭親事，根本就不是從規矩道理上來的。

敲開了門，門裏的尤三一見是王狗子，馬上臉色就變了，但不敢不敷衍，那齜牙咧嘴硬擠出來的笑容，比哭都還難看。

『便宜了你，尤三！』王狗子跨進門來，一隻脚踏在板櫈上，仰着臉說：『跟你老婆多做半個月的夫妻。你聽清楚了，日子改到七月廿四。』

『王，王大爺！』尤三結結巴巴地說，『這件事，實在……。』

『甚麼？』王狗子不容他說完，一聲喝，『我看你是犯賤！一百二十六兩銀子，買你老婆這

個破貨，你還嚕囌？』

『老天爺在上頭，』尤三氣急敗壞地，『原來只借了衞頭兒二十兩銀子，利上滾利，滾成這個樣子。做人要講良心！』

『你說誰沒有良心？』話落手起，王狗子一巴掌掃過去，把尤三打得趺趺衝衝，撞到了土牆上。

站定脚，撝着臉，尤三的眼都紅了，但是，他還是沒有那個胆量跟王狗子鬥一鬥。

『你他媽的，你不想想，你老子死了，睡的棺材，是那裏來的錢買的？利上滾利，你不會不叫它滾麼？閒話少說，』王狗子走過來，當胸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，瞪着眼說：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我此刻再替衞頭兒做個主，拿一百二十六兩銀子來，還你老婆的賣身契！』

嘴裏在吼，手上也加了勁，抓住那個老實人的衣服，推來搡去，把尤三搞得頭昏眼花，大聲喊道：『放手，放手！』

越是這樣喊，王狗子越不肯放，而且變本加厲了；他是開道神般的身坯，手往上一提，尤三頓時雙足臨空，然後他使勁往牆上一推，從牙縫裏擠出聲音來問道：『你說，你是捨不得老婆，還是捨不得命？』

尤三被王狗子推抵在牆上，絲毫動彈不得！毿毿一隻大手壓在胸前，連呼吸都覺困難，那裏

還說得出話?唯有口中發出『嘀，嘀』的怪聲，拚命掙扎，但怎麼樣也逃不出王狗子的手掌。

一個不肯放手，一個已翻白眼，就在這快要出人命的當兒，聽得一聲淒厲的叱斥：『姓王的，你好狠的心！』

王狗子不由得就鬆了手，轉臉看時，布簾掀處，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婦，閃了出來，穿一身靑布裙，大概正要梳頭，一頭漆黑的長髮，從肩上甩了過來，握在極白、極豐腴的手裏。她有一張長圓的臉，生了一雙丹鳳眼，在此憤怒的時候，特別顯得有股懍然不可侵犯的神色——王狗子不由得有些氣餒。

『你逼死他也沒有用，有話跟我說。』

『尤三嫂，』王狗子想到半個月後，她的身份便大不相同，越發陪了笑臉：『我不過跟尤三鬧着玩。轉眼大家要結成親戚了，應該客客氣氣的。喏，』他轉過身來向正在喘氣的尤三作了一個揖：『我陪禮，我陪禮！』

『哼！』尤三嫂冷笑道，『你少來這一套！你說吧，你要幹什麼？』

『我是奉了窩頭的差遣，來送個信，改了七月二十四的好日子。到那一天，尤三嫂，你就成了我們的窩大嫂了——金鑲玉嵌，綾羅包裹，眞正好風光！』說着，王狗子把眼斜瞄了過去，盯着尤三那件打了補釘的竹布衫。

尤三把個頭低了下去，是自慚形穢，覺得配不上他妻子的神情。尤三嫂的臉却越發夜起來了，胸脯起伏着，彷彿有句話，幾次三番衝到喉頭，又嚥回腹中似地。

『怎麼樣？』王狗子看着她問：『有你一句話，我就好回去交差了。』

『好！』尤三嫂咬一咬牙答道：『你們不是要人嗎？到時候來抬好了。』

王狗子把大拇指一翹：『女中丈夫，有担當！這才眞的配得上我們備大哥。』說着，作了個告辭的姿勢。

『且慢！』尤三嫂把他喊住了說，『當初原說再貼我一副妝奩，這話怎麼說？』

『這話自然算數。不過——。』

『好了，』她打斷他的話說，『你再叫備家送二百兩銀子過來，妝奩我自己來辦。還有把那張借契，明天一起給我送來。』

『明天？』

『你不放心？』尤三嫂冷笑說，『宿遷縣裏，誰不知道備頭兒？就算無憑無據，還怕人逃得出你們的掌心？』

『這倒是眞話。』王狗子想了一會說，『明天可不行，過個幾天，我一定給你送來，總讓你還來得及辦嫁妝就是了。』

王狗子算是做事紮實，防着萬一到巡按御史『放告』時，尤三夫婦收回了借契，便好去控告衞虎强佔霸娶，所以那張借契，還要暫留一留，等按院過境，才能給她。

*　　*　　*

按院劉天鳴就在王狗子離開尤家的那一刻，已經悄悄到了宿遷縣；他預先派了從人安排，繞城而進，在東門外的魯肅廟，借了兩間空屋住下——明朝的制度，文臣武官，都可以自畜家將，作爲護衞；劉天鳴有兩個家將，一個叫李壯圖，一個叫林鼎，都是四川人。等在魯肅廟略略安頓好了，劉天鳴把他們兩人找來，說要進城私訪。

這套花樣，他們在西南是見慣了的；自入江蘇省境，這還是第一次，所以李壯圖臉上略有躊躇之色。因爲入境尚未問俗，而且地形不熟，口音不對，他們負有暗中保護的責任，干係甚重，不能不謹愼。

『大人此番是上任，』李壯圖說，『等到了上任，細細詢明各地情形，再出來私訪，比較妥當。』

『妥當是妥當，』劉天鳴笑道：『祇不過到那時候怕訪不出甚麼來了。你們不必担心，快去改裝。』

聽得這樣吩咐，那兩人唯有遵命。林鼎扮一個『貨郞兒』，挑一副南北雜貨，無所不有的担

子；李壯圖扮成身揹藥箱，手搖串鈴的走方郎中；劉天鳴自己扮作會看相的遊方道士，用竹竿撑起一條布幌子，揑在手裏，幌子上七個大字：『小純陽相天下士』。

李壯圖搖着串鈴開路，林鼎挑着担子，搖着『博浪鼓』墊後，中間是劉天鳴，由林、李二人前後保護着，進了宿遷的東門。

大街小巷，一路吆喝，李壯圖的買賣不錯，林鼎也有人請敎，祇有劉天鳴還未開張；心裏在想，這樣下去不是回事，得要設法找人搭訕，才能從看相算命之中，訪出此地方官的政聲來。

正在這樣思量時，忽然看見有家人家，主人出門送客；那客人的態度却很奇怪，怒氣冲冲，彷彿剛吵了架出來，做主人的一臉惶恐，不斷地在說：『請回來、請回來，我還有下情奉商。』

那客人站定了脚，回過身來，斷然拒絕：『再沒有甚麼好商量的，我這個媒人，在你們兩家當中，把個頭都軋扁了。總而言之一句話：男家已經有話，七月二十四日非辦喜事不可。男家也不發轎，也不來親迎——這不是男家不講道理，發了轎來，你們女家不肯讓新娘子上轎，男家這個面子丟不起。到了那天，府上如何，男家不管，反正花轎不到，男家另有準備。言盡於此，爾駕自己斟酌吧！』說完作個揖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送走了大媒的那人，正待回身進宅，轉臉之際，不由得站住了脚，心裏喝聲采，走江湖的也有這麼一副好清貴的相貌！他自然不知道『小純陽』是按院大人，祇覺得清癯秀逸，氣度高華，

特別是那雙眼睛，神采奕奕，不怒而威，一接着他的眼光，心頭自然而然浮起一種敬服信賴的感覺。

於是他很客氣地問道：『尊駕也會合婚擇日麼？』

劉天鳴原是有心兜攬，就不會也要說會，而况他本就懂些皮毛，所以點點頭說：『星相合參，略知一二。』

『好極了！請裏面待茶。』

主人領路，劉天鳴後隨，一路走，一路打量；房子不甚華麗，但用的是上等材料，建得極其堅固，可知主人家是不尚表面的殷實人家。果然，等請教姓氏時，那人自道名叫朱建伯，並不諱言他是白洋河鎭的首富；因爲城裏有好些買賣要照料，所以建了這所房子，作爲歇脚之處，家還是住在鎭上。

『舍間人丁單薄。』朱建伯說道，『我祇有一個女兒，小名靑荷，今年整二十歲。不是自誇自讚，我這個小女，眞正是才貌雙全！要講她的外場能幹，敢說沒有那個小夥子趕得上。』

『二十歲早過了標梅之期，何以至今不曾出閣？喔，喔，』劉天鳴說，『我明白了。大槪是賢伉儷捨不得這顆掌上明珠？』

『倒也不是——。』

是朱建伯夫婦太相信星相。靑荷在七歲時就已許配了劉老潤的陳家。陳家也是當地首富，他那長子名叫陳家騏，比靑荷大四歲，頗肯讀書上進，而且雖然生在富家，却無浮華習氣，是個好子弟。

『敝處有句話：「不會選的選高房，會選的選兒郎。」這頭親事，憑良心說一句，沒有甚麼好挑剔的。唉！』朱建伯嘆口氣說，『偏偏好事多磨。』

這一說，劉天鳴格外注意了：『怎麼好事多磨呢？』

『我那親家年歲已高，自然巴望着早點抱孫子；就是愚夫婦，也何嘗不想早早了掉這件大事。無奈前後送過三個日子，不是對小女不利，就是有妨家門。先生，你是行家，當然識得其中利害，請問，我怎麼能答應得下？』

原來如此！劉天鳴指着拜匣中的那個四幅梅紅全帖問道：『這是第四個日子？』

『對了！』朱建伯順手把那全帖遞了過來。

接過來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『謹詹正德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敬備彩輿，喜迓淑媛于歸，謹求金諾』；下面具名是：『姻愚弟陳德成頓首拜』。

『這又教我爲難了！』朱建伯眉心上打了個極深的結，『今年是甲寅年，小女生肖屬羊，羊落虎口，性命難保，怎麼好辦喜事？』

劉天鳴幌子上寫着他的『行當』，自然不能說星相之事，渺焉無憑，祇好這樣回答：『既是親家，總有個商量處，不妨婉言解釋，就在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挑個好日子辦喜事，也不過遲了半年把的工夫。』

『我也是這麽說，壞就壞在我那親家鬧意氣，媒人也幫着男家說話——那言語實在厲害！』

『怎麽說？』劉天鳴剛才已約略聽到了，但爲愼重起見，特意再問一聲。

果然，朱建伯所說的與他所聽到的一樣。陳德成下定了決心，要在七月二十四爲兒子完婚；如果朱家不發花轎，他們另外備了一位新娘子補靑荷的缺。

這事嚴重。劉天鳴心想，倘或朱建伯固執成見，不但壞了一頭婚姻，而且女家也担不起那個被退了婚的名聲——

可想而知的，親家變寃家，陳家一定會四處揚言：『朱家那個靑荷是我們陳家不要的！』爲何不要？不是不貞，就是命太硬，要剋夫家。這一來不但靑荷一輩子嫁不出去，說不定還會羞憤自殺，平白毁了這麽個才貌雙全好姑娘，這不正是自己代天子巡狩，化俗移風，爲民造福，職司所在，不能不管的事嗎？

打完了主意，他把梅紅全帖闔了起來，神情益發嚴肅：『我懂足下的意思，要我把這個日子與令嫒的八字合參，可有化解之處？不過，我老實奉告，不用推算，就知必是個好日子。』

一聽這話，朱建伯旣驚且喜，張大了眼說：『倒要細細請敎。』

『不瞞足下說，我這幌子上「相天下士」的這個相字，祇相善惡，不相吉凶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逢凶自能化吉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，似吉亦凶。這是我三十年間行過萬里路的一點淺歷。』

『嗯、嗯，高明之至。』

話是這麼說，朱建伯臉上却是不以爲然的神情。劉天鳴自然看得很清楚，不過他也不急，話還祇開了一個頭，說下去一定可以讓他信服。

『至於合婚擇日，世俗相沿如此，實在沒有甚麼道理。足下請細想，古往今來，許多姻緣，成就於倉卒之中，旣來不及挑日子，更來不及排八字，可是那些都是好姻緣。遠的不說，就說本朝，第一頭好姻緣，請問是那家？』

『這——，』朱建伯囁嚅着說，『這還要請敎。』

劉天鳴先不答他的話，站起身來，理一理身上那領靑紬道袍，整一整頭上那頂黑紗純陽巾，恭恭敬敬地朝上作了一個揖。

這好像是同朱家祖先敬禮的表示，朱建伯慌忙站了起來，不知是還禮還是謙虛，竟有些手足無措了。

客人却是越顯得從容，徐徐抬身，說道：『本朝第一頭好姻緣，是太祖皇帝與馬皇后的婚配。請問，可是？』

原來他的作揖是爲此。『是，是。』朱建伯連連答應。

『太祖皇帝不曾得天下之前，投身滁陽王郭子興帳下；馬皇后是滁陽王故人之女，父母雙亡，由滁陽王撫養。許配與太祖的時節，何嘗合過八字？那時是在濠州軍中，揀日不如撞日，倉卒成禮，誰曾想到貴爲帝后？』劉天鳴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微笑着點點頭，『尊駕難道記不得這段美談？』

朱建伯怎會記不得？馬皇后就是宿州人。劉天鳴拿這一雙天字第一號的人物來作譬，因爲來頭太大，已經打動了朱建伯的心。

劉天鳴猜到了他的心思，越發不肯放鬆，緊接着又說了一番委屈求全的大道理——親戚快要破臉了，就有好日子，新媳婦過門，未見得能邀公婆的歡心；倒不如七月二十四日親自送了親去，那時陳德成自覺失禮，疚歉於心，一定會厚待兒媳婦，敬重新親家，眞正結成一門至親，豈不甚妙？

這番話說得朱建伯撥雲見日，既痛快，又佩服。他實在是把女兒當成命根子，唯恐她受委屈，所以一再要挑個一無瑕疵的黃道吉日；如今聽劉天鳴一番開導，恰好利用此機會來達成有利於

靑荷的環境——不過是自己辛苦一趟，稍覺受屈；但女兒在夫家却是從此受公婆寬容喜愛，那又何樂不爲？

於是他一揖到地，表示誠懇受教；隨卽吩咐備酒，要好好款待。劉天鳴也想借此因緣，從事私訪，祇是門外走方郎中的串鈴和貨郎担上的博浪鼓，搖得十分起勁，這是催他的表示，不便就擱，起身告辭。做主人的堅留不住，封了十兩銀子出來作爲謝禮，劉天鳴倒也不客氣，這種情形他遇得多了，有個處置的方法，把所有的這些謝禮，捐了給同善堂，或者書院裏，爲淸寒士子，添助夜讀的膏火。

辭出朱家，天色將晚，三個人互相以目示意，循着原路囘到魯肅廟；李壯圖和林鼎，分別向他報告私訪所得。

『大人，此地的知縣，好用酷刑。』李壯圖先這樣提了一個結論。

『莫輕下斷語！』劉天鳴告誡他說，『且先說你所見所聞，何以見得此地知縣好用酷刑？』

『那是受刑的人自己說的。』李壯圖從頭講起：『我看了一個病人，受的是火傷——那眞是第一次得見有這樣燙傷了的人，前胸後背，幾乎肉爛見骨。那人自己告訴我他被寃枉牽連在一件盜案裏，到了堂上，自然沒有口供。知縣便叫用刑，刑具名叫「一品衣」——。』

『一品衣？好新奇的名字！』劉天鳴打斷他的話問，『何所取義？』

『大人請聽下去，自然明白。』李壯圖用手勢比劃着，『兩寸寬，三寸長的鐵片，用鋼絲穿了起來；每排四塊，一共六排，在火裏燒紅了，往犯人身上一搭，就似穿了一件坎肩似的；胸前背後，炙得吱吱亂響，油烟直冒，大人請想，這還有個不招的嗎？』

劉天鳴勃然變色，『竟有此事！』他握緊了拳，使勁搥着桌面，『非追究不可。』

林鼎比較持重，趕緊搖一搖手相勸：『大人，請先息怒！還有內情。』

看到他神色鄭重，說話時左右相顧，似乎唯恐隔牆有耳似的，劉天鳴不由得有些驚疑，祇重重地點一點頭，靜等待他說下去。

林鼎是借着一副貨郎担，從婦女小孩嘴裏探出的實情。『一品衣』原是衞虎所創製，這樣一件殘酷的刑具，不管加在甚麼人身上，口供予取予求，要他招甚麼便是甚麼——千百年來辦理罪案，都以犯人的『親供』爲定罪的根據；有了親供，不論是情眞罪實，還是屈打成招，案子就算結束了。文卷報到上台，這個官兒被認爲是個能員，考績優異，指日高升，所以這樣慘無人道的酷刑，被加上以『一品衣』之名。

劉天鳴聽到這裏，臉色發靑，大口喘氣，雷霆之怒，爆發在卽；於是林鼎又加以警告。

『此人是一條地頭蛇，而且是一條毒蛇；俗語說得好，「打蛇打在七寸」，不可打草驚蛇。大人，我有句話，不知該不該說？』

『說，說！有甚麼不能說的？』

林鼎的看法是，祇此短短小半天工夫，已探聽得衞虎的許多劣跡，可惜的是一鱗半爪，首尾不全。而且還有勾結江洋大盜的情事，須得慢慢查訪。不如先到了任，密查確實，佈置齊全再動手，那樣才可以致衞虎的死命，爲民除一大害。

這最後兩句話，劉天鳴不以爲然，『這個人，死有餘辜！』他說，『明天「放告」，祇要有狀子進來，就把他提到堂上，拚着担些處分，活活打死了他！』

『立斃杖下，自然大快人心。不過，大人，死的祇是這一個人。要除惡務盡，可就辦不到了！』

『啊，啊！』劉天鳴醒悟了，也沉着了。

當時商定了一個宗旨：不動聲色。在這個宗旨之下，應該減去那種令人莫測高深的神祕色彩，態度上不妨隨和些。因此，劉天鳴派了一名差役進城，到縣衙門裏去通知自己的行蹤。

縣官一聽巡按蒞境，不報驛館，却寄宿在魯肅廟，心裏發慌；趕緊派人去找衞虎，同時吩咐立刻備齊床帳被褥，日用什物；另外辦一桌上好酒席，火速送到魯肅廟。

衞虎用不着他去找，先已趕到衙門，因爲他已經得到了詳細的報告。

『按院是未末申初時分到的，隨即進了城……。』

『甚麼？進城了？』

『是！』衞虎相當鎭靜，『不但進城，而且私訪過了。還不止按院一個，另有護衞跟隨。』

總官張華山急急問道：『訪着了些什麼？』

衞虎笑一笑不響，意思是他問得多餘。張華山也意會到了，現在要問的，不是訪着些什麼，是私訪的作用何在？以前的巡按，也有喬裝改扮，悄悄尋找民隱的情事，但不是爲了老百姓伸寃理屈，祇不過想抓住地方官的把柄，便於受賄而已。

張華山心裏在想，劉天鳴果然是個鐵面無私的清官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了宿遷，進城私訪，那就該一直保持隱祕，才可以多知道一些地方官的政聲，老百姓的甘苦；現在特地派人來通知行蹤，就可以證明，決不是眞心來尋訪民隱。看起來這位新任按院大人，並不像外間傳聞的脾氣很躁，難以伺候。

『想通了，想通了！』他欣然自語；『不必驚惶。』

『原來就不必驚惶。』衞虎指着隨身攜帶的包裹說：『東西我帶來了。』

所謂『東西』，是預備送巡按和他屬下的一千兩『程儀』。張華山想了想問：『孫老師那裏辦得怎樣了？』

『還來不及送。我馬上去辦。』

『你快去辦了來！』張華山吩咐：『孫老師那裏送二百兩。一共一千二百兩，都換成金葉子，交上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』要別的也許沒有，要金葉子是現成的；衞虎回到班房，寫張條子，立刻從他自己所開的一家當舖，取來了足值一千二百兩銀子的金葉子，親自送到上房。

張華山這時已經衣冠整齊，並且把轎子提到大堂在等着。金子一到，立刻上轎，關照：『拜孫老師！』

到了縣學，因爲『明倫堂』上供着至聖先師的木主，文武百官，到此皆須下轎，所以特意避開，轎子一直抬到側門。

側門進去就是廚房，孫師母正以巡檢送了好大一方猪肉來，十分高興，親自動手在烹調，不防縣官駕到，嚇得趕緊奔了進去，通知消息。

這是三伏天氣，孫老師一身短衣，不好見客；正忙着穿戴衣冠，張華山已笑嘻嘻地管自踱了進來，做主人的祇得一面扣衣鈕，一面迎了出去。

而那位賓客，却是既親熱，又恭敬，跟孫老師寒暄過後，還要拜見『師母嫂夫人』。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』孫老師作着揖：『實不相瞞，拙荊從未見過賓客，不知禮數，反倒害她受窘。』

張華山這樣闖了進來，原是想看看孫老師清苦到了甚麼程度？略略四顧，祇見連窗前掛的竹

籠都已破舊不堪，心裏便有數了；於是點點頭說：『恭敬不如從命，改日命內人親自來接嫂夫人，到我署裏去盤桓一日。』

『多謝，多謝！』孫老師急轉直下地問道：『大駕光臨，必有見教？』

『按院大人到了。』

『喔！』孫老師問道：『住在那裏？可要去參見？』

『自然要的。按院駐節魯肅廟；我特來奉約，一起去參謁。』

『現在就去嗎？』孫老師躊躇着問。

『怎麼？』張華山略感詫異，不知道他有甚麼急要的公務，一時不得抽身。

『說來也慚愧。』孫老師不好意思地說，『多蒙見賜一方猪肉，正想大嚼一頓——。』

『喫！』不等他說完，張華山就皺着眉笑了，『按院那裏有我送的一桌海味席。你們老同年，怕他不留你一起享用。』

『那好！』孫老師嚥了一口唾沫，整一整烏紗帽，『就走吧！』

『不忙！』張華山一把拉住了他，『先借一步說話。』

從他的言語神色中，孫老師已看出端倪，是要託自己在巡按面前說幾句好話。『拿人的手軟，吃人的嘴軟！』少不得見機行事，略略替他遮蓋。

那知到了書房裏，一關上門，張華山從袖子裏取出一大一小兩個布包，解開來一看，竟是黃澄澄的金子。這可難了！不等縣官開口，他就先把雙手向外一封：『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那老同年決不受此物。』

『何以見得？』張華山極從容地問。

『自幼同窗，我如何不知道他的脾氣？』

『孫老師，恕我直言。』張華山徐徐說道：『做了官，脾氣會變的。按院大人非復當年了。』

『我不信。』

『不信你就試試看。』張華山緊接着又說，『當然，話不能說得這麼直率，總要請孫老師婉轉陳詞。這不過略表敬意，又不是有所請託，而且也是出在錢糧的「火耗」、「節餘」上，取不傷廉。』

孫老師老實心軟，又不善詞令，無法堅拒，只好這樣說：『倘或不肯收呢？』

『我們的心意到了，收不收在人家。不過，我想，一定會收。』

說着把一大一小兩包金子都包了起來，大的一包交給孫老師，小的一包依舊納入袖中——他立刻就會叫人送進去交孫師母親收；此時是特意亮一亮，好教孫老師心裏先有個底子，等下孫師母把金子交與丈夫時，他才不會覺得突兀。

『我帶了一乘空轎來。』張華山又說：『孫老師你就留着用好了，三名轎班，在縣裏支工食，不用你費心。』

孫老師含含糊糊地答應着。他遇到了難題，一顆心在那包金子上，根本就沒有聽見張華山說些甚麼。

於是鳴鑼喝道，兩乘轎子出城到了魯肅廟。差役稟報進去，劉天鳴聽說老同年也一起來了，便作了個不同的處置，吩咐把孫老師先請到後軒休息。然後在大殿旁邊一間客室，公服接見宿遷縣知縣。

巡按御史跟知縣的品級一樣，職司不同，眞是俗語說的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』所以張華山一見劉天鳴緩步出現，立刻以堂參的大禮，拜了下去。

依照往常的習慣，劉天鳴遇到這樣的情形，一定會謙辭避開；他不喜歡擺官派，只重視他做巡按御史這個官所應該盡的責任。但是，這一天他不同，坦然受了張華山的大禮，僅不過略略客氣兩句：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』

他這樣做的用意，是要讓張華山得到如此一個印象：新任按院跟別的那些作威作福的巡按，沒有甚麼兩樣。果然，張華山心裏是這樣在想，此公也是愛過官癮的，那就容易對付了。

於是相將落座，開始寒暄；問起地方風俗人情，擅於詞令的張華山，有條有理地扼要陳述。

劉天鳴撫長鬚，不斷點頭，做出很滿意的樣子。

『啓稟大人，』張華山談到正題，『刑名、錢穀、學校，先看什麼，後看甚麼，請吩咐下來，縣裏好預備。』

『不必了。』劉天鳴平靜地答道：『我這次是過境接任，等接了印再出巡。你不必費事。』

張華山喜出望外，却不敢形於顏色；想一想又試探着問：『大人自然要「放告」，請示「公堂」設在何處，縣裏好早早預備。』

劉天鳴使勁搖着頭：『天氣太熱！』

意思是天氣太熱，坐堂問案，一大苦事，所以不放告。張華山一聽這話，越發放心，乘機巴結：『是，是，天氣太熱。大人勤勞國事，太辛苦了。縣裏早備下了行館，起居供應，比較方便，請大人移節進城吧！』

『費心，費心！』劉天鳴拱一拱手，『這裏清靜涼爽，很好，我只住一宵，明天趁早涼趕路，一動不如一靜了。』

『恭敬不如從命。』張華山站起身來，『學裏孫老師，聽說是大人的同年，多年不見，想來要一敍契闊；卑職不敢躭誤大人的工夫，明日一早再來伺候。』

『不敢勞步。』

『禮所當爲。』張華山又說，『我馬上派驛丞來聽候傳喚。大人有什麼話，儘管吩咐他好了。』

『好，好！承情不盡。』

張華山自覺這番應付，十分漂亮，劉按院看來又是個極忠厚的人，外間的傳聞完全不確。再加上孫老師從中斡旋，不但這一次安然無事，連下次按臨，都不會有甚麼風險。所以心滿意足坐了轎子回城。

劉天鳴也覺得自己的處置不錯。他精於風鑒，一看張華山的神態，再聽他那番花言巧語，就知是個滑吏。這種人最不好對付，先把他穩住了，慢慢收集證據，一下子把他翦除，確爲上策。因爲覺得張華山不好對付，連帶對老同年孫老師也存着戒心，怕他已被知縣收買，說了眞話，會洩漏出去。所以相見之後，歡然道故，却只敍舊，不談宿遷的情形。

由於劉天鳴的堅持，彼此以『老年兄』相稱。張華山所送的一席盛筵，也只有這兩位『老年兄』享受。酒已半酣，反是孫老師忍不住，腹中有許多話要說，礙着伺候的下人在旁，欲言還休，頻頻回顧。劉天鳴察覺到了，便使個眼色，示意他們迴避。

『老年兄！』孫老師略帶不解的神情，『聽說你在蜀中有「靑天」之稱？』

那是疑問的口氣，劉天鳴還不知他的用意何在？只好客氣着：『那裏，那裏！』

『老年兄的清風亮節，我是素來知道的，此番南調，眞是東南黎庶之福。』

這時候他看出孫老師的本意來了，是眞心稱頌與期望，並非有意試探他的態度——由於這一點把握，他才撇開無謂的應酬話，談到正事。

『張某在本地的政聲如何？』

『你精於風鑒，看此人是何等樣人？』孫老師帶着一絲鄙視的笑容反問。

『是個會做官的人。』

對於劉天鳴的審愼的回答，孫老師似乎大爲失望，『你就看得他會做官嗎？』他問。

『老年兄！』劉天鳴正一正臉色，很鄭重地問：『你話中有話，請道其詳。』

孫老師却又不響了。但是，劉天鳴已看得很清楚，他是深深不滿張華山，不過賦性胆小，不敢暢所欲言，所以先敎他寬心：『你不必怕！』他很直率地說，『這一次我按兵不動。你有話儘管告訴我，張某絕不會知道你說了些甚麼。』

『張某我倒還不怕，我怕的是——，』孫老師很吃力的說了兩個字：『犞虎。』

『我知道！我知道犞虎是宿遷一大害，簡直就是一條毒蛇。』

『對了！』孫老師拍着手掌說：『形容得一點不錯。』

於是他斷斷續續地說了犞虎許多爲非作歹，强兇霸道的行爲。劉天鳴很冷靜地記在腦中。

『老年兄，我還有件爲難的事，』說到臨了，孫老師道出來意，『張某有一包金葉子託我送來，我怕你收，又怕你不收，心裏矛盾得很。』

劉天鳴省得他的意思，收了是受賄，變成他陷老年兄於不義；不收，他自己受人之託，在張華山面前不好交代。

考慮了一會，他想到一個絕妙的處置辦法，但對孫老師這面的情形，不能不問清楚：『恕我直言！』他說：『老年兄可曾受了張華山的好處？』

『有的。』孫老師也答得很率直，『他派人替我設法置學田，又叫巡檢每日供應食料。』

『學田是學裏的，只要你不染指就可以了。供應食料，倒是尊師重道的好事，也不妨。』劉天鳴問：『可還有其他好處？』

『沒有！』孫老師有些不悅，『老年兄難道還信不過我？』

『不是這話，不是這話！』劉天鳴以歉疚的聲音答道：『我是怕將來害你爲難，非得問清楚不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無所顧慮了。』

聽得這樣的解釋，孫老師方始釋然，便指着那包金子問道：『你不必怕我不收，更不必怕我收！且看我處置。不過，老年兄，須煩你揮灑數行，把此物的來龍去脈，說個明白。』

孫老師不明他的用意，未免遲疑；只是一向拙於言詞，心中有好些話要問，却說不出口來，

眼怔怔地望着劉天鳴，好半天才說了句：『你要我寫我就寫！』

聽這語氣是無可奈何，看他神情是有所顧慮。劉天鳴便安慰他說：『老年兄只管放心！寫此數行，無非請你做個見證。』

『見證？』孫老師問，『在那裏做見證？』

『這也還不知。』劉天鳴說，『總有那麼一天吧！』

話越說越玄妙，也越啓人的疑竇；孫老師取筆在手，只覺無從寫起，放下筆搖搖頭說：『這可眞是難倒我了！』

『老年兄，我跟你實說了吧！』劉天鳴看了看周圍，招招手把孫老師邀到面前秘密低語。

說不到三、五句，孫老師叫了起來：『原來如此！我知之矣！知之矣！』

一知道就好辦了，孫老師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；把這一包金葉子的來源、用途，送交劉天鳴的經過，源源本本寫在上面，最後署了自己的官銜姓名，還加了一個花押，表示是他親筆所書。

於是劉天鳴親自打開書箱，看了一會，挑出一部書來，名叫『洪武寶訓』，一共十五卷，分訂成『元、亨、利、貞』四本；大字殿版，黃綾封角，裝潢極其講究。這部書是取它的版口大，便於夾藏金葉子，一葉一葉在書中夾好，然後把整部書用木板夾緊拴住，取紙來重重封裹，包成四角方方的一個長方形紙包。

孫老師雙手捧起，掂一掂分量，搖着頭說：『不妥，不妥，不像一部書。』

『像甚麼？』

『倒像一方硯台。』

劉天鳴也試了一下——書頁中夾着金葉子，分量加重，果然像一方硯台，『那就當它一方硯台好了。』他說。

於是取一張朱箋，他提筆寫道：

端溪舊坑石硯一方留奉

無虛上人清玩

天鶴手緘

『你不怕他識破機關？』孫老師問。

『怎麼？』劉天鳴不解地問，『那裏露了破綻？』

『「無虛」者，「無須」也！無須有其人。「虛」字更刺眼，「子虛烏有」，一望而知。』

『那裏是「子虛烏有」，確有其人，是蜀中的一位高僧，我借他的聲名來用一用。』

『喔，眞有其人就不礙了。』孫老師欣快地說，『這樣處置，一定瞞得過張華山。』

張華山當然做夢也想不到，那一包金葉子變成了一方『端硯』；他也沒有想到，老實無用的

孫老師，居然也會說假話——說劉天鳴欣然收受了他的『敬意』。因此，第二天再來謁見巡按時，神情顯得格外地輕鬆自如。

陪着說了半天的閒話，快要起身告辭時，劉天鳴叫人把那方『端硯』捧了出來，『有件小事奉託。』他說，『我有個方外至交，蜀中靑城飛赴寺的無虛老和尙——。』

他說，無虛老和尙曾到貴陽去訪他，說要到海內四大靈山之一的海州雲台山來觀滄海，預定在雲台山法起寺掛單。無虛性好翰墨，寫得一手好字；他在旅途中購得一方端硯，正好留贈無虛——宿遷離海州不遠，特爲託張華山轉交。

『是，是！』張華山滿口應承，『不知那位老和尙到了雲台山沒有？』

第二天，將劉天鳴恭送出境，張華山算是鬆了口氣。不過奧援越多，靠山越硬，升官發財的路子越寬，所以他把那部『洪武寶訓』收存了下來。

親手把衞虎找了來，談起劉瑾的那條路子。

『衞虎，』他說，『眼前這一關是過去了。將來有沒有麻煩，還不知道。你以前說的，劉公公那條路子，現在怎麼樣了？』

『同大老爺的話，正在走。』

『要加緊些！』張華山扳着手指算了算，『後天是中元，離八月中秋還有一個月；我想這樣

，趁送節禮爲名，我們好好替劉公公備一份重禮。你看如何？』

『是。』衞虎問道：『大老爺看這份禮該多重？』

『那要問你。我想，總有個「行市」吧！』

『是的。大致有個行市，三等九級，一分價錢一分貨。』

『你倒說說看！』張華山心想，有了行市，事情越發好做。就怕沒有行市，是個無底洞，那就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塡得滿？

『一百兩銀子登「門簿」，五百兩銀子遞一張帖子，一千兩銀子見一面。能見到一面，小事情就不怕了。』衞虎又說：『倘或出了大漏洞，另外再論價錢。』

『五百兩銀子遞一張帖子，這句話甚麼意思？』

『意思是說，大老爺的名帖，劉公公看得到了。』

張華山想了一會，躊躇着說：『光是看到帖子沒有用，他那裏會記得我的名字？見一見呢？我又不能無緣無故上京裏去，這件事倒有些爲難。』

『大老爺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。』衞虎這樣說了一句，停下來看看張華山。

衞虎是張華山時刻不離的一顆『智珠』，向來他說什麼，『大老爺』聽什麼；此時話說半句，令人奇怪。張華山便一疊連聲催促：『咦，你怎麼不說下去？快說，快說！』

『我說了，大老爺休生誤會，疑心我平時瞞着大老爺「吃獨食」。』

『這叫甚麼話，我們在談京裏的事，與這裏有何相干？』

『話不是這麼說。』衞虎作出極鄭重的神氣，『我平時對大老爺忠心耿耿，承蒙大老爺也以心腹看待，言聽計從，爲此我要替大老爺想一條又省事、又得力的路子。這純然是我借著代籌，與我自己毫不相干。不過我要是說了，大老爺心裏或許會想，原來如此，這必是衞虎的經驗之談，以後倒要防他一手。果眞如此，我寧死不說。』

『咳！你太多心了。衞虎，你我之間，何來猜疑？你盡管放心，我知道你的忠心。』

『是！』衞虎停了一下說道：『劉公公日日陪侍皇上，也實在難得有工夫——說句不怕大老爺見氣的話，天下十五省，一百四十府，九十三州，一千一百三十八縣，劉公公怎記得那麼許多？不要說見過一張帖子，就算見過大老爺本人，也未見得能印在腦筋裏。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多靠劉公公貼身一個小太監叫賈桂的替他記着。所以走劉公公的路子，有個捷徑，就是先打通賈桂這一關。大老爺一共備一千二百兩銀子，五百兩送劉公公，二百兩是門色，另外五百兩送賈桂。只要有他得便說一聲宿遷縣令張某某如何「孝順」，大老爺就指日高升了。』

『對，對！』張華山大爲讚賞：『事不宜遲，你就上京去走一趟吧！』

這句話，衞虎却答應不下，遲疑了一會，只好實話實說。

『大老爺，』他躬身說道：『備虎的女人，死了好幾年了，沒有留下一兒半女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，備虎託大老爺的福，精力也還夠得上，所以同事好友都勸我續弦，就在本月二十四日辦喜事。有心想請大老爺吃杯喜酒，却又不敢屈尊，所以還不曾稟告大老爺！』

『嘔！那是好事，可喜可賀。上京的事，慢慢再說吧！』張華山滿臉笑容地又說：『喜酒是要吃的，不過不便到你那裏去，你送到衙門裏來。』

『是，是！』備虎一叠連聲地說：『那天我送一桌席來，請大老爺、夫人、公子、小姐吃喜酒。』

三

七月二十四是個「大滿棚」的好日子，宿遷城裏張燈結綵辦喜事的人家，到處都有得看見。

朱建伯聽了劉天鳴的勸告，也在這天嫁女兒。他是宿遷城外，東南四十里，白洋河鎮的首富，自然是在老家發轎，男家雖出生劉老潤，大片田地都在那裏，住却住在宿遷西南的孝義鄉，兩地相隔有五十里路，花轎嫁粧，一早就抬出門了。

爲了靑荷的嫁後光陰打算，朱建伯刻意交歡，自己親自送親，表示結親的誠意，希望男家如有所誤會，看在這片誠心上面，也會釋然。

一切都順順利利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天氣太熱，朱建伯自己騎在騾子上，被火辣辣的太陽

晒得昏頭搭腦，却一直念記着女兒，這樣密不通風地悶在轎子裏，不要弄出痧氣來！所以一遍遍叫他姪子朱大文到花轎旁邊去探望。還好，每一次新娘子總是用極低的聲音回答：『不要緊，不熱！』

『這樣的天氣，悶在轎子裏說是不熱，這我就不相信了。』

『大伯，你老人家也是，』朱大文這樣對他說：『靑妹妹心思最靜，心靜自然涼，再有句話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今天靑妹妹大喜日子，所以熱也不怕了。』

『說得有理！』朱建伯連連點頭。

『倒是我看你老人家，不要支持不住！這十幾天裏裏外外，忙進忙出，不曾好生歇一天。這大太陽底下晒着，眞不是鬧着玩的事。』

朱建伯確有些不大舒服，但女兒的好日子，他不願掃她的興，所以强自掩飾着：『我很好——就是你說的那句話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支持得住。』

中午休息——預先在打尖的客店包好一座院子，新娘請出花轎，由伴娘攙了進去，關緊院門，在裏面擦身抹汗，重整花鈿。朱建伯也卸衣擦背，却不該用了剛從井裏打出來的涼水，冷熱相激，上了年紀的人吃不消，一下子把汗悶住，立刻就覺得頭昏鼻塞，胸中悶氣，摸摸額頭已經發燒了。

隨身服侍的小廝興兒，看看不是路，慌忙奔了出去，找着在料理執事伕役打尖的老總管：『老爹，老爹！不好了！』

『怎麼？』老總管朱才大驚。

『老爺身子不爽，有些兒頭昏氣悶！』

朱才一巴掌拍在興兒後腦上，使的勁大，把興兒打得合撲一跤，摔了個狗吃屎。

『老爹！』興兒被打得火冒三千丈，爬起來跳脚嚷道：『你怎麼打我？』

『打你！回去還要請家法治你！』朱才罵道，『老爺小小不舒服，爲何大驚小怪？好日子沒個忌諱！看我回去不打爛你兩條腿！』

這一說興兒才明白，那句『不好了』說壞了。自己想想也是，那句話加上自己的神情倒像報喪。難怪挨打。

『這會兒沒工夫跟你算帳。你替我釘在這裏——如果不好生看着嫁妝，看我饒得了你！』

朱才說完便匆匆離去，找着正在吃飯的朱大文，一起來看朱建伯。

一看果然不大好！人都萎頓了，懶得動也懶得說話，只把個頭兒垂着。

『我就怕大伯支持不住。』朱大文問老總管，『怎麼辦呢？』

『先請個醫生來看。』

『只怕這裏找不着醫生，再說，這裏也不是養病的地方。家裏還有滿堂的賀客在那裏。』

朱才想了一會，斷然絕然地說：『大爺，我看只好把老爺送回去。』

朱大文還不曾開口，朱建伯突然抬起頭來，亂擺着手說：『不要，不要！我支持得住。』

『這會兒是支持得住，回頭到了男家——』朱大文因爲言語有忌諱，頓住口不說。

雖未說明，意思很顯然，萬一到了男家病倒，攪亂一場喜事，那麻煩不容易收拾，朱才覺得他顧慮得極是，但知道朱建伯的脾氣，所以向朱大文使了個眼色，示意要跟青荷去說。

新娘子一聽父親病了，極其不安，她很有决斷地說：『大哥和老朱說得不錯，趕快把爹送回家才是上策。』

朱大文趕緊跑回來，把他堂妹的話，照樣說一遍。朱建伯最聽她的話，同時他也想通了，眞的一到就病倒在女婿家，不但大煞風景，而且別人家門不吉，還是回家的好。

爲難的是由誰來送？要講老練周到，禮節不疏是朱才，應該讓他送親去，可惜身份不配。想了想只好讓朱大文送親，由朱才照料老主人。

於是分道各自東西，往西的是花轎，走到夕陽啣山，離孝義鄉還有五里多路，陡然狂風大作，暑氣盡收，這一陣風實在快，但天邊一片烏雲冉冉而來，眼看就有大雨，却是不妙。

『趕快！』朱大文策騾上前，一路走，一路關照，『前面有座廟，到那裏避雨。能趕在下雨

以前到廟裏，不教嫁妝打濕，我多加酒錢。』

重賞之下，鼓勇至前，花轎抬得像飛一樣，到了廟前——廟前是條三叉路，只見另一條路上也有花轎，也有嫁妝，也是急急奔了來避雨。

廟是一座破廟，不過大殿雖然荒涼，却並不漏，兩家人家各佔一面，也都把新娘子挪出花轎，扶到隱蔽之處休息。

也不過剛剛安頓停當，只聽雷聲轟隆隆，雨點花啦啦，傾江倒海般下一場甘霖，『好雨！好雨！』大家都在高興，『眞像金子一樣，莊稼有救了！』

靑荷心想，一生就此一遭，偏偏遇雨會遇着另一家新娘子，這是難得的緣分，因而想打聽一下，彼此相識，將來好往來作個閨中好友。

無奈雨聲喧嘩，遮沒了聲音，又不能像外面那班脚伕一樣，把聲音提高得像吵架一般講話，那就只好遙遠凝望——無奈天黑如墨，看不眞切。

外面已經在點燈籠，雨勢也似乎小了。忽然，有人冒雨奔進來大喊：『快把燈籠熄掉，前村有强盜在搶！』

一聽這話，無不大驚，一陣慌亂，熄燈的熄燈，關廟門的關廟門，屏息靜聽，幾乎連喘口大氣都不敢。

朱大文非常担心，怕强盜一發現了，會來搶嫁妝。那家人家的情況不知道，自己這方面，他聽他伯父說過，光是陪嫁青荷的首飾，就值一萬兩銀子。

『强盜快走，强盜快走！』他不住默念着，悄悄到廟門向外張望。

被搶的村莊，大概在里把路外——也許不到，天黑看不眞切，只望見許多火把，不用說，火執杖，强盜的胆子大得很。

雨終於停了，火把也遠去了。

『快走，快走，趁這個空檔走了乾淨。』有人這樣在叫。

不走也不行了，爲這場雨，可能已躭誤了拜堂的吉時，於是紛紛起身，請轎的請轎，抬嫁妝的抬嫁妝；燈籠自然不敢點，就有人聲音大了些，也會受到旁人的呵斥，怕把强盜招引了來。

黑頭裏忙忙亂亂把花轎抬出了廟門，分路各行；青荷在轎子裏一陣陣興奮，一陣陣害怕，心裏七上八下，說不出是怎麼樣的一種不對勁。爲了想定定心，她想起有一包『狀元糕』之類的乳點心，是她母親怕她中途腹飢，特爲叫丫頭放在花轎裏的，這時打算取出來吃它兩塊。

伸手一摸，那裏有甚麼乳點心？再一摸，摸到一塊手絹兒，濕漉漉地，越發奇怪，自己並沒有這麼一塊手絹，就算有這樣一塊手絹遺落在轎中，可也决不會是濕的！

啊！這塊手絹是別人的——轉念到此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忙中有錯，錯坐了花轎——這頂花轎

是那位新娘子的，她捨不得爹娘，在花轎裏不知淌了多少眼淚，所以這塊手絹兒才顯得如此。

怎麽辦呢？轎子坐錯了！

靑荷正在着急，聽得鞭炮聲響，已經到了那不知姓甚麽的『男家』了，要跟那不知姓名，更不知面貌、性情的『新郎官』拜堂了。

四

在孝義鄉，陳家也在大放鞭炮，陳家的主人陳德成，爲了兒子的婚期懊惱，異常負氣，但這天一早，派在白洋河鎭打聽消息的專人，回來報告，說是朱建伯不但如期發轎，而且他親自送女兒來成親，這一下使得陳德成大感歉疚，也特別高興，覺得面子十足。所以他親自出村迎接親家。再聽說因爲親家送親受暑，中道折回，便愈覺不安了。

但是這不是表達歉意的時候，時候已經因爲一陣驟雨就誤了，急急忙忙把花轎引到家，在鼓吹喧鬧，鞭炮繁響之中，升堂停轎，把新娘子請了出來。

突然間，滿堂賓主，包括那些世代家傳、這行當幹了四十年的贊禮，也見到了從未聽說過的一個景象，新娘子伸起手來一扯，把蓋頭揭開了。

露出來的是一張極俏麗的臉，可是殺氣騰騰，一開口就罵：『惡賊！你欺人太甚，今天大家都是死！』

『死』字剛剛出口，新娘子從衣袖裏取出來一把雪亮的剪刀，一下就扎在陳德成心窩上；接着往外一拔，又往冋一刺，刺中自己左胸，雙雙倒在地上，鮮血直噴，四隻脚都在抽搐，然後，都不動了。

喜氣洋洋的一堂賀客，都像在做噩夢——做噩夢也沒有這麼快，新娘子的臉還不曾看清楚，已經死了兩個人；欲待不信，地上明明已橫着兩具屍體，尤其是那鮮紅的血，刺入眼簾，驚在心頭。

『爹！』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少年撲了過去，伏屍大哭，那是新郎官的弟弟陳家騄。

這一哭，才把大家驚醒，於是立刻在兩具屍體四周圍成一圈，有一人蹲下身子去，要想急救，有人亂喊亂嚷，有人議論紛紛，也有人只是搖頭嘆息，不往喃喃地自問：『這，這是怎麼冋事？』

『不中用了！』陳德成的弟弟陳繼成含着一泡眼淚喊道：『家騏！家騏！』

新郎官嚇儍了，沒有應聲；有人發現他坐在屋角，趕緊走過去叫：『家騏！家騏！你二叔在叫你！』

陳家騏怔怔地向那人看了一會，突然『哇』地一聲，扯着那人痛哭不止。好些人連拉帶拖地把他弄了過去；他望着陳繼成叫了一聲：『二叔！』接着也和他弟弟一樣，伏屍大慟。

『這不是哭的時候！』陳繼成連連頓足，着急地說：『你們倆快起來，辦大事要緊！』

『是！』家騏、家騄兄弟，齊聲答應，站了起來，眼淚汪汪地看着他叔叔。

陳繼成臉色蒼白，雙眼發紅，但顯得相當沉着，『諸親好友都在這裏，』他說，『大家都親眼看見的，白洋河鎭朱建伯，心毒得如此！爲了婚期結怨，教唆她女兒行兇！』他指着地上的女屍又說：『她女兒進了陳家的門，就是陳家的媳婦；兒媳婦殺公公，是逆倫重案，指使的是她爹！我們陳家傾家蕩產要打這場官司，將來要請大家做個見證。』

『當然，當然！』有人義憤塡膺地說，『朱建伯太辣手了！將來堂上要傳見證，我一定到。』

『對了，我們都會照實做見證。』大家紛紛附和。

『家騏、家騄，你們先向至親好友們磕頭道謝。』

『是！』兩兄弟雙雙跪倒磕了頭。

於是喜堂變做靈堂，賀客變做弔客，紅燭換成白燭，吉服換成孝服——陳德成的屍體安放在

後堂，只聽女眷們哭聲震天。但新娘子的屍體却成了難題，不知安放在那裏好？

『這樣大逆不道的惡媳！』陳繼成厲聲吩咐：『把她拖到後面菜園裏去！』

處理了兩具屍體，陳繼成邀了幾位親友到裏面去商議善後。在外面，喜事沒有辦成，賓客還是要招待；一樣也開了筵，一樣也有人坐下來吃，只是再沒有猜拳鬧酒的聲音，只是小聲議論着，嘆息着。

『唉！眞正想不到！』東鄰張四爺說，『我活到六十三歲，像這樣的事，從未見過。』

『你活到六十三歲從未見過，我活到七十二歲還從未聽說過呢！』鬚眉皆白的王老爹說。

『誰又曾聽過，見過？』教蒙館的李先生搖頭晃腦地掉書袋：『「怨毒之於人也，甚矣哉！」』

『這事也有點奇怪。』這是村中富戶開油坊的趙老闆說，『就算爲婚期結怨，仇恨也不致這麼深！』

『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』立刻有個人接口，他是陳家的表親周老二，『不是我此刻還批評過世了的人，我那位老表兄，這次選日子是稍微霸道了些，那有這麼個說法的？』

『怎麼說？』

『他叫媒人跟女家去說：七月二十四非有花轎進門不可，女家不肯發轎，以後就不必再談了

。』

『這要怪媒人不好！』張四爺說，『男家急於抱孫子，說話不好聽，媒人怎麼可以照本宣科，毫無顧忌。』

『是啊！』大家都同意這個見解，有人還憤憤地說：『這個媒人該送到官裏去打屁股。』

『不過，有件事我還不懂。』趙老闆說：『聽說朱建伯還親自送親，走到半路因爲身子不舒服，又折回去的。』

『哼！』周老二冷笑，『故弄玄虛。』

就這時有人來喚周老二，說是陳繼成請他有事商議；到裏面一看，連主人一共是五個人，陳氏的族長、陳家的西席、帳房和教練陳家騾練武的一個教師爺——『飛刀』楊大壯。

『老表弟！』陳繼成問他，『聽說你縣衙門裏很熟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啊。』周老二答道，『可是要去告狀？』

『當然。這得家騏親自去告。』陳繼成說：『想廂煩老表弟辛苦一趟。連夜陪他進城，明天一早去喊寃告狀。本來我該去的，這裏還得辦喪事，唉！好好一場喜事，寃孽！』

『好的，我義不容辭。不過——。』

他雖未說明，陳繼成當然也懂，急忙說道：『衙門裏不管原告被告，總是要花錢的。打官司

，又是這樣的血海寃仇，還在乎錢嗎？老表弟，你先帶五百兩銀子去，該用的地方儘管用，不夠的話，在城裏的櫃上支。』陳家在城裏也有買賣，是個很大的糧食行，字號叫做『大生』，所謂『櫃上』，就是指大生。

『夠了，夠了，五百兩還不夠？』周老二說：『明天只是口頭告個狀，還不到坐堂審案的時候。幾個「堂口」打點、打點，那用得了五百兩？』

『老表弟，我還要請教。打官司眞還是頭一次，我在家該預備些甚麼？』

『預備相驗的「公堂」。』周老二說，『這要把地保找來，怎麼預備，他全知道。』

『是了。』陳氏的老族長捋着白鬍鬚說：『朱家既然敢指使閨女行兇，自然有防備的。寃家，一番也是做，兩番也是做，要防他還有毒手。』

聽了這話，大家悚然動容，都覺得到底是老人家，見的事多，顧慮周密。

『我看家騏進城，也要小心。朱家料到必有一場官司好打，說不定「惡人先出頭」，搶了做原告，所以最好半夜敲開城門，守住衙門口，等天一亮就好搶個先。』

『是，是！』陳繼成連連點頭：『三太爺說得一點不錯。』

『對！』周老二也說：『叫開城門不費事，有規矩的：半夜開城，一兩銀子。』

『那好！』老族長——陳三太爺又說：『其次要防朱家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埋伏在那裏，阻撓

我家去告狀。說不定會動武——。』講到這裏，他的視線從『飛刀』楊大壯臉上掠過。

楊大壯當然會意了，霍地立起身：『我保着老大去！』

『那再妥當不過了。』陳繼成一揖到地：『拜託兩位，伸寃以後，我再重謝！』說着，他的兩行眼淚，又無聲地流了下來。

陳家騏也是，一直流着眼淚，把他那件作爲新郎官禮服的簇新藍衫，在胸前濕了一大片。

* * *

轎子坐錯，靑荷未曾下轎以前，心裏慌亂得冷汗淋漓。但是，很快地，她就能夠鎭靜下來。她從小就沉着，七歲那年，家裏失火，她居然能夠不哭，等人衝進烟霧迷漫的屋子，把她搶救了出去。

這時她在想，反正一場笑話是免不了的！不過笑話不要在喜堂上鬧；喜堂上一鬧笑話，不但自己受窘，而且怕收不了場。最好能夠把坐錯了花轎的情形，跟那家的『婆婆』悄悄兒說明白；悄悄兒派人趕到孝義鄉陳家去說明白，再悄悄兒把兩個新娘子換過來。

這樣想透徹了，她便不慌不忙，依舊守着她母親一再告誡過的，做新娘子的規矩，由着伴娘擺弄。

第一遭——也應該是唯一的一遭，做新娘子，心裏自然有些發慌；這時候她才想到，新娘子

頭上爲何要一塊紅羅蓋頭；沒有這塊蓋頭，眼睜睜看着那許多賀客，不把人羞死！發明這塊遮着的蓋頭的人，眞正是積陰德！

慌過一陣，心又靜了。眼睛看不見，耳朵却聽得淸；她也跟着母親去吃過好幾家大戶人家的喜酒，鬧哄哄、亂糟糟是免不了的，可是她覺得這裏的鬧與亂，與衆不同。

『他媽的，大柱子，今兒喝完喜酒，幹一場！誰要是裝肚子疼要上茅房，我就操他的妹子！』

『他媽的，你嘴裏放乾淨點兒！誰輸了錢要賴？』說着，那人的聲音，突然提高了：『啊！』

『噉，噉！你幹甚麼？』這大概是那個大柱子的聲音，氣急敗壞地：『你抓住我的衣服幹甚麼？』

第三個人的聲音馬上又出現了，很威嚴地：『放手！頭兒的喜事，你們在這裏胡攪。他媽的，吃飽了撐得慌，是不是？』

在喜堂上，居然有滿口村話要打架的賀客？這是甚麼樣身份的人家？『頭兒』又是誰呢？靑荷在想。

『來，來，咱們先看看新娘子，倒是怎麼樣的金鑲玉嵌，千嬌百媚？』

話剛說完，有人冒冒失失來揭蓋頭；靑荷眼睛一亮，亮得眩目，趕緊把眼閉上，越發低下頭去，但就這一瞥之間，大起疑懼——她所看到的賀客，十有七八長了一臉的橫肉。

接着她聽見有人一聲驚詫：『啊！』

然後是另一個人的輕輕叱斥：『少開口！』

隨便靑荷怎麼樣機警，也弄不懂他們的意思——他們，一個是『媒人』王狗子，發覺新娘子不是尤三嫂，自然要詫異；而不許他開口的是新郎官衞虎。

尤三嫂是個尤物，但那裏比得上這個黃花閨女？衞虎心想，一個人運氣來了，牆都擋不住；娶親也像布店大放盤一樣，買一尺饒一尺，而且買的是布，饒的是綢子。今夜先『剪』了這塊『綢子』嚐個鮮頭，有事明天再說。

明天要把新娘子換回來也容易，添一副嫁妝來；如果那家倒看上了尤三嫂，將錯就錯，不肯換了呢？這也容易，告那家『霸佔新婦』，官司還怕不贏？

這樣想停當了，聲色不動，照舊拜堂。等把新娘子送入洞房，他回身出來，把王狗子找到僻處，細問究竟。

『我打聽過了，在破廟裏避過雨；遇見一幫「弟兄」在那一帶做案，心急慌忙上轎，大概就這樣子搞錯了。』

王狗子又低聲笑道：『錯得好！頭兒，肥猪拱門！』

『事情要弄明白。是那一家的？』

『那倒還不清楚。』

『馬上去「摸底」。』衞虎又說：『喜酒有得你吃！此刻要替我多辛苦。』

『那還用得着交代？頭兒倒是要交代新房裏的人，少跟新娘子去嚕嗦，自己洩了底。』

『我知道，你快去辦事，有消息馬上來通知！』

王狗子答應着，狗顛屁股般，小跑着去打聽底細，衞虎是新郎官，也是家長，同時不願意新娘子再露面，所以免了一對新人一起坐席的規矩，親自去招待賀客入席。

『人逢喜事精神爽』，衞虎是喜上加喜，酒興特豪，吃到一半，看見王狗子進門；便告個罪，迎了上去。

『頭兒！』王狗子也不知是太興奮，還是跑得累了，只是喘氣，話都說不俐落，『你老，曉，曉得，這個新娘子，是那家的？』

『你別問我！快說。』

『是白洋河鎮，朱百萬的獨生女兒。』

『啊，是朱百萬的女兒！』衞虎急急問道，『男家呢？聽說——，』他敲敲腦袋，『咦，一

下子想不起了。』

『男家也是個百萬，劉老潤的陳百萬！』

『對，對！陳德成，住家在孝義鄉！』

『頭兒，兩個「百萬」，好肥啊！』

『慢慢！你等我來想想！』

衞虎拈着幾根鼠鬚，瞪出一雙狗眼，凝神細想。朱、陳兩家都算本縣前五名的富戶，富戶最要面子，這份天外飛來的豔福，還帶這大大一注財香。倒要好好來折騰它一下。

『王狗子！』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你索性再辛苦一趟。』

『你老吩咐。』王狗子問道：『是不是到孝義鄉去跑一趟？』

『不錯，去看看陳家怎麼樣？可曾鬧出來？』

『我去，我馬上去。不過，你老人家最好把話說明白點，我心裏有個數，就好做了。省得一趟趟來請你老的示，白躭誤工夫。』

『好，我跟你說。』衞虎答道：『如果那家已經鬧出來了，當然連夜要來換人，沒有那麼便

宜的事，說不定今天就有一場熱鬧戲好看。如果不鬧呢？那就是要面子，甚麼啞巴虧都肯吃，我就是另一種做法了。』

『這就是了。』王狗子說：『如果那家鬧了出來，我馬上回報你老；不鬧呢，今夜沒事，你老安安穩穩做新郎官，我啊——。』他笑笑不說下去了。

衞虎詫異：『你怎麼樣？』

『我今天晚上就不回來了。我也要去做「新郎官」！孝義鄉有個「水蜜桃」，又香又甜一包水！』說着，得意地笑了。

『去你的！』衞虎笑着摸出五兩一個銀錠子，往他身上扔了過去！

王狗子得意洋洋地走了。衞虎依舊入席去陪客人，暗中吩咐替他管家的一個徒弟張痳子，關照廚房，加緊上菜，吃完了好散。

散了席，賭間開場，兩桌牌九，一大一小；另外是一桌寶。有人要鬧新房，張痳子攔在前面，說新娘子人不舒服，請大家體諒——這是他師父要他說的話，大家都知道，既然衞虎不願意，那就少去惹他。

五

酒氣醺醺的衞虎，一脚跨進洞房，揮一揮手，把伴娘和少數幾個晚輩女客都攆了出去。

靑荷這一刻又有些恐慌，但等的也就是這一刻，抬眼一看，打個寒噤，這人好奸惡的相貌！看他來意不善；不過也不要緊，多送他錢好了。再說，自己不論娘家、夫家，都不是沒有名望，只要把話說清楚，諒他也不敢怎麼樣。

念頭如閃電一樣在心裏一個接一個劃過，等想停當了，衞虎也正好走到了她面前，一伸手就來摸她的臉。

她從未這樣受過人輕薄，心中異常惱怒；但她自己警告自己，千萬不能惹人生氣，所以一側身子避了過去，福一福，叫一聲：『衞頭兒！』

『咦！』衞虎聽她能夠從容開口，而且知道自己姓衞，不免『另眼相看』，所以縮回手問道：『你怎麼知道我姓衞？』

隨便他狡如狐，陰如鬼，一喝了酒到底不行了！就這一句話上露了馬脚；新郎官豈有不知道新娘子的道理？問出這句話來，便知他有將錯就錯，要損陰鷙的打算。

靑荷越發懸起了一顆心，全神對付；一眼瞥見梳妝台上有把剪刀，便把身子移了過去，一面答道：『誤打誤撞，暫到府上作客，自然要向這裏的嬸嬸、姐姐請教尊姓。』

『噢！你倒有點算計。』

她不理他這句話，只管自己說：『我姓朱，家住白洋河鎭。我家在那裏也算過得起的人家——。』

『我知道。』衞虎揷嘴說。

『知道就更好辦了。』靑荷趁他打酒呃的工夫，偷偷摸着了那把剪刀，『家父最好結交朋友。我想請衞頭兒弄一頂小轎，把我送了回去；家父必定結交衞頭兒這個好朋友，重重酬謝。』

『好說，好說！』衞虎把頭上的帽子抓下來一摔，坐在椅子上脫靴子，一面答道：『明天我一定送你回去。』

靑荷一聽他這話，再見他預備寬衣上床的樣子，嚇得眼前金蠅亂飛，頭上嗡嗡作聲，使勁在

袖子裏揑着那把剪刀，預備着他要來拉拉扯扯時，便跟他一起到『森羅寶殿』去評理。

就這時聽見窗外有急促的脚步聲，接着便有人叫：『頭兒，頭兒！』

靑荷不知道那是誰的聲音，但聲音中的驚惶是聽得出來的——只見衞虎也有些緊張，匆匆忙忙套上靴子，奔了出去。

『怎麽？』

『頭兒！大事不好！』王狗子的臉色靑黃不定。壓低了聲音說道：『陳家出了命案。』

『尤三嫂一下花轎，看見她「公公」，不問靑紅皂白，上去就是一剪刀，自己又是一剪刀；來得爽利，眨眨眼的工夫，兩條命完蛋了！』

『有這種事？』

『這是甚麽時候？我不打聽確實，敢來跟你老亂說？』王狗子又說：『事情擺在那裏，再也明白不過了，陳家那老的，做了你老的替死鬼。好險啊好險，眞正頭兒你老家祖宗有靈！』

衞虎聽王狗子說完究竟，才知道這場禍闖大了，定一定神問道：『那陳家現在怎麽個辦法？』

『喜事變成喪事，全家大小，哭得一塌糊塗。』

『這還用你說？』衞虎鐵靑着臉，『我沒工夫跟你說閒話！』

王狗子碰了個釘子，心裏有些發慌，急忙問道：『不知道頭兒問的什麼？我來去匆忙，實在不大清楚。』

『那家去告了狀沒有？』

『嘔，告狀！』王狗子說，『想來一定要報官的。』

『嗯！』衞虎覺得這句話說得有些道理。

現在就要往下想了，陳家報了官怎麼辦？當然是下鄉相驗一案兩命，陳德成的屍體驗不出名堂，驗到女屍，總有人識得她的眞相。

轉念到此，衞虎的心猛然往下一沉，低聲喊道：『王狗子！我問你，你可曾看見女屍？』

『看見了。』

『放在那裏？』

『在陳家後面菜園，茅廁旁邊。』王狗子說，『我聽他們在談論，說是陳家的老二，特為把她放在那裏的。』

『為什麼？』

『還不是因為她殺了「公公」。』

『那裏的客人，沒有認出來？』

『認出誰？』

『那還用說嗎？』

『噓，尤三嫂——。』

聲音是大了些，蕭虎厲聲喝道：『輕一點！』

『是，是！』王狗子放低了聲音說：『那裏的客人，都沒有認出尤三嫂來。』

『何以見得？』

『大家都在議論紛紛，說朱建伯教唆他女兒行兇。可見得大家還當尤三嫂是黃花大姑娘，第一遭來做新娘子。』

『啊！』蕭虎倏地張大了眼，『你怎麼說，他們說朱百萬教唆他女兒行兇？為什麼？』

『是啊！』王狗子搔着頭說，『我聽得這話也奇怪。』

『太奇怪了！既然是親家，為什教唆女兒行兇？』蕭虎想了想，用極其匆遽的聲音說：『你去看看，小癩子在不在？』

小癩子在賭牌九，打到那裏，贏到那裏，手氣極旺——他是贏了錢就想開溜的賭品，這時候正在打主意想脫身，聽說是『頭兒找』，恰中下懷；解下褡連袋，把銅錢帶銀錠子往裏一倒，說聲：『我有公事，不陪你們玩兒了！』隨卽跟着王狗子到了蕭虎跟前。

『你是白洋河鎮的人？』徧虎問他。

『是啊！在白洋河鎮住了三代了。』小癩子問道：『頭兒怎麽忽然問到這話？』

『我問你，朱百萬跟他親家，可有什麽仇恨？』

『這個——，』小癩子想了想說，『實在也不算仇恨，不過兩親家心裏有點兒不大痛快；話又說回來——。』

『不要說回來，說回去！』徧虎問道，『爲什麽結怨？』

爲的是兒女的婚期，小癩子把他所知道的情形，詳細說了給徧虎聽。

一面聽，徧虎一面就有笑容浮現了，『小癩子，你跟我進城！』他說，『王狗子，你再帶人到陳家去一趟。』

小癩子莫名其妙，急忙問道：『頭兒，你老今天洞房花燭，那麽漂亮的新娘子丟在那裏，怎麽捨得？』

『回頭跟你說！』徧虎又說，『你去關照明天早堂值堂的那幾個，一大早就有公事，趕快回城伺候。』

小癩子心想，剛才兇巴巴的那陳大麻子是大輸家，正好去攪散了賭局，教他今天翻不成本，也出了自己心頭一口惡氣，所以與冲冲地答應着去傳達徧虎的命令。

剩下王狗子在備虎面前，他祕密囑咐了一番；王狗子心領神會，立刻找齊了人趕到孝義鄉去辦事。等這一撥人和回城的人分頭出發，備虎又叮囑張瘸子好生看住新娘子，千萬不能讓她離開新房；然後帶着小癩子，兩騎快馬，直奔縣城。

進了城到縣衙，天色已經微明；剛剛坐定，有他手下值夜的一個夥計孫二毛，走來向他問道：『頭兒！你老怎麼丢下香噴噴的熱被窩，趕進城來？』

『公事要緊！』備虎一本正經地說，『孝義鄉出了命案。』

『咦！』孫二毛大爲詫異，『你老莫非千里眼，順風耳，倒已經曉得了？』

『自然囉！』備虎擺出教訓後輩的嘴臉，『身在公門，尤其是我們這一行，時時刻刻要留心，耳聽六路，眼觀八方，一有了什麼風吹草動，馬上動手，趕在人家頭裏，案子才會破得快，破得漂亮。』

『是，是，你老人家說的是。』孫二毛說，『孝義鄉那一案的苦主已經到了。頭兒，這場命案奇怪得很，新媳婦一下花轎就殺公公，你說，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怪事！』

『怪事多得很呢！只不過你少見多怪罷了。我問你，那苦主有狀子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沒有狀子怎麼告狀？』

『頭兒！』孫二毛陪笑道：『陪苦主的是我一個熟人。事情太急，狀子一時寫不出來；回頭託你老人家在大老爺面前說句話，高高手讓他過去吧！』

『你曉得那苦主是甚麼樣的人家？』

一聽這話，孫二毛立刻就明白了，趕緊搶着說：『頭兒，我話還沒有說完；陪着苦主來的人，叫周老二，帶了二百兩銀子來，我沒你老人家的話，不敢收。』

『二百兩？』衞虎問道：『你看呢？』

『你老人家看我一個薄面。』

『好了，既然是你的熟人，我挑挑你。二百兩就二百兩，歸「公帳」大家分。另外你跟他要多少，我不管。不過，』衞虎又說：『我勸你不可賤賣，像這種官司，沒有五百兩不必開口。』

孫二毛暗暗乍舌，頭兒眞厲害！一下子就看到了骨子裏，這倒不便太黑心了，『頭兒，依你這一說，「價錢」我再去做，』他說：『好歹要他再添一百兩出來。』

『隨你的良心。』衞虎很大方地說了這一句；接着便談公事：『你叫人進去看看，大老爺起身了沒有？預備升堂。』

『進去看過了，大老爺剛剛在三姨太房裏起床。』

『這還得有一會兒才能升堂。你先把苦主叫來，我問一問看。』

於是孫二毛把周老二和陳家騏喊了進來——陳家騏一路哭進城，兩眼腫得如桃兒般，見了備虎作了個揖，頓時又垂淚不止。問他話，結結巴巴說不清楚。幸虧有周老二代爲回話。備虎算是把當時的情形弄清楚了。

『朱家的女兒，不能就那麼說了句話，立刻拔刀行兇，總還有些別的話吧？』

『就那麼一句話，備頭兒！』周老二斬釘截鐵地說：『我就在旁邊，聽得清清楚楚，一個字都不會錯的。』

備虎是怕尤三嫂臨死以前，還有別的話，把自己的底細洩露了出來！聽得周老二是如此堅定無誤的回答，越發放心了，『唉，可憐！』他低垂着眉眼，像個吃素唸經的老好人，『公門裏面好修行，這件案子，總要辦個水落石出，才對得起死者。不要緊，你們儘管咬定了朱家，凡事有我。』

說到這裏，孫二毛遞過眼色來，周老二知道是五百兩銀子的功效，隨卽向備虎作個揖：『一切都要仰仗備頭兒。』

『好說，好說！』備虎轉眼看着陳家騏。『陳大少爺得要打起精神來，回頭上堂，有甚麼話要你自己說。這位周老哥做不得你的「抱告」。』

告狀的苦主，或是婦女，或是老弱，自己無法親自上堂，可以派遣奴僕代爲告狀，稱爲抱告

；像陳家騏這樣，不合用抱告的資格，所以衞虎這樣叮嚀，陳家騏自然受教，連連應聲，收拾涕淚，靜待知縣升堂。

等張華山一坐了堂，衞虎疾趨上前——張華山心裏奇怪，何以衞虎請了婚假的，却又來伺候升堂？但在公堂上却不便問，看他的臉色，料知有了要緊案子，便也打叠精神，看值堂的有何稟告？

『啓稟大老爺，』值堂的皂隸孫二毛，單腿跪下，高聲說道：『孝義鄉現有逆倫案一件，苦主親告，候大老爺的示下。』

一聽出了逆倫命案，張華山一驚，隨卽吩咐：『拿狀子來看！』

『跟大老爺回話，命案出在昨天晚上，苦主連夜趕進城來告狀，還來不及備狀子。』

沒有狀子，如何告狀，張華山正要發脾氣，察覺有人拉他的衣服，轉臉看去，衞虎使了個臉色，頓時改口：『把苦主傳上來！』

苦主陳家騏已經由孫二毛和周老二一再鼓勵安慰，所以雖是初上公堂，也還不甚害怕——他是個秀才，見了知縣不須跪下磕頭，向上長揖，自己報名：『生員陳家騏參見老公祖。生員身負奇冤，求老公祖緝兇昭靈。』說着，把眼淚掉了下來。

『不必傷心，有話好好說。』

於是陳家騏把命案發生的經過，說了一遍。張華山聽了只是搖頭：『有這樣的事？本縣服官以來，還是第一次遇見。也罷，准你的狀子！』

『多謝老公祖！』陳家騏朝上又作個揖，『該如何伺候，請老公祖的示下。』

這句話是孫二毛預先教好了他的，意思是問張華山何時下鄉相驗？天氣太熱，屍首不能多擱；而且一早也風涼些，所以張華山很爽快地說道：『你趕快回家伺候，本縣隨後就到。』

當時傳齊仵作差役，伺候大老爺下鄉。張華山趁這空隙把備虎喚到後堂，研究案情。

『備虎！』他皺着眉頭說：『這件命案奇怪得很，兩親家結怨，何致如此？只怕內中另有別情。』

『這倒不敢說。』備虎從容不迫地答道：『不過，朱陳兩家結怨已久，盡人皆知，而且也不盡是爲了兒女婚事。』

『還有甚麼仇恨？』

『兩家都是本地巨富，都好面子，都想爭個首富的名聲，平日斤斤較量，眞是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』

『那我又不懂了，』張華山說，『倘或朱建伯指使女兒殺了親家，難道就不怕吃上官司。』

『大老爺說得是。先伺候了大老爺下鄉，相驗了再說。』

屍體。

於是一路鳴鑼喝道，到了孝義鄉。陳家已在大廳上設下了公案，陳德成的屍體擺在一旁，仵作動手相驗，驗得左胸一剪刀致命，量了傷口，又拿兇器比合相符，填了屍格，再驗朱家女兒的

那陳繼成和陳家騏叔姪，已經惶恐焦憂多時，這時便由陳家騏出面陳訴：『上啓老公祖，案外有案，要請老公祖作主！』

『怎麼叫案外有案？』

『朱家女兒，原已畏罪自盡，不想一夜過來，她的屍體，不翼而飛！』

『甚麼不翼而飛？死人自己會走路逃跑嗎？』張華山疑心陳家在玩甚麼花樣，拍着驚堂木喝道：『你說！你們在搗甚麼鬼？』

說到這裏，發覺衞虎又拉了他一把，轉眼看去，衞虎的神色凝重，想是別有所見，便把身子往邊上湊了湊，意思是聽聽他的意見。

『大老爺，』衞虎低聲附耳，『此事麻煩了！請大老爺容苦主細細說清楚。』

『我問你，』張華山的聲音馬上變得很和緩了，『朱家女兒的屍體怎麼會丟掉的？』

『這，這實在是莫名其妙。』

『屍體放在何處？』

『舍間屋後菜園。』

『爲何放在那裏?』

『因那朱家女兒是大逆不道的惡媳，寒舍無可容她之處，所以放在菜園裏。』

『可有人看守?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那——?』張華山不知道如何處置了!

『大老爺!』衞虎湊在他耳邊說，『朱建伯教唆女兒殺親家，大概不假。女屍必是朱建伯所盜，作用在移屍滅跡，脫卸罪名。看樣子，朱建伯說不定有潛逃的打算，請大老爺早下決斷。』

『啊!啊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!』張華山連連點頭，接着便問陳家騏:『你是指名告你那岳父?』

『回老公祖的話，朱建伯是生員殺父的仇人，不共戴天，怎說是生員的岳父?』

張華山聽他出言頂撞，有些不悅，念他在『苫塊昏迷，語無倫次』，不與他計較，只這樣吩咐:『你們親家變了寃家，總有緣故!你好好補個狀子來!本縣替你昭雪!』

『若得如此，寒舍存歿俱感。但願老公祖公侯萬代。』說着，陳家騏向張華山磕了一個頭。

接着便退堂稍作休息，陳家叔姪雖在熱孝之中，招待大老爺不敢怠慢，設下一桌盛宴，請了

老族長來相陪；張華山暗地裏貪汚不法，表面上却做得不願擾民的樣子，堅辭不受，只坐下來喝了碗茶，用了些點心。

趁這當兒，衞虎叫孫二毛把周老二找了來，有話密談，『周老哥，』他問，『你跟苦主家的交情怎麼樣？』

『我們是親戚。衞頭兒有話儘管吩咐。』

『你請過來！』衞虎把他找到面前，用極低的聲音問道：『這場官司很麻煩，你曉不曉得？』

『是！』周老二心裏有些嘀咕。

『苦主說朱家女兒殺了公公，證據呢？』

『證據？』周老二說，『昨天一堂賀客，都親眼得見。』

『話是不錯。不過你要曉得，定罪要證據，物證又重於人證，現在明明有個物證——朱家女兒的屍體，忽然說是不見了，這話，你想，騙得過誰？』

『確是有的。只不過——。』周老二也懂些律例，知道此事要認眞追究，陳家非常不利，所以急得話也說不俐落了。

『閒話少說吧，你老哥也不是外人，我就這樣問一句吧，苦主的意思，要把官司打成甚麼樣

子?』

『自然是要朱建伯抵罪!』

『難!』衞虎使勁搖着頭,『朱建伯不問陳家要女兒就很好了!』

一聽這話,兩下裏天差地遠,一個要償命,一個要女兒,這官司打到京裏都打不清楚了。

『衞頭兒,無論如何要請你老幫忙。有話,儘管請吩咐。』

『我來想想。』衞虎向孫二毛使了個眼色。

於是他把周老二拉到一邊去談話;他的話就率直了,說五百兩是准狀子的錢。現在苦主要想把官司打贏,另外要好好談過,問陳家肯出多少?

『這,』周老二說:『孫二哥,你開個盤子,我好去說。』

『這沒有準價錢,看人說話。兩造一個是朱百萬,一個是陳百萬;陳百萬要打朱百萬,你想想要花多少錢?』

『是,是,孫二哥,你好歹說個數目。』孫二毛想了想,伸了一個指頭。

這當然不會是一千,『一萬兩?』他問。

『先說這個數目來。大老爺一回衙門,馬上發火籤抓人。』

數目到底太大了,周老二不敢輕易答應,只躊躇了一會,孫二毛的臉色就有些不大好看了。

『怎麼樣？』他冷冷地說，『捨不得花錢，就別打官司。』

『不是，不是捨不得花錢。』周老二趕緊陪著笑說，『孫二哥，你老略坐一坐，我馬上就來。』

孫二毛也知道他要跟主家商量，便卽說道：『你我是熟人，等一等就等一等，只怕大老爺沒有那麼大工夫等，你可快去快來！』

『是，是！』

周老二翻身囘到裏面，把陳繼成找到一邊，細說了究竟，立等囘話。

一萬兩銀子，良田可買數百畝，大字不見一撇，五十兩一個的元寶先得捧出兩百個去，這事在陳繼成也要考慮。

『你知道我們家的情形，家私是有，不是我掙來的，是先兄苦心經營起家，我得問一問我的兩個姪子。』

把披蔴戴孝的家騏、家騄找了來；這弟兄倆倒痛快，異口同聲地說：『只要能爲爹爹報仇伸寃，一萬兩就一萬兩。』

『不過有句話，我可先提醒你們哥倆，「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銀子」，這一開了頭，以後不知道還要花多少？』

『花就花！』家騏含着淚說，『反正家私是參掙的，就都花在他老人家身上也是應該的。』

『好！』陳繼成也豁出去了，『有你這句話就好辦了。』他想了想對周老二說：『你跟前頭去說，現銀子沒有那麼多，一半折糧食給他行不行？』

這種錢就是要給得乾脆，拿得爽快，既然主家如此說法，孫二毛再要挑剔，就是跟自己過不去。當下約定，五千兩銀子由陳家所開的大成銀樓出票支付，另外五千兩銀子折成糧食，也由陳家所開的大生糧行，出具存單，憑單隨時支領。

於是孫二毛走進去向衞虎歪一歪嘴，又點一點頭，暗示事情已經談妥，可以請知縣回城了。

回到縣衙門，時已正午，天氣正熱；張華山連官服都顧不得換，立即把衞虎找到後堂細問這一案的究竟。

『衞虎！』張華山很老實地問道：『兩造都是本縣首屈一指的富戶，這場官司有點兒油水吧？』

『油水大了！回頭我就給大老爺送一百個大元寶來。』

『一百個，五千兩？』張華山驚喜交集地問。

『是，五千兩。』衞虎毫不在乎地，倒像把五千兩銀子不放在眼裏，『大老爺只聽我的話，還有好幾個五千兩！』

『聽，聽！』張華山一疊連聲地說，『你說吧！』

『請大老爺發火籤抓人。』

『那容易！』張華山拔了根火籤摔給衞虎，同時問道：『可是抓朱建伯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抓到以後怎麼樣？』

『自然有一套話問。』

衞虎湊了過去，咕咕噥噥說了好半天，張華山心領神會，連連點頭。

等拿着火籤退了出來，衞虎不忙去抓朱建伯——他知道，朱建伯决不會逃走，儘不妨從從容容地來，首先一樁要緊事，是要看陳家的錢送來了沒有？

『馬上就來。』孫二毛回答他說，『陳繼成親自進城來料理了，一會兒連狀子一起送到。』

果然，不多久周老二匆匆忙忙趕到，大生的存糧單據，大成的銀票，還有一張狀子，包在一起，遞了上來；驗看無誤，衞虎把火籤遞了給王狗子。

這是好差使，人人都想出把力，好等事後『頭兒』分帳時，多得一份；所以個個爭着要去。人少固然不夠聲勢，人多了却也無用，王狗子挑了十來個人，一陣風似的趕往白洋河鎮。

捕快都長了一雙飛毛腿，由城裏到白洋河鎮三十多里路，不消三個時辰，就已趕到。一進鎮

甸，就望得見朱家的大屋，王狗子喊住了手下的弟兄，有所囑咐。

『人家是有身份的人家，油水甚足，却要他心甘情願拿出來。你們不可亂動手，凡事聽我招呼。』

『是了！你說吧！』

『誰熟悉朱家的情形。』

『自然是我！』小癩子挺身出來，拍一拍胸說。

『我問你，』王狗子說：『朱家有幾道後門？』

『一道，兩道，三道，』小癩子扳着手指數，『一共四道。』

『好！』王狗子分撥了四個人，各守一道，防朱建伯開溜。『朱家有幾口井？』他又問。

『問這個幹甚麼？』

『要防朱建伯畏罪投井。』

『這不會有的事。』小癩子心想，朱建伯本來無罪，怕甚麼？

『你不管。你說，他家有幾口井？』

『朱家裏頭的情形，我就搞不清楚了，到裏頭再找。』

『也好。這樁差使我就交給你。』王狗子揮一揮手：『走！』

到了朱家一看，大門洞開，燈綵未卸，三三兩兩的人，一堆一堆聚在一起，有的在談着甚麼，有的在等着甚麼，情形極不正常。王狗子心想，這不用說，朱家已經得到消息了；然則朱建伯在不在家，倒很難說。

他猜得不錯，朱建伯已經得到了消息，是朱大文回來講的——當陳德成被刺死的那一刻，他簡直嚇傻了，隨後驀然醒悟，如不快走，被陳家抓住，悲憤之下，說不定被活活打死；於是趁亂頭裏跨上騾子，連夜逃走，回到白洋河鎮，已經三更了。

朱建伯累了一天，剛剛睡下；朱大文奔了進去，在他窗外，大聲喊道：『大伯，大伯，不好了！』

辦喜事怎麼有這樣一句喪氣的話，朱建伯又驚又氣，便用呵斥的聲音說：『大驚小怪甚麼事？』

『眞正是不好了，大伯，靑妹妹把親家爹給殺了！』

『啊！』朱建伯幾乎暈厥；他妻子也聞聲趕了過來，急得面無人色。『大文，大文，你別亂嚇人！』她說：『那裏會有這種事？』

『是眞的，我親眼得見！』

朱建伯的老伴兒一聽這話，『哇』地一聲哭了出來。

這時老總管朱才和許多長工、使女，一齊趕來聽這驚人的消息，朱大文便氣急敗壞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。

『怎麼會，怎麼會？』朱建伯喘着氣說：『殺了我也不會相信。』

『那裏會？』朱太太哭着說道，『靑兒心最慈，平時連個螞蟻都不忍捻死，怎麼會殺自己的公公，莫不是日子時辰犯沖，凶神附了體，我原說今年不宜辦喜事，天殺的老糊塗，信了不知甚麼人的鬼話，眞正坑死了我們娘兒倆了。』

她呼天搶地般大哭，使女們也都陪着放聲大哭，裏裏外外亂得不可開交，朱建伯又煩又急，只繞着屋子蟻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倒是朱才冷靜，使勁搖着手說：『老爺，太太，先不必着急！這裏頭怕有緣故，等我來問一問大爺。』

這兩句話很有效驗，朱太太頓時止住了哭聲，朱建伯也站住了脚，靜聽朱才有甚麼話要問朱大文。

『大爺，』他說：『小姐殺了親家老爺，你可是親眼得見？』

『自然。』

『你說小姐又拿剪子刺中了自己胸窩，也是親眼得見？』

『是啊!』

『那麼，你可曾看見小姐的面貌?』

『啊!』這一問，把朱大文問得瞠目結舌，無從回答。

『說啊!看見就看見，沒有看見就沒有看見。』朱建伯不耐煩地催促着，『這有甚麼爲難的?』

朱大文實在很爲難，重新把當時的情形，細想了一遍，囁嚅着說：『靑妹妹的臉，我實在沒有看見——沒有看仔細，那時她是頭外脚裏，往後栽倒，看不眞切。』

『那麼，我再問大爺，從那廟裏重新上轎，你可是親眼看見小姐上了自己的花轎——?』

『啊——?』朱大文跳了起來，又慚愧，又高興地說：『是了，是了!一定是把花轎上錯了!』

朱建伯夫婦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世上那會有這種事?但入情入理，不由人不信；因而頓有絕處逢生之感。

『就是這話。』朱才回答朱建伯的疑問，『小姐是到另一家去了。現在得趕快打聽，到底那一家是哪一家?也許那一家發覺錯了，會把小姐送回來，或者送到陳家。』

『送到陳家還行嗎?喜事辦成喪事，新媳婦的命硬，未進門先死了公公，人家還要?』

這一說又是不了之局，朱太太便又哭了。朱建伯煩得要死，已不會出甚麼主意，所以由朱大文和朱才商量辦法，首要立刻就是去打聽青荷的下落。

進城去打聽的是朱大文。人海茫茫那裏去瞎摸？他還未回家，王狗子却已到了。小廝興兒一看是公差上門，而且來了十餘名之多，知道那件命案發作了，慌忙就要去稟報朱建伯。走到中門，遇見朱才，一把拉住他問：『小猴兒，你慌慌張張地，又是幹甚麼？』

『老爹，大事不好！縣衙門裏的差人，來了十幾個。』

『壞了！』朱才頓一頓足，遲疑了一會說：『你先不用進去稟報，等我出去看一看再說。』

等他走到廳上，王狗子手下已經把四道後門都上了人，看見朱才是靑衣打扮，便不理他，只向小癩子歪歪嘴，意思是要他去暗中搜索。

朱才是認得王狗子的，便搶上兩步，陪笑喊道：『王頭兒！』

『尊駕何人？』王狗子翻着一雙三角眼，冷冷地問。

『我是這裏的管家。』

『你家主人呢？』

『我家主人因爲遭了件逆事，臥病在床。王頭兒有話——。』

『有話也不能跟你說啊！』王狗子冷冷地打斷他的話。

『那麼——。』

朱才正遲疑着想如何套套交情，王狗子却又發話了：

『發昏當不了死！把你家主人請出來吧！』

看看是搪不過去了，朱才便一面大聲喊人奉茶絞手巾，拿點心來，一面低聲下氣地跟王狗子商量。

『王頭兒！不知今天光降，是何公事，請透句話，我家主人，自然見情。』

『哼！』王狗子冷笑道：『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道？教我們如何弄得清楚？時候不早，何須嚕囌，快把朱建伯喚出來！』

『是！是！』

朱才無奈，只得進去回稟朱建伯——裏頭已經得到消息，朱建伯倒還坦然，朱太太却又已急得面無人色。

『老爺！』朱才低聲說道，『痲煩已經上身，也不必怕。年災月晦，總是有的；大不了破費幾兩銀子。』說着，便又把視線移到主母臉上。

這是要朱太太取銀子出來開銷公差。她不懂他的意思，朱建伯却懂，『太太！』他說，『你開銀櫃吧？！』

『要多少？』朱太太問。

『總得一個大元寶。』朱才說，『這是打聽一句話，到底爲了甚麼案子？』

看見一個大元寶捧到廳上，王狗子心裏只是冷笑；不等朱才開口，隨即問道：『朱建伯呢？』

『馬上就來，馬上就來！』朱才把銀子奉上，『小意思，請頭兒和弟兄們吃杯酒，休嫌菲薄。』

『唷！』王狗子故意擺出副吃驚的臉嘴，『好大一個元寶，眞還沒有見過。』

意思當然是嫌少，朱才也很老到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：『王頭兒，銀子雖少，敬意甚重。只想王頭兒給句把話，到底是樁甚麼案子？』

王狗子心想，不管它，且拿了也好；反正總有辦法叫朱家的大把銀姓王，於是說了句：『女婿把老丈人給告了！』

猜想也大概如此——這就不怕了，朱才回到裏面跟主人說：『老爺，反正兇手的屍首還在，只要聽憑縣大老爺傳來我家的至親好友，認一認屍首可是我家的小姐？不就清水落石了嗎？』

『是啊！』朱建伯的胆氣壯了，『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別樣好假冒，人的面貌，如何假造得來？』

於是朱才、興兒還有好些傭僕，簇擁着他到了廳上；王狗子原認得他，却仍舊問了句：『你是朱建伯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兩個字還沒有說完，『豁啷』一聲，王狗子的手下把根鐵鍊取出來一抖。

朱建伯不由得連連倒退，搖着手說：『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』

『你們看！』王狗子手指朱建伯，回頭看着他的手下說，『好笑不好笑？朝廷的王法，他說使不得！』

這時朱才便又搶出來告饒：『王頭兒，你老無論如何手下留情。這樁案子寃枉，只要到堂上一說明白，不是甚麼犯嫌疑說不清楚的事。』

『管你清楚不清楚，明白不明白！』王狗子把頭一扭。

這一扭是個暗號，鐵鍊子立刻飛了起來；那是練熟了的一功，鍊子往下一落，正套在朱建伯脖子上，接着便是往懷裏一帶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吃不住勁，踉踉蹌蹌往前直衝，幸虧興兒手快勁足，一把拉住，才不致跌個『狗吃屎』。

看樣子不能善了，朱才便拉住了王狗子：『來，來！王頭兒有話好說。索性到這面來談談。』

只要捨得花錢就比較好辦。朱才跟他商量了半天，在王狗子的這趟抓人的差使上，總算達成協議，一共八百兩銀子；包括不上鍊子，可以坐車，一直到提堂，都歸王狗子『伺候』，包不吃苦丟面子。等一提了堂，他就不管了。

『好！我答應算數。』朱才拍一拍胸脯說，『不過此刻得請王頭兒先把我家老爺放一放，讓我好告訴他。』

王狗子很慷慨地答應，吩咐放人。

朱建伯重又回到了後廳，面色灰敗，欲哭無淚；看着他的瑟瑟發抖的老伴兒。

『老爺，我斗膽作主答應下來了。事情擺在那裏——。』

『你不必說了。』朱建伯看着他的妻子說：『傾家蕩產的日子到了！隨便你怎麼辦吧！反正我已經看穿了。』

聽他這話，似乎生死置之度外，大有訣別之意，朱太太便又忍不住掉淚；把一串鑰匙遞了過來，用發抖的聲音說：『老朱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好了，老爺一條命都在你身上。你盡心盡力去辦吧，花多少錢都可以，只要，只要——。』

她哽咽着說不下去了，往裏就走。朱才嘆口氣，極力振作起來；叫興兒收拾行李包，又叫廚房裏預備熟食，再叫『車把式』套車。然後開了銀櫃，取出八百兩銀子，用個盛糧食的口袋裝好

，喊兩個人抬着送到廳上。

『多謝，多謝。』王狗子頓時換了副樣子，『你請朱太太放心，朱老爺到案，一切有我。如果有甚麼話，我自會招呼！』

無論如何第一關算是過去了，王狗子只叫把守在各處的人撤回，並不急着上路，這就不妨從容些。

『王頭兒，』朱才說道：『我有個計較，你看行不行？』

『自己人，不要緊，你說吧！』王狗子很大方地，『總可以商量。』

『你看，』他指着啣山的夕陽說，『天快晚了，橫豎趕進城也在起更以後，索性吃了飯，趁晚風涼舒舒服服進城，却不是好？』

『對了，我正要說這句話。』王狗子笑道，『少不得要叨擾了。』

『好說！現成，現成。』

這不是假客氣的話。朱家大戶辦喜事，喜宴辦得特別豐盛，肥鷄肥鴨，賁得稀爛的肘子，原封未動的還有的是；湯鍋賁開了不去撥動它，再熱的天也不會壞，此時大盤盛了出來，再用大碗斟上自家作坊裏的洋河高粱，又是現蒸的白麵饅頭，把王狗子和他手下，好好『犒勞』了一頓。

朱才敬了一輪酒，代表他主人略盡東道主的敬意，然後說一聲：『各位儘請放量，東西備得

足；回頭還要趕路，不吃飽不行。』說後拱拱手，匆匆趕到後面。

後廳裏也在吃飯，老夫婦愁顏相向，連筷子都不動；一見朱才，就如遇見親人一般，雙雙站起身迎了出來。

『老爺保重身子，不能不吃點東西！』他很懇切地說，『反正只要等大爺把小姐的去向，打聽得有了下落，案情立刻就可以明白；只不過一堂，就可釋放。我陪着老爺進城，先請舅老爺備好一個保，等在那裏。什麼事等老爺出來了再作商量，此刻急也無用，也沒有什麼好急的。』

聽他說得有條有理，朱太太大爲寬慰，『老朱的話不錯，沒有什麼好急的。』她動手舀了一碗鷄湯，勸着她丈夫說，『你多少吃一點，此刻身體最要緊。』

朱建伯爲了安慰妻子，勉强喝了半碗湯，吃了半個饅頭；朱才則和朱太太在商量，派定輿兒跟着進城，另外以及如何籌措現款，準備衙門裏上下花費等等，一一作了安排。

裏面收拾了行李什物，外面安排好代步的牲口，等王狗子他們吃得酒醉飯飽，這就該上路了。

朱太太到這時候，自又不免落淚，千叮萬囑要朱才好好照顧。朱才也是千叮萬囑，等朱大文一回家，不管消息如何，連夜要趕進城來會面。

『老朱，』王狗子說，『我們是好朋友，有句話說在前頭，這一路進城，朱老爺愛坐轎坐轎

，愛騎騾騎騾，悉聽尊便；只是進衙門那一刻，你得在我公事上有個交代！』說着，他作了個手腕並攏的姿勢。

這就是說，進衙門時要把朱建伯上手銬，朱才心想，又非江洋大盜，何用如此？口中不言，心裏有了主意，此刻且先敷衍他再說。

『自然，自然！』他連聲答應，『總叫王頭兒在公事上過得去。』

『你明白最好，請吧！』

由於那八百兩銀子的力量，朱建伯得以坐着涼轎進城；另外一匹騾子馱着行李。朱才和興兒隨着轎子；王狗子和他的手下，都敞開了衣襟，一路打酒呃，一路七衝八跌地跟在騾子後面，直到二更天才到縣城。

就在等待開門的那時候，朱才把王狗子拉到一邊，悄悄問道：『王頭兒！我請教你一句話，進了衙門，你把我家主人，交到什麼地方？』

『交到班房。』

『交到班房也要銬嗎？』朱才說着，已把一塊銀子塞到了王狗子手裏。

看銀子說話，『那倒不一定。』王狗子說，『也可以不銬。』

他把手一縮，銀子縮進了袖子，然後伸個懶腰，手掖着袖子口往上一縮；那塊銀子沿着袖管

掉落在他縫在胰下的一個口袋裏，神不知鬼不覺地，王狗子又瞞着他手下，得了一筆好處。

『那麼，我再請教，今天天這麼晚了，還要過堂？』

『大概不會了。』

『我家主人在班房坐一夜？』

『這可說不定，也許馬上收監。』王狗子說，『這歸班房作主，我把人交到班房，就算交差了。』

朱才心裏叫不迭的苦，重重關口，是塞不滿的無底洞。光是今晚不收監，便又得花一筆。而且要早早安排。但是三更半夜，那裏去弄上千的現銀。一客不煩二主，唯有跟王狗子商量，要多少錢都好說，只是今夜不行，要明天上午才能補到。王狗子回答得很坦率，班房裏的事，要聽衙虎的吩咐，他作不了主；不過他答應一定儘力幫忙。

於是等城門一開，直奔縣衙；王狗子把朱建伯帶到班房，立刻便有個小夥計迎着他小聲說道：『怎麼這時候才到，頭兒等得不耐煩，發了脾氣，你小心點！』

王狗子一聽有些着慌，急急問道：『頭兒沒有回家？』

『沒有。』小夥計向裏間歪一歪嘴。

王狗子顧不得再跟他說話，匆匆忙忙奔了進去；只見衞虎正在假寐，聽見脚步聲把眼睛睜了開來。

『正犯帶到！』王狗子急忙提高了聲音，顯得精神抖擻地報告。

衞虎翻起一雙三角眼，看了看他說：『你過來！』

等王狗子走到面前，他伸起手來就打了王狗子一個嘴巴。

『你曉不曉得我爲什麼打你？』

『不曉得。』王狗子捣着臉，委委屈屈地說。

『打你個嘴饞貪杯！』衞虎說，『你早早進城來，那裏不好吃酒？難道只有白洋河才有洋河高粱？』

原來爲此！王狗子氣得哭了！定定神，把捣着臉的那隻手，往前一伸，揸開了大拇指和食指，輕輕說了句：『八百兩！』

衞虎點點頭，問道：『人呢？』

『在外面。』王狗子又說：『頭兒，朱家有個老管家跟了來的，爲人很識竅；他託我跟頭兒來商量，今晚不收監，再是個八百兩，不過今晚上沒有現銀子，明天上午一定如數送到。』

『今晚不收監，難道明天也不收監？』衞虎問道，『那時候又怎麼說呢？』

『他們還在做夢呢！』王狗子向衞虎耳語：『朱家的人說，已經派人進城來打聽他家女兒的下落了——。』

『怎麼？』衞虎變色，搶着問道：『莫非已知道了陳家的兇手是誰？他們怎麼會知道？』聲音雖低，詞色甚厲，王狗子聽出他話中的意思，只當自己酒後洩漏了祕密。這個寃枉吃不起，因而又氣又急，頓時滿頭大汗。

越是如此，越使衞虎疑心，喝道：『說呀！怎麼囘事？』

這是件洗刷不清的事，但王狗子一急急得腦筋靈敏了，於是神色也大不同了，故意抹一抹汗笑道：『還好！人家在我們沒有到以前，就派人進城來打聽他家那個新娘子的下落了。』

照此一說，與王狗子無關，衞虎才比較放心，『這大概是他們胡猜猜中的。』他說，『派了誰來打聽？』

派的是朱家的『姪少爺』，王狗子已經聽朱家的傭僕談過，心恨衞虎多疑，翻臉就是不認人的模樣，故意搖搖頭說：『那可不知道了！』

不知道也不管他了，『以後怎麼樣呢？』他問：『他家打的甚麼主意？』

『他家的主意，是這麼打的，只等打聽到確實消息，把他家女兒找回來，朱建伯便可脫卸干係。打算着問過一堂，就可釋放回家。所以這時候能不收監，最好不收監。』

衞虎的臉色鐵青，連連冷笑，『打的好如意的算盤！』他這樣說了一句，心裏在盤算，本來還可以慢慢兒來，吊脖子的繩子，一步一步來收緊，照現在看，要一堂就問成了死罪，才可以永絕後患。同時朱家的女兒，從此也不能再在宿遷露面，得要想辦法把這個人『滅』掉才好。

『頭兒，』王狗子催他，『你老主意打定了沒有？人家還等着回話呢！』

『不必麻煩了。』他說，『你告訴他，今晚不收監，也不要錢——反正有他用錢的時候。』

『是！』王狗子答應着退了出去。

『來啊！』衞虎叫來那小夥計，『你到後面去通知大老爺那裏值夜的人，只等大老爺五更一醒，立刻到前面來通知。再告訴值堂的，早堂就有要案，伺候看刑。』

『曉得了。』那小夥計答應着，自去分頭通知。

衞虎也帶着一名小廝，當時把他叫醒，取下燉在『五更鷄』上的燕窩粥，倒出來吃完，然後叮囑，到五更天當心裏面有通知出，說完躺在籐榻上閉目養神。

眼睛閉着，心裏却在默默盤算。到了天色微明時，小夥計來告訴他說，大老爺已醒，衞虎急忙起身——怕自己精神不濟，嚼着一支關外人參，走入後衙。

隔窗替張華山請了早安，他說：『跟大老爺回話，孝義鄉陳家命案，指使的正兇已經帶到。』

『噓，可是早堂就要問？』

『是！』衙虎答道：『此犯頗爲狡猾。衙虎伺候大老爺升堂。』

張華山心裏有數，凡是這樣的案子，就必須衙虎在身旁提示，所以連聲答道：『好，好！你叫他們預備。』

預備是預備刑具，別樣大刑，那怕是夾棍都是現成，要用到時，一聲吩咐，立卽就有；唯有衙虎發明的那樣『一品衣』，須得預先升好一盆熾旺的火等在那裏。但這不便公然預備；否則就變成有意使用酷刑，因而得在暗處着手。

『看看苦主來了沒有？』衙虎又說。

『早就來了。』

『在那裏？』

『縣前菜館等着。』

『你回頭當心。』衙虎告訴值堂的衙役，『先提原告，問完了你叫人把他們帶開，不要讓被告跟他碰頭。』

原被兩告，原是翁婿，見了面未見得『仇人眼紅』，說不定倒敘上了親戚，兩下一搭上話，變成對質，立刻就會有許多漏洞發現，這不是當要的事，所以衙虎需要預囑得清清楚楚。

等張華山一升堂，原告已從菜館裏到了堂下，傳上來問的也還是昨天那幾句話，只不過多了兩句安慰之詞，『本案指使的正兇，已經緝捕歸案，』張華山說，『本縣自會秉公審理，替你昭雪寃仇，好好退了下去，靜候傳詢。』

『是！』陳家騏作了個揖，起身下堂；接着便有人把他帶得遠遠地。

『帶朱建伯！』

堂上一聲吩咐，堂下相遞呼傳，有個皂隸去到班房，不由分說，把一副手銬銬到朱建伯手上，拉了就跑。

一上堂便又喊堂威，那聲音就像看見過街老鼠，路人起哄喊打那樣；多少年來的經驗不論如何兇惡的犯人，一聽見堂威，心裏便會發慌，恍恍惚惚自以爲犯了衆怒，願意儘量招供，以求無事。

朱建伯此時方寸大亂，頭上一陣陣地嗡嗡作響，自覺魂靈已經出竅；一步一步捱上堂，身不由己的往下一跪。

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

『小人叫朱建伯。』

『多大年紀？』

『小人今年五十五歲。』

『那裏人？』

『本地人。』朱建伯答道：『世居白洋河鎭。』

『朱建伯，我問你，你可是有個女兒，許配了孝義鄉的陳家？』

『是。』朱建伯說，『小女名叫靑荷，七歲時就許配了劉老潤的陳家——。』

張華山因爲受了衞虎的敎，被告只要有一語不符，立刻就要釘緊了問——這就叫『鍛鍊成獄』，所以這時他立刻打斷了話問：『怎麼說是劉老潤？』

『回大老爺的話，我那親家老家原是劉老潤，移居孝義鄉。』

這不關被告的事，張華山也不去探究爲何移居？只問：『你女兒今年幾歲？』

『今年二十。』

『女孩子二十歲還不嫁，而且已許配了十三年，這是甚麼道理？你要實說！』

『小人不敢有半句虛言。實在是時候不巧，男家送過三個日子，都不吉利。因而就誤了下來。』

『那麼你女兒到底出嫁了沒有呢？』張華山故意這樣問。

問到這話，正是傷心之處，朱建伯眼淚汪汪地說道：『就是前天嫁出去的，至今下落不明

！』

『下落不明！』張華山冷笑道，『你倒眞會說話，也罷，我先不問你這一段，只問你，以前三個日子不吉利，前天這個日子就吉利了嗎？』

『現在才知道大大不吉。唉，大老爺，小人家門不幸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？』說着，放聲大哭。

『呸！』張華山猛然把驚堂木一拍，『好刁惡，膽敢咆哮公堂！』

咆哮公堂，又是一款罪名，朱建伯怕受刑，嚇得止住了哭聲。連聲告饒：『大老爺恕罪，小人不敢！』

『往下供！既知不吉利的日子，何以又嫁了女兒。』

『實因小人的親家，爲此動怒，請媒人來說，七月廿四不發轎，便不要小人的女兒了，爲此無奈。』

『照此說來，你們親家已成了冤家？』

『回大老爺的話，我那親家不肯體諒，逼得厲害些是有的。小人當時看日子不好，還待跟媒人商量，那知媒人也不受商量。』

『這可見是你的理屈。』張華山想了想說，『你那親家、媒人都不受商量，你就記仇在心了

?』

『小人並未記仇。』朱建伯急忙聲明。

『然則是心甘情願的把女兒嫁了過去?』

『這倒也不是。是聽了一個看相的勸——。』朱建伯把當時如何遇着『小純陽』的經過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朱建伯和張華山都不知道『小純陽』就是新任巡按劉天鳴，衞虎却明白；聽入耳中，驚在心裏，趕緊湊到張華山耳邊說道：『大老爺追「小純陽」的下落。』

『朱建伯！』張華山便依言問道：『這「小純陽」現在何處?』

『小人不知道。』

『不知道便是胡說！』張華山急轉直下地問道：『你可知你那親家已經被害?』

『小人知道。』

『好！原來這你就知道了。說！你如何挾仇報復，指使你女兒在喜堂刺死公公！』他把驚堂木拍得震天價響，『說！說！』

『寃枉！』朱建伯極口喊道，『刺死親家的，不是我女兒，不知是那家的新娘子，寃枉啊寃枉。』

『住口！』張華山喝道，『那麼你女兒呢？你把她交出來！』

『大老爺明鑒！』朱建伯朝上磕頭，『小人原就說過，小女下落未明，請大老爺派公差查明，前日野廟避雨，還有那家花轎經過？中途坐錯了花轎，才生出這件命案；將小女查獲，傳到堂上，便見分明。』

『好一張利口，明明你女兒已經畏罪自盡，你又乘夜盜去屍首，企圖消滅罪證，如今反要本縣來替你查人。你女兒已經見了閻王，教本縣到那裏替你去查！』

他這番話說得朱建伯驚疑莫名，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？張口結舌，半天說不上來。

『不動大刑，諒你不招！』

一把火籤摔下來，一頓板子打得朱建伯暈死了過去；等醒來時，已經躺在監獄裏——朱家花了三千兩銀子，才得一張高舖，從監外請了醫生替他療治傷勢。

朱建伯身上的痛還好受，心裏的痛，却是無可言喻。細想一想，才知道陳家還有屍首被盜這回事。盜屍的人是誰？作用何在？如果那不知名的新娘子的屍首還在，請了四隣來指證明白，不是害荷，也是一個有力的反證，如今連這個反證都已失去，以致百口莫辯，看來這條命非送掉了不可。只是到死還不明白原因，也不知道死在誰手裏？落個寃沉海底，死了也是糊塗鬼，却無論如何不能甘心。

然而有件事，現在却是明白的，既有高舖睡，又有外面的醫生，可知家裏必已花了錢；現在錢可通神，也是自己唯一的憑藉，只有從這方面來想辦法。

於是他呻吟了一聲，立刻便有人用欣慰的聲音說道：『好了，好了，醒了！』

『不要亂動！』是醫生的聲音，『疼得怎麼樣？』

『還好！』朱建伯咬着牙說，『費心，費心！』

醫生笑笑不答，替他敷藥裹傷，又留下好幾包藥，關照一天三次，用熱黃酒呑服；三天以後，便可下床。交代完了，攜着藥箱管自己去了。

『禁子大哥！』朱建伯問道：『你貴姓？』

『我姓吳。』那禁子叫吳四，『你老儘管安心養傷，諸事有我在，决不教你老受苦。』

患難之中，明知這幾句話是大把銀子買出來，朱建伯依然由衷生感，『吳四哥，』他流着眼淚說，『我不知如何報答？只等我能洗刷了寃枉，留下一條命來，吳四哥，你的後半世都在我身上。』

『那敢情好！』吳四笑道，『我先跟你老道謝。』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。吳四哥，我如今求你一件事。』

『你說，看行不行？』

『我想跟我家老管家朱才見一面。』

『這——，』吳四遲疑着答道：『責任太重，我担不下來。』

朱建伯知道再說也無用，把眼又閉了起來；心裏像有一團火在燒，說不出是悲憤、害怕，還是困惑？

青荷，我的好女兒！他默默地喊，你到底在那裏？怎麼不出面來爲爹伸寃？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青荷還在衞家。

從『洞房花燭』那夜，衞虎爲他手下喊了出去，一夜不曾回來，她就知道事情不妙。伴娘早已不知道那裏去了？新房裏就她孤零零一個人；只見窗外有個瘸子，不時吃力的搖過來，搖過去。細聽外面，那般喧嚷的客人，似乎已走得乾乾淨淨。眼前是奇異而可怪的沉寂。

她一天一夜水米不曾沾牙，也一天一夜不曾閉一閉眼，又餓又渴，又累又熱；這時才想到在家裏的時節，蘭湯浴罷，吃一碗百合菜荳湯，手搖團扇，躺在竹榻上跟小丫頭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話，眞正是神仙一樣的生活了。

挨到日中，眼皮澀重不堪，口中渴得要冒烟，她把心一横，自已站起身來，把茶壺裏隔宿的冷茶，喝了個暢快；款待賓客的喜菓喜糕也未曾收去，取了幾塊狀元糕吃，這下才覺得舒服得多。

然而她不敢睡。不睡却又不行；坐在那裏，不知不覺地閉上了眼，接着是因爲頭垂了下來，驀然驚醒。這樣不知弄了多少回，最後她不能不回到床上去睡了。

睡夢中彷彿身上有些癢，突然心中一驚，睡意驅除了一大半，睜眼一看，是衞虎俯着頭，正撮起了嘴唇要來吻她，同時發覺有雙手重重按在自己胸前。

青荷驚、羞、怒三字俱全，身子一滚，順勢一掌打在衞虎身上；等他猝不及防往後避開時，她也逃下床來了。

但是，她逃不開衞虎的雙臂：一撲便撲到了她身上，雙雙往下一倒，倒在床上，被衞虎壓住了身子。

『放手，放手！』她力竭聲嘶地喊。

『喊破了嗓子也沒用！』衞虎喘着氣，制服她那亂舞亂蹬的手、脚，『乖乖地，讓我嚐個鮮。』

青荷忍着眼淚，保護自己的淸白；胸前衣衫已經被拉破，衞虎的一隻手已經來抽她的袴帶——急勢之下，顧不得怎麼叫骯髒，把他伸出來的舌頭狠狠咬了一下。衞虎從喉嚨裏擠出聲音，鬼哭狼豪般凄厲難聽，自然，他的手也鬆了。他的手一鬆，她的口也鬆了；同時也有了準備，等他往後一退，她比頭兎子還快，一竄下床，先把茶几上的剪刀搶在手裏，作勢比劃着退到壁角，睜

大了眼喘氣。

衞虎有心侮辱她，拿雙色眼盯着她說：『好白好肥的奶子！』

靑荷低頭一看，羞得恨不得有個地洞可鑽——半邊胸脯露在外面，急忙扯過衣襟來遮住。

『一個小姑娘，怎有這麼大的奶子？你倒說說看。』

靑荷咬緊牙關，只當沒有聽見。

『不用說，不知道多少人摸過了！』衞虎伸出那隻摸過她胸前的手到鼻子上聞了一下，裝得不勝陶醉似地說：『好香啊好香！』

她氣得連肺都快要炸了！但隨卽生出警惕：這個狗猪不如的畜生，是有意要惹自己動怒，他才有機可乘，偏不上他的當，自己要把心靜下來！

『姓衞的，我告訴你，』她用很冷很堅決的聲音說，『我已經不打算活着離開你這裏了。你儘管過來！』她恨極了他，顧不得褻瀆自己，『不錯，我給甚麼人都摸過，就是不給你摸！』

這最後兩句話，說得衞虎毛骨悚然。一個謹守禮法的大家閨秀，居然說得出這種連個潑辣少婦都說不出口的話來，可以想見她下了多大的决心！『最毒婦人心！』眞不知她會下怎麼樣的毒手？

於是他想到了剛才咬舌頭的那一幕，又驚出一身冷汗，『你這個千人騎的小娼婦！』他惡毒

地駡着，『你當心，我包你有痛快的時候。』

衞虎眞的把她看成毒如蛇蝎，隨即退了出去；吩咐張瘸子格外加意看守，同時又叫他儘自己高興，在窗戶外面說髒話，要讓靑荷沒有安安靜靜的日子過。

回到城裏，衞虎把他的親信王狗子、孫二毛、小癩子，還有個負責去盜尤三嫂的屍首的，衞虎手下第一個不要命的狠臉色陳大麻子，都找了來商量。

首先是王狗子有事要講，『朱才開出盤子來了。』他揸開五指，伸出手來。

『不會是五千。』小癩子嚥了口唾沫說：『乖乖！五萬！』

『怎麼樣呢？』衞虎問。

『自然是要放人。』

『放人？』衞虎冷笑着說：『那不是放虎歸山。』

『所以我沒有敢答應。』

『你是怎麼跟他說？』

『我說，我要請示了我們頭兒才能給他回話。』

『約在甚麼時候回話？』

『今天晚上。』

衞虎頗費沉吟。這是件有大油水的案子，但因爲牽涉到自己，决不能放朱建伯；這一來怕弟兄會有怨言，剛才看小癩子那饞涎欲滴的樣子，就可以想見他們心裏的想法。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狼心狗肺；因爲自己斷了他們的財路，說不定會弄出意外麻煩，倒不能不早自爲計。

『事情很明顯地擱在那裏，該打說撞生出這麼一場是非來，你們說，放了朱建伯出來，那裏另外去找出個指使的人來？這一案沒有着落，如何結案？』

要結案除非把眞相和盤托出，朱家女兒放回家，但這下把衞虎逼取尤三嫂的內幕，便全要抖露出來，那怎行？

看大家不作聲，衞虎便又從利害上去分析，『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像這樣的案子，只能用一方面的錢，』他看看大家說，『用了朱家的，陳家的就不肯拿錢出來了。你們說是不是？』

『是。』小癩子說：『這倒是眞話。』

『換句話說，朱家的錢拿不到，陳家就肯花錢，不是一樣嗎？』

這就是說，雖有衞虎牽涉在內，並未損害了大家的利益。反正錢都是一樣，管他姓陳姓朱，於是陳大麻子很大方地說：『凡事都聽頭兒的，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就憑頭兒一句話。』

『大家捧我，我知道。』衞虎緊接着說，『這一案裏，除了大老爺的好處以外，我自己一文不要。不過大家也要想一想，這件案子關係重大，要鬧出來，面子上都不好看，所以嘴上特別要

當心。』

『那自然。又不是三歲小孩子，連這點輕重都不知道！』陳大痲子擺出狠巴巴的樣子，扭一扭袖子，露出一條斑爛的刺靑大花蛇，『誰要胡言亂語，休怪我老陳不客氣。』

『算了，算了！』孫二毛攔着他說，『都是自己兄弟，何用如此！辦正事要緊，尤三嫂的屍首怎麼辦，你倒說說看！』

『早就在義塚地裏埋掉了。』

『埋得深不深？』徧虎問。

『深倒不深。』

『那不好！』徧虎大搖其頭，『萬一讓野狗啣出一條肢膊一條腿來，不又是弄出一場「無頭命案」，自己找自己的痲煩。』

王狗子與陳大痲子素日不睦，這時有意要『整』他一下，便大驚小怪地說道：『這個「無頭命案」一發作，可是不得了的事！安排得好好的一件案子，眞正天衣無縫；就怕尤三嫂的屍首露面，那一來神仙都難救！趁今天晚上沒有月亮，重新去埋過，埋得越深越好。』

這幾天『秋老虎』正厲害，屍體早已腐爛；說是要挖出來重新埋過——這件事想起來就噁心，但陳大痲子說不出推託的話；只怪自己言語太老實，剛才只要說一句『埋得很深』，不就什麼

麻煩都沒有了？

衞虎很了解，盜屍是陳大麻子的一大功，現在再叫他去幹這樁大受其罪的差使，心裏一定很不舒服；他是做『頭兒』的人，必得體恤部下的甘苦，所以接着王狗子的話說：『老陳，你再辛苦一趟。這一案中，你出的力最多，我知道。』

出的力多，分的錢也多，只要頭兒知道就不會吃虧，所以陳大麻子也就很痛快地答應了。

最後談到寄荷，『還有個活口要料理。』衞虎陰沉沉地說，『朱家那個小娼婦，是禍水！』

在座的人都不知道他逼姦不成，幾乎吃了大虧那一段經過，所以也不明白他何以有那樣陰沉的臉色！

王狗子便猥褻地笑道：『頭兒！送到門上的鮮花你不採？』

『有刺的花兒你也去採！吃了她的苦頭你就知道厲害了。』

這一說，大家才有些明白，看樣子衞虎已經吃過苦頭；但王狗子却另有想法，涎着臉說：『頭兒，我倒不怕有刺！』

『去你媽的，』衞虎罵道：『你替我少起色心。』

『罵得好！』陳大麻子乘機報復，『也不撒泡尿去照照自己這張狗臉，他媽的，想吃天鵝肉。』

『好了！』衞虎怕他們發生衝突，趕緊呵斥陳大麻子：『你也替我少說一句！』一直不曾開口的孫二毛，這時有了主意，『頭兒，』他說：『二龍山的楊禿子要找個「壓寨夫人」，我看正好做這個人情。』

『不妥！你不曉得，那小娼婦厲害得很，楊禿子又是個沒腦筋的人，聽了她的話，做出什麼狗屁倒灶的事來，那麻煩可就大了。』

『照這樣說，倒不如「喀嚓」一下，一了百了。』陳大麻子做了個殺頭的手勢。

『這還是便宜她！』衞虎的臉色越發難看了，冷冷地自語着：『你不肯！自以爲嬌貴得很！我叫你做婊子！』

『聽見沒有？』陳大麻子看着王狗子說：『那時候你就可以去採花了——採婊子的花！』

『呸！』王狗子一口唾沫吐在陳大麻子臉上破口大駡：『採你的妹子，採你的媽！』

一言未終，陳大麻子的拳頭已伸了過來，小癩子跟王狗子的交情好，便在中間攔着，反讓王狗子搗了一拳過去。陳大麻子越發冒火，格開小癩子，奮身而上，却讓衞虎喝住了。

『住手！』他的臉色鐵靑，『你們這算什麼名堂，是不是要拆我的台？』

這句話說得太嚴重了，兩個人都住了手，但依舊怒目相向。

『你們把腦筋放淸楚些！吃這碗飯，大家都在一條船上，船翻了，那個也不用想活命！』

『好了，好了！』孫二毛打圓場，『自己弟兄，開開玩笑認什麼眞？頭兒也不必動氣，談正事吧。』

於是決定把靑荷送到揚州，賣入妓院；這事歸小癩子去辦。

*　　*　　*

朱大文不中用，始終沒有能打聽出來那天在野廟避雨的另一頂花轎，來自何處，去向何方——當然，這是衞虎早已意料到此，預先有了佈置，知道的人怕惹禍，沒有一個人敢開口。

主母是女流，姪少爺辦不得大事，洗刷這場不白之寃的千斤重担都落在朱才一個人肩上；白天忙着奔走，照料獄中的朱建伯，直到深夜才能靜下來細想一想那許多道理上無論如何講不通的疑團。

而有一點他是深信不疑的，靑荷決不是殺陳德成的兇手。他在想，陳家也應該瞭解到這一層，然則何以硬告一狀，咬定了親家唆使女兒行兇？

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如果能勸得陳家再進一張狀子，說明其中的疑問，請縣大老爺另外緝兇，自家主人不就可以先放了出來嗎？

想到了這個主意，朱才精神大振，細細盤算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便備好一份隆重的祭禮；然後把朱大文找了來，請他代表他的伯父到陳家去祭奠。

親家已成怨家，朱大文怕挨打，畏縮不前；朱才多方鼓勵譬解，好不容易才把大文的勇氣鼓了起來。

到得陳家，雖未挨打，却飽看了臉色——朱才很沉着，指揮從人，擺好了祭品，燃上香燭，然後叫朱大文行禮。照例孝子應該在靈前還禮，但以挾恨的緣故，陳家的子弟一個不見。等朱大文站起身，朱才跪了下去，磕完頭，禁不住悲從中來，揮涕祝告：『親家老爺，你老人家死得寃枉！到底是那個下的手，怎麼不托個夢告訴我們？那天我家老爺，親自送親，路上受暑，硬勸把他勸了回去。我們老爺說：彼此是千年不斷的至親，只有我自己送去，誰教我女兒要靠人家一輩子？親家老爺，你老人家想想，我家老爺說到這樣的話，怎麼還會記仇記恨？府上豪富，我家老爺說朱家也不是沒有身價，沒有根底的人家，怎麼會做出這種滅門的勾當來？你老人家想嘛！』

雖是對死者的祝告，實際上是向活着的人解釋。靈堂後面原有許多人在窺探，陳家的練武教師『飛刀』楊大壯，心直口快，第一個就說：『我們的狀子告錯了！』

『是啊，師父，』陳家騤接口說道：『我一直也在想，殺爹爹的，不會是我嫂嫂，是不知道什麼不相干的人？』

他們師徒這樣一說，陳繼成的態度改變了，看着陳家騤，意思是問他應不應該對朱家的人接

待。

『二先生！』楊大壯見義勇爲，『我看要把朱家這個老管家找來談一談。』

『好！』

陳繼成答應着從靈堂後面走了出來，家騏、家騄兄弟和楊大壯都跟在後面。

彼此原都是認識的，朱才首先招呼，叫一聲：『陳二爺！』接着便磕下頭去。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請起來！』

彼此這樣叫應了，僵化的局面便立刻解消；主客雙方，一一見禮，然後是陳繼成道了謝，請到小書房待茶。

『眞正是想不到的大禍！』朱才站在那裏說：『做夢都想不到。』

『你請坐，管家！』陳繼成想了想問道：『你剛才在靈堂祝告的那番話，可是出自本心的話？』

『陳二老爺！』朱才直挺挺地向外一跪，『倘有一字虛言，天誅地滅。』

『言重，言重！請快起來。』

家騏親自去相扶，四目相覷，朱才喊得一聲：『姑爺！我家小姐至今還不知生死存亡？』眼淚隨卽又掉了下來。

『都不必傷心了，談正事要緊。』楊大壯對陳繼成說：『此案最所不解者是盜屍！我打聽過，朱家沒有一個會武的人，那天等我追了出去，明明看淸楚，來人的脚程好快，是會功夫的。』

由這裏開始，兩面把經過情形說出來一核對，自然而然得到了結論，野廟中坐錯了花轎，行兇的那個新娘子，認錯了人，所以也殺錯了人；這就是說：行兇的那個新娘子，跟另外一家有仇——那一家自己也知道，深恐事機敗露，所以連夜來盜屍首。照此說來，靑荷當然也不能露面，一露面，那一家萬事全休！

『所以，』楊大壯說：『如今我們要把靑荷小姐找出來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只要下功夫去找，一定能夠找到。』

『我還有個辦法，』陳家騤說：『莫若出個賞格，有那天抬花轎的人，一定會來指出地方。』

『二少爺這話說得不錯。』朱才答道：『府上出多少賞格，我們也照出多少。不過，我要求二老爺補張狀子，先把我們老爺保出來。』

『這應該，我馬上就辦。』

於是三方面同時進行，補狀子，出賞格，四下尋訪靑荷的蹤跡。最難的當然是最後一點；朱才一有空就在城裏城外亂跑，大海撈針般，只念着楊大壯所說的，『皇天不負苦心人』那句話，

盼望着能有奇蹟出現：迎頭遇見靑荷。

這天去到一處，見是孤零零一所大宅，牆外就是碼頭，泊着一條船；朱才心中一動，想探個究竟。就這時發覺大門啓開，急忙躲到樹後，但見門裏走出來賊頭狗腦一個人，臉孔好熟，就一時想不起來是甚麼人？

等那人一走出門，朱才想到了；那人是個瘸子，不是衞虎的跟班張瘸子嗎？怎麼會在這地方？這些人惹不得，朱才趕緊悄悄走了開去。

回到城裏，只見楊大壯在那裏等他，臉上旣興奮，又緊張；朱才嚇了一跳，不知又出了甚麼事？『楊師父，』他問，『你老怎麼在這裏？』

『管家，管家！』楊大壯把朱才拉到一邊，悄悄說道：『那頂抬錯了的花轎，我打聽出來了。』

『這——！』朱才驚喜得說不出話；他此刻先要整頓全神，盯着楊大壯，彷彿眼一眨，面前的人，就會飛走了似地。

然而楊大壯起初彷彿迫不及待，等該他說話時却又遲疑不語，同時臉上出現了非常特異的神色——是那種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的疑難憂懼的表情。

『怎麼啦，楊師父？』朱才疑雲大起，慌慌張張地問，『莫非我家小姐，已經不在人世了

？』

『不是，不是！』楊大壯却又改口，『但也難說得很！』

『怎，怎麼了？』朱才越發驚惶。

『管家，』楊大壯面色凝重地看着他，『你先把心定下來！事情很棘手——。』

停頓一下接着又說：『你家小姐落入一個意想不到的魔頭手中！你道是誰？衞虎！』

朱才失聲驚呼，『是他！』

『是他。一點都不錯。』

『我不相信。』朱才搖搖頭，『怎麼會呢？衞虎作惡多端，所以斷子絕孫，人人都說天理昭彰；他家又不辦喜事，怎會有花轎抬進的？』

『管家，你莫如此武斷！辦喜事的是衞虎自己。這事千眞萬確，你聽我細說……。』

* * *

話要從七月二十二日說起。

那天晚上，夫婦倆整整哭了一夜。照尤三的意思，就待與衞虎拚個死活；反是尤三嫂勸她不必做此傻事，她說他拚不過衞虎。不如拿了從衞虎那裏要來的，代妝奩的二百兩銀子，遠走高飛。

『從今你休回宿遷，走得越遠越好。』尤三嫂哭着叮嚀她丈夫，『你就當從未娶過我這個人！夫妻一場，你只聽我這一句話。』

尤三原是個猥瑣無用的人，不然也不能生生地將個嬌妻拱手相讓。第二天果然就走了；鄰居有那夜來聽清了的，也不便去問，只幫着尤三嫂料理『喜事』，上妝入轎，心裏却都不免冷笑，這雙夫婦，男的無義，女的無情，說媒的時節，看尤三嫂是三貞九烈的樣子，到頭來還是從從容容上了花轎，只怕一心想的是衞家的風光。這樣的勾當，叫人噁心。

*　　*　　*

『我是從尤家的鄰居那裏打聽到的。』楊大壯說，『那些人至今還不知道尤三嫂的消息；只以爲她正在衞家享福。不用說，那晚上叫尤三遠走高飛的時候，便已有了打算。

『怪來怪去怪我家大先生的年紀與衞虎相彷，以致於尤三嫂認錯了人。唉！沒來由結成寃家，其實是至死還不明白究竟的兩個寃鬼！』

事情實在太離奇了！儘管朱才一字不漏地，把他的話都聽入耳中，却依然有難以置信之感。一直到心靜了下來，通前徹後想了兩遍，才把其中的關節都想通了。

『怪不得！我家老爺的一條命保不住了！衞虎一定要坐實了我家小姐殺公公的逆倫重罪，他才脫得了干係！』

『是啊！』楊大壯深深點頭，濃黑的雙眉鎖在一起，『你家小姐的一條命，只怕也難保；事情擺明在那裏，只要你家小姐一露面，眞相就可大白。所以，備虎決不能讓她出頭。』

一聽這話，朱才雙眼漆黑，幾乎昏倒，勉强扶住桌角，定一定神，咬着牙說：『楊師父，無論如何，要把我家小姐尋出來——那怕是屍首，也要找到。』

『是的！』楊大壯挺胸說道，『空口說白話沒用，打草驚蛇更不宜。我幫你去找；不過，備虎不是好惹的，經常有江洋大盜、亡命之徒在他家。我得設法去找幫手來，才辦得了這件事。』

『預備到那裏去找？』

『我師父在滄州，路太遠了。我有個師兄弟在濟南府開鏢局子，我到他那裏去搬救兵，十天以後一定回來。』

『好！』朱才跪下磕頭，『我家老爺和小姐的兩條命，都在楊師父你身上。』

『言重，言重！這也是爲我們老東家報仇伸寃，份所當爲，』楊大壯把朱才扶了起來，又鄭重叮囑：『這事千萬要隱秘，走漏不得半點風聲，就你我兩人悄悄辦事，連我家二先生那裏都不必說起。』

想想也是，這件事說穿了駭人聽聞，不管如何謹愼小心，言談神色間一定會有所洩露，而備虎的耳目衆多，只要起了疑心，一定會下滅口毒手——如果靑荷還在人世，這一來就非死不可

了。

爲此，朱才連在他家主母面前，都瞞着這個消息；他只是一個人去祕密行事，打聽到那天遇着張瘌子的地方，正是衞虎的老家，心裏便想，靑荷如果未死，一定被藏在那裏，能夠想辦法救出她來；至少打聽到一個生死存亡的確實信息，一團亂結才有個下手整理之處。

想到自家小姐，平日機警沉着，强似男兒；朱才彷彿瞽者摸着了一枝明杖，頓時信心大增，茫茫前路，不足爲畏了。

於是，他扮成乞兒，扮成行商，扮成拾荒的，每天只是在衞家左右前後打轉；一天、二天、三天，到了第八天，有了動靜，衞家牆外碼頭的那條船，忽然把竹篷張了起來，不但張篷，而且遮得極密，同時也下了行李，看樣子是要行遠路。

朱才心裏在想，天氣這麼熱，若是官客，不必把船篷遮得如此密不通風，可見坐船的必是年輕堂客。衞虎家有何女眷，用得着如此？就算有小媳婦、大姑娘，而以衞家的身份來說，也不是什麼嬌貴得不可以讓人看一眼的，關防何用這麼樣嚴密？

就這樣一層層往深裏去想，終於料透了將要出現的人物，必是衞虎要把靑荷挪到別處；如果猜想不錯，多半是在黃昏下船，連夜開行，才能遮人耳目。爲今之計，不管船是往南往北，只有跟定了它再說。

轉定了這個念頭，朱才抑制着難以言喩的興奮，立卽回城，不找朱大文，却去拜訪陳繼成，兩人密談，細說根由。

『原來楊師父說有要緊事到濟南府，是這件要緊事！可惜他不在這裏。不過也不要緊。』陳繼成定定神說，『事情要做得周密，我們來好好商量一個辦法。』

好得陳家有許多自己運米的船，當時召集幹練夥計，說了衞家那條船的特徵，分遣米船，到各處河港關口監視，只要遇着了，便釘住不放。

第二步是派出機警得力的小夥子，到衞家附近去打聽，看船一開動是往南往北，再集中全力去追蹤。

『追到了便怎麼？』陳繼成問道，『是一直釘着，看淸了地頭再說，還是出了宿遷縣界就動手？』

這一問，朱才不便回答。因爲釘住監視，說起來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並不犯法；如果動手搶人，非同小可，處置不善，惹出另一場官司，豈不害了陳家。

『這要看二老爺的意思了。』朱才想了想說：『我家小姐是府上的少奶奶，二老爺說怎麼便是怎麼。』

點出靑荷的身份，便是提醒陳家，這不是朱家的禍福，也是陳家切身的利害；陳繼成覺得他

的話很有分量，慨然答道：『只要一出宿遷縣界，就不必再怕衞虎，我們動手把事情掀開來！』

於是陳繼成坐鎭大生糧行，朱才仍舊到衞家附近去打聽消息。由於水路上已有大生的米船在守着，不怕錯失。所以朱才只須遙遙監視，但心裏不免焦急，唯恐所料落空；又怕靑荷沉不住氣，相見之下，只要喊出聲來，事機便卽敗露，後果將無從想像。

心裏七上八下，不斷轉着這些念頭，直到晩鴉噪林，夕陽下山，方在憂疑何以未見動靜時，突然發覺衞家的邊門啓開，有人走了出來，朱才又驚又喜，毫不遲疑地挑了一副拾荒的筐籠，手持一把竹鋏，低着頭疾行向前。

頭雖低着，眼角却始終掃他衞家邊門，先出來的是三名挺胸凸肚的壯漢，接着出來一名僕婦——這就料中了一半，必有女眷上船；果然不錯，又一名僕婦攙扶着她的『女主人』出門，她似乎正在害着病，頭上蒙着帕子，面目雖不可見，但朱才是從襁褓中看着靑荷長大的，一認身材、脚步，便知不錯。

因爲她頭上蒙着帕子，朱才不怕她發現自己，便放心大膽地裝着撿拾破爛，把担子隔河停下，一面使竹鋏東找西翻，一面不斷窺探動靜，而就在靑荷踏上跳板的那一刻，朱才發現她的姿態很特別，一隻左手遠遠伸了開來，彷彿跳板不穩，必須這樣子才能穩住身子，慢慢走上船；但伸出來的那隻手，食指和拇指縮起，另外三指箕張，明明白白是一個『三』的手勢。

這到底有何意呢，還是無意？朱才實在無法確定；不過，只轉眼的工夫，就無須再費心思去猜——正在靑荷踏上船頭的刹那，突然見她把帕子一扯，飛快地看了朱才一眼；他確確實實感到視線曾經相接，幾乎失聲喊了出來，等定神再看時，人已經進艙了。

朱才的心亂得很，一種無可形容的興奮和驚奇，把他搞得頭昏腦脹；然而有一點是明明白白，淸淸楚楚，再也不會錯的，那就是靑荷確確實實已看到了自己。

船解纜了，一篙撐去，往南而行。朱才再無逗留的必要，棄去筐籠竹鍬，走得氣喘吁吁地，趕到大生糧行去跟陳繼成商量。

等講完了經過，陳繼成也是興奮異常，『管家，』他問，『你家小姐，我也聽說，聰明能幹，不過，到底是怎麼一種性情呢？』

『我家小姐，心思極靈、極細。』

『那不用說。靑荷一定已經知道，身陷虎口，也猜想得到，府上一定會有人去找她，所以步步留心，見了你也不會覺得意外。』

『不！她早也就打算好了，要遞消息出來；這個手勢是「三」，斷斷不錯，就不知道是三天，三個月，還是什麼？』

『不會是三天、三個月。』陳家騄說，『嫂嫂的意思，想來是指三更天。』

『對，對！』

大家都同意陳家駼的判斷，此刻要商量的是三更天如何救人？

『既然是嫂嫂指定的時刻，到時候她自然有準備，只要弄隻船靠在那裏，三更天打一聲暗號，讓她悄悄走了出來，接到船上，連夜開走，人不知鬼不覺。二叔，你看可使得不使得？』

『怎麼使不得？』

朱才也稱讚說：『二少爺安排得實在是好！』

『就有一點不好，』陳繼成說，『這個暗號怎麼打？靑荷又怎麼曉得我們打給她的是暗號？』

『是！』陳家駼說，『不但要讓嫂嫂知道是個暗號，而且要讓嫂嫂知道暗號中的意思，照計行事，才能萬無一失。』

『那就越發難了。』

『慢慢想。』朱才倒不急，『總可以想得出來的。』

『那只有管家你想了。』陳家駼說，『暗號也只有你打，因爲你的聲音，嫂嫂必定一聽就明白。』

『有了，有了！』朱才笑容滿面地說，『二少爺的才學好，替我編個歌，我來唱——我家小姐四、五歲的時候，奶娘家裏出了事，非走不可，每夜都是我抱着、唱着哄，常唱的一個歌，叫

做「耗子娶親」，我家小姐一定聽得懂意思。』

『這容易。』陳家騤退到一旁去構思，改編那首『耗子娶親』的兒歌。

『我看，索性要裝得像一些。』陳繼成說，『找個小孩放在船上，等他一哭，你便唱着歌哄，這不是天衣無縫了嗎？』

『二老爺說得是，正該如此。』

於是陳繼成就在糧行中徵求，有個夥計的小兒子剛斷乳，生得極乖，抱了來一看，撲到朱才懷裏，毫不認生，便權且當做他的孫子。

等到這裏安排停當，派出去探聽消息的人，接二連三報到，衞家的船泊在西關，看樣子是等第二天一早討關沿運河南下。

事不宜遲，朱才抱着他的『孫子』，先上了船，趕往西關。關前停滿了等待巡檢司驗放過關的船；天氣太熱，都把船窗開着，唯有衞家那條船，遮得密密地，與衆不同，極易發現。

陳家的船，特意找了兩個生面孔的篙師，但却是好手，慢慢擠過來撥過去，終於挨着衞家的船泊下，緊接在後面，另有一號船，也是陳家的，內中坐着陳繼成，準備緩急之際，好作個接應。

『朱管家！』船上一個夥計，也正就是那孩子的父親，走來向朱才說，『我家二老爺，請你

過船吃夜飯。』

到了陳繼成的船上，見他正在獨酌；朱才告個罪對席相陪，兩人隔着燈，一面喝酒，一面低聲密議。

『看樣子，把青荷接到了船上，下一步倒不大好辦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朱才問道：『可是船太多，行動不便？』

『是啊！擠得這麼密，半夜裏把船退出去不容易，有個風吹草動，依舊落在「那人」手中，這却是怎麼樣也於心不甘的事。』

『那麼，二老爺看怎麼辦呢？』

『如果他們不曾發覺，就把青荷藏在船裏，等天亮了再作道理。』

『倘或發覺了呢？』朱才越想越不妥，『他們船上少了個人，不會不知道的，那要一鬧開來，却是麻煩。』

『鬧就鬧！』陳繼成忿然作聲，『有這麼多船在這裏，料他們也還不敢橫行。』

『這可說不定，這幫人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。』朱才問道，『二少爺可在船上？請他來商量商量，說不定倒又有妙計。』

『他在！』陳繼成向後艙喊道：『家駼，家駼！』

陳家騄正在船梢上觀望形勢，計算着靑荷如何現身，這面如何接應？還未籌劃妥當，聽得他二叔喊，進去一問，才知道發現了新的疑問。

『要瞞是一定瞞不住的，鬧也未見得鬧得過他們；說不定他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會下毒手，譬如把我們的船鑿沉什麼的，都不可不防。』

這一說，使得陳繼成大爲不安，『那，那得趕緊想辦法才好。』他結結巴巴的說。

陳家騄不作聲，對着燈悄然凝思；陳繼成和朱才不敢開口說話，怕擾亂他的思路，只是怔怔地望着。

『有條計策，怕裝不像。』

『你不管！』陳繼成催促着，『先說了出來，再作商量。』

『我有條「金蟬脫殼」之計。』

陳家騄低聲說了他的計策，陳繼成和朱才無不大喜；但這條計策做起來却不容易，最要緊的是，大家要裝得像，所以要悄悄地費好一番唇舌，才能使兩條船上的篙師、夥計心領神會。

到了二更時分，望見甯家船上，燈火已滅；各船的嘈雜聲也漸漸消滅，朱才看看時機已到，開始行事。

先把他的『孫子』輕輕擰了一把，孩子被吵醒了自然要哭，朱才便假裝着哄孩子，唱那首『

耗子娶親』的兒歌——陳家縣怕改動得多了，詞句陌生，不能喚起靑荷的回憶，所以只揀緊要的地方換了兩句。

『白天相親，黑夜迎娶，三更啓程，順風順水到家門』。朱才把這幾句唱了兩遍，便不唱了，改用『祖父』的口吻哄着孩子說：『寶寶要娘，娘也想寶寶。別哭、別哭，明天一早就到家囉！』

等孩子住了哭聲，朱才也就不開口了；大家在沉默中等待着，一顆心七上八下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怎樣的結果？三更快到，月色微明；黑頭裏望着衞家的那條船，忽然間，大家都舉起手揉一揉眼睛，好看得更清楚些——淸淸楚楚的一條俏伶伶的影子，如幽靈般悄沒聲地出現。

『呃哼！』朱才輕輕咳嗽了一下。

接着，家縣把一條竹篙伸了過去；月光下隨卽看見一隻白手，搭在竹篙上，然後閃出身子來，朱才依稀看淸，不是靑荷是誰？

『抓緊了！』他輕聲說道：『膽大些，輕輕過來！』

兩船相並，四手相接，拉到這條船上，那條船上晃蕩了一下；這時管不得那許多，趕緊把她拉了進來，塞到舖板下。

於是外面『噗通』一聲，家縣把一塊大石頭扔在水裏，翻身進了艙。

『咦！』衞家船上有人驚呼：『人呢，人呢？』

『眞的，到那裏去了？』另有個人說：『剛才噗通一聲，不要是跳了河？』

『放屁！』第一個人罵道：『必是失足落水！』

好端端跳什麼河？說那話便是露馬脚，所以有人糾正他；但不管是跳河還是失足，都反正相信人在河裏，頓時喊將起來，忙着救人。

這一驚動，密擠着的船隻中，紛紛有人出頭探望；有的拿篙子撈撥，有的跳下船去，有的在船上幫着探望找尋，還有些相互探詢，落水的人是誰？

就這亂嘈嘈的當兒，陳家船上的夥計借着幫忙撈救，很巧妙地把船撥弄了出來，管自揚長而去。

也沒有走得多遠，到了預先約定的僻靜之處，捨舟登陸；岸上早就停着一輛雙駕的騾車，還有三四馬，另外一個想不到的人，是剛從濟南府趕回來的楊大壯。

月光下，只見青荷面如白紙，憔悴不堪；陳家的人都未見過這位『新娘子』，但這時候也不是敍禮的時候，而青荷重見朱才，再堅強也忍不住『哇』地一聲哭了出來。

『不行，不行！』陳家騄跳着脚，『荒村野外，這等號啕大哭，叫人聽見了一定會來看個究竟。豈不糟糕。』

『是！』青荷立刻住了哭聲。

『事不宜遲，我們快走。』依然是家駱指揮：『師父來了最好。三叔你老人家請回城坐鎮，我跟師父保着嫂嫂去。』

『好，好！』陳繼成說：『明天上午，一定派個人回來給我個信。』

這樣說停當了，再無躭擱，朱才陪着青荷坐上馬車；楊大壯師弟，還有個得力的家人陳明各跨一騎，跟着車子往南而去。

爲了怕衞虎的人發覺了追了下來，車馬都以全速行進，而就在一路顛簸之中，朱才把青荷不知道的事，都告訴了她。

她沒有再哭，過度的刺激，使得她痲木了，心中充滿了無數她不能接受的想像。而事情也太複雜了，前因後果，錯中有錯的關係，攪得她腦中昏昏沉沉地，幾乎無法思考了。

好久她才問了一句：『娘呢？』

『唉！』朱才嘆口氣說：『太太急得頭髮都白了。』

『娘！』這時青荷才知道傷心，撲倒在朱才腿上，啼泣不止。

『小姐，小姐！』朱才不斷喊她，『你要把心穩下來，一天亮就有大事要辦。』

也不過剛天亮，車馬都進了宿遷西面的睢甯縣城，也不投店，逕自來到縣衙門前；楊大壯首先下馬，昂然走向門前，有個皂隸便大聲喊他：『嗨！站住。你幹什麼？』

這當然是來打官司的。但早堂未開，打官司的不論原告被告，或是見證，都由邊門進班房聽候傳喚，沒有這樣昂然直入的；楊大壯却原是要有人來答話，所以立即站住了脚說道：『請借一步說話。』

那皂隸看楊大壯雖是風塵滿面，但氣概軒昂，衣服也穿得不壞，不敢輕視，點點頭說：『跟我來！』

一到僻處，楊大壯不先開口，却把一個梨紙包，很快地塞到了那皂隸手裏；他一掂分量就知道了，是二十兩銀子。

『這，這怎麼說。無功不受祿！』那皂隸問道：『貴姓？』

『楊，楊大壯。』

『巧了。我也姓楊，行四。請問宗兄，有什麼事，不妨實說。』

『這是小意思。』楊大壯指指他手裏說，『事成以後，另有酬謝。敝東是宿遷首富，不會虧待諸位差爺。』

『好說，好說。』楊四問道，『宿遷首富，是姓陳，還是姓朱？』

『也姓陳，也姓朱。』楊大壯答道，『朱家的女兒，陳家的媳婦，身負奇寃；久仰本縣馬大老爺是位響噹噹淸官，要來告狀——。』

『慢來，慢來！』楊四急忙打斷他的話問，『爲甚麼不在宿遷告？』

『宿遷告不下來。』

『何以告不下來。宗兄，』楊四把銀子塞了回來，『銀子雖好，不是善財，你不說淸楚，明天我們會有很大麻煩。』

楊大壯這時才想到，衞虎勢力甚大，此數縣的皂隸大概都跟他通聲氣。有寃枉不在宿遷，到睢甯來申訴，越境呈控，不說別的，衞虎的顏面首先受損，所以這楊四不能不愼重。

楊大壯的機變也很快，頓時裝了副神祕的表情，『跟老哥說實話吧！』他放低了聲音，『承衞頭兒關照，到睢甯來告的。』

『這又爲甚麼？』

『誰知道呢？官司記的是他；他怎麼說，我們怎麼做！』

楊四想了想，把捏着銀子的手，縮了回去，『老衞的花樣眞多，不管他了。』楊四另一隻手伸了出來：『狀子！』

『狀子還來不及備。』

『那就麻煩了——。』

『多幫忙！』楊大壯兜頭一揖：『你就讓我們自己來擊鼓鳴寃。你老哥裝看不見，不就行了嗎？』

『行是行，我可有麻煩，至少聽一頓官腔；說不定還弄一頓「筍鷄肉」吃。』

『倘有這事，我格外另送五十兩壓驚。』楊大壯說，『我師兄是「金鞭」林鵬；他在這條街道上走鏢多年，想來熟識。』

『原來你是「金鞭」林的師弟。那不是外人，好吧，你請便！』

『這一堂下來，我再來看你老哥。』楊大壯說，『各位差爺那裏，請代爲先打個招呼。回頭一定有孝敬。』

說罷，楊大壯匆匆忙忙奔了出去，略略把經過情形一說，朱才便問靑荷：『小姐，你可有上堂的膽量？』

『不敢也不行。』

『可記得我說的話？』

『記得！』靑荷答了這一句，向楊大壯襝衽爲禮，『有勞楊師父費心，請領我進去吧！』

於是楊大壯領着青荷，進大堂她就大喊：『寃枉！』

這也就不必再講規矩了，楊大壯的身手矯捷，飛快地摘下鼓搥，『鼕、鼕、鼕』連打三下，等值堂的差役趕了來，鼓搥已到了青荷手裏。

『別亂敲！有寃枉慢慢申訴！』那差役喝道，『拿狀子來。』

青荷還未及回答，楊四已趕了過來，把原來那個差役一拉：『等我來！』接着向楊大壯使了個眼色，又問青荷：『是你這位姑娘要告狀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姓甚麼？』

『娘家姓朱，夫家姓陳。』

『你是女流之輩。照規矩可以叫「抱告」來告，何必自己拋頭露面？』

『實在無奈。』青荷轉身指着朱才說道，『這是我家的老蒼頭朱才，這個狀，我一個人還告不明白；拜煩上差回稟青天大老爺，傳我跟朱才一起上堂，案子才能問得清楚。』

『你告的到底是甚麼狀？這麼嚕嗦？』楊四皺着眉問。

楊大壯怕她不小心先露了口風，楊四會從中阻撓，所以趕緊搶着說道：『楊四爺，這件案子一時說不明白。回頭你就知道，請稟報大老爺升堂吧！』

馬知縣本來也就要升堂了。問案本來有個先傳後到的次序，但類似這樣擊鼓鳴冤的案子，也可以提前先審；楊四一則受了好處，二則也是好奇，倒要看看是怎麼件希奇古怪的案子——說不定有關風化；看這樣楚楚可憐的少婦敍房幃之事，也是值堂當差的一樂，所以稟明馬知縣，第一案就問靑荷。

這馬知縣名叫馬昭賢，是個回回，稟性剛毅，一淸如水，善於折獄聽訟；案內人犯提上堂去，他先要仔細端詳一番，忠厚還是奸詐，情實還是情虛，在他那炯炯雙目逼視之下，不須開口就已有了五分數。

這個原告令他注目。雖然形容憔悴，衣衫破碎，但一望而知是知書識體的大家閨秀；却又何以如此狼狽？再細看時，一件既破且髒的綢衫，竟是霞帔；由白變灰的白摺裙，上繡白蝶，脚下雖不可見，憑此一衫一裙，可以推斷原是新娘打扮，那就越發令人難解了。

未曾問案，馬昭賢先就是一片父母之心，怕她跪在冰涼的磚地上受不了，向楊四吩咐：『拿個厚些的墊子給她！』

靑荷原有男兒氣概，一進了睢甯城就不曾哭過；但堅强的人，遇着一副熱心腸，那顆心就軟了，她聽得馬昭賢這句話，立刻心中一酸，用發抖的聲音說道：『多謝靑天大老爺體恤。』再想到張華山不由得悲從中來；『我的天——爲何不教我朱、陳兩家生在睢甯縣，得蒙這位菩薩心腸

的靑天大老爺蔭庇！』

這兩句話聽在馬昭賢耳朵裏，心中便是一驚，看樣子是受了她本地知縣的凌虐，到這裏來告狀，這案子明明不該歸睢甯管，倒要弄個淸楚。

剛要發問，却被靑荷搶在前面開了口，『民女身負奇寃。昨夜三更，剛剛逃出虎口，如今只有請靑天大老爺作主。倘或不准民女的狀子，民女全家，有死無生。』她磕下頭去，『靑天大老爺是民女的重生父母，還是催命的閻王，就在靑天大老爺一念之間。』

告狀那有如此措詞的？旁人都替她揑一把汗，馬昭賢却已決定要管這件閒事了，便和顏悅色地答道：『你慢慢兒說，姓甚名誰，年齡籍貫，家中作何生理？有何負屈。細細說明白了，待本縣替你昭雪！』

『靑天大老爺公侯萬代！』靑荷把個頭在磚地上磕頭磕得咚咚地響；然後說了姓名年籍，接着控訴：『民女要告的是，宿遷縣萬惡的捕快衞虎！』

這話一出口，第一個楊四嚇一大跳，心想，上了楊大壯的當，這二十兩銀子拿得燙手。其次是馬昭賢，提起這條『毒蛇』，也不由得背脊上發冷。

『且慢！』馬昭賢問道，『你旣然要告宿遷縣的捕快衞虎，爲何不到宿遷張大老爺那裏去告？』

『倘或告得准，民女不敢驚動靑天大老爺。衞虎在宿遷縣衙門，一手把持，無惡不做；民女若到宿遷縣去告，只怕不曾見着張大老爺，先就遭了毒手。』

這番話說得非常好，如果把張華山牽涉在內，馬昭賢便難措手；因爲同是知縣，無權審理，上官或者御史問一句：『你自視爲何許人？』這話就很難囘答。照現在這情形來受理控案，已經越出職權以外，但有衞虎『一手把持』這句話，說起來，寃抑難以上達，不能不從權處置，也還有一番情理好講。

如此，馬昭賢對靑荷便刮目相看了，『你細細說來！』他問：『衞虎如何萬惡？你爲何要告他？』

於是靑荷自從小定親說起，一直講到昨夜逃出衞家的船——堂上堂下，鴉雀無聲，世間有如此怪誕之事，眞是聞所未聞。

『我且問你，』馬昭賢把前後經過，細想了一遍問道：『你身在衞家，外面那許多情節，又何從得知？』

『民女昨日逃出虎口，與我家老蒼頭朱才同車投奔靑天大老爺治下；是朱才在車中細說與民女聽的。』

『那朱才可有到案？』

『回大老爺的話，』楊四屈膝答道：『朱才在堂下伺候！』

『帶朱才！』

等朱才上堂磕過了頭，馬昭賢照例又要替他『看相』；見他滿頭白髮，鼻直口方，儀表生得不像低三下四的人，知道是個義僕，便問：『你叫朱才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你在朱家多少年了？』

『小人在朱家三十五年了。』

『嗯！』馬昭賢點點頭：『這自然像一家人了。不過，你的供詞，要憑良心；公堂之上，一字不可假，你要小心。』

『小人決不敢有半字虛言。』

『那天你家小姐出閣，中途你家主人受暑折回，以後便怎麼樣？你照你目睹耳聞，從實細講。』

這一講又要傳楊大壯作證。馬昭賢看他眉宇間英氣逼人，心中十分中意，問話的態度便又不同了。

不問案情，間他武功的師承：『你跟誰練的武。』

『家師是滄州人，跟大老爺同姓。』

『噓，你說的是馬德全？』馬昭賢說：『他不但跟我同姓，還是——。』

還是同宗。不過公堂上不是認親戚、敍行輩的地方，所以馬昭賢住口不說。但堂下的人都聽得出來。楊大壯暗暗心喜，有此淵源，這場官司就格外有把握了。

『馬德全調教的牲口最好。』馬昭賢又問：『你呢？』

『小人也略知一二。』

『這裏不必說什麼謙虛的場面話；你只說，你會不會調教牲口？』

『會！』這一下楊大壯答得很爽快，『不過只得了家師六分的本事。』

『六分也不錯了。你會些什麼本事？』

『小人練的是祖傳的楊家槍，也會飛刀，是家師傳授的。』

『很好。』馬昭賢點點頭：『你以前作何生理？』

『小人本來在師兄鏢局子裏幫忙。前年路過宿遷，承已死的陳大先生看得起我，留我教他小兒子練功夫。一直到如今。』

『誰是陳大先生。』

『就是這位朱小姐的公公，也就是爲尤三嫂誤刺斃命的陳德成。』

『那陳德成是不是爲富不仁?』

『不是。』楊大壯說：『是個好人，不過脾氣剛了些。』

『尤三嫂的事，你是怎麼打聽出來的?』

『小人每天在茶坊酒肆中訪查，一天聽人閒談，說起尤三忽然失蹤，她妻子不知嫁到那裏去了?小人心中一動，打聽到尤三嫂的住處，結交上了他的鄰居，才得知有衞虎逼娶之事。』

『你不會聽錯了?』

『決不會聽錯。』

『那天盜屍，你可在場?』

『等小人趕到，盜屍的人已經走得遠了，小人儘力追趕，沒有趕上。』

『可曾看清了那些人的去向。』

『小人不曾注意。』楊大壯說：『小人當時不曾想到盜屍有此作用，只當是聲東擊西之計，不敢窮追，須趕回來保護家宅要緊。』

『原來如此!』馬昭賢喊道：『朱青荷。』

『民女在。』

『朱青荷，你的寃屈，我已盡知。本縣視民如傷，睢甯與宿遷密邇，原像一家；不過朝廷分

地授職，各有所司。本縣不能行文遷宿，傳集證人。這件案子，却有難處。』

『求靑天大老爺，恩出格外。』靑荷磕頭哀懇，『務必成全民女一家！』

『這一案造次不得，不然我就拋掉紗帽，亦於事無補。你們且先退下，本縣自有區處。』說到這裏，又轉臉吩咐楊四：『這一案的原告，證人，責成快班，好生保護。你傳話下去，若有差池，我必重責以後開革！』

於是靑荷、朱才和楊大壯都磕頭退下，由楊四帶着，交付了快班的頭目，替他們找了一家極大的客店，在櫃房對面弄了兩間房安頓。

這對靑荷雖有些不便，但衆目昭彰之地，不怕任何暗算，所以都覺得可以放心。

到了日中，楊四却又來了，把楊大壯拉到一邊，悄悄告訴他說：『大老爺在花廳傳你問話。快去！』

『這——，』楊大壯疑惑，不傳原告，傳證人是何道理？所以問了句，『可知是什麼事？』

『實在不曉得。只教快去！』

到了縣衙門西花廳，馬昭賢穿着便衣在踱方步，一見楊大壯就問：『你南京去過沒有？』

『小人從前保鏢，南京常到的。』

『那好！我有封信，煩你星夜投遞南京。』說完，馬昭賢開抽斗取出十兩銀子，一封書信遞

給楊大壯。

『小人理當效勞，盤纏不敢領。』

『皇帝都不差餓兵，何況是我？你不必客氣，不然我不教你去。』

『是。謝謝大老爺。』楊大壯再看信面時，一個字都沒有。

『你可認識字？』馬昭賢問。

『小人略略識得幾個字。』

『略略識得』是謙虛之詞，到底識得多少呢？馬昭賢便指着壁上所懸的一幅字說：

『你念一遍看！』

楊大壯心裏在想！這位馬大老爺倒妙得很，先在堂上考問武功，這會又來考問文墨，是何用意？不管他，且照他的話做。於是仔細看了一遍，幸喜都還識得，便卽朗然念道：『靑山白髮老癡頑，筆硯生涯苦食艱；湖上水田人不要，誰來買我畫中山？』又念下款：『六如唐寅。』

『很好！很好！』馬昭賢很高興地說：『你識字也還不少。夠用了！』

不知道他所說的『夠用了』，是指甚麼？楊大壯這樣答說：『大老爺誇獎！』

『你知道我爲何問你識字不識字？』馬昭賢問：『我另有一番用意。』

『請大老爺明示。』

『你看這封書信上，不是沒有字嗎？』馬昭賢說：『我信封上特意不寫，你也莫問。到了南京，你悄悄拆開，便知究竟。如果你識不得字，這件事便做不成。』

這話把楊大壯說得越發如墮五里霧中，不知這位大老爺，葫蘆中賣的甚麼藥？唯有連聲答應。

『你馬上就動身，星夜趕去。一路上要小心，這封信千萬不可失落，也不必跟人說起你到南京是去幹甚麼？』

『是！』楊大壯這樣答應着，行禮辭別，退出花廳。

雖然馬昭賢一再叮囑，星夜趕到南京，也不可與人說起此行是何任務。但楊大壯不能不先回客店，說明經過——這件事來得突兀，大家都覺得十分意外。

『現在正要靠楊師父保護，』朱才愁眉不展地說：『如何馬大爺派下這麼一樁差使？楊師父一走，我們孤零零地在這裏，要緊要慢，少個着力的人，怎麼好？』

『慢來！』陳家騄却沉着，『馬大老爺不是那麼不體恤的官，無緣無故拉師父的差，照我想，必與案情有關，師父，你老趕快走吧！』

『是的。』青荷接口，『二弟見得甚是。但願楊師父速去速回。』

這一說，不但朱才的疑慮一消，楊大壯更覺興奮，一連聲地說：『不錯，不錯！我倒不曾想

到此。事不宜遲，我沒工夫跟你們說閒話了。』

說完，他隨卽到客店槽頭上，牽出馬來，騰身而上，直出南門，加上一鞭，沿着官道，飛奔而去。

過淮陰，經天長，走六合，第二天趕到南京；一進挹江門，楊大壯諸事不作，先找個僻靜之處下馬，把馬昭賢的那封信拆開來看個明白。

拆開那個無字大信封，楊大壯立卽明白馬昭賢所以要考問他文字的緣故；原來裏面有一道手諭，如果看不明白，便不知如何報信。那道手諭上寫的是：

字諭楊大壯知悉：汝到南京，卽往巡按御史衙門，先覓按院林、李二家將投信，聽候按院劉大人傳詢。此事務須機密，不可令人知聞，否則不但朱、陳兩家之案，不能昭雪，卽本縣前程亦恐不保。此函封面，故意不着任何字樣，卽恐汝沿路不謹，無意間有所洩漏；或口頭說出去向，遭人中途刼持故也。愼之，愼之！閱竣銷毀。知名不具。

看完以後，楊大壯細想一想，悟出許多道理，久已聽說，衞虎勾結江洋大盜，無惡不作；現在照馬昭賢的話來看，是已經防到衞虎有所舉動，說不定一路已有人跟蹤。轉念到此，不由得急急向四周看去，還好，沒有人在注目。

於是他把那道『手諭』，撕碎棄去；上馬直投巡按御史衙門。

這是個極威風的衙門，楊大壯不敢怠慢，遠遠地就下了馬；仔細一看，有個寬背、細腰、胸挺得老高，看樣子也是『練家子』的壯漢，站在衙門口，閒閒張望，神情是個很豪爽，便走上去抱拳招呼：『動問尊駕，想訪一位巡按衙門有位林爺，不知要到那裏去找？』

『那位林爺？』那人說：『姓林的甚多，得有個名字才好找。』

『就是劉大人身邊的那兩位，一位林爺、一位李爺；找着了一位就好了。』

『噓！』那人仔細打量了他一眼，『尊駕貴姓？從那裏來？找林、李二人，是公事還是私事？』

『敝姓楊，從睢甯來。』楊大壯想了一下說：『我有緊要公事。』

『既如此，你隨我來。我姓李。』原來這人就是李壯圖。

楊大壯跟着他進了衙門，只見通道兩旁，一溜十數間平房，進進出出的人極多；走到東面一間空屋，李壯圖讓他落座，細問是何『緊要公事？』

『睢甯縣馬大老爺，命我專程來投一封書信。馬大老爺特地囑咐，要見着了劉大人身邊的李爺或者林爺，書信才可以交付。』

『不錯。我就是李壯圖，你把信交給我好了。』

看來不僞，楊大壯取出信來，交了過去，又說：『拜煩李爺，稟上巡按大人，若有話要問，

我在這裏候命；倘或沒有話，便請賞個批示甚麼的，我好回去交差。』

『好，你等着，一定有回話給你。』

於是李壯圖立卽拿着信去見劉天鳴——這些事他經驗得多，大壯的話，便知是件刑案；所以把信呈上去以後，靜靜地看劉天鳴有何表示？

拆開信來看不到數行，便見劉天鳴勃然變色，立卽抬眼問道：『送信的那個楊大壯呢？』

『在外面等候發落。』

『快喚他進來！』

一喚楊大壯，他就知道必問朱、陳兩家的命案；及至進得花廳院子，掀開門簾一看劉天鳴正氣凜然的威儀，不由得心裏叫一聲：『天！朱家父女兩條命，這下算保住了。』

『你叫楊大壯，在睢甯縣是何職司？』劉天鳴問道：『怎麼是百姓打扮？』

『小人在睢甯縣並無職司，只爲陪著朱家小姐到睢甯縣去鳴寃，蒙馬大老爺看得起，特地命小人來向大人投書。』

『唔！怪不得馬大老爺信上說，朱、陳兩家命案的詳情，問你便知。你且細細講與本院聽。』

『是。』

這一講，足足費了半個時辰才講完；劉天鳴凝神靜聽，臉色異常沉重，長嘆一聲：『唉！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」』

這句成語，李壯圖和楊大壯都聽不懂，面面相覷，不敢動問。

『楊大壯！這件案子，我馬上要辦，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你且先在外面歇，本院自有道理。』

『眞正是撥雲見日的青天大人。』楊大壯跪倒磕頭，激動地說：『小人先替朱、陳兩家，叩謝昭雪之恩。』

等劉天鳴的書僮把楊大壯領了出去，劉天鳴又是一聲長嘆：『壯圖，實實在在，陳德成的一條性命，是送在我手裏。』

李壯圖大爲驚詫：『大人，怎有此話？眞正不明白了。』

『你可記得在宿遷私訪，我在一家姓朱的人家「有所逗留」？』

『大人一說，我倒想起來了。』李壯圖說，『那天大人扮的是「小純陽」。』

『對了！朱建伯原不肯把他女兒嫁過去，還要挑好日子，是我勸他依從男家的意思。不然七月廿四，朱家不會發轎，自然尤三嫂不會坐錯了花轎，陳德成也就可以不死了！』

『這等說來，便宜了衞虎那廝！』

『如何便宜得了他？』劉天鳴雙眉一掀，連連拍着書案：『非除此惡不可。』

『大人！』李壯圖提醒他說：『如今甯虎要想脫身事外，必定把一切罪過，都架在朱家父女身上，保不定酷刑逼供；大人可還記得「一品衣」那個名目？』

『啊，一品衣，一品衣！』劉天鳴極不安地搓着手，『保不定已斃於他那酷刑之下，又是無辜兩條人命！便把甯虎千刀萬剮又濟得甚事？』

這非作緊急處置不可。劉天鳴略想一想，親自動筆，辦了一角公文，蓋上巡按御史的紫花大印囑咐李壯圖帶着楊大壯，連夜動身，趕往宿遷，去救朱建伯。自然，馬昭賢那裏也有覆信，讓楊大壯順便帶去。

*　　　　*　　　　*

李、楊兩人剛剛在南京出發，在睢甯那方面，事情已經起了變化。

甯虎耳目衆多，從朱青荷一露面，供出案情，他當天就在宿遷得到了消息。事情非常棘手，但不是沒有辦法，連夜去見張華山，編了一套謊話，說是刺死公公的朱青荷沒有死，逃在睢甯。

並且又揑詞呈控，必須備辦公文，向睢甯縣把『正兇』要過來，歸案訊辦。

這就有些不大對路了，張華山詫異地問道：『那麼在陳家行兇，畏罪自殺的婦人又是誰呢？』

『這自然是買出來的兇手，爲怕認出眞面目，所以連夜盜走屍首。』

張華山總覺得其中的情節，鬥不上準頭，但也曰此，急於要把朱青荷捉回來問個明白，所以當時同意了衞虎的建議，派巡檢趙士龍攜帶公文到睢甯縣去捉人。

趙士龍跟衞虎勾得最緊，在場面上一個叫名字，一個叫『四老爺』，私底下却是稱兄道弟的朋友；所以第二天一早，衞虎特地去看他，千叮萬囑，務必把朱青荷立刻捉了回來。至於爲何如此之急，那自然是心照不宣了。

不過中午時分，趙士龍就到了睢甯縣城；兩縣密邇，多的是熟人，先找睢甯縣的巡檢魯一帆，道明來意；魯一帆答非所問地說：『公事且擺在一邊，我先請你吃酒。』

『今天不行，改日你到宿遷來，我們好好醉他一場。』趙士龍歉然地說：『實在是逆倫要犯，躭誤不得。』

『甚麼逆倫要犯？』魯一帆說：『我請你吃酒，就是要講這件新聞給你聽——眞正是破天荒的大新聞。』

『那就不必吃酒了，你快講，講完了好辦正事。』

於是魯一帆把朱青荷的供詞，源源本本講了一遍。聽得趙士龍暗暗心驚——他原當衞虎不過借此案勒索，誰知就是他本人牽涉在內。趙士龍也曾隱約聽說衞虎逼娶一個姓尤的女人；只以表

面身份有關，不便到他家去喝喜酒，以後又鬧了幾天病，所以不曾打聽出其事，想不到竟是這麼一件案子！

也唯其如此，他要幫備虎的忙，就非得把『正兇』即日提回不可，『一帆兄，』他說，『你們也不可聽她片面之詞。案子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；一案兩命，又是逆倫重案，本縣堂官所担的干係甚重，無論如何請老兄幫忙，讓我今天就把人犯帶回去。』

『我自然幫你的忙。不過，我只能向本縣堂官去說，到底怎麼樣，誰也作不得他的主。走，走！我帶你到後堂去。』

到後堂，把趙士龍的手本和宿遷的公文遞了進去；馬昭賢並不覺得意外，他已經料到有此一着，吩咐請進來面談。

雖然隔了一縣，趙士龍仍舊以屬下的禮節參見；馬昭賢却很客氣，跟他寒暄了好半天，却就是不提公事。

陪坐在一旁的魯一帆，知道馬昭賢在這一案中，要幫朱靑荷的忙，也不敢胡亂開口；於是趙士龍忍不住開口了。

『回大人的話，』他欠着身子說：『朱靑荷逃匿貴縣，揑詞呈控；這件案子，要請大人高抬貴手。』

這話說得不好，馬昭賢立卽抓住他的錯處反問：『請教士龍兄，如何叫做「高抬貴手」？』

趙士龍發覺自己失言，但決不能認錯，唯有找理由來掩飾辯護，『聽說大人准了朱靑荷的狀子；一案兩辦，在貴縣不過意外的閒事，在敝縣却是責有攸歸，關係甚重。如果大人能夠不管這件閒事，讓我今天把正兇就帶了回去，感激不淺，所以說請大人高抬貴手。』

『原來如此！』馬昭賢答道：『在我也不算管閒事，只是替貴縣分勞，把案情問淸楚了打疊案卷一併移送……豈不省了縣大老爺許多精神？』

『這是足見垂愛，感激不盡。不過，現在案子問到緊要關頭上，許多疑義，都得把正兇提堂對質，才能明白。』

他開口『正兇』，閉口『正兇』，馬昭賢聽不入耳，故意湊過頭去問道：『士龍兄，正兇是誰呀？』

這一問，趙士龍勃然變色，覺得馬昭賢欺人太甚，剛想發作，轉念想到『小不忍則亂大謀』這句話，便忍氣答道：『自然是朱靑荷。』

『只怕未必。』馬昭賢搖搖頭。

話又說不下去了，趙士龍發覺他支吾其詞，完全是有意拖延；這是爲了甚麼？他心想，鬧出大亂子來，張華山的紗帽不保，換個新縣令來，自己未見得像現在這樣上下其手。利害相關，不

能不好好想個辦法，非把這件事辦妥了不可。

於是他沉住氣，慢吞吞地說道：『大人，我有兩句肺腑之言，不知該說不該說？』

『說，說！儘管請說。』

『我是爲了大人著想 不過或許說得不中聽，請大人鑒其微忱，諒其率直。要這樣，我才敢奉陳。』

『言重，言重，言重，言重！你是貴客，我決無慢客之理，你儘管請說。』

有了這句話，就是保證不致於發脾氣，趙士龍知道，話就說重些也不礙了，『大人，你老何苦管此閒事？朱青荷一案，既不是睢甯管轄，又不能到宿遷傳提人證，辦不出一個結果來，倒是阻撓宿遷辦案，似乎難以辭咎。京裏言官，極其囂張，聞風言解，參其一本，請問大人何其實？』

這話軟中帶硬，託詞言官上詞可能是張華山會告上一狀，無論如何是自己的理輸，馬昭賢不由得動容了。

『再說，朱青荷到底是不是片面之詞，誰也不曉得。就眼前而論，有他夫婿指名呈控的狀子，「送忤逆」就憑尊親一句話，所以朱青荷是逆倫要犯；大人把她留在睢寧，却又當她原告，並不收監，萬一夜長夢多，畏罪自殺或者出了其他意外，以致不能歸案，請問大人可担得起這個責

任？』

這番話馬昭賢還不過覺得咄咄逼人，詞鋒甚厲。魯一帆却驚出一身冷汗，因爲他已聽出其中威脅的意味，衞虎無惡不作，黨羽衆多，說不定弄出個人來，一刀刺死了朱青荷，那時馬昭賢怎麼交代。

於是他開口了，『大人！』他說，『這閒事以不管爲宜。大人請想，這一案中旣能盜去屍首，自然也可以殺人滅口。睢寧縣安然無事，何苦弄件命案出來自找麻煩？』

聽得這番話，馬昭賢發覺趙士龍不易對付，於是很客氣地請他先休息，說必有很切實的答覆給他；同時把魯一帆留了下來，商量對策。

『此人的幾句話厲害得很。』馬昭賢說，『倒要好好商量個辦法對付他。別的我都不在乎，他說不把朱青荷收監，萬一夜長多夢，畏罪自盡，或者出了其他意外，這話有道理在內。』

『是。』魯一帆湊近他說：『這話意存恫嚇。衞虎手下素來有班亡命之徒，說不定暗下毒手，却是可慮。』

『啊！』馬昭賢矍然答道：『你說的比我想的還可怕！』

『大人，』魯一帆乘機說道，『我們犯不上弄件無頭命案在身上，早早把朱青荷送走了吧！』

『移送當然是要移送的。我只怕一送過去，張華山就會非刑逼供，所以能拖得一日是一日。現在——。』

魯一帆奇怪了：『請敎大人，拖下去有何用處？』他問。

馬昭賢密函呈報巡按這件事，魯一帆自然不知道；他也不願說破，所以含含糊糊地答道：『我也不知道有何用處？反正於心不忍而已。現在沒有辦法了，只好移送，但不能說提人就提人——總還要打叠文件，有些日子耽擱。』

『實在不能再擱了！』魯一帆還眞的怕出事，極力勸他：『大人就決定明天一早移送好了。案卷也不必太詳細，有那麼一回事，公事上交代得過去就好了，千萬不能惹火燒身。』

『明天一早移送可以，案卷不能不詳。叫刑房連夜趕辦。』

『是！』魯一帆答應着要走。

『慢點，還有。』馬昭賢喊住他，『我想請你勞駕一趟。』

『大人可是派我解送？』

『對了，我請你帶同朱膏荷到宿遷走一趟。』馬昭賢想了一下又說：『我請你面見張華山，把話交代淸楚，人是移給他了，全案我要另行申詳上台。』

『是。我跟他說。』

『話不妨說厲害些。讓他知道，一手遮不盡天下耳目的。』

*　　*　　*

魯一帆不敢違命，第二天中午到了宿遷，見着張華山，把馬昭賢的話交代明白，然後告辭回縣交差。

這兩句話，張華山聽在耳中，當然不是滋味；而且也有些躭心。雖然，劉天鳴在他看，與以前的巡按御史，一模一樣，只要銀子，不管案子；但馬昭賢既然管了閒事，當然不會說好話，萬一劉天鳴查問，總是一件麻煩。

爲此，他不能不細看一看睢寧移下來的案卷。燈下細讀，大爲驚異，居然牽涉衞虎在內，眞正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！

『快！快！』他吩咐家人張升，『快把衞虎找來！』

衞虎早知道張華山必要找他，並且也料透了找他要問些甚麼？心裏已有打算，便不慌不忙，從容自若地到簽押房去見張華山，行了禮問道：『大老爺傳喚，可是要問那逆倫重案？』

『是啊！』張華山指着原卷問道：『你可知道朱靑荷在睢寧縣供些甚麼？』

『不知道啊！只曉得她揑詞呈控。』衞虎依舊是平日那種慢條斯理的神態和語氣，『這個女人毒得很！』

『你去看！』

衞虎把朱靑荷的供詞，看了一遍；心裏也着實吃驚，因爲指證確鑿，沒有一句假話，但他是千年的狐狸，練出一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本事，看完了，把案卷放在桌上，一言不發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張華山指着他問：『你自己倒說說看！』

『回大老爺的話，教我怎麼說？我新娶的女人，好端端在家裏，她怎麼又說坐錯了花轎到我家，我又爲何逼姦，這不是朱靑荷在活見鬼嗎？』

衞虎敢於當面撒謊，是他料定了張華山不知道他家的情形，也沒有一個人敢在縣太爺面前透露眞情。加以神色間絲毫不見心虛，張華山倒有些疑惑了。

『照你說，完全是沒影兒的事，這個女人爲何能編得源源本本，煞有介事？倒實在有點弄不明白了。』

『所以說，這個女人毒得很。』衞虎略停一停又說，『照我在想，她故意咬我一口，當然是有原因的。』

『甚麼原因？』

『大老爺！』衞虎湊近他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『朱、陳兩家都是首富。我正在替大老爺效力；銀子到底是好東西，白花花捧出去，有那個不心疼的嗎？這個女人特意跑到睢寧縣去告，第一是

告大老爺，打算着睢寧縣馬大老爺，能爲她撑腰；第二才咬上我。一下想扳倒大老爺和我。說實話，我倒不怕她；大老爺前程有關，不能大意。』

這一話，張華山『恍然大悟』，恨恨地駡道：『眞正是「靑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兩般皆不毒，最毒婦人心！」衞虎！』

『喳！』

『你看這件案子，現在該怎麼辦？』張華山面色凝重，『她的心毒，就怨不得我的手狠了。』

『正是這話。大老爺，』衞虎放低了聲音說，『當斷不斷，必受其害。明天一堂就要把她「做服」！只要她畫了供，就不怕她了。』

『如果她不肯畫，一堂做不服呢？』

『我自有保大老爺高升「一品」的辦法。』

這是暗示着要用『一品衣』這件衞虎獨創一格的刑具。對江洋大盜，他用過，效驗如神；但對一個弱女子，用此苛刑，是不是必要？會不會引起公憤，倒要好好計較一番才是。

但在眼前，無法細加研究，只有第二天在堂上看情形再說了。

*　*　*

『朱青荷！』張華山拍著驚堂木說，『我看你的供詞，頗有不盡、不實之處。從來沒有聽說過，有坐錯了花轎那件事。你講，當時是怎麼坐錯了的？』

『那因爲——。』她把當時的情形又說了一遍。

『自己的花轎你都認不淸？』

『民女當時蓋着頭，兼以黑夜匆忙，如何認得淸？再說，天下花轎都是一個樣子，就是大老爺說的，再想不到會有坐錯花轎那件事！』

『好一張利口。』張華山冷笑着問道：『你倒說，甚麼時候發覺坐錯了花轎？』

『坐在花轎不久，民女有些心慌——？』

『慢慢！』張華山趕緊問道，『爲甚麼心慌？』

『只因爲，』朱青荷有些礙口，說不下去了。

越是如此，張華山越不肯放鬆，隨著驚堂木的聲音吼道：『說！』

『只因爲，』朱青荷紅着臉說：『只因爲快到夫家了。』

新娘快到夫家，自然心也慌，這個理由成立，張華山便又問：『心慌便怎麼樣？』

『民女當時想摸幾塊乾點心來吃，定定心。』

『摸到沒有？』

『回稟大老爺，摸到了花轎便不得錯了。』朱靑荷又說，『民女一摸沒有摸到乾點心，却摸到一塊手帕，一摸便知不是民女的——。』

『慢着！』張華山又要捉她的錯處，『你如何一摸就知道不是你自己的？』

『因爲，』朱靑荷不慌不忙地答道：『那手帕是濕的。』

『新娘子上轎，捨不得娘家而哭，也是習見之事。』張華山有意問她，『難道你不曾哭？』

朱靑荷答得也乾脆：『民女不曾哭！』

『爲何不哭？』

這話問得就沒有道理了！堂下看審的老百姓有笑出聲來的；張華山面子有些掛不住，連連大拍驚堂木，把笑聲鎭壓了下來。不過他也知道，這笑聲就是對問案不滿的表示，倒不能不顧忌些。於是他不等堂下答話，自己轉圜，『這且不去說它。』他說，『我且問你，你發覺了別人的手帕便如何？』

『民女先是奇怪，繼而恍然大悟，是坐錯了花轎。』

『你可知道坐錯了花轎，以後會怎麼樣？生出些甚麼花樣？』

『民女當時心裏極亂，慌得冷汗直流，慢慢才把心靜下來，才想到會鬧一場極大的笑話。』

『你不曾想到是要鬧一場極大的命案？』

這話是套取口供，一不小心就會上當，用心極其惡毒。朱靑荷怒從心起，雙眉一豎，大聲答道：『靑天大老爺，天在上頭！民女從小謹守閨訓，從未想到害人之事；那時只愁着鬧一場笑話，那裏會想到甚麼命案？靑天大老爺也是有兒女的，小姐出閣的時節，高高興興辦喜事，請問靑天大爺，可曾想到過有甚麼意外之事？』

這一頓搶白，把張華山氣得臉色發白，不等她說完，便拍案大喝：『你胡扯甚麼？對本縣說話，竟敢頂撞，莫非當本縣的刑具，只是擺樣子的嗎？』

說到這裏，値堂的王狗子替大老爺助威，『嘩啦啦』一聲，把副夾棍摔得好響。堂下聽審的朱、陳兩家親屬，無不膽戰心驚，爲朱靑荷揑着一把汗，但她本人却能沉得住氣，雖然臉色靑白，却並無畏懼之色。

『看你是個女子，權且饒你這一頓打！快說實話。』

『民女說的句句實話，不敢隱瞞靑天大老爺。』

『你還說不敢隱瞞。我問你，你想會鬧笑話，爲何不喊轎子打住？』

『花轎是鎖着的，就喊也無用。』

『如此你就任令轎伕抬到他家，與不相干的新郞官拜堂不成？』

這句話問到要害上，朱靑荷當時做錯的，就是這一點，不過她也有解釋。

『民女當時心想，喜堂上不能鬧笑話，怕一鬧便不得收場。不如等事後再說明白，悄悄兒去換了過來——。』

『這那裏有「事後」？』張華山又算佔住理了，忙不迭要駁倒她，『「事後」就不是全新的新娘子了！』

朱青荷說的是拜了堂的『事後』，張華山却把它解釋爲洞房花燭第二天的『事後』，那就當然不是『全新』；朱青荷雖是守禮謹嚴的處子，但出閣之前數天，早有族中嫂子同床共枕，把易經上天地乾坤的大道理，敎導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一聽縣大老爺歪纏，不由得又羞又氣，垂着頭流淚！

而堂下有那輕薄的不免好笑。這一次張華山不發火。反以那笑聲爲得意，心想，這一下可以把這個『刁婦』駁倒了！

朱青荷豈是那等容易駁倒的人？定一定神，仰起頭來大聲說道：『公堂之上，不是取笑的地方，民女請問大老爺，可容民女據實陳情？』

這話問得很厲害，張華山只能這樣答道：『正是要你據實招供。』

於是她把在喜堂中所聽見的，亂七八糟的浮言浪語，惡謔毒咒；以及有人貿然來揭蓋頭，發現那人滿臉橫肉的情形，都說了出來。

這是聞所未聞的奇事，堂上堂下，鴉雀無聲；說到揭頭蓋的，她不自覺地左右而視，意思是想看一看，那個人可在皂隸捕快班中——其實，匆匆一眼，又在驚惶之中，就看見了也未必認得出來；偏偏王狗子做賊心虛，發現她的清冷悲憤的視線掃了過來，不由得便打了個寒噤。

這一下壞了，堂下立刻有人竊竊私語，張華山一拍驚堂木，兩旁皂隸便喊堂威鎭壓，等靜了下來，張華山便又接着問。

『朱靑荷，你是什麼時候才見着那家的新郎官的？』

『很晚，很晚了。』

『那新郎官怎麼說？』

『他沒有說話，一伸手先來摸我的臉。』朱靑荷說到這裏激動了，『靑天大老爺，你請想想，那有明知道弄錯了新娘子，扣着不放，半夜相見，先就動手輕薄，不是無惡不作，膽大包天的人，做不出這等事來！』

這一說，聽審的人又騷動了，可以約略聽得出來，是相互在詢問：『那一家的。這新郎官存心不良，可惡！』

『就是他！』朱靑荷百脈僨張，失却了冷靜的理智，用手一指，厲聲喊道：『就是站在大老爺身旁的，那個十惡不赦的㒺虎！』

這一聲把堂下搞得大亂，『是他？』『是衙頭兒？』『想不到！』『怪不得！』七嘴八舌在談。

張華山的方寸也有些亂了，不知如何應付這艱險窘迫的場面；想一想還是只能用威硬壓，於是把驚堂木拍得鎮天價響，等人聲低一低，隨即大吼：

『好可惡的潑婦，明明犯了逆倫大罪，潛逃出縣；竟還敢飾詞誣控，任意侮蔑本縣公人，照你這樣子，不是失心瘋，便是目無皇法。本縣倒要看你眞的是瘋子，還是眞的目無皇法？來，大刑伺候！』

大刑就是夾棍，對婦女從來罕用；堂下便有人驚詫，不過轉念又想到了！這是大老爺故意嚇一嚇她，眞的瘋子便不會怕。因而不響，只看朱靑荷的神色。

朱靑荷渾身發抖，但這不是嚇得怕，是氣得如此——張華山一看這情形，心知不好；這個『刁婦』實在難對付。狠一狠心，撒下一把火籤來，大聲喊道：『動刑！』

居然眞的要動大刑——堂下看審的人，實在有些弄不清楚，究竟是嚇人，還是整人。

正在困惑着急，又聽衙門外馬蹄奔馳甚急；隨後便是『登聞鼓』一陣亂響。

大家回頭看去，是個武將打扮的壯漢，一手持着馬鞭，一手持着極大的一個公文封，正大踏步走了上來。

『你是甚麼人？』張華山怒氣沖沖地說：『竟敢擾亂公堂。』

『奉按院劉大人鈞諭：有緊急公文一封，請張大老爺當堂開拆！』

這個突如其來的人物，沒有人識得他的來路，更不知投遞公文，爲何要取這樣的行逕？但衙虎心裏有數——他認識李壯圖，心知來意不善，便趕緊湊向張華山的耳邊，低聲說了兩句。

『我問你，』張華山的聲音平靜了，『你姓甚名誰，奉何人差遣？』

『回張大老爺的話，我叫李壯圖，奉南直隸巡按御史劉大人差遣，星夜投遞緊急公文。』

莫非倭寇要從海州入侵，飭令預加防備的公文，這可不是當要的事，便招一招手說：『拿來我看！』

未拆封口，先看封面，認得是劉天鳴的親筆所批：『嚴限星夜投遞宿遷縣正堂張，公文到日，卽時拆開，不得片時遲延，違者聽參。開拆情形着令李差據實呈報，不准虛誣徇私，違者軍法從事。』

因爲有『徇私』的話，這又不像軍情了，張華山心想，若是備倭的公文，沿海各縣應該都有，便問：『別縣可有這樣的公文？』

『這倒不知道，我亦不敢打聽。』

問亦徒然，且拆開來看了再說。撕開封口，抽出內頁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

南直隸巡按御史劉，特諭宿遷縣令張華山：該縣朱靑荷逆倫一案，隱情甚深，本院現已接獲密報，卽日起程，親臨該縣審理。仰該令卽時停審，朱靑荷及伊父朱建伯當堂交保開釋。案內涉嫌人犯，並着該縣一體緝拿到案。毋得走漏一名，致干重處，切切此諭。

等看到一半，張華山已經臉色灰白；看完以後，望着衞虎，半晌作聲不得。

衞虎實在狠，到此地步，依然沉着，對張華山說道：『朱家父女，請大老爺遵諭辦理。』

『喔，喔！』張華山茫然失措地，不知如何着手。

『大老爺沉住氣，凡事有我！』衞虎又說，『交保開釋，須作爲大老爺自己的意思才好。』

有衞虎替他壯膽，張華山一顆懸搖不已、七上八落的心，總算能夠定了下來，大聲喊道：『朱靑荷！』

『民女在！』

『此案萬分複雜，尙須愼重訪查。本縣久知你是本縣富戶，有家有業，諒你不致潛逃；現在本縣將你與你父親，交保釋放，隨時聽傳。』

這幾句話一說，堂下歡聲雷動；朱靑荷却明白，完全是按院大人的公文使然，但表面不得不磕頭道謝：『多謝靑天大老爺明鏡高懸。』

這話有些刺心，張華山繃着臉說：『你不要以爲就此無事，案子尙待審理，有罪無罪，還很

難說。』接着便問：『你可有家屬在此，即速取保！』

話剛說完，堂下有人高聲答道：『小人願保朱家父女。』

接着，走出來一個人，年紀四十歲左右，穿着白布大褂，脚下也是一雙白鞋，是有孝服在身；張華山看了他一眼，開口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

那人跪下來答道：『小人陳繼成。這朱青荷是小人的姪兒媳婦。』

原來死者是陳繼成的兄弟，張華山弄清楚他的身份，不由得大為惱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大聲問道：『陳繼成，我且問你，告朱建伯指使女兒行兇，犯下逆倫重案，你可知道是誰的狀子？』

『這——，』陳繼成硬着頭皮答道：『是小人的姪兒陳家騏。』

『你可知情？』

『小人自然知情。』

『既然知情，何以出爾反爾，一會兒告朱家父女，一會兒又來保釋朱家父女；你是有意拿本縣作耍？』張華山戟指申斥，『目無長官的刁民，我叫你識得厲害。』說着，便往籤筒裏去拔火籤，看樣子要撒下來吩咐動刑，先打陳繼成一頓板子。

陳繼成急了，急忙磕頭喊道：『大老爺，大老爺，小人有下情稟陳，容小人說完，如果不在

理上，甘受責罰。』

陳繼成原是緩兵之計，先躲了一頓打再作道理。此時便定一定神，搜索枯腸要找幾句話來說；無奈行爲是有些前後矛盾，實在難以措詞。

『快說！』

『是！』陳繼成無法，只好搪塞了，『有道是此一時，彼一時；當初原不知朱家父女寃枉。』

『然則，你們叔姪進狀子，也是寃枉了朱家父女？』

『這話——。』

『難道不是這麼說？』張華山有心要把案子打消，便恐嚇陳繼成：『本縣先辦你個誣告朱家父女的罪。』

眞是平地起波瀾，案子越扯越大了！陳繼成有些光火，頂撞說道：『既然大老爺喜歡辦小人的罪，小人並無話說。請大老爺定罪就是！』

這一來，反是張華山有些下不得台了，依他的性格，最好當時便打他一頓，但一眼瞥見公案上巡按御史的公文，不覺就氣餒了。

『要定你的罪還不容易？』他說，『你願打願罰？』

話風已經軟了，陳繼成還在猶豫，跪在一旁的朱青荷，却深恐節外生枝，怕他吃了眼前虧，便轉臉低聲說道：『二叔，你老人家忍口氣！』

聽得這句話，陳繼成便毫不遲疑地向上答道：『小人願罰！』

『罰你捐一萬銀子，置辦學田。』

『是！』

『還有，你既然自承誣告朱家父女，該把狀子撤了囘去。』

這話驟聽有理，多想一想便知存着私意；看朱青荷連連使着眼色，他也會意了，便卽問道：『小人把狀子撤了囘去，請問大老爺，小人胞兄喜堂慘死，難道就此不明不白地算了不成？』

『那也不是。』張華山答道：『你另補一張狀子，等本縣替你緝兇就是。』

『旣如此！小人遵命。』

『好了！』張華山大聲說道：『原告撤囘訴狀，本案不結而自結。朱建伯、朱青荷，着卽釋放。』然後把驚堂木拍一拍，大聲宣告：

『退堂！』

這樣審理命案，從來不曾聽人說過，眞弄不淸這位大老爺是糊塗還是精明，但李壯圖冷眼旁

觀，知道他的用心，隨即大聲喊道：『張大老爺，且慢退堂。』

『怎麼？』張華山瞪着眼說，『你敢阻撓本縣的公務？』

『不敢！』李壯圖不亢不卑地答道：『我只是提醒大老爺，這案結不得。』

『爲甚麼？』

『案子已經告到按院劉大人那裏，要結要等劉大人來結。』

這句話出口，堂下又亂哄哄地一片，竊竊私議，原來張大老爺忽然開釋朱家父女是出於這個原因。照此看來，果然結不得。

『結不得便如何？』張華山用質問的語氣說。

『請張大老爺將案內人犯，一體緝拿，靜候按院劉大人親臨本縣審理。』李壯圖接着又聲明：『此是劉大人的面諭，要我提醒張大老爺，不可違誤。』

一頂大帽子壓下來，張華山無可閃避，想一想只能這樣反問：『誰是案內人犯？案內人犯，不就是朱家父女嗎？』

『喏！』李壯圖指着備虎說：『這不就是嗎？』

備虎綳着臉不響，張華山可着急了，如果承認他的指認，便得將備虎收押，那就等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。

如果要開脫衞虎，得有一番理由——這個理由從那裏去找？情急無奈，只好講歪理了，『姓李的！你不過奉按院所差，如何干涉本縣公務？』他板起臉說，『本縣豈能憑你胡亂指責，便胡亂抓人？你指本縣公人衞虎是案內人犯，有何憑據？』

這幾句話聽來倒也振振有詞，但李壯圖隨劉天鳴多年，辦過好些貪官，所以一絲不亂，沉着異常；這時便指着公案上的案卷說：『這麼厚一叠案卷，裏面自然有供詞，憑供詞所指，緝拿有關人犯便是。』

『這位老爺說的是，』朱靑荷大聲接口，『萬惡的衞虎，民女已經指認明白，請靑天大老爺拿問！』

這下李壯圖振振有詞了：『是不是？張大老爺你——。』

一句話未完，張華山惱羞成怒了，拍案罵道：『你甚麼東西，敢來咆哮公堂？本縣問案，自有權衡，何用你來揷嘴，替我滾下去。』

『哼！』李壯圖冷笑道：『張大老爺，我是好意。此時人家不敢拒捕；事後你想緝拿，可就不容易了！』說罷，大步下堂。

眼前的窘局倒是應付過去了，但細想一想，衞虎鬼計多端，無惡不作，一轉背潛逃無蹤，那時按院追究責任，自己百口莫辯，豈不大糟其糕？

因此一退堂他就緊拉着衞虎的手臂，口中說道：『來，來，須好好商量！』

把臂進入後堂，有一間書房，是僕役們不奉呼喚不准進入的密室；張華山一向與衞虎在這裏商議種種見不得人的，謀財害命的密謀。這一天自然格外隱祕，但縣大老爺一反常態，本應上坐的，却坐在進門的一張椅子上，還把隻脚横撑着，擱在門口，意思是防衞虎溜走。

衞虎見此光景，心情越發沉重；不過他的腦筋極清楚，知道這是自己的生死關頭，非要拚命不可。但『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』？一面要設法保全張華山；一面亦得死命把他拉住。反正好歹要在一起，才有合力衝破難關的希望。

訂定了這個主意，他不即開口，靜靜地等張華山先開口。

『衞虎！』張華山臉色蒼白，還有些氣喘。『我先問你句話，朱青荷，你到底把她扣留過沒有？』

『大老爺，這一層，你老人家就不必再追問了！』

『啊！』張華山跳了起來，『如此說來，果有其事！』

衞虎不答，把雙鼠眼直勾勾地平視着，彷彿痲木不仁似地。

『唉！衞虎，我的前程斷送在你手裏！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你何苦害得我這麼慘？』張華山想想有些傷心，不由得從眼眶裏掉出豆大的兩顆淚珠。

『這時候掉眼淚，有何用處？大老爺也該想想，衞虎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；今年端午，十萬現銀，託保鏢送回大老爺家鄉，八月半又是四萬。這些銀子，難道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』說着，他從貼肉的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册，拿在手裏拍得『噗噗』作響，『我替大老爺經手的事由、銀數，都記在這上面。』

張華山大吃一驚，衞虎好厲害！做事留下後手，可見他早具深心，怪不得這等不慌不忙！原來有恃無恐——這本『閻王帳』往巡按御史那裏一送，自己不但傾家蕩產，一條命也完了。

頹然倒在椅子上，他半晌作聲不得；衞虎却又開口了：『事到如今，大老爺須拿個主意出來，我好着手去辦。』

『我有甚麼主意？』張華山欲哭無淚，淒聲說道：『只有大家一起死！』

『就是這話。大老爺跟衞虎死活分不開。大老爺肯聽我的話，我包大老爺安然無事，而且還要升官。』

有這等好事！張華山有些不信，『你倒說說看！』他抬起眼問；淚水未乾，但却閃耀着光芒，顯然是爲他所鼓舞了。

『大老爺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我從前提過劉公公的話——。』

對太監的尊稱，叫做『公公』；劉公公就是劉瑾。提起這件事來，張華山不覺精神一振，『

不錯！』他的聲音也有勁了，『你不說我倒想不起。怎麼樣，那條路子，你走通了沒有？』

『路已經鋪好了，一走就通。如今事不宜遲，我馬上去辦——。』

『你預備請誰去辦？』張華山急急打斷他的話問。

『趙老爺人很能幹，我想請他去。』

『好！』張華山問，『你說，是怎麼個辦法？』

『我請趙老爺帶兩萬兩銀子進京，一萬兩銀子備辦奇珍異巧，用大老爺的名義，孝敬劉公公。一萬兩銀子花在劉公公左右掌權的老爺們身上。請劉公公跟吏部說一說，把大老爺調升知府，限期赴任；我跟你老人家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，走得他娘的淸秋大路。大老爺看衚虎此計如何？』

『那還有甚麼話說。』張華山抹一抹眼淚笑道：『你的計策，沒有一條不好的。』

『那麼，我立刻就去辦事。兩萬兩銀子，也不必大老爺費心，我先墊上，將來再算。』說着，作個揖，起身就走。

走得太匆促，倒引起張華山的疑慮了，『慢慢！』他一把拉住衚虎，神色嚴重地說：『衚虎，你不是作弄我？』

衚虎一楞，想一想才明白，張華山多心了，『大老爺，』他說，『我這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

，在你老人家身上決不會用。不然，我豈不是畜生都不如了。』

『你也不要怪我小人之心，實在關係太重大了。』

看他還有不甚信任的神氣，備虎便反過來拉張華山的手臂：『來，來！大老爺，你要不相信，我賭咒。不過，我是賭了，大老爺倘或翻臉，我備虎是鷄蛋碰石頭，那又怎麼說？』

『我決不負你。你不信，我們一起賭咒好了。』

書房裏供着『天地君親師』的牌位，一個縣大老爺，一個叫他『大老爺』的捕快，跪在一起賭咒：彼此禍福與共，誰要是半吊子，中途抽後腿，或者出賣『朋友』，天地不容，雷劈火燒，斷子絕孫。

六

劉天鳴已經由南京北上，到宿遷來了；巡按御史『代天巡方』，所以威儀極盛。劉天鳴的儀仗，更是與衆不同；最前面是一座龍亭，亭中供奉一把裝飾極其華美的寶劍——先皇孝宗敬皇帝御賜的『尙方寶劍』。

尙方寶劍通稱上方寶劍，請出這把寶劍，就可以先斬後奏。所以一路而來，老百姓紙不奔走相告，不知道要殺那個貪官惡吏？但是他們都失望了，經過各縣，劉天鳴既不『放告』，也不接狀子；老百姓就弄不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把尙方寶劍請出來幹甚麼？看樣子，是擺出來嚇嚇人的。

只有宿遷縣的老百姓不是這麼想。越是劉天鳴一路不管事，越見得他是專爲張華山和衞虎而來的；吃過這兩個人苦頭的人，夢裏都會笑醒，天天在南門城外，伸長了脖子等劉天鳴和他的上

方寶劍。

但是有了上方寶劍就麻煩了，此刻到處，就如聖旨頒到一樣，地方官要跪接跪送；劉天鳴到了行館，先要供奉上方寶劍，行禮如儀，第二天動身又請劍，就如請駕一般，又有一套儀節，因此，路上走得極慢。

終於到了宿遷。事先劉天鳴傳諭，仍以魯肅廟爲行館；張華山率領僚屬，老遠迎了出去，接着劉天鳴的轎子，報名請安，又趕到魯肅廟前站班。把供奉上方寶劍的龍亭安置好；劉天鳴入內休息，傳諭地方官員，一概免見，包括他的老同年孫老師在內。

劉天鳴名爲休息，其實是立刻辦事。由於李壯圖中途迎接見面，作了報告，所以對張華山的態度，已經頗爲明瞭，此時他所要知道的是整個案子的詳細情形——馬昭賢信中的敘述，過於簡略。因而他第一道手諭是飭令張華山，將朱案全卷，立刻移送到行館。

第二道手諭是，命令宿遷縣多派捕快，保護行館。這其實是用不着他囑咐的，張華山早就派巡檢趙士龍和驛丞『馬上有』在那裏照料；這時接到手諭，『馬上有』立刻親自進城，面稟張華山，將朱案全卷取來，立刻送到魯肅廟。

晚飯後，劉天鳴一個人在燈下，細細披閱全卷。看完已經天色微明，雙眼倦澀得幾乎睜不開，但腦中思緒起伏，無論如何寧靜不下來，恨不得當時就請上方寶劍，把衞虎殺掉，才能爲老百

姓平這一口氣。

『大人，大人！』就這時候，他聽得窗外有人在喊，聲音雖很低微，可是惶恐之意，極其明顯，『請快開門，我有緊急大事面稟！』窗外又在催。

他聽出了，是林鼎的聲音，他一向沉着，何以這樣的聲音？令人奇怪。劉天鳴這樣想着，便急急去開門。門一開，屋內的燈光，映出林鼎的臉色，蒼白異常，而且，彷彿整個身子都在微微發抖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

『大人！』林鼎雙膝跪倒，『我該死，出了大事！』

『起來，起來！』劉天鳴急忙雙手把他扶了起來，『有話進來說。』

到得屋中，林鼎先把房門關上，然後湊近劉天鳴說道：『大人，上方寶劍失竊了！』

這一下，把劉天鳴驚得面無人色，頹然倒在椅上，半天望着林鼎，說不出話來。上方寶劍出於御賜，保護此劍，就跟保護御駕一樣，失掉了是『大不敬』的罪名，不僅僅是革職的罪名，也許腦袋都會不保。

『都怪我太大意。』林鼎敲着腦袋說，『我跟李壯圖分班看守；子夜交班，上方寶劍，明明供在前殿。四更時分，我打了一個盹，等醒過來一看，上方寶劍已經不在了！』

『這——，』劉天鳴定定神說，『是誰偷了呢？誰有這麼大胆？把宿遷縣派來的人，找來問一問看。』

『大人！』林鼎放低了聲音又說，『此事還不宜宣張！』

『啊！』劉天鳴被提醒了，『快找壯圖來，我們一起商量。』

於是林鼎轉身開門，去找李壯圖。劉天鳴心亂如痲，一個人在屋子裏如熱鍋上的螞蟻似地，不停脚地亂轉，茫然不知如何應付這意外的變故。

聽得房門一響，回身看時，第一眼看到李壯圖，很奇怪地，他的臉色非常平靜，這使得劉天鳴的心境，隨之一寬——他們兩個人各有長處，論穩重小心推林鼎，料事深明，善於隨機應變，却得數李壯圖，從這時他的臉色看，大概已胸有成竹了。

果然，他第一句話就是：『不要緊！大人，你請先寬下心來，要裝得沒有這回事似地才好。』

『嗯，嗯！壯圖，你定有所見，細細說給我聽。』

『這把劍必是衞虎所盜——。』

『對，這是一定的。』

『衞虎盜劍，是要困窘大人；如果大人能不爲所窘，他的鬼計奸謀，豈不是全部落空了嗎？』

『話是不錯！』劉天鳴問道：『不過，我如何能不窘？』

『請問大人，備虎盜了上方寶劍，敢承認嗎？』

『自然不敢。』

『他敢拿出來嗎？』

『那更不敢了。』

『就是這話囉！』李壯圖說：『他要敢承認，敢拿出來，他自己先就是死罪。所以他盜了這把劍去，等於廢物。』

『啊，啊！我有些懂了。』劉天鳴如黑夜迷路，突然發現前村隱約有光，精神大振，『不過，』他又問：『在他雖如廢物，在我却不能不明明白白，供奉在上，少了這把劍，豈不令人懷疑？』

『這好辦，我們另外拿把劍供着，只要樣子裝得像，誰也不知道眞假。』

『說得太有道理了！』林鼎的臉上，這時顯得有血色了，『難道還有人敢請問大人，這把劍是眞是假？』

『如果有人敢這樣問，』李壯圖說：『事情就好辦了，問他這話是何意思？就着落在他身上要那把「假劍」？』

『什麼？』劉天鳴大爲詫異，『如何說是假劍？』

『大人眞正是懵懂一時。』李壯圖得意地笑道：『我們要認定那是把「假劍」。意思是唯恐有那不逞之徒，心懷奸逆，胆敢來盜劍，所以仿製一把假劍，擺擺樣子，眞劍是大人極謹愼地收藏着。』

『壯圖！』劉天鳴大爲佩服，『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思，是如此細密。我倒不能不服你了。』

『大人言重。』李壯圖說：『如今事不宜遲，我們快佈置起來；等天一亮，就諸多不便了。』

『壯圖這話說得是。』林鼎問道：『大人可有好劍？』

『我那裏來的好劍？』劉天鼎皺眉答道，『這却是難事。』

『不難，不難！』林鼎急忙接口，『我有一把劍，裝飾極其華美，定可以冒充得過。』

說完，他轉身奔了出去，不一會把劍取到，綠色鯊魚皮鞘，劍柄嵌金鑲玉，果然華美非凡。

『走！』李壯圖說，『悄悄兒把劍去擺好，千萬不可爲人所見。』

『慢着！』劉天鳴說：『這一次可再不能丢掉了。多派人看守。』

『是！』李壯圖說：『不過白天決不要緊。請放心。』

『晚上呢？』劉天鳴說：『我的意思，多派人輪班，兩個時辰一輪，人不離劍，劍不離人，

倒要看看誰敢來偷？』

『那一來反倒落了痕跡。』李壯圖看着林鼎問道：『你看可還會有人來偷？』

林鼎會意了，點點頭向劉天鳴道：『大人，我們一切如常。白天不要緊，晚上拚着我們兩人都不睡，埋伏在暗處，倘有人再來偷，恰好抓着正犯。』

劉天鳴笑了，『這些事我眞正是外行。』他說，『你們快去安排吧！』

於是李、林兩人，極謹愼隱祕地走到前殿，先四下檢視了一遍，看淸沒有偷窺的人，才將那把劍，高高供奉在原處。然後李壯圖先回到裏面，林鼎親自去開了殿門；外面在廊下守衞的宿遷縣捕快，趕緊揉一揉眼，做出很精神的樣子，上來招呼。

『各位辛苦了。』林鼎也含笑回禮，『換班息一息吧！』

『是。等我們的弟兄來了，馬上換班。』說着，那人走近前殿，自然而然地，朝裏來望。

林鼎是受了李壯圖指點的，在這時便要注意，查察可是『監守自盜』；如果是那人所盜，他一眼看到上方，忽然又有一把寶劍，必定會詫異，或者吃驚，或者發楞，只要有這樣一種神色，破案就容易了。

但是那人望是望了，却沒有什麼表情。林鼎特意叫人備了菜和點心，設在殿內，邀守在廟外四周的公人，都來食用，藉此觀察他們的神情，却都無異樣，可以證明這班人，大致是無關的。

＊　＊　＊

睡到日中起身，劉天鳴邀李、林二人一起午餐；一面吃，一面談，談的仍是上方寶劍。

『盜劍的人，不外兩種，不是外賊，就是內奸。如果認定是衞虎所盜，他不必從外面派人來，只要在裏頭埋伏，就可以成事。』

李壯圖這樣一層一層分析，『既是內奸，又不外乎兩種，不是宿遷縣的公人，就是這廟裏的人。』

『對了！現在既然看出宿遷縣的人無關，那就一定是這魯肅廟裏的人。』劉天鳴說：『這得好好查一查！』

『壯圖，』林鼎忽然說道，『會不會是第三種人？』

『第三種人？』劉天鳴忍不住問，『怎麼是第三種人？』

『既不是宿遷縣的公人，也不是這廟裏的人，而是由衞虎另外派人埋伏在暗處，乘機竊盜。』

『這不大會。』李壯圖說，『那一來，盜劍容易脫身難，四周都有宿遷縣的人巡邏，當然會查到；查到是同黨，也就等於是宿遷公人所幹的好事了。』

『這話推理甚精。』劉天鳴說，『我現在有這麼個想法，我們先不必緝查盜劍的人，得研究

一下，衞虎想困窘我，而我不中他的計。試問，他下一步會如何？他會不會去告密？』

『這倒不可不防。』李壯圖說，『不過，告密的只有兩個地方：一是京裏，一是「南京鎮守太監」那裏；南京鎮守太監做不了主，還得奏報到朝廷，那是一兩個月以後的事，案子一定可以破了。』

『這話不錯。照此說來，我倒又想得了，此事，我應該先奏報朝廷，否則將來破了案，朝廷追問，如此大事，怎的隱匿不報？我便逃不了欺罔之罪了。』

『這一層，大人請愼重。』李壯圖說，『怕的是節外生枝，反而弄巧成拙。』

『這不是弄巧，正是誠拙之道。』

『這要大人自己裁度。』林鼎提醒他說，『如果奏報了，在破案以後，仍舊會得到處分。』

『這，當然，我自請處分。』

李、林都沉默了。在這方面，完全要劉天鳴自己作主，他們不便有所建議。

『請示大人，』李壯圖換了個話題，『何時進城？』

『明天上午。』劉天鳴說，『我今天先要找張華山來問一問。』

張華山這時早已率領屬下，在魯肅廟待命，從早到午，心裏七上八落；他心裏一直在想，劉天鳴上任路過宿遷的時候，既能收他的孝敬，不能不念香火之情。這一次，雷聲雖大，而却至今

未下；眼前最要緊的是，再能通個關節，奉上一筆鉅數，『火到猪頭爛』，天大的干係，可保無事。但是，這個可通關節的人——孫老師，怎的一直不到？

照規矩，孫老師也該來參見巡按；論交情，他更應早早來拜訪，至今不到，莫非病了不成？等到近午時分，孫老師依然縱影杳然，他沉不住氣了，招招手把『馬上有』找了來，低聲囑咐：『勞你駕，進城去走一趟，看看老師在家幹些什麼？我猜他大概病了。你就說我說的：無論如何請孫老師來一趟，我有緊要話說。』

『是，是！』驛丞『馬上有』辦這種差使最在行；跨上一匹馬，飛奔回城。

這一去起碼得一個時辰，孫老師未到；巡按却傳出話來：『請張大老爺！』

張華山響亮地答應一聲，深深吸口氣，把自己鎭靜下來，然後跟着林鼎到最後一間靜室，來見劉天鳴。

雖然巡按穿的是便衣，張華山依舊行了大禮，見家人獻過茶，退了出去，張華山咳嗽一聲，很恭敬地說道：『朱齊荷逆倫一案，辦得怕有不週之處，要請大人訓誨。』

『言重了。』劉天鳴以輕緩的聲音答道：『誰無兒女？「逆倫」二字，不可輕易出口，更不可輕易認定。』

『是！』張華山欠着身說：『大人敎誨得是。』

『此案我已接睢寧馬縣令的稟呈；昨天徹夜披閱全卷，疑竇甚多。不知貴縣審問此案，清夜捫心，可能無慚？』

這句話指責得很重了，不過張華山的臉皮厚，一味卑躬屈節，仍然是傴僂着身子，擺出一臉敬謹受教的神情答道：『原要請大人開示。』

『自然，此案我要提審。先就卷宗所見，有幾點向貴縣請教。』

『不敢！請大人吩咐。』

『第一，可有坐錯花轎這件事？』

『此事並無佐證。』張華山這樣回答。

『何以謂之並無佐證？』

『未見有人投訴。』

『那麼，貴縣並未查訪？』

這句話把張華山問住了，只得低頭答道：『是我疏忽了的。』

『此是案中第一關鍵，如何容得你疏忽？而且這也是淺顯易見的事，如果不是花轎坐錯了，那姓尤的婦人，怎能誤殺陳德成？』劉天鳴接着又問：『其次，我要請教，衞虎續弦，你可知其事？』

『是知道的。』張華山說，『衞虎來請我吃喜酒，以身分所關，辭謝未赴。』

『那麽，衞虎家有喜事，而且是他自己半百年紀，又做新郎，理該賞他幾天假期。可是這話？』

『是！』張華山深深點頭：『我賞了他三天假期。』

『旣如此，第二天一早，陳家到縣報案，貴縣下鄉相驗；如何在假的衞虎，又伺候貴縣辦案？』

這話一問，張華山如夢方醒！果然是個大大的漏洞。當初如能發覺這一點，細問一問，何以捨却香噴噴的洞房，趕回衙門來當差？必可把案情追問出來，不致於落得今天這個代人受過，而且受人挾制的，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劉天鳴看他面紅耳赤，窘急愧悔之情畢現，倒覺得於心不忍；但此念一生，旋卽自責，御史號稱『鐵面』，如何這等重面情？因而正一正臉色，催問着說：『貴縣何詞以解？』

『我該死，我該死！』張華山左右開弓，打了自己兩個嘴巴！

『哼！』劉天鳴冷笑道：『只怕悔之已晚。如今不知貴縣如何自圖補救？』

『只請大人見宥！』張華山雙膝跪倒；心裏想把受衞虎一手擺佈的委曲傾訴，却是怎麽樣也說不出口。

『不需這等！』劉天鳴問道：『我囑家將李壯圖傳言，請貴縣將案內一干人犯，緝拿到案，聽候傳審，不知貴縣可曾照辦？』

這又是無法交代的一件事，張華山摘下紗帽，放在地上，連連磕頭。

雖無回答，實在已答覆得很淸楚。案內第三名要犯是衞虎，不知道張華山與他如何勾結？倘或聞風潛逃，却是極大的痲煩，所以神情凛然地喝道：『還不快起來，聽候本院的發落！』

『是！』張華山又磕了個頭，才把紗帽戴上，站起身來，低頭肅立，靜聽指示。

『衞虎是何許人？貴縣只怕未必知道，本院告訴你聽，此人無惡不作，兼且勾結江洋大盜。我如今着落在貴縣身上，要把此人覊絆住了，倘或潛逃無蹤，唯貴縣是問。』

劉天鳴說得很嚴重，但張華山對此倒是放心大胆，衞虎還要跟劉天鳴鬥一鬥法，成敗未定，此刻叫他逃，他也不肯，不過這一層意思却千萬不能擺在臉上，所以裝得十分警惕似地答一聲：

『是，是，我知道輕重。決不會讓他逃走的。』

『那好！』劉天鳴拱手說，『你請回去辦這件事吧！』

『是。請問大人，何時進城，我好預備。』

『只預備公堂、刑具好了。』

『是！』張華山答應着，請安退出。

*　　*　　*

第二天一早，劉天鳴進城巡視。鼓樂儀從，威風十足；因爲事先已傳出消息，所以老百姓夾道竚立，一半是看熱鬧，一半是瞻仰這位靑天大人的丰彩，同時人人心裏懷著一種期待，要看到劉天鳴如何請上方寶劍，把衞虎、王狗子那班惡賊，斬首示衆。

公堂設在一座道觀裏，地方極其寬敞；劉天鳴一到，把龍亭中的上方寶劍，供奉停當，隨即升堂——張華山率同僚屬，在鼓樂聲中，大禮堂參。劉天鳴受完了禮問道：『請問孫老師何在？』

『孫老師有病在身。』張華山躬身答道：『特地託我向大人告假。』

『噓！』劉天鳴喊道：『李壯圖！』

『在！』李壯圖上堂參見。

『你拿我的名帖，去替孫老師問安。』劉天鳴心知他是怕張華山要託他說人情，辭受兩難，所以託病，因而這樣說道：『你跟孫老師說，如果淸恙略痊，勉强可以支持，務必請孫老師命駕，前來陪審。』

『是！』李壯圖領命而去。

『張大老爺！』劉天鳴又喊。

『不敢！』張華山惶恐地答應着。

『請貴縣陪審。』劉天鳴說，『其餘諸位，請各回原衙，照舊供職。』

『是！』縣丞楊守文，代表巡檢和典吏答應，打躬退出。

等左右兩張公案，鋪設停當；孫老師精神抖擻地到了，參見過巡按，又與張華山見了禮，一東一西，分別入座。於是劉天鳴下令：『放告！』

『喳！』堂下鼓聲答應，但事情要林鼎來做，把預先備好的一張六言告示，交了給宿遷縣刑房書辦，照樣謄寫在高脚牌上，派人到四處打鑼『放告』——凡有寃屈，准到按院駕前呈訴。

這一下轟動了整個宿遷的老百姓，夾道圍觀，議論紛紛，但是看熱鬧的人多，具狀投訴的却寥寥無幾；而且告的狀，沒有一案是牽涉到衞虎的。

這使得劉天鳴大失所望，他原來的想法是，控訴衞虎的狀子，會像雪片般飛來，告的人多了，好敎衞虎俯首無詞，然後請尙方寶劍先斬了衞虎，再一案一案追究從犯。現在這樣子，大家不大起勁，巡按的權威便不容易建立，以後要想勤求民隱，爲國家、爲百姓多做些事的抱負，豈非成了虛願？

到了下午，投訴的人更少了。劉天鳴越發困惑，到了夜裏，便把林鼎和李壯圖找來商量；不等他開口，林鼎先提出了疑問。

『大人！』他有點皺眉，『爲何今天不提審𢖍虎？』

『難怪你問，我說了你就明白了。』劉天鳴答道：『不審則已，審就要當時處決，要這樣才能大快人心，立我之威。但此賊作惡多端，我一下子殺了他，死無對證，許多案子便都無法處理了。』

『原來如此！大人想得不錯。不過，老百姓不是這麼個想法。』林鼎這樣回答，同時看一看李壯圖，表示他可以作證。

『是！』李壯圖同意林鼎的看法，『宿遷縣的老百姓，都在觀望。』

『噓，觀望！』劉天鳴發覺自己的打算沒有對，微感不安，他問：『你們聽老百姓怎麼說？』

劉天鳴每到一地放告，林鼎和李壯圖便有一個任務，換着便衣，深入民間，一則鼓勵大家不要怕，有寃屈的儘管投訴；再則放告時，必有人在談論是非，以及對巡按的觀感。採訪來的這些輿論，對劉天鳴是個很重要的參考。

這天也是如此，『大人，』李壯圖答道：『都因爲前面兩任巡按，做得太過分了，老百姓心存懷疑，不敢吐露眞意。』

『前兩任如何？』劉天鳴說：『前兩任巡按的官聲雖不好，也不能說是貪黷得過分。百姓們

作此批評，可有根據的？』

『自然有。據說也都告過衞虎，不想那兩任巡按，收了狀子不辦，反恃以爲勒索之資，結果衞虎花了錢，安然無事。事後，那些告狀的人可就慘了；那兩任巡按，竟把狀子的內容透露給衞虎，以致於他能逐一報復。這不是太過分了嗎？』

『嘔，嘔！原來有這樣的內幕，怪不得百姓，他們一定是把前兩任跟我的巡按，看成一丘之貉了！』

『還有，』林鼎接着說道：『大人今日所審數案，不能當時辦結——。』

『那原是一堂審不完的，你想，一案是爲了八十多年前的一塊墳地，兩造纏訟，已歷四代，這種案子誰也難斷。』劉天鳴又說：『再一案是互毆，兩造各有理由，在場目擊的唯一證人，遠在山西，必須傳到了，才知道誰是誰非。』

『大人，我要說實話。』李壯圖笑道：『大人的案子審得不錯，無奈老百姓看來不夠勁，信心就不應了。』

『我勸大人，不妨明天就提審衞虎。』林鼎提出了具體建議，『老百姓只要一看衞虎也戴上了手銬，是眞的要辦他了，才會放心大胆來投訴。』

『那也容易。』劉天鳴點點頭說：『明天我自有道理。』

第二天依舊放告，依舊是三堂會審的場面。劉天鳴第一句話就問：『宿遷縣刑房的當辦何在？』

宿遷縣的刑房當辦有好幾個，張華山特地派來聽候巡按差遣的是年紀最長的一個，幹練圓通，而惡名不著，張華山和衞虎已重重託過他。

他一面要聽巡按的命令，一面要衞護長官和同事，肩仔甚重，須用全副精神來對付，所以此時一聽傳點，立卽從站堂的皂隸後面閃出來，雙膝一跪，用嘶啞而沉着的聲音答道：『宿遷縣刑房當辦何清給大人請安，聽候吩咐！』

『我問你，陳家的命案，可是你主辦？』

『囘大人的話，此案是另一個當辦張之凡所辦。張某身染重病，不能前來伺候，故而奉本縣大老爺堂諭，命我接辦。』

『好！本院看你是個謹愼小心的人，接辦此案，當然知道人命關天，格外用心？』

『是！』何清答道：『不敢疏忽。』

『那麼，你可曾看過全卷？』

『全卷在大人公案上。』

一個軟釘子碰過去，劉天鳴心生警惕，此人不易對付，倒要小心。

『莫非以前不曾看過？』他問，『此案曲折甚多，歷時已非一日，你總有所聞？』

何清心想，要說一無所知，便是欺人之談，巡按先存了一個『這何清不老實』的成見，以後事情便難辦了，因而點點頭答道：『此案雖非我主辦，也聽同事談過。』

『那我就問你了。照你看衞虎在此案中，該當何罪？』

『我以前不曾聽同事談過衞虎涉及此案。』何清很快地答道：『本縣大老爺奉大人傳諭，緝拿一干人犯，說有衞虎在內，我接辦此案，不敢徇私，現已派人看管衞虎，聽候大人發落。』

『看管？』劉天鳴不悅，『看管在甚麼地方？』

『看管在班房裏。』

『爲何不下在獄裏？』

『回大人的話，』何清答道：『衞虎手中尙有幾件案子在辦，不能不——。』

『住口！』劉天鳴把驚堂木一拍，『這還不是徇私？衞虎是本案主犯，你把他看管在班房，還說他在辦案，豈有殺人主犯可以辦案之理？如說他經手的案子未結？爲何不可另行派人接替？這明明是借此因由，規避本院緝拿的命令，還不是徇私？來，先把這刁惡當辦打二十小板子，以示薄懲！』

他是有意要來個下馬威，但並無意打何清，所以一面伸手到籤筒，要撒行刑的火籤，一面向

孫老師使眼色，意思是要他爲何清求情。

孫老師會意，拱一拱手說：『大人暫息雷霆之怒。這何清還算是個肯實心辦事的，請大人饒他初次。』

『也罷！』劉天鳴把手縮了回來，『旣然孫老師說情，道你還肯實心辦事，權且免責。以後再敢如此，兩罪併發，定不輕饒。可記住了！』

『是！』何清有些心驚，抬頭看了張華山一眼，意思是巡按這般頂眞，只怕無法迴護了。

張華山懂得他的用意，但此時他甚麼話也不敢說，坐在一旁，侷促不安，臉上一陣靑、一陣白，全心全意在注意着劉天鳴如何發落衙虎？

『帶衙虎！』劉天鳴大聲喝說，連連拍着驚堂木。

這是堂上宣威，堂下便得助威；於是『哦——』地拉長了調子吆喝，同時還相傳呼：『帶衙虎！』

巡按問案，也跟在縣衙門一樣，准許老百姓在堂下觀看。這時嗡嗡然之聲大作，是相顧驚異的神情；張華山看在眼裏，難過在心中，借此也發一發威，便大聲說道：『按院大人問案，何得喧嘩，來啊！』

皂隸捧本縣大老爺的場，齊聲響亮地答應：『喳！』

『有那不守規矩的，替本縣給攆了出去！』說着，也拍了拍驚堂木。

『喳！』又是一聲響亮的答應。

於是堂下鴉雀無聲了，只墊着脚，伸着頭朝東面看——東面通過一條走廊，就是班房，要看備虎上堂受審，是怎等一副神情？

備虎泰然自若——這是他練就的一套功夫，天大的事，也能不現於詞色。而他心裏也眞的不怎麼害怕，倘方寶劍在自己身上，足以制劉天鳴的死命；儘管他眼前處置得不錯，居然能遮盡宿遷一般的人的耳目，但只要南京鎭守太監，或者京裏『劉公公』的人一到，立刻就要他好看。眼前只記住一句話：光棍不吃眼前虧。

因此，他一路走來，不敢露絲毫傲色，神態沉靜，却又微露含寃負屈之色，上得堂去，雙膝跪倒磕了個頭，靜候問話。

『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備虎？』

『囘大人的話，』備虎答道：『小人今年五十二歲。十七歲起，就在本縣衙門當差，於今三十五年，辦的案多，得罪的人也多，所以有人說小人「惡名昭彰」，其實天大的寃枉！大人明鏡高懸，如果小人罪有應得，甘死不辭！』說着，又磕了一個頭。

如果不是預先得知他種種罪證確鑿的劣跡，光看他這番從容平靜的神態，聽他這番有條有理

的言語，一定會疑惑自己，不要誤聽人言，寃枉了好人！因而劉天鳴在想，這衞虎如果在朝，必是個大大的奸臣，倒要先替他看一看相。

『把頭抬起來！』

『是！』衞虎抬起頭來，看看劉天鳴，毫無懼色。

沒有一個犯人見了堂上不害怕的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不在乎犯人是不是心虛。在劉天鳴的印象中，只有兩種人有此眼色，一種是殺人越貨，生死置之度外的江洋大盜；一種是打慣了官司的訟棍。現在衞虎的情形，似乎兼而有之。再細看他的五官，瘦刮刮、黃渣渣一張臉，薄薄的嘴唇，疏疏的眉毛，鷹爪鼻子配上一雙小耳朵，一看就知道是個心計極深的人。

這是條毒蛇，最善於俟機反噬！劉天鳴這樣在想，心裏又安慰、又警惕！安慰的是總算捉拿到案；警惕的是一步放鬆不得，此刻開始就要留神。

於是他說：『衞虎！聽說你別出心裁，創製一項刑具，叫做「一品衣」，可有這話？』

問出這話來，衞虎大感意外，猝不及防，答得便遲疑了。

劉天鳴那裏容得他如此，驀地裏把驚堂木一拍——這一拍，衞虎倒還好，却把提心吊胆的張華山嚇一大跳，幾乎從座位上跳了起來。

『說！』劉天鳴大喝。

說就說！衞虎答道：『大人，宿遷地近東海，每有海盜侵入，非嚴刑峻法，不足以保地方、肅奸宄。小人奉命製此刑具，原是用來對付海盜的。』

『是奉誰之命？』劉天鳴手往旁桌一指，『可是奉張大老爺之命？』

『不是，不是！』張華山先沉不住氣了，『我不曾有此命令。』

『是二十年前的朱大老爺。』衞虎說道：『朱大老爺官印，上文下耀。』

『你說是朱文耀朱大老爺命你所製，這話叫做死無對證。本院只問你，「一品衣」已用了二十年之久，有多少人死在這酷刑之下？』說到這裏，劉天鳴不由得激動了，『朝廷設刑，原屬不得已之舉，聽訟折獄，總須細心推求。「三木之下」，尙且「何求不得」？何況是這等的酷刑？不知多少淸白無辜的人，死在你手裏！就這一件私設刑具，便違了朝廷的皇法，罪在不赦。來！釘鐐！』

兩字出口，歡聲雷動。衞虎這時才有些害怕，臉色頓時由黃泛白，但總算比張華山好得多，神色之間，還能保持平靜。

『快動手！』何淸一看情勢不妙，催促着值堂掌刑的皂隸。

於是四五個公人出班，把一副中等的脚鐐拖上來；拿衞虎的雙足套住，『喀嗟』一聲，拍上了鎖。另外又是一副手銬——上鐐必上手銬。把衞虎『服侍』停當，齊齊打個躬，預備退下。

『慢着！』劉天鳴又說：『灌鉛！』

灌鉛是在鎖眼中灌鉛，這一來，衞虎的脚鐐手銬，除非用鋼銼銼斷，不然就有了鑰匙也打不開。此原是對付江洋大盜，怕有同黨刼獄，而想出來的『絕着』，劉天鳴現在用在衞虎身上；這還不夠，他又吩咐傳管獄的『牢頭禁子』上堂。

『魚肉鄉里，無惡不作要犯衞虎一名，你當堂領了去！』

『是！』那牢頭禁子高聲答應。

『我且問你，你可知本院叫你當堂來領這個要犯的用意嗎？』

『小人不知。』

『那麼，我告訴你！』劉天鳴神色凛然地指着衞虎說：『你看清了，手銬脚鐐都是灌了鉛的，可算得萬無一失？』

『是！萬無一失。』

『那你領了去。我隨時提人隨時要！你交不出人來，我不問是何原因，你只提頭來見！』

這番話把那牢頭禁子說得神色大變——劉天鳴已經顧慮到，在這衙門裏，上上下下都聽衞虎的話，把他下在獄裏，也就跟送他回家差不多。別的不怕，只怕監守的人拚着頂罪，悄悄縱放衞虎，事後隨便揑造個原因，反正沒有死罪；等過一年半載，再上下囑託，把那牢頭禁子設法弄了

出來。所以劉天鳴預先提出如此嚴重的警告，那牢頭禁子聽得是性命出入的事，就無論如何也需加意防範，不敢通同作弊了。等把衞虎提了下去，劉天鳴抬頭一看，堂下的老百姓擠得水泄不通，個個面有笑容，便知自己這一着，已大爲收效。心裏盤算，且等它個三、五天，把告衞虎的狀收足了，一堂了斷。此時不妨先找一兩件簡單明瞭的案子來審結了它，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明快爽利，鐵面無私。

這樣想着，便去翻那一叠狀子，剛看了兩三行，只聽堂下騷動，抬頭望時，人羣中讓出一條路，有個衣冠楚楚的後生，扭着個滿身襤褸的鄉里人來打官司。

『站住！』值堂的皂隸到簷前攔住，『你這個秀才，來幹甚麼？』

『來請巡按大人評理！』

『來告狀？』

『是的，告狀。』那秀才答道：『事起倉卒，不曾備得狀子，待向巡按大人面訴。』

皂隸還要再問，劉天鳴認爲大可不必，高聲吩咐：『把兩造帶上堂來！』

於是那秀才拉拉扯扯地扭着被告上堂，——被告一看就是老實人，跪在地上，嚇得瑟瑟發抖；秀才的身分便不同了，長揖不跪，先見巡按，後見學老師，口稱『生員』，自己報名叫做牛倫。

『你呢？』劉天鳴指着被告問道：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

『小人叫張五。』

『噢！』劉天鳴問：『牛倫，可是你告這張五，爲的甚麼？』

『爲的是個理字。』牛倫站在那裏，昂然答了這一句，便說他的理——。

其實沒有甚麼道理好講，張五挑了一担水肥出城，無意中碰撞了牛倫；他開口便駡，張五不合說了句：『又沒弄髒你的衣服，何必駡人？』牛倫便不依了，說張五不小心冒犯了『衣冠中人』，還要嘴兇，非打官司評理不可！

聽他說到一半，劉天鳴心中便生氣！轉眼看孫老師時，也是一臉厭惡之色；便越發有數，這牛倫是個不安分的傢伙。

等他說完，劉天鳴已想好了懲治他的方法，嘴裏問着案情，手上悄悄寫了幾個字，示意林鼎拿給孫老師去看。

他問的是『此生員是文是武？』孫老師寫了個武字，下面又加三個字，變成『武斷鄉曲』一句成語。

『張五！』劉天鳴喝道：『你怎敢得罪衣冠中人，可知「秀才乃宰相之根苗」，你好大膽！本院問你願打願罰？』

『小人願打！』

『願打？』劉天鳴奇怪了，『爲何願打？倒說個理由來聽聽。』

『小人是窮人，罰不起！』

『不是要罰你的銀錢，是罰你替牛秀才賠罪。』

『那，願罰，願罰！』張五先就磕頭，感激堂上的體恤開恩。

『願罰就好。』劉天鳴轉過臉來，和顏悅色地問原告：『牛倫，本院命被告當庭爲你磕頭陪罪消氣，你看如何？』

『是！』牛倫得意洋洋地打躬，『全憑老大人秉公處斷！』

『來啊！拿張椅子讓牛秀才坐下，好受被告的頭。』接着又說：『張五，替牛秀才磕一百個頭賠罪。』

這一下，堂下的老百姓起了議論，大有不服之意了。張華山也只有這時候才發生了陪審的作用，大聲吆喝彈壓。而劉天鳴面不改色，等擺好了椅子，努一努嘴，林鼎和李壯圖便走了過去，一左一右，『侍候』在牛倫身旁。

老實的張五却是心甘情願受罰，爬在地上，大磕其頭，李壯圖代他唱數，唱到『六十』，堂上忽然開口了。

『慢來，慢來！』劉天鳴大聲阻止，『我有句話要問，牛倫！』

『生員在。』牛倫站起，轉身回答。

『我問你，你是武秀才，還是文秀才？』

牛倫不知是何用意？只老實答道：『生員是武的。』

『嗐！』劉天鳴拍桌埋怨：『你怎麼不早說！文的敎他磕一百個頭，武的減半，只得五十個。李壯圖！』

『在！』

『張五磕了多少？』

『整六十。』

『那不行，多受了十個頭，要補償。牛倫，你給張五磕十個頭，一扯兩直！』

此言一出，堂上堂下，包括心事重重的張華山，無不大笑；不笑的只有原被兩造，一個是笑不出，一個是弄不淸楚怎麼囘事？

『老大人！』牛倫急得趕忙打躬：『生員情願受罰，求老大人留生員的體面。』

『不行！你要體面，張五也要體面。再說張五替你磕六十個頭，你只替他磕十個，還是你的面子大。』

於是不由分說，兩名皂隸把張五按在椅子上，林鼎和李壯圖各伸一隻手在牛倫肩上一按，那一按便有四五百斤力量壓了下去，牛倫頓時矮了半截，萬般無奈地往張五磕十個頭。

磕罷起身，劉天鳴教訓他說：『看你今日的行逕，便知你平日強兇霸道，一憑秀才的身分，算是衣冠中人；二憑兩膀子的氣力，別人鬥你不過，照這樣下去，你膽子越來越大，總有身敗名裂的一天。本院今日殺殺你的兇焰盛氣，其實是成全你；須知頑鐵易折，百鍊始成精鋼。從今以後，你要洗心革面，讀書習武，好好用功。本院下次再到宿遷，還要訪查你的行跡，果然改過，本院另有用你之處；否則，哼哼！你當本院革不掉你的秀才？』

一番話說得牛倫愧中生感、感中生悟，不由得雙膝跪下，『大人！牛倫知道錯了！』他很激動地說，『今日原是我自取其辱，多蒙大人教導，必當改過。孫老師便是個見證，請大人將來訪查，看我牛倫可曾有負大人的訓誨！』

『好，好！』孫老師十分高興地說：『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！只要你肯上進，我也要向按院大人保薦你，提拔你！』

堂下看審的老百姓，先是因為牛倫受辱，大為稱快；此時見一番折辱，竟變化了此人的氣質，無不感動，所以肅靜無譁，在沉默中對這位按院大人表現了無上的敬意。

一案已了，再審第二案，拿起了狀子看不到數行，劉天鳴心裏又生氣，看完，他將狀子遞給

了陪審的孫老師。

『老同年！』他說，『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，原以爲是個寓言，不道眞有其事。』孫老師還不明案情，沒有甚麼話好說，匆匆將狀子看完，跟劉天鳴一樣，也很生氣，『大人，』他很嚴肅地說，『此風萬不可長！』

『是啊，名教所關！此風決不可長，老同年且看我處置。』劉天鳴便喊：『傳沈胡氏！』

沈胡氏就是原告，她告的不是外人，是她的婆婆。狀子上說，她婆婆私自釀酒——那一帶出的白酒，有名的叫『洋河高粱』，收稅甚重，公私都爲利藪，所以私釀抓得極嚴，告發者有賞格。這沈胡氏爲了貪賞，出首來告她婆婆，圖小利滅大倫，所以說是『名教所關』。

看那沈胡氏約有三十多歲年紀，爪子臉，薄嘴唇，梳得油光水滑的頭，鬢上簪一朵紅花，一雙大眼睛骨碌碌轉個不停。看這神情，就知是招蜂引蝶的風流人物。劉天鳴便越發不滿。

『小婦人沈胡氏，叩見靑天大人。』

『噓！你叫沈胡氏！』劉天鳴問道：『告狀怎不叫你丈夫來？』

『小婦人居孀兩年了。』

『兩年，整整兩年？』

『算起來是兩年一個月！』

『夫死三年之喪，實際穿孝二十七個月，如今才二十五個月，喪服未滿，爲何簪一朵紅花？』劉天鳴喝道：『說！』

這是個下馬威。沈胡氏倒也沉着，把一朵紅花取了下來，磕頭認罪：『小婦人該死！求大人饒恕。』

『你知道錯就好，本院饒你這一次。』劉天鳴這才問到案情，『你告你婆婆私釀，爲了何故？』

這一問，堂下又竊竊私議了，但也有人急着要聽沈胡氏如何回答，所以自動糾察，喝住了那些胡亂開口的人，重歸於清靜。

『回稟青天大人，』沈胡氏朗朗就答道：『小婦人屢次規勸婆婆，婆婆不聽；只爲私釀犯罪，小婦不敢貪圖賞格；深恐爲官府查獲，吃罪不起，萬分無奈，只得出首。請青天大人從輕發落。』

聽這兩句話，倒也不能說她無理，『那麼，』劉天鳴問：『可有證據？』

『我婆婆私自釀酒，已非一年；靑天大人問我婆婆，如果不肯承認，小婦人再擧證也還不遲。』

這沈胡氏的一張嘴太厲害，反使得劉天鳴不肯信她的話，因而又喊：『傳沈周氏！』

沈周氏就是沈胡氏的婆婆，六十多歲的白頭老婦，上得堂來，眼淚汪汪，磕了個頭也不說話。

『這沈胡氏是你的兒媳婦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平日待你如何？』

沈周氏想了一下，慢吞吞地答道：『自然孝順囉！』

聽這語氣，劉天鳴心想，可知沈胡氏潑辣！到這時候，她婆婆還不敢得罪她。暗中冷笑，表面上對沈周氏裝得很嚴厲：『你兒媳婦告你私自釀酒，已非一年，你難道不知道私釀是犯法的嗎？』

『老婦人不知家釀也犯法——。』

『甚麼，是家釀？』劉天鳴打斷她的話問；家釀自飲，不作買賣，照例不算犯法也免稅的。

『是家釀。』

『回稟青天大人，』沈胡氏接口說道，『家釀是家釀，也賣與客人。』

『那就不對了！』劉天鳴問道：『你兒媳婦的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』

『聽見了。』沈周氏答道：『老婦人夫死子喪，家境貧窮，有時有過往客人投宿，要吃酒無

處去沽，老婦人便舀一碗待客，客人賞賜幾文，算作酒錢。此外就不敢私下賣私酒了。』

『就那樣也不行。姑念情節不重，從輕發落。』說到這裏，劉天鳴轉臉問沈胡氏：『你平日可孝順你婆婆？』

『小婦人孝順婆婆，左鄰右舍，無不皆知，靑天大人只管傳證人來問。』

聽她說得嘴硬，而臉上有驚惶之色，劉天鳴知道，傳了證人來一問，必定原形畢露；但只看這狀子，就深知她平日在家如何，用不着再傳證人；因而便接下來說：

『旣然孝順，再好不過，你婆婆釀酒私賣，應該掌嘴五十，以爲薄懲。不過你婆婆年紀大了，你代她受刑吧！』

這一判，堂下歡聲雷動，沈胡氏却急壞了，拉散頭髮，磕頭哭喊：『靑天大人，正坑死了小婦人！黃狗偷食，黑狗擋災，那有這個道理？』

她還在哭鬧，張華山倒又發威了，『住口，』他把驚堂木一拍，『好刁鑽潑辣的惡婦！』

沈胡氏也有些犯賤，見縣大老爺發了脾氣，乖乖地不敢鬧了。

『你自道是「黑狗」，沒有人管你；如何罵你婆婆是「黃狗」，忤逆不孝，再掌嘴五十！』

接着便是一把大籤撒下來，『還不快與我動手！』

聽這一說，沈胡氏又是號啕大哭；值堂的皂隸如何容得她撒潑，走上來朝她下頦一揑，揑得

脫了臼，如俗語所說的『哭落下巴』；沈胡氏又瘦又疼，張着嘴啊啊亂叫。

做婆婆的却於心不忍，朝上磕個頭說：『靑天大人，公侯萬代！只請念在沈胡氏是初犯，饒她這一次！』

『這樣逆倫的事，那還可再犯？旣然你替她求情，減刑一半，拉下去打。』

『喳！』皂隸齊聲答應，把沈胡氏拖了到班房裏去掌嘴。

案子却還不算結束，劉天鳴又說：『沈周氏，本院有幾句話問你，你不可隱瞞，誤了你自己。』

『是！』

『你那兒媳婦到底待你如何？』

問到這一句，沈周氏眼淚直流，只答了一句：『家門不幸！』

『大人！』孫老師說道：『這也就可想而知，不必再問了。』

『是的，這一層不必再問。』劉天鳴又朝堂下說：『沈周氏，我再問你，你兒媳婦爲何要告你？你說實話。』

沈周氏想一想答道：『也是老婦人心疼小氣的不好。沈胡氏每每有了客來，便取老婦人的酒待客，昨日老婦人忍不住說了她兩句，大概因此懷恨，告了老婦人一狀。』

『沈胡氏是請甚麼人？可是她娘家的親戚？』

『不是！』

『那麼是甚麼人？』

『請——』沈周氏磕個頭說，『請靑天大人不必再問了吧！』

『大人！』張華山聽出因由來了，『明明是沈胡氏不守婦道，有了外遇。』

『自是如此！我倒要請教貴縣，此事該如何處理？』

『不敢！』張華山拱拱手說，『索性斷了與那奸婦，賣身養姑，成全了她一番孝名。大人看如何？』

『這倒也使得。不過，有一層不能不問。』劉天鳴問沈周氏，『你可有孫子？』

『有個孫子，去年夭亡了。』

『這就乾淨了！來啊，提沈胡氏。』

把沈胡氏提上堂來，只見她雙頰腫得老高，是一頓皮巴掌打得如此。一雙眼，淚水未乾，不住瞟着她婆婆，含着怨恨之色。劉天鳴心想，張華山的主意對了，這潑婦受了刑，一口怨氣必定出在她婆婆頭上，沈周氏的後患無窮，必須爲她作一了結。

『沈胡氏！』劉天鳴和顏悅色地說道：『我看你年紀還輕，既無子女，家境又不好；這寡守

下去，就能掙一座貞節牌坊，也沒有甚麼意思。你道可是？』

這番話說得沈胡氏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喜的是聽按院大人的口風，有將自己擇配之意；憂的是按院大人不知打的甚麼主意？如果配上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，有氣無力，那倒還不如現在這般養私漢子來得有趣。

『沈胡氏，你的意思如何，據實回稟，不必害羞，候本院替你作主。』

這下提醒了沈胡氏，把個頭低了下去，先作出一番羞答答的情致，然後低聲答道：『但憑靑天大人作主。』

『這一說你是願意嫁了？』劉天鳴停了一下說：『你要切切實實答一句，本院才好替你作主。婦人守節，朝廷尚且旌表；如果你有絲毫不願，本院何能迫令民婦改嫁？說出去，有礙本院的官聲。』

沈胡氏心想，這按院大人也是過於小心，話已說得如此明白，何必還非要自己再答一句？當着這麼多人，公然說是『願意改嫁』，這話却難出口。想了半天，只有照巡按的話，再說一遍。

『回稟靑天大人，小婦人夫死無子，家境貧窮。心裏倒想侍奉婆婆，爲先夫掙一座貞節牌坊，實在也是力不從心的事！』

這一說，堂下都笑了。劉天鳴拍一聲驚堂木，把譁笑鎭壓了下來，方始說道：『你這話說得

很清楚了，雖有守節之心，却無守節之力，情願改嫁。既如此，本院作主，依了你的心願。不過，我要問你，你是願意自己擇夫，還是願意由本院替你擇配？』

當然是自己去挑的好！但說過請『按院作主』，忽然又說願意自己擇配，這話前後不符。這位巡按『鬼計多端』，不要說出口來，他當時翻臉，喝一聲：原來早有姦夫！豈不是上了他的惡當？

因此，她很謹慎地答道：『請問靑天大人，自擇如何，請按院大人擇配又如何？』

『如果聽由本院作主擇配，所得財禮，歸你自己。倘或你要自己擇夫，那筆聘金就不能給你，須送與你婆婆養老用！』

『小婦人遵靑天大人的吩咐。』

是遵那句話？劉天鳴不解問道：『你是怎麼說？』

『小婦人原爲家貧無奈，不得守節；但是婆婆年老，侍奉無人，小婦人實在心有不忍。如今第一需爲婆婆打算，情願將所得財禮，奉與婆婆養老。』

聽得這番話，堂上堂下，無不唔唔喝采，明明是自己想與相好做長久夫妻，偏偏話說得如此漂亮——當然，只有劉天鳴是例外，她的回答早在他意料之中，想出那個辦法，原就是替她開一條路。不過這個女人十分厲害，此案還須當堂斷它個結結實實，不然弄三、五兩銀子，也算聘金

，沈周氏不能安度殘年，便是救人不曾救徹。

『難得你有這番孝思，本院自然要成全你。你說，你願嫁甚麼人？傳到堂上來，就算本院作媒。』

『這——。』沈胡氏倒有些說不出口了；她明來暗去，走馬燈似地有三個相好，感情也都相仿，只是有窮有富，旣然嫁過去終身倚靠，不能不在家境上先作個比較。

誰知她還在沉吟未答，堂下有人忍不住了！這個人是個殺猪屠，長了一身的膘，身强力壯，綽臂一格，前面的人東倒西歪，不能不讓出一條路來。

皂隸一看秩序大亂，急忙提了鞭子上去彈壓。走近前一看，原是熟人，便責備地說：『老張，你鬧什麼？』

『拜託稟報，我要見靑天大人有話說。』

『莫非告狀？』

『不是，不是！』張屠答道：『我要娶沈家這個婆娘！』

聽他這樣說，堂下無不大感興趣，便有人笑着慫恿：『頭兒、你就讓他去見按院大人。』

於是皂隸上堂稟報；劉天鳴一面聽，一面注意沈胡氏的臉色，但見她三分喜色、兩分羞意，心裏便有數了，這屠夫原是她的入幕之賓。

『帶上來！』

張屠磕了頭，自陳名叫張大發，開着兩家肉案，妻死未娶，願求沈胡氏爲妻。

『喔！』劉天鳴心想，開着兩家肉案，境況不錯，可以爲沈周氏好好索一筆聘金，便微笑問道：『你看中了沈胡氏，不知沈胡氏可中意你，等本院爲你問一問。』

張大發心直口快，隨旣答道：『大人不用問得，她一定中意。』

堂下轟然大笑，把沈胡氏羞得滿臉通紅，當時白了眼罵：『死鬼，那個認得你？』於是堂下又笑；笑聲中，劉天鳴指着憨笑的張大發，向沈胡氏說道：『我看此人倒還心實，他旣願意娶你，自然另眼相看，你不如就嫁了他。』

『但憑靑天大人作主。』

『好，我就作主了。』劉天鳴又問張大發，『娶妻需有聘金，你出多少？』

張大發還不曾開口，沈胡氏搶着又說：『他境況不好，至多二、三十兩銀子。』

『咦！』張華山揷口問道：『你不是說不認得他嗎？如何又知道他境況不好？』

一句話未完，又是笑聲哄堂。劉天鳴覺得大家也笑得夠了，早早料理清楚爲是，因而拍一下驚堂木，簡捷明瞭地宣諭：『張大發妻喪未曾續娶，沈胡氏家貧難守清節，兩情相悅，願結終生，此法所不禁，人情所許，張大發如願繳呈聘金白銀二百兩，爲贍養沈周氏之需，即准迎娶沈胡

氏爲妻。』

『張大發！』奉派在公堂上照料的宿遷縣刑房書辦何清，怕他聽不懂劉天鳴的判詞，代爲又問了一句：『巡按大人准你娶沈胡氏做老婆，不過得要繳二百兩銀子作聘禮，給她婆婆養老。你肯不肯出？』

張大發還未開口，沈胡氏搶着問道：『書辦大爺，娶個寡婦不值二百兩，聘金可能少出些？』

『這又不是買肉，掂斤論兩，還有什麼討價還價？』

堂上也說話了：『沈胡氏，你不必謙虛。本院看你，足足值二百兩。』

巡按出言調侃，堂下的老百姓覺得有趣，忍不住又是譁然大笑。

『快說吧！』何清催張大發，『願不願一句話。願意就當堂呈銀子領人，不願意就拉倒。』

『願，願！』張大發沒口答道，『只是來聽靑天大人審案，不承望今天就要娶這個婆娘，銀子不曾帶來。』

『這——』何清轉身向上說道：『請按院大人的示下。』

『我自有道理。』劉天鳴吩咐：『何清，你派個老誠可靠的人，跟張大發去取銀子，把她們婆媳帶下去休息。等張大發送了聘金，沈周氏爲數收訖，讓他把沈胡氏帶走。』

『遵諭照辦。』何清喊一聲：『帶下去！』

『慢着！』劉天鳴喊道：『張大發！』

『小人在這裏。』

『我看你爲人倒厚道，你就認了沈周氏做岳母，好好照應。』

張大發便當堂替沈周氏磕頭認作長輩，那沈周氏爲惡媳虐待，滿懷悲苦，幾乎無復生趣；不想遇見這樣一位靑天大人，委曲調停，得到這麼一個衣食無憂，終生有靠的善果，眞是感激涕零，磕了無數的頭，道了無數的謝，方始高高興興下堂。

堂下的老百姓，一看到劉天鳴審了這樣兩件案子，亦無不驚喜。這才眞是明鏡高懸！他們不但知道他淸廉正直，嫉惡如仇，有爲百姓伸寃的決心；而且也相信他足智多謀，精明英察，有爲百姓伸寃的能力——這一份信心，正是劉天鳴要給宿遷百姓的，否則，他們不敢『暢所欲言』。

於是第二天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

一早就有人到巡按行館來遞狀。何淸奉命在那裏作爲按院公堂的道觀門口，設下一張大案，指派兩名手下，担任收狀登錄的工作。劉天鳴還怕有人從中動手脚，特意指派林鼎在那裏稽查。告狀的老百姓，有窮有富，人手一狀，排起長長的隊伍，依次呈進。到了中午，收齊狀子，林鼎親自送了進去。

這時的劉天鳴，剛由孫老師和張華山陪着吃完午飯閒談。張華山已得到消息，說告狀和看熱鬧的人，擠得水泄不通，便一直在提心吊膽；等看到林鼎捧着一大叠狀子進來，越發心驚，就像椅子上生着刺似地，有些坐不住了。

『跟大人回話，』林鼎說道：『狀子已經收齊。』

『一共多少件？』劉天鳴問。

『一共一百三十七件。』

一聽這話，劉天鳴便皺緊了雙眉，故意看着孫老師和張華山說：『看來宿遷百姓，好訟成風！』

孫老師老實，覺得他的話不便回答；張華山却正好附和，『是啊！』他也皺着眉，『本縣刁民甚多，卽如昨日大人所審兩案，就可以看出大概。平抑訟風，唯有不准他們的狀子。』

『噓！』劉天鳴慢吞吞地問道：『這就是貴縣平日聽訟的宗旨？』

張華山發覺自己失言了，趕緊答道：『不是，不是！只有無理取鬧的狀子，才擲回不准。』

『那就是了。且來看看這一百三十多件狀子，有多少是無理取鬧的。』

『是！』張華山看着孫老師說，遞過去一個眼色，意思是要他自告奮勇，幫着看狀子，好相機斡旋，幫襯些個。

孫老師懂他的意思，却是愛莫能助，只好裝作不見；劉天鳴則是早就打好了主意的，吩咐把何清找了來，很客氣地說道：『何書辦，你請坐！』

『不敢！大人在此，那有書辦的座位？』

『無須客氣，我們現在要處理公務，你站着不方便。』劉天鳴停了一下又說：『一百三十多件狀子，我看了，張大老爺和孫老師再看，未免費時。我想請你唸，我們聽了隨時商量處置辦法；你站在那裏，卽時動筆代批。這不坐怎麼行？』

寫字不能站着，何清也就不必再客氣了。自己動手去搬了一張小桌子來，設好筆硯，然後取最上面編號爲『鳴字第一號』的狀子，展開來唸。

第一件就告的是衞虎，告他誣良爲盜，勒索不遂，毒刑拷打，以致雙腿殘廢，請求昭雪。

唸完，劉天鳴看着孫、張二人問道：『這不該不准狀子吧？』

『是，要准、要准。』張華山强作鎭靜地回答。

『大人！』孫老師一直不大開口，此時覺得劉天鳴如果每一案都這樣詢問，怕會白白躭誤好些工夫，所以忍不住建議：『我看不能逐案處理，爲簡捷起見，併案審理吧！』

『老同年見教極是。』劉天鳴轉臉向何清說道：『何書辦，請你代筆：「併案提審！」』

『是！』何清照他的話批好，又唸『鳴字第二號』狀子。

這一狀又告的是衞虎，叔姪爭產，錯在姪子，只以衞虎受了他的賄，强行出頭，讓人持刀威嚇，逼着做叔叔的寫下讓產的筆據，如今請求審問明白，公平處斷。

『併案提審！』劉天鳴說。

一直唸到『第七號』，都是控訴衞虎如何不法。何清已不須再請示，提筆批訖，歸在一起。唸到第八件，告的是巡檢趙士龍手下的一個『籤子手』。巡檢掌理稅收，各城門關卡都有吏目坐守，商賈經過，憑估斷徵稅，其中的弊端甚多；納稅多寡，只憑估斷的稅吏一句話——那些人手中都拿一根又尖又亮的鐵籤往裏一戳，抽出來看一看，聞一聞，便知內中貨物的品類質地。所以這些人，被稱做『籤子手』。

爲人所控告的這個『籤子手』名叫車江榮，在宿遷縣北門收稅。此人陰刁毒辣，四字俱全；不遂所欲，什麼損人的方法都想得出來。有時甚至拿他手中這條尖利的鐵籤子，亂打亂刺。這張狀子上，就告的是車江榮用鐵籤子刺瞎了一個商人的眼睛。

『有這樣的事！』劉天鳴勃然大怒，『你們兩位看，這還成什麼世界？』

這句話中，便有指責縣令的意思在內；張華山心想，趙士龍也幾次提起過，車江榮刁惡異常，似乎有把柄在他手裏，無奈其何。趁此刻趙士龍進京去走劉瑾的門路，不在宿遷，無從傳喚對

質的機會，正好借刀殺人，翦除了他，也是去了一條禍根。

於是他裝出滿臉慚惶的神氣說道：『我竟不知本縣有此惡吏，求大人卽刻提審，爲民除害。』

『當然，我要提審。不過看樣子，他也跟衞虎一樣，告他的決不止一張狀子，且先清理一下再說。』

清理結果，告車江榮的有十四張狀子。劉天鳴認爲案情重大，怕他聞風潛逃，當卽發下一枝令箭，令林鼎和李壯圖，會同宿遷縣的公差，卽刻赴北門拘提車江榮到案。

『何書辦，』劉天鳴又問：『告衞虎的狀子有多少？』

『一共三十三案。』

『連朱陳一案，共是三十四案。』劉天鳴的臉色極其沉重。『他衞虎罪浮於天，死有餘辜，但牽涉太多，不能不讓他多活幾天；不然，死無對證，這三十四案無法全數清理，必有人爲他受累。』

張華山一面唯唯稱是，一面在心理盤算；他的感想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憂的是衞虎死定了，三十四案全行翻覆，都與自己有關，將來不知會落得怎樣的一個悲慘下場？喜的是衞虎還可以活些日子，他人在獄中，依舊可以運智設謀，而趙士龍也應該快從京裏回來，只要日子上能拖

得長，一定有死中求活的奇蹟出現。

車江榮的被捕，雖不像衞虎被扣押那樣敎人奔走相告，但也相當轟動了；開審那一天，只見巡按公堂四周，行人絡繹不絕，搶着要來聽審，同時瞻仰『劉靑天』的風範。以致劉天鳴不得不用按院的令箭，飛調城守營派出兵丁來維持秩序。

就在這亂哄哄，黑壓壓的洶湧人潮中，車江榮從寄押的縣衙門監獄被提到堂；平日受他荼毒的老百姓，不知多少，這時唾罵的唾罵、稱快的稱快；而車江榮却是個極狠的脚色，在千目所視，皆曰可殺的指責之下，除了臉色有些蒼白以外，居然別無驚懼之表情。

等提到堂上，雙膝跪倒，也不開口，靜等劉天鳴發問。

仍舊是『三堂會審』的局面；劉天鳴也仍舊先要替犯人看一看相，『車江榮，』他說，『你把頭抬起來！』

車江榮抬起頭，微微偏着，一隻三角眼左右顧盼，顯得有些不把堂上看在眼睛裏頭似地。光是這副神情，就知道他平日的肆無忌憚，無惡不作；劉天鳴冷笑一聲問道：『車江榮，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告你？』

『不知道！』

旣不尊稱『大人』，又不自稱『小人』，張華山便拍桌喝道：『車江榮，你好無禮！在按院

大人面前答話，能用這樣子的語氣嗎？』

這一申斥，車江榮算是服軟了，但詞氣仍是悻悻然地：『請問大老爺，小人該用怎樣的語氣。』

『你也是公人，難道不知尊卑禮節，何待本縣教導？來，先掌嘴二十，看他還敢這樣子不？』

『喳！』堂下應聲，却不動手。

劉天鳴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車江榮到了此刻還敢如此傲岸無禮。原來衙役都是密密勾結着的，不怕吃苦頭。照此看來，得要有非常的處置了。

因此，他不等張華山發怒，先就說道：『暫且免責！』

『喳！』堂下這一聲，答得越發響亮。

『貴縣息怒，等我來問他。』劉天鳴向張華山說了一句，轉臉問道：『車江榮，有你十四張狀子在這裏。你可識字？』

『不識字不能塡稅單。』車江榮答道：『大人。我識字。』

『識字就好，』劉天鳴向何清吩咐，『把十四張狀子拿給他看。』

『回稟大人，』車江榮高聲喊道，『不必看了。小人爲公家徵稅，大人的衣食俸祿，都自小

人手裏而來；要百姓的錢，比要百姓的命還難，是故小人得罪的人多。十四張狀子，照小人看不多。』

一番話說得堂上堂下，無不大出意外，『好厲害的一張嘴！』劉天鳴沉下臉來說，『你既不願看狀子，當然是自知作惡多端，罪不容數。我且問你，』他看着一張狀子說，『你可是有八名姬妾？』

『是！』車江榮答道，『小人天生好色，有八個小老婆！』

劉天鳴看此人已毫無羞恥之心，斥罵毫無用處，反倒把聲音放得柔和了：『那麼，我再問你，你八名姬妾，如何養活？就算粗茶淡飯，日常的開支也不輕，是那裏來的錢？』

『小人有良田二十頃，當舖一所，入息甚豐，養得起八個小老婆。』

『那麼，你的良田，可是祖遺？』

『有祖遺。』車江榮說，『也有小人手裏置辦的。』

『當舖呢？』

『是小人手裏開設的。』

『你那裏來的錢？』劉天鳴說，『又買良田，又開當舖，當舖要大本錢。你的家財不少啊！』

『是。』車江榮傲然答道：『略略有薄產。』

『那麼是那裏來的呢？』

『是小人的積蓄。』

『積蓄？』劉天鳴依然平心靜氣地，『你當籤子手，有幾年了？』

車江榮想了想答道：『連頭帶尾，二十三年了。』

『一年能積蓄多少？』

『積蓄雖不多，利上滾利，二十三年下來，也就不少了。』

『這說倒也有些道理。』劉天鳴點點頭，又說：『只是你二十三年，起居豪奢，又非一文不用，那裏來的如許積蓄？本院倒不明白了。』

這一問，車江榮略顯遲疑，然後便很輕鬆地答道：『小人家有帳册，大人看了就明白了。』

『你不必忙，少不得要看你的帳册。我只問你一句話：你平日可有受賄、勒索情事？』

這話問到關節上來了，堂上堂下，鴉雀無聲，都側着耳朵，要細聽他這張利口，如何回答這關係重大的一問。

回答大出人意料，『回稟大人，』他說，『狀子上告的話，都算有的好了，反正沒有死罪！』

『啪！』劉天鳴猛拍驚堂木，神色大變，『你以爲本院不能殺你，來！』他大聲喊着，同時又拍驚堂木。『喳！』堂下照例答應。

林鼎和李壯圖却明白，這一聲『來』是招呼他們兩人，所以一起站出來，躬身說道：『請問大人，有何吩咐？』

『請上方寶劍！』

石破天驚這一聲，堂上堂下，相顧而驚，然後便起騷動；而車江榮到底發抖了。

『是！』林鼎和李壯圖齊聲答應；接着，老實不客氣，從皂隸手裏搶過繩子來，走到車江榮身邊，一左一右，雙雙動手，極熟練地把車江榮綑了個結實。

站班值堂的皂隸一看這情形，竟是眞的要請上方寶劍斬車江榮；這事非同小可，慌忙便去驅散閒人，皮鞭揮去，大聲喝道：『走，走！請上方寶劍了！看殺人到外面去！快走，快走！』

老百姓都聽說過有這回事，却從未見過其事，一半警惕，一半好奇，紛紛相詢：『在那裏請？在那裏殺？』

『殺人總不會在屋子。大概就是前面那個空場。』

於是聽審的百姓，爭先恐後往外走，都要到空場上去佔個好位置，看劉青天請上方寶劍斬惡人。

『上方寶劍』只代表一種權威，並非眞的用來行刑；斬車江榮仍然要用宿遷縣的劊子手。三聲大炮，人頭落地，老百姓人心大快，歡聲雷動。劉天鳴『先斬後奏』，接着又鳴炮拜發奏疏，處置了車江榮；全力來對付衞虎。

在獄中的衞虎，得到外面的消息，自然有些吃驚，他心裏在想，劉天鳴倒也厲害，居然用假上方寶劍斬了車江榮，這把假劍的底細不拆穿，自己隨時可以送命。所以如今第一件要緊事，就是要催京裏火速派太監下來；但京師一來一往，最快也得半個月的工夫，欲救燃眉之急，非得另出奇計不可。

整整想了半夜，在棋腹中出仙着；他親筆寫了一封信，天不亮就派人送到行館，寫明『機密重情』，好讓劉天鳴即時開拆。

拆開一看，劉天鳴旣驚且怒，同時也有警惕，衞虎眞正是條毒蛇，稍微疏忽，爲他反噬一口，就有性命之憂。

『你們倆來看！』他把林鼎和李壯圖找了來，拿衞虎的信交了過去。

信上說，他風聞巡按大人的上方寶劍，已經失去；如果能放他出獄，他願意尋回劍來贖罪。

『好大胆！』林鼎咋舌，『我倒服了此人了！』

『請示大人，』李壯圖說道，『衞虎已經承認盜劍，這封信便是親供的鐵證，該當有斷然的

處置。』

『你們看呢，如何處置？』

『照我看，』林鼎建議，『不如提審衞虎，着落在他身上要劍。』

『不過，』李壯圖接口說道：『這不宜公然提審。』

那是當然的，公然提審，上方寶劍遺失一事，就會外洩，所關不細。劉天鳴點點頭說：『可以，馬上提衞虎，等我來切切實實追一追。』

於是，李壯圖持了劉天鳴和其親筆所寫的手令，到宿遷縣衙門提了衞虎來；另外在道觀後面，找了一間相當隱秘的淨室，作爲問話的地方。

在場的只有三個人，劉天鳴和衞虎以外，再一個就是李壯圖，林鼎則在室外担任警戒，禁止任何人接近偷聽。

『這封信是你寫的？』劉天鳴叫李壯圖把那封信拿給衞虎看。

跪在地上的衞虎，接過信來看了看又遞回去：『是的。是小人親筆所寫。』

『你何以說本院奉御賜的上方寶劍，已經遺失？』

『小人是聽人所說。』

『聽誰說的？』

『大人，』儞虎不慌不忙的答道，『道路流言藉藉，難以追究。』

『旣是道路之言，你在獄中，何以得知？』

『不瞞大人說，獄中禁卒，原是小人過去同事；偶爾閒談，所以外面的情形也畧曉得些。』

『這一說，是獄卒在傳佈謠言？』

『原來是謠言！』儞虎神態自若地，『那倒是小人過慮了。』

他不但把獄卒傳佈謠言之事，輕輕推開；而且還表示了他是關切的好意。話雖說得妙，無奈劉天鳴也不是好對付的，豈肯就此放過？

『慢來，你說是道路流言，我却從不曾聽見過；顯見得你另有所聞，快說實話。不然，哼！』

劉天鳴冷笑一聲，雖未明說，意思顯然，是要用刑了。

『大人，』儞虎異常狡猾，『皇天在上，小人不敢打誑語，一則是關切大人的前程，再則是想爲大人立功贖罪，冒昧上書。誰知獄中聽聞不眞，誤信謠言，請大人憐念小人一片血誠，不必再追究了吧！』

『如何能不追究，須知遺失上方寶劍，本院前程有關；倘或有人起下不良之心，想盜上方寶劍，更是死罪。因此，本院爲防患未然，亦不能不查。』

『實在是無法查了的。就是大人打死小人，小人亦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』

看他預備抵賴到底，劉天鳴知道再問無益，且先撇開這一層，問到另一個關節上。

『衞虎，我再問你，』劉天鳴說：『你自道能尋回上方寶劍，我倒不明白了，你到那裏去尋？』

『如今是沒地方去尋了。』

『何以呢？』

『大人旣說上方寶劍不曾遺失，又從何處去找？』

話有諷刺的意味，劉天鳴聽得出來，且不去計較；『那麼，姑且就作爲遺失了，你到那裏去找？』劉天鳴說：『你總有找得到的把握，才敢給我寫信。是不是呢？』

衞虎奸狡如狐，早就料到劉天鳴會用這樣的話來套他，稍一疏虞，有了漏洞，便是惹火燒身，所以早就盤算好了，這時不慌不忙答道：『老實回大人的話，雖無線索，却有把握；不過在這裏，却是束手無策。』

『這話又是怎麼說？』

『小人在宿遷當差三十多年，地理極熟，認得的人多，凡事瞞不過小人的眼睛。如果大人肯放小人出去，明查暗訪，不出三日，必有好消息來稟告。』

這一番答語，回答得入情入理，點水不漏，劉天鳴拿他無可奈何，只好還押。

但是劉天鳴也不是毫無收穫，因爲這一下至少可以證實，盜上方寶劍，確是衞虎搞出來的把戲。

在衞虎，一樣的也不是毫無收穫，雖然這封信等於自道『此地無銀三百兩』，但劉天鳴投鼠忌器，至少暫時要留着他這個活口。否則上方寶劍，怕就很難再找得回來了——而衞虎，所要的就是這般能夠拖延的時間，拖到京裏劉瑾派人下來，自有石破天驚的結局出現。

當然，劉天鳴不會無所行動，等把衞虎送回監獄，他隨即將孫老師請了來，悄悄把經過情形都告訴了他。

孫老師大吃一驚，『衞虎如此大胆！』他說，『這件事着實麻煩，老年兄倒要仔細，不要上了此賊的惡當！』

『多承關切。』劉天鳴拱手道謝，『我請老年兄來，有奉煩相助之處。』

『這自然，我豈能坐視，只是，』他苦笑着說，『我眞想不出有何可以效勞之處？』

『自然是老年兄辦得到的。』劉天鳴說，『我想請老年兄權攝數天縣印。』

這個要求，大出孫老師的意外，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。

『張華山與衞虎勾結甚密，我今天就要摘他的紗帽。』

『噯，原來如此！』孫老師問道，『何不委縣承署理知縣？』

『縣承楊守文，不是張華山一路上的人嗎？』劉天鳴問。

孫老師點點頭，仍舊面有難色；劉天鳴知道他爲人老實，是怕署理縣令，才是不勝，搞不過楊守文和趙士龍那班人，便替他解决了一個難題。

『老年兄，我知道你有所顧忌。現在趙士龍不在宿遷，我把楊守文派出去公差；調虎離山，你不患掣肘，還怕些什麼？』

『說實話，這「百里侯」也不是好當的——。』

『唉！』劉天鳴不以爲然，『難道九年考滿，吏部把你選了出去當縣官，你也這麼說法？』

想想也是，人不是生而知之的，凡事謙虛謹愼，且有巡按撐腰，這個縣官也並不難當，因而拱手答道：『旣然如此，我就遵老年兄的吩咐了！』

當天下午，劉天鳴擺出全副儀仗，鳴鑼喝道到了宿遷縣衙門，此來是執行他巡按御史另一項分內之職掌，考查宿遷縣的各項庶政。爲此，一縣的文武官員，一起在縣衙門前站班，迎入大堂，依序參見。

劉天鳴也就各人的職司，逐一查問明白。

最後問到巡檢趙士龍，張華山代爲回答：『公差進京去了。』

『是何公幹？』

『解送貢品。』

劉天鳴也不問解送的是什麼貢品，只板起了臉說：『前日本縣百姓呈控車江榮的訴狀內，多指控車某是受了趙士龍的庇護，才敢橫行不法。本院按問地方，一向以澄清吏治爲主，像趙士龍這樣的人，容他不得。楊縣丞！』

『守文在！』楊守文急忙答應，心裏却是一跳，平日他與趙士龍狼狽爲奸，凡有油水都少不了他一份，所以這時聽得巡按一喊，以爲麻煩找到了他身上。

那知事出意外，劉天鳴是派他一樁差使：『楊縣丞！本院委你去逮捕趙士龍，解到南京，聽候法辦。事不宜遲，你明天就攜帶文書起程。事須機密，不可讓趙士龍聞風潛逃，千萬，千萬！』

『是！』楊守文心想，總算命中有救，這差使不派別人派自己，大不了担個失誤的處分，教趙士龍逃回他雲南家鄉，天高皇帝遠，等於死無對證，那就一切都不礙了。

於是劉天鳴又說了些勉勵大家奉公守法的話，結束了按問的工作。然後又當面宣佈，第二天起開始行館『會審』衞虎，本縣的文武官員應該一起列場，以便作證或備顧問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還不曾大亮，宿遷縣民已如潮水般湧到，要看劉靑天審衞虎；而且都打算着

會像那天請上方寶劍斬車江榮那樣，說不定橫行三十年，無惡不作的衞虎，授首就在今日，誰也不願錯過這看惡人下場的快心之事，因而爭先恐後，秩序甚亂，不得不派出城守營的士兵來佈崗。

辰正時分，劉天鳴坐堂，依然是張華山和孫老師陪審；一城文武官員，遵照命令，早早到齊，衙參已畢，退到堂下，靜聽劉天鳴開口。

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：『張大老爺！』

『不敢！』張華山恭敬地回答：『請大人吩咐！』

『貴縣可還記得，我有一方端硯，留交貴縣，轉交無虛老和尚。』

『是，是，我正要請示大人。』張華山很快地答說：『上次承大人見委，說無虛老和尚要到靈台山來觀滄海，有一方端硯轉交給他；自此以後，我多方打聽，始終不曾聽到無虛老和尚的法駕蒞臨海州的消息。這方硯台，如今是依然留在我這裏，還是奉繳，請大人示下。』

『請問，這方硯台，可曾帶着？』

『帶着，在我轎子裏。』

『既如此，請派人取來與我。』

張華山隨卽命跟班到轎子裏取了那方『硯台』來，當堂呈上。劉天鳴仔細看了封緘，絲毫未

動，便卽高聲說道：『今日堂上堂下，衆目昭彰，等我把它打開來看，究是何物？』

他人還弄不淸楚是怎麼囘事，所以也不懂他這句話是何用意？張華山是經手人，聽得明白，明明說是一方硯台，此刻怎又說『究是何物？』內中怕有蹊蹺！

這樣想着，努出雙目，緊盯着劉天鳴的手，但見他拿着桌上的裁紙刀，割開封皮，眞相大白，那裏是甚麼硯台？是一部書。

『此是「洪武寶訓」，』劉天鳴拿着書揚了一揚，取出夾在裏面的一張紙，轉臉遞給孫老師：『老同年，請審視，可是你的親筆？』

孫老師看也不看，隨卽答道：『是我的親筆。』

『內中還有好東西。』劉天鳴隨手把書頁一翻。

這一下堂下無不驚異，看來巡按大人會變戲法，『洪武寶訓』中怎的變得出金葉子來？這事奇怪，但也有趣！

張華山已知事情不妙，但心中警惕，類此事件，唯以沉着爲上，所以安坐不動，心裏只在盤算，等下如何抵賴。劉天鳴却又說話了：『若問這金葉子的來歷，須請教孫老師！老年兄，』他把那張紙遞了過去，『請作證！』

『是！』孫老師接了過來，高聲念道：『「正德五年七月初八，宿遷縣令張華山，持金葉五

十六片，折銀一千兩，囑託獻贈新任巡按劉大人，力辭不得，無奈轉達，劉大人特加封緘，並囑記明緣由如上。」』接着又念了自己的名字。

堂下譁然，張華山嘿然；行賄有據，而這證據一直保留在自己身邊，當堂開拆，衆目所見，如何抵賴得了？

『張華山！』劉天鳴放下臉來問：『你可知罪？』

瑟瑟發抖的張華山，離開座位，跪在桌旁答道：『我知罪，求大人恩開格外！』

『你自辱其身，已不堪再司民牧，聽參吧！』

這算是很客氣的處置，張華山自己知趣，摘下頭上的烏紗帽，往劉天鳴桌上一擺，黯然回身；林鼎立刻迎着他，引入別室，加以看管。

『孫老師！』劉天鳴又說：『本院委你暫署宿遷縣知縣，即刻接印視事。』

『只怕——。』

孫老師還想推辭，劉天鳴趕緊揮手止住了他：『勉爲其難！』

『是！』孫老師答道：『求大人早日出奏，另簡賢能接替！』

『好，好，你先辛苦幾日。好在你的屬員都在這裏，趕快去接了事，加意整頓。宿遷縣的百姓苦了多年了，你要格外盡心，體恤民艱！』

話還未完，堂下高聲歡呼：『靑天老大爺！』有的竟跪了下來，朝上磕頭；這番光景，着實令人感動。

於是孫老師先退了下去，找到主簿、典史，逕回縣衙門去接印。『三堂會審』變成劉天鳴獨主其事，這才開始提審衞虎。

『何淸！』劉天鳴喊。

何淸這時候的心情，跟前兩天大不相同，先還想維護長官和同事，現在落到這個局面，已是愛莫能助；同時眼看劉天鳴如此受老百姓的愛戴，敬之如神，自己跟着這位『靑天老大人』辦案，光彩十足，所以一聽呼喚，響亮地答道：『書辦何淸在！』

『你看一看，犯人鐐銬上灌的鉛，可曾動過？』

『喳！』何淸答應着，緩步轉身，從從容容走到衞虎身邊，先看脚鐐，後看手銬，均無異樣。

這就給了衞虎一個機會，等彼此貼近時，他說了句：『手下留情！』

何淸不敢答話，裝作不曾聽見，迅即回身，朝上說道：『啓稟大人，驗得手銬、脚鐐的鎖眼上，都是當日所灌的鉛。』

『這也罷了！』劉天鳴問：『看守的禁卒可曾到堂？』

『已到堂伺候。』

『傳上來。』

『喳！』何清轉臉喊道：『何小義！』

何小義便是那天當堂受領衞虎，曾爲劉天鳴警告，倘或『交不出人來，提頭來見』的那禁卒；自以爲當差謹愼，一無差錯，必蒙巡按大人褒獎，所以興沖沖地上堂跪倒，報名磕頭。

『衞虎是你看守？』劉天鳴問。

『是！』何小義答道，『蒙大人特別囑咐，小人絲毫不敢疏忽。』

『日夜都歸你看守？』

『是！小人到夜裏，就在衞虎床下打地舖，不敢回家。』

言多必失，這句話出了漏洞，『什麼？』劉天鳴問，『衞虎睡的是床？』

壞了！何小義硬着頭皮答道：『是！』

『犯人睡高舖，看守人睡地舖，你受了他家多少賄？』

『冤枉！』何小義發急喊道；『小人如何敢受他的賄？再說，天底下那裏有衞虎送錢給別人用的事？』

這一說，堂下都笑了！劉天鳴也知道決無其事，只是惱他賣放人情，想小小懲罰他一下，因

而點點頭說：『我知道，受賄之事雖沒有，同事的念頭還在；既是重犯，關防理當嚴密，衞虎人在獄中，外面的情形，無不知道，我只問你，你懂看守的規矩不懂？』

何小義知道這位巡按大人，門鏡高懸，什麼事都瞞不過他，倘或抵賴，是自己找倒霉，所以磕頭哀懇：『小人知罪。求大人高抬貴手，饒了小的。』

『本當革掉你的差。看你誠心悔罪，本院從輕發落，打二十小板子！』

何小義十分知趣，磕了個頭，仆身臥倒，自己伸手到褲襠裏夾好了『那話兒』，免得被震受傷；接着又自己把褲子一褪，靜等他的同事來打他的屁股。

劉天鳴看何小義實在是個老實人，心想，這頓板子不必打了，不打比打了好些。向行刑的皂隸揮一揮手：『慢着！』他又向何小義說：『饒了你！』

『多謝青天大人！』何小義喜出望外，連連磕頭。

『我問你，你以後看守犯人，該當如何？』

『經大人教訓，小的以後一定按規矩辦事。回去第一件事，是撤了衞虎的高鋪。』

『衞虎要跟外面通消息，你又如何？』

『回大人的話，小的不准他通！』

劉天鳴表示滿意，『你下去吧！謹愼當差這才是！』

等何小義諾諾連聲地退了下去，在堂上跪着的衞虎，便成了千目所視的目標。劉天鳴一共問過兩次，第一次是公開審問，只問了一件『一品衣』的來歷，便卽釘鐐收監；第二是私室密審，純然爲了上方寶劍；此刻這第三次問，其實跟提堂初審一樣，頭緒紛繁，竟不知何處問起才好。

看着那一叠狀子，劉天鳴定神略想了一想，有了計較。

『衞虎！』他指着狀子說道：『放告以來，本縣百姓，告你的狀子，連朱、陳一案在內，共有三十四起之多。本院服官多年，久在地方，像你這樣作惡多端的官吏，還是第一次見到，眞個不畏朝廷的皇法嗎？你說！』

『小人豈有不畏朝廷皇法之理，只以當差多年，得罪的人多，因此才有這麼多狀子告小人；其中眞僞，瞞不過靑天大人。』

『照你這麼說，這三十四張狀子，莫非都是誣陷你的嗎？』

『是！』衞虎神色自若地囘答。

劉天鳴心裏喝了句：眞不要臉！隨卽又問：『這三十四張狀子告些什麼，你毫無所知，如何便可斷定誣陷，豈不是先就存心狡賴？』

這話問得厲害，但衞虎的無羞恥之心，和那份鎭靜功夫也眞到了家，他用侃侃然的聲音答道：『只因小人未做甚麼壞事，故而得知，必是誣陷。』

這話一出，堂下嗤之以鼻的噓聲四起，甚至還有人低聲咒罵的。

『衞虎！』劉天鳴借此問道：『你聽見了嗎？』

『這也無非是小人因公得罪了人，今天特意來羞辱小人的。』

『哼！』劉天鳴冷笑一聲，懶得再說這些；抽出鳴字第十三號狀子，喊道：『何清！』

『有！』何清答應走到辦公案面前打躬。

『你把這狀子的事由，唸給衞虎聽聽。』

何清懂劉天鳴的意思，不將狀子直接發交衞虎閱看，是怕告狀的名字洩露；所以不唸告狀人名，只朗聲唸着狀子的內容。

這是張檢舉狀，告衞虎私通海盜黃甲山等人，經常接納亡命之徒，而且不止於藏匿包庇，還縱容那些人作惡，騷擾鄉里。

等把狀子唸完，交回公案，劉天鳴問道：『衞虎，我不動刑問你，你自己實說吧！』

『叫小人怎麼說？天大的寃枉。』

『有名有姓，指證明白，還說是寃枉？』

『怎不是寃枉？』衞虎答道：『海州到本縣，家家皆知黃甲山。孩子哭，只說一聲「黃甲山來了」可以止哭。這樣就算有名有姓，指證明白，小人不服。』

『好一張利口，本院再還你個證據。』劉天鳴細看一看告衞虎的狀子的摘由單，又喊：『何淸，你再拿鳴字十九號狀子唸給衞虎聽。』

這一張狀子是個叫王八的樂戶所告，說去年年底，黃甲山來訪衞虎，經常到他那家怡春院中去飲酒作樂，叫了姑娘侑酒侍寢，也得看他們高興才有賞賜，否則非打即駡；而且經常鬧事，狎客畏之如虎，只一看他們的影子，便都知機，悄悄溜走。

到了除夕那天，大雪三尺，連個鬼都不見上門；半夜裏黃甲山來了，要叫一個名喚『嫣紅』的姑娘陪宿，偏偏嫣紅死了親老子，前一天奔喪囘家了；王八陪不是，說好話，把所有院裏的姑娘，都從熱被窩裏喊了起來，凍得瑟瑟發抖地在黃甲山面前排班，隨他挑選。那知黃甲山就只要嫣紅，整整鬧了一夜。

第二天就是過正德五年的大年初一，衞虎帶了人來了。

他帶了一班人上門『砸窰子』；說得罪了他的貴客『黃大王』，把怡春院打得稀爛，王八的一條腿，生生地被砍斷；還有個叫小鴨子雛妓，只說得一聲：『眞晦氣！』爲衞虎叫人把她剝得精光，在雪地裏罰跪。

事後小鴨子羞憤難當，哭到半夜，一套脖子上吊死了。

『這不是你與黃甲山有勾結的鐵證？』劉天鳴面色鐵靑地問說。

『回稟大人，此是王八有意誣陷。小人是有個朋友，今年大年初一在怡春院爭風吃醋，與王八打架，這個人與王八同姓，行三，不姓黃；黃甲山與王三怎好纏在一起？』

『你眞會賴！王八告你砍斷他的腿，逼死小鴨子，這是另一案。勾結海盜，案情甚重，豈能憑你一面之詞，便可推卸。目前雖待緝拿黃甲山到案，一時無法指認；但旣然時有往來，必有書信之類的罪證，須得仔細搜查。』劉天鳴當時看着左右說道：『請張守備！』

張守備名叫張殿臣，是武進士出身，生得一貌堂堂，弓馬嫻熟，但有勇無謀，而且本性忠厚，所以平常看不慣張華山和衞虎的狼狽爲奸，却是無奈其何。這時聽得巡按招呼，便閃身出來，上堂行了個戎禮，抱拳說道：『張殿臣參見按院大人！』

他雖是武進士，却比劉天鳴早一科；因此，劉天鳴客氣地答道：『不敢當！』接着又說：『爲張守備設座！』

等端來一張交椅，擺在公案旁邊，張殿臣告個罪坐下，復又問道：『按院大人呼喚，必有見委之處。』

『正是要借重。』劉天鳴問道：『貴官職司城守，平日對衞虎勾結海盜，可曾聽說過。』

『是的。』張殿臣老實答道：『我也聽說過，只抓不着他的證據。』

『證據是一定有的，不過衞虎對這些罪證，藏得很嚴，亦是可想而知。』劉天鳴停了一下又

說：『如今我想委請貴官多派人馬，會同我的家將，一起到𧗾虎家去搜查。此案關係甚重，請貴官多費心。』

『是！』張殿臣答道：『決不敢疏忽，請放心！』

於是劉天鳴把林鼎和李壯圖喊了來，當堂下令：『你們兩人隨張大人一起去搜查𧗾虎勾結海盜的罪證，要特別用心！』

『喳！』林、李二人齊聲答應。

『𧗾虎胆大包天，無惡不作，說不定在他家還藏着甚麼違禁的東西，務必仔細搜查，不得遺漏。』

林、李二人都明白，劉天鳴的意思是要他們附帶找尋上方寶劍的下落；所以一面答應，一面向上使了個眼色，表示會意。

『張守備，』劉天鳴又說：『罪不及妻孥，搜查的時候，不可騷擾。』

『是！』張守備站起身來答道，『不敢不守紀律。』

發落了這一案，劉天鳴決定，還是要先審朱、陳一案；等吩咐何清提取此案卷宗。堂下觀審的老百姓又騷動了，好半天才得靜下來。

『𧗾虎，』劉天鳴說道，『現在問你朱、陳一案。這一案的卷宗已有一尺高，首尾俱全，你

實在不須抵賴。否則本院絕不容情，那是你自討苦吃！』

『是。』衞虎答說：『小人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』

『那就好。』劉天鳴看着案卷問：『你可是本年七月廿四續絃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你娶的是甚麼人？』

『是個婦人，娘家姓諸——諸葛亮的諸，夫家姓尤。』

『怎麼？是寡婦嗎？』

『不是寡婦，是棄婦。』衞虎信口胡扯，『她丈夫尤三不要她了；小人五十無子，看她生得宜男之相，所以央媒說親，定了七月廿四迎娶。』

『尤三爲何不要他妻子？』

『大人，』衞虎陰惻惻地一笑：『這是尤家的事，小人不曉得。』

劉天鳴碰了個軟釘子，心生警惕，衞虎其刁無比，倘或言語中輕率，自取難堪，堂上堂下的身分不同，怎麼樣也是一件失算的事。

於是，他調一調呼吸，把自己的怒氣息下來；他很冷靜，知道這時候最容易發怒，而且也容易洩怒，把衞虎打一頓或者『動大刑』上夾棍，都是易如反掌的事；但堂下的老百姓，特別是那

些在鄉黨之中受尊敬、頭腦冷靜的老百姓，心裏不免有了疑問，覺得𧗽虎的話或許有道理，堂上惱羞成怒，加以刑罰。如果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，自己就算失敗了。

爲了這樣的心得，劉天鳴不但神色自若，而且因爲理得心安，在顏面上反顯出罕有的冲和之氣，他不自覺地以一種辨理的聲調問道：『那麼，你娶到了你妻子沒有呢？』

問得妙，答得更絕，𧗽虎作出黯然搖頭的表情：『如果娶到了，怎麼會有今天這一案？』

『怎麼說？』劉天鳴用急促的聲調問：『照你的說法，是不曾把你的新婦娶到，還是娶錯了人？』

『不是娶錯人，是——。』

『爲何不說？』

『說來慚愧，』𧗽虎答道：『這一案鬧到今天這般田地，勞動大人從南京來親審，都爲的是小人吃了個啞巴虧。』

『噢——』劉天鳴提高警覺，知道𧗽虎有套騙人的說詞了，『我倒沒有想到，你還有吃啞巴虧的時候。』

這句調侃得很好，堂下發出笑聲，這便是不信任𧗽虎的有力表示——𧗽虎不自覺地有些氣餒了。

『是，小人吃了啞巴虧。』衞虎到底是厲害脚色，說得絲毫不露窘態，『那天花轎抬到門，打開轎門一看，裏面甚麼也沒有，是一頂空的花轎。』

空花轎！堂上堂下無不詫異，堂下百姓，從未聽說過有空花轎這回事，堂上的按院大人則是沒有想到衞虎有這樣瞪着眼說瞎話的回答。

衞虎很厲害，劉天鳴心裏在想，他的這個回答，出人意表，便有先聲奪人之利。但是，衞虎的毛病太多了，什麼地方也禁不住一駁，只要跟他平心靜氣周旋，不必妄動無名之火，能這樣，才能收得導民守法向善的效用。

於是他問：『何以是空花轎？你不覺得你這麼說，是荒天下之大唐嗎？』

衞虎說他娶來的是一頂空花轎。然則何以不追究呢？他說他知道交涉也無用，這是『騙婚』；因爲事先他就聽說新娘不願上轎，所以發現一頂空花轎不足爲奇。估計情形，尤三夫婦早已逃出縣外，就追究亦屬徒勞；而且時已入夜，復有賓客要招待，一切都只有擺到第二天再說。

這番揑造的話，編得入情入理，首尾俱全；劉天鳴心裏在想，倘或提朱靑荷到堂對質，一定在言語上敵不過衞虎，姑且不駁他這一層，問下去抓住了明顯的漏洞，一併算總帳，也還不遲。

於是他問：『照你這一說，那天你不曾見過朱靑荷的面了？』

『不但我不曾見過，一堂賀客，誰也不曾見過。』

『賀客是些什麼人？』

『同事居多。』

『聽說你的人緣不錯，同事自然都向着你，我也不必傳證了。』劉天鳴譏刺了這句話便又問道：『第二天你如何？據說，你一早就到了縣衙門？』

『是。』衞虎答道：『本在假中，只因爲出了命案。』

『就是尤三嫂刺死陳德成一案？』

『是。』衞虎心細如髮，補了一句：『那時不知道是尤三嫂。』

『現在呢？』劉天鳴也厲害，緊接着他的話問：『現在你可是知道了？』

『現在也不知道。』衞虎其滑無比，一句有出入的話都不肯落下，『陳德成這一案是無頭命案。』

『那麼，』劉天鳴問道：『如果我放你出去，可有把握破這無頭命案？』由於自陳能覓得上方寶劍那個試探不成功，衞虎已有戒心，搖着頭：『日子隔久了，就算領下「海捕文書」遍天下去訪，也沒有把握。』

一套再套，套不出衞虎的話來，劉天鳴只好仍舊回到原處，『你人在家中，怎得知道出了命案？』他問。

『小人雖在家中，照常辦案，自有眼線來報。小人心想，既有命案，縣大老爺必得相驗。天氣太熱，屍首擺不起。再說趁早風涼也好辦事，小人估量縣大老爺一早就要下鄉，所以連夜趕回衙門來伺候。』

『哼！』劉天鳴冷笑道，『照此看來，你倒是個謹愼奉公的人。』

備虎大言不慚地答道：『小人一向謹愼小心。』

『對了，你謹愼小心得很，所以行事不落痕跡。不過這一案支離忒甚，你想掩飾也掩飾不了。我問你，到了陳家，你跟張知縣說些甚麼來着？』劉天鳴驀地裏把驚堂木一拍：『實話說！』

這一嚇有些效驗，備虎疑心張華山已經把實情告訴了劉天鳴；如果捏造一番供詞，兩下不對頭，就難以挽回了。

因此，他覺得不妨先裝糊塗，看一看情形再作道理，於是故意擺出茫然的神色答道：『小人記不得說些甚麼。』

隨他乖覺如鬼，到底也有失言的時候；他如果索性賴了個乾淨，說當時不曾說話，劉天鳴倒也無奈其何，如今說『不記得說些甚麼。』可見得話是說了的，只是不肯承認，因而以『不記得』作推託。

『你怎麼精明能幹的人，又遇着這麼件所謂「逆倫重案」，豈非自欺欺人之談！』說到這裏

，劉天鳴心想，這下該對質了，便卽喊道：

『何淸！』

『書辦在！』

『你持本院大令，把看管着的張知縣迎提到堂。』說着，劉天鳴拔了一枝令箭，隔桌遞了出去。

這很顯然的，是要對質，衞虎到此刻才發覺，這位巡按不易對付；想一想自己的話也有漏洞，悔之已遲，唯有格外小心。

張華山就被看管在後面空屋子裏，一提就到，上堂行了禮，滿面羞慚地喊了聲：『大人！』劉天鳴念着朝廷的禮，張華山雖已被摘了紗帽，到底還不曾奉旨革職，所以吩咐搬張椅子，讓他坐下，然後說明把他找了來的用意。

『我有幾句話相問，請你當着衞虎說實話。』

『是。知無不言，不敢有絲毫虛飾。』

劉天鳴心想，第二次跟張華山談論朱陳一案，他詞色間明顯地擺着，是受人之愚，可想而知，一切都聽衞虎擺佈。只要把這一案的毛病，着落在張華山身上交代，他自然就會把衞虎如何搗鬼，和盤托出。

打定了這個主意，劉天鳴問道：『貴縣當日到孝義鄉陳家相驗回城以後，作何處置？』

『是——，』張華山也知道這時的對答，於自己的禍福大有關係，所以十分小心，『是准了苦主的指控，逮捕朱建伯到案審問。』

『到後來苦主自知弄錯了事實，錯告了好人，你便如何？』

『我——，』張華山想了想答道，『我勸苦主把狀子撤回，罰了他一萬兩銀子，置辦學田。』

『照如此說，你只是聽人擺佈，苦主告誰，你就抓誰。苦主說不告，你就叫他把狀子撤回，聽訟斷獄，爲民伸寃，自己就全無主張？』

『這原是我的不是。』

張華山自己認錯，却還不肯牽連衞虎，劉天鳴無可奈何，只好指明問了。

『案發之初，相驗以後，想那衞虎既是你得力的捕快頭，你們總商量過案情。他怎麼說？』

這一下，張華山無法閃避，只好這樣答道：『衞虎勸我准苦主的狀子。』

『爲甚麼？』劉天鳴烱烱雙目逼視着張華山問：『雖說朱、陳兩家原有嫌隙，既已結成親家，一個親自送親，一個親自迎接，可見前嫌已盡釋。而且朱建伯唆女兒殺人，自己父女兩個先就犯下死罪；卽使眞有血海深仇，朱家是有名巨富，爲何不花錢買兇手，要斷送女兒的一生，自己也脫不得干係？世上有這樣不近情理的事？而貴縣自負精明，衞虎更是辦了多少案子的老手，居

然會相信苦主情急之下，心智茫昏的誣控，有這個道理嗎？』

一番話如急風驟雨，但堂上堂下，字字聽淸；觀審的百姓，無不點頭，而張華山却只有搖頭的份兒了。

『說啊！』劉天鳴催促着。

看張華山招架不住，衞虎開了口，『啓稟大人——。』

『住口！』劉天鳴拍着驚堂木，大聲喝住，『本院不曾問你，何用你胡言亂語插嘴？』

『回大人的話，』張華山心一橫，決意不顧衞虎，『當時衞虎跟我說，朱建伯教唆女兒殺親家，一定不假。女屍必是朱建伯派人來盜了，意在滅跡，好脫卸罪名。又說朱建伯會潛逃，勸我早早緝拿到案。』

『喔，畢竟是衞虎的主意。』劉天鳴又問：『把朱建伯逮捕到案又如何？』

『自然是審問。』張華山慢吞吞答道：『那朱建伯的口供頗多不盡不實之處，令人生疑，所以把他收監。』

『怎見得不盡不實？』劉天鳴問：『你倒說與我聽聽。』

這一層張華山自覺振振有詞，便侃侃答道：『朱建伯的女兒，許配陳家十三年，到了二十歲還不嫁。……據朱建伯自供，男家送過三個日子都不吉利；第四個日子難道就吉利了？他說是聽

了一個江湖的相士，名叫甚麼「小純陽」的勸。大人請想，這不是信口開河嗎？』

『何以見得？』

『我問他小純陽現在何處？他說不知道。誰知道有沒有小純陽這個相士？』

『我知道是有的——。』

說到這裏，張華山突生靈感，覺得可借小純陽把案子拖了下來，所以急急打斷劉天鳴的話說：『原來眞有此人！他是案內第一重要人證，請大人指示地方，以便傳拿到案，訊問明白。這個江湖相士，鼓其如簧之舌，搞出這麼一件命案，眞正該死之極！』

他只顧駡得痛快，衞虎知道又闖了禍，連連咳嗽示意，擋他不住；劉天鳴心裏好笑，看着張華山徐徐答道：『這小純陽，不但我知道他的住處，而且立時可以捕拿到案。』

『喔，然則請大人立卽下令。』

『不忙，他逃不了。』劉天鳴說，『不過我要問你，如果小純陽到案作證，說是確有其事，那該怎麼辦？』

『果有其事，則朱建伯之言不虛；刺殺陳德成的，便另有兇手了。』

『好，那麼，我先了結朱建伯。』劉天鳴問道：『朱建伯可在堂下？』

『在！』有人響亮地答應，接着便見讓開一路，一個忠厚老者，拐着腿上堂跪下。

『小人朱建伯叩見青天大老爺，伏願青天老大人壽高百歲，公侯萬代。』說着，朱建伯至至誠誠地磕了三個頭。

『朱建伯！』

劉天鳴雖想儘量用當時勸他答應陳家婚期的那種聲音，好喚起他的囘憶，但高坐堂皇，下臨萬民，聲音中總是別具威嚴，因此，朱建伯誠惶誠恐地答一聲：『小人在！』

『你抬起頭來，仔細看一看本院。』

『是！』

答應是答應，心內十分困惑，不知看些甚麼？此外也就是衞虎一個人明白其中的奧妙；其餘無不詫異，不明白他此舉的用意何在？所以都是屏聲靜氣，細看動靜。

堂宇奧深，光線不明，朱建伯抬頭細看，除了影綽綽一張清癯的臉外，實在看不出甚麼花樣。

『朱建伯，你看清本院了麼？』劉天鳴這樣追問。

『囘青天老大人的話，』朱建伯帶些慚愧的聲音說：『小人愚昧，莫測高深。』

『喔，』劉天鳴往左右看了看，『想是光亮不足，來，掌燈！』

這越發奇了！莫非劉青天臉上寫着什麼字，所以要叫他細看？大家這樣胡思亂猜，不免小聲議論；直到取來兩支紅燭，左右照映，堂下方始靜下。

『朱建伯，你不妨到案前來細看！』

『是。』朱建伯磕了個頭，膝行兩步，仰頭仔細觀望；這一望，到底記起來了，失聲喊道：

『原來靑天老大人就是小純陽！』

這個謎底一揭穿，直如石破天驚，第一個張華山震駭失聲；就是堂下也無不驚異莫名。後面的百姓，聽說小純陽就是巡按，都要一瞻顏色，你擠我擁，頓時搞得秩序大亂。

張華山是被摘了烏紗帽的，已發不出官威，劉天鳴是不願發官威，那就只好何淸假威行事了。他站到堂前，大聲呼喝：『審問重案，正在緊要關頭，何得喧嘩，倘再這等嘈雜吵鬧，我只好面稟按院大人，暫且退堂改期另審！』

從來不曾聽說有個書辦這樣子大模大樣地下『堂諭』；但這幾天怪事迭出，也就沒有那個批評他不對，而且還眞怕他面稟按院大人，退堂停審，那一來，何以小純陽會變成按院大人？這個疑團就不能打破；牽腸掛肚，會使人一夜睡不着覺，所以，擠也不擠了，吵也不吵了，墊起脚，伸長脖子，朝堂上望着。

堂上的劉天鳴，這時向張華山問道：『你聽見朱建伯的指證了吧？』

『是，』張華山臉色灰白，聲音發抖，『我實在不曾想到大人也曾跑過江湖。』

這話簡直叫語無倫次。然而劉天鳴倒不怪他，知道他嚇得糊塗了，『是的，』他朗然說道：

『不要說你想不到，堂下百姓怕也是沒有一個人會想得到。不過，我跑江湖，不是爲了餬口，是微服私訪。當時經過，讓朱建伯跟你說吧！』

朱建伯那裏還說得出話來？想起當初都是爲了『小純陽』一句話，幾乎弄得家破人亡！此刻小純陽變了按院大人，伸寃昭雪，明鏡高懸，但願他『壽高萬歲，公侯萬代』。若是按院大人變了小純陽，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，駡一聲：『都是聽了你的話！弄成這個樣子，一言喪邦，害人不淺！』就爲了這複雜矛盾的心情，淚流滿面，哽噎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瞭解他這副眼淚的，莫過於劉天鳴自己，內心不免疚歉，但此時不是表達這種情緒的時候；看見朱建伯無法陳述，便只好自己宣佈了，把當初如何路過宿遷，如何微服私訪，如何發現朱家的大媒一怒而去，如何爲朱建伯所延請，以及如何勸他爲了不傷至親的和氣，接受陳家所送的日子，源源本本說了一遍，同時又細述朱家房屋的格面，以及朱靑荷的『八字』，這都是鑿鑿有據的事，把堂下的老百姓聽得鴉雀無聲，目瞪口呆。

等這一套講完，劉天鳴又說：『這一案，本院便是一個鐵證。如非適逢其會，有本院參與在內，深知其事，任令貪惡官吏，鍛鍊成獄，大明天下，那裏還有公道可言？如今，小純陽是有着落了，朱建伯身上的疑問是澄淸了，我要細究寃誣朱建伯的經過。』說到這裏，拍一聲驚堂木，喊道：『衞虎！』

『小人在!』

『當初逮捕朱建伯，可是你的主意?』

『回大人的話，小人面奉本縣張大老爺諭令，不敢不遵。』

『那麼，可是你親自去捉的朱建伯?』

『不是!小人派手下去的。』

『可曾索賄?』

這話很難回答。衞虎想了想，覺得不妨承認，也是避重就輕的一法，便即答道：『大人明鑒，天下那個州縣，辦到這樣的案子，少不得都要幾文辛苦錢，香香手。』

『哼!你倒還說得出口。』

『小人一向有一句，說一句。』衞虎答得極快。

『那麼，我再問你，想朱建伯既非江洋大盜，又是本縣安守本分的紳士，如何當時一言不合，你就擴掇縣官動用大刑，試問，你於心何忍?』

『這——，』衞虎磕個頭說，『須問張大老爺!』

劉天鳴看看張華山冷笑了一聲，轉臉看問：『朱建伯，你照實說來，當時提到堂上，如何問你?』

『當時的情形，小人因爲受驚過甚，頭上就像着了一槓子似地，昏昏沉沉，不容易想得起來了。』說着，朱建伯磕了個頭，表示因爲無法答供而賠罪。

『也難怪你。』劉天鳴只好一句一句地問，讓他易於回答：『當時你可曾爲你女兒辯寃？』

『自然辯了的。』有個頭緒一提，朱建伯想起來了，『那時我已聽我姪子大文說道，知有上錯花轎這回事。』他指着張華山說：『我便稟告張大老爺，說小女下落不明，刺死我親家的，不知是那家的新娘子，我還請張大老爺替我訪查小女的下落。』

『堂上怎麼說呢？』

『張大老爺聽了小人的話很生氣，說是：你女兒已經見了閻王，教我那裏替你去尋查？』

『噓！』劉天鳴轉臉去問張華山：『何以據說他女兒已見了閻王？』

『大人！』張華山低着頭答道：『原是聽了徧虎的話。』

『那麼朱靑荷可曾見閻王呢？』

這句話自更無法回答，只不斷自責：『原是我糊塗，聽斷不明。』

『聽斷不明，關乎才智；酷刑索賄，關乎本心，我倒要請教，你是爲了甚麼，第一堂就對朱建伯用大刑？』

『是——，』張華山很吃力地答道：『是想求個水落石出。』

『旣云水落石出，則朱靑荷從衞家逃出，赴鄰縣投訴，可見刺死陳德成的另有其人，所盜走的女屍，絕非朱靑荷。試問，你何以又不往正途上去追究？』

這就是張華山在這一案上所犯的最大的過失，百口莫辯，唯有低頭不答；想着自己前程不保，生死難知，今日當着一縣的百姓，被問得啞口無言，說起來總怪自己誤信了衞虎，先則倚重，後受挾制，泥淖越陷越深，眞有悔不當初之感！於是不知不覺地落下兩滴眼淚。

就爲了這兩滴眼淚，劉天鳴算是暫且饒過了他。定神想了想，案情到此，衞虎誣害朱建伯的罪狀，已很明顯；但如何明知娶錯了新人，而胆敢扣留朱靑荷，企圖李代桃僵，以自殺的尤三嫂冒充陳家的新婦，致有所謂『逆倫重案』發生，這是整個案子中最緊要的一部份。如果這一層不問清楚，就不能定讞；因而又轉回頭來問衞虎。而衞虎一口咬定是空花轎，要他擧證，他擧了個王狗子。

劉天鳴已看過全案的口供，這一場大風波之起，就起在王狗子爲衞虎拉線、逼娶尤三嫂，可以說是個罪魁禍首，心裏本就對他極其厭惡；同時想到，衞虎擧證不擧別人，獨擧王狗子，可見得必是死黨，決不會供出實情，就得給他個下馬威，敎他不敢瞎說。

於是傳了王狗子到堂，他先不問衞家的花轎，問逮捕朱建伯的經過：『那天去捉朱建伯是你帶人去的？』

『是！』王狗子答道：『衞頭兒叫小人帶了十幾人去捉的。』

『你除了帶走朱建伯，還帶了甚麼東西？』

『小人沒有帶別的東西。』王狗子翻着兩隻三角眼朝上答道：『大人的話，小人實在不懂！』

『眞的不懂，我就告訴你吧，衞虎剛才供過，你們「弄了幾文辛苦錢，香香手」，有此事？』

衞虎供過，是賴不掉的，王狗子便說：『這是例規有的。』

『你跟朱家要了多少錢？』

『他們送了八百兩，都交給衞頭兒了。』

『是你經手？』

『是。』王狗子硬着頭皮答道：『是小人經手。』

『你分到多少？』

『一百兩。』

『這就是受賄，來啊，』劉天鳴吩咐：『抬下去打！』

『喳！』隸役們大聲答應，却是不動。

劉天鳴以爲他們有意衞護王狗子，有些發火；何淸趕緊上前，小聲說道：『打多少？請大人

發落？』

『喔！』劉天鳴說：『一兩銀子一板，打一百板，與我着力打！』把火籤擲了下去。

何淸想有所勸阻，因爲一百大板打下來，人已動彈不得，而劉天鳴要問他口供，也就無法回答，但又怕當堂碰釘子，自己把難得藉巡按的威風而樹立起來的一點聲光，葬送在裏頭，實在犯不上，所以遲疑着不曾開口。

就這時，見掌刑的皂隸，陳大麻子，已在關照他的同事：『堂上大人吩咐，着力打！休得賣放人情，自討沒趣！』

『喳！』四名手下齊聲答應。

於是把王狗子拖翻，合仆臥倒，一個揿頭，一個揿脚，一個褪下王狗子的袴子，另一個擧起大板子就打。

一板子下去，何淸就聽出聲音不對；打得太重了。打板子有各種手法，打得響的不見得打得重，打得重的不一定打得響；有的傷皮傷肉，不傷筋骨；有的表皮不破，而裏面的肉爛成豆腐一般，再有狠毒的就打在要害筋脈上，幾板子就可以打死。何淸奇怪，看那樣是要把王狗子打死；先還聽他怪叫，打不到十板子叫聲就低了下來，再後來索性連哼聲都聽不見了，看這情形不妙，何淸不能不跟劉天鳴去咬個耳朵，勸他罷手。

但就在移步向公案時，看到了㣣虎的臉色，心內一驚，立卽會意；不由得縮住了脚，不肯去多事。

倒是劉天鳴自己有所警覺；喊一聲：『別打了！』

『大人吩咐，』何淸高聲轉述命令：『住刑！』

板子一停，掌刑皂隸陳大麻子，把王狗子翻過身來，蹲下身去，扒開眼皮看了一下，隨卽朝上一跪，高聲說道：『回稟大人，王狗子打死了！』

這一聲眞如石破天驚，堂下是『嗡』地一聲；而堂上是『啊』地一聲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大感意外。

劉天鳴有些不知所措，楞了好半晌，突然想起，拍着驚堂木問道：『你怎得把個要犯打死在堂上？』

『大人吩咐着力打；着力一打自然就打死了！』

這是把責任推到堂上，劉天鳴勃然大怒，『好刁惡的東西！』他拍着桌子駡，『本院吩咐你着力打，不曾叫你把他打死！你掌刑掌了多少年了，手上一點分寸都沒有嗎？』

陳大麻子不敢再强辯，但也不曾認錯，只跪在那裏翻白眼。

劉天鳴又氣又恨，但地上擺着一具屍首；案子也問不下去了，而堂下的百姓在等着看這個局

面如何收場，倘無適當的處置，足以減損威名；所以先忍一口氣，定定神喊道：『何清！』

『何清在！』

『王狗子作惡多端，這樣子一死，也是他的報應。只是立斃杖下，非本院本心；這個行刑的皂隸，是何姓名？』

『他姓陳。』

『名字呢？』

『他的名字在他臉上。』

這一說，堂下有人笑出聲來；劉天鳴定睛一看，也就懂了，『是叫陳麻子嗎？』他看着何清問。

『是！』何清答道：『花名册上的名字就叫陳大麻子。』

『這陳大麻子可惡得很！』劉天鳴說道：『你替本院辦一道公文，致署理的孫大老爺，把這陳大麻子開革，驅逐出境。』

『大人——。』

劉天鳴馬上打斷：『不准你替他討情！討情也沒用。』

何清是看在同事份上，如果不這麼做作一下，會受人責備，將來在本衙門就難混了；既然劉

天鳴態度堅决，也就不必再多說，答應一聲：『是！』

『打死的王狗子，傳件作相驗，給棺掩埋，通知孫大老爺撥銀五十兩，以爲撫恤。』劉天鳴接着又說，『本案改日再審。朱建伯飭回，儞虎還押。退堂！』

退堂入內，換了官服休息。但身子閒了，一顆心却閒不下來，一會兒惦念林鼎和李壯圖二人，不知到儞家搜查，可有結果？一會兒又想到王狗子，覺得他死得可疑；一會兒又想到被看管的張華山，該當迅速處置，而偏偏儞虎一案，結束不了，他們兩人狼狽爲奸，互有關聯，一案不結，另一案也難了斷，看樣子一時不能回南京，會躭誤許多公事。

一個人喝着悶酒，十分無聊，酒入愁腸，最易上頭，他正覺有些暈眩，放下酒杯，欲待上床時，老家人來稟報，說書辦何清求見。

對了，劉天鳴心中自語，早該找這個人來談談。因而欣然傳見。

爲了一次親審，何清頗爲得力，劉天鳴特假詞色，命他坐着談話；何清謙謝不敢，最後是端張小櫈子坐在他面前，何清仰臉說道：『大人，我有下情上稟，要大人見諒，我才能說。』

何謂『見諒』呢？提到這樣的要求，便見得他要說的話，不可原諒。劉天鳴考慮了一下，這樣答道：『能諒解的，我自然對你諒解。』

『也還不盡是這個意思。我有話說了，不論大人肯不肯答應，只當沒曾聽我說過，置諸不問

，要這樣我才敢說。』

劉天鳴是個方正君子，不肯做自欺欺人的事；所以聽見這話，認爲出入關係甚大，不肯輕易允許。想了好半晌，覺得不答應就是一場空，甚麼也聽不到；答應了下來，眼前要守信諾，不能有何行動；但以後仍有機會，說起來還是有益的。

於是他點點頭說：『好！你說吧！』

這時的何淸，却又不知從何說起了。事情可以說是公事，也可以說是私事；有關他的切身利害——宿遷縣衙門的捕快、皂隸，也就是衞虎的一批爪牙，已經推出人來向何淸遞話，在巡按大人面前當差，須念着本衙門多年同事的情分，極力舖排；卽令幫不上自己人的忙，可也不能幫外人的忙。這『外人』，當然是指劉天鳴。

何淸瞭解這話後面的威脅意味，因爲來遞話的人又說：『巡按大人不能一輩子在宿遷，也不會一輩子在應天府，總有調走的時候，而你是宿遷城裏土生土長的人。』意思就是，倘不就範，則等劉天鳴一走，立刻便要收拾何淸。

他覺得左右爲難，最好不過能夠脫身事外；所以此來是打算說明苦衷，請求辭差。但巡按無人可用，決不會答應他的要求；而且深蒙看重，自覺辭差的話，也說不出口，所以平日口齒伶俐的他，這時囁嚅着不知如何才能說明白自己的心裏話。

『咦!』劉天鳴詫異地問:『你甚麼事如此爲難，說出我替你作主。』

『是——，是有爲難的事——。』

『那你說啊?何以吞吞吐吐?』劉天鳴有些不耐煩了，『快說，快說!』

這一逼，逼出何清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念頭，陡覺精神一振；細想一想，果有破釜沉舟的決心，不但是解消難題的唯一辦法，而且另有一番局面，說起來倒變成因禍得福了。

於是他定一定神，從容問道:『我想伺候大人，跟着大人一起，不知大人可肯提拔我?』

劉天鳴笑了。『我道是什麼事?』他說，『原來如此!這又有甚麼難以啓齒的?跟你實說了吧，就是你自己不說，我原來也有帶你到南京的打算!』

何清一聽這樣的答覆，愁懷盡去，站起身來，先向劉天鳴磕過頭道謝，然後笑嘻嘻地，依舊坐在小櫈子上。

『慢來!』劉天鳴想想不對，『答應是一定答應的，不過我剛才看你的神氣，爲難者不是此事。你倒說說看，是甚麼事，你說了要我只當不曾聽過?』

『是!』何清忽然問道:『我倒要請問大人，那王狗子，大人知道是死在甚麼人的手裏?』

問到這話，自有內幕，劉天鳴一聽先就楞了；把當時的情形細想了一遍，實在莫名其妙。『

不是那陳大麻子嗎？』他說，『可是王狗子素來與他有仇，趁此機會要了他的命？』

『不是！王狗子與陳大麻子是同嫖共賭的好朋友，不會要他的命。王狗子是死在備虎手裏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劉天鳴越發如墜入五里霧中，『王狗子是備虎手下第一名死黨，爲何要他的命？』

『滅口——』

『啊！』劉天鳴失聲說道：『有道理，你說下去。』

『當時的情形是，大人如果嚴詞審問，王狗子一定搪塞不過，話中有了破綻，必於備虎不利，所以正好借大人「着力打」這句話，把王狗子打死。這樣不但滅了口，而且還害大人落個將人犯立斃杖下，用刑過酷的處分，用心眞是狠毒之至。』

『不錯，不錯！』劉天鳴深深點頭，『不過我還不明白，備虎當時手鐐脚銬，絲毫動彈不得；也沒有聽見他說甚麼，陳大麻子何以就能照他的心意行事？』

『何用開口說話？有一個眼色就儘可以了。』

這才是備虎可怕的地方！巡按公堂之上，衆目昭彰之下，身在縲絏之中的備虎，用一個眼色，就能叫人毫無疑忌地害了自己的朋友的命，這是多厲害的人物！

『爲何我要求大人一起走？只爲了我替大人當差，衞虎覺得對他不利，已派人來威脅我。如今，我也豁出去了！』何清又說，『此人毒如蛇蝎，我勸大人不必遷延日久，明天就請上方寶劍，早殺他早好！』

『這話不錯，明天就這麼辦。不過——，』劉天鳴仍有些遲疑，『且等林鼎和李壯圖搜查了回來再說。』

『無須搜查了。衞虎做事嚴密得很，若有罪證，早已銷燬。』

這句話讓劉天鳴越發上了心事；『跟你實說了吧，何清！』他嘆了口氣說：『唉！我還有個很大的痲煩，上方寶劍叫衞虎派人給盜走了！』

何清大驚失色：『怎會有這種事？』

『既然說了，我就跟你細談一談——。』接着，劉天鳴把失劍經過，源源本本都告訴了他。

何清聽得目瞪口呆，好半晌，頓着足說：『糟了，糟了，糟不可言了！』

『爲何叫糟不可言？』

『這把劍，十有八九是拿不回來了！那裏不糟？』

一句話說得劉天鳴頭上金星亂冒：『此是先皇御賜之物，拿不回來，我不得了。何清！』他的語聲都有些不大俐落了，『何以見得拿不回來？』

『衞虎做事，向來趕盡殺絕，不留餘地；如果當時大人答應放他出去，那把劍可以拿得回來；看大人識破了他的鬼計，一無指望，衞虎一定把劍毀掉，免得留在那裏，反成禍患。』

『說得是！』劉天鳴五中如焚，不知還能說甚麼好。

『而且，大人明天也不能像斬車江榮那樣，僞裝請的是眞上方寶劍，不然，當時便會有麻煩。』

『這又是甚麼麻煩？』

『衞虎當場會叫破，那是僞上方寶劍。』何清爲他解釋：『衞虎此刻不作聲，是還留着活命的希望，叫穿了替自己找麻煩，沒有那樣的儍人。等到眞的綁上法場了，無所顧惜，如何不找大人的麻煩。』

『好！好！』劉天鳴臉色發靑，形容十分可怕；只覺胸頭一團怒火在燒，恨不得當時就把衞虎提出監來，教他自己嚐嚐他那『一品衣』的味道。

但轉念之間，他又自責；四十年讀書養氣，何以還有這樣不仁的念頭？衞虎誠然可惡可恨，死有餘辜，但要拿國法來制裁他。自己是執法的人，應當遭遇任何橫逆，不失寸心之平。否則私忿衝動，必致措施乖張；就像今天在堂上打死了王狗子那樣，事後再追悔，無裨實際。

於是他的臉色又恢復平靜了，而心智亦恢復清明了，把失劍的經過，重新細想了一遍，發覺

還有一條線索，可以着手追究。

『你的話說得很有道理。』他平心靜氣地說，『現在我們來推敲一下。』

照劉天鳴的想法，衞虎自陳能找回劍來贖罪，那在車江榮被斬以後；他人在獄中，何能毀劍？如有此事，一定得假手於人；能把這個人找出來，劍的下落，便可以自見分曉了。

『大人說得極是。就是怕王狗子替他經辦的事。』

這又提醒了劉天鳴，細想一想，何清的猜測，極有可能；說不定衞虎指使的，就是王狗子。因此，衞虎使陳大廐子滅王狗子的口，一半就因爲他曉得上方寶劍祕密的緣故。

『不過，大人請放心，我倒有一條計在此，大人看看使得使不得？』

『說出來商量。』

『我想只有走回頭路。』何清低聲說道，『趁他們今天遞話來，我正好裝作幫他們的忙，請大人停審三天，我到監獄裏去跟衞虎談一談。』

『怎麼個談話？』

『就說大人願意放他出去，若能找回劍來後，權當贖罪。等他把劍找了出來，仍依然治他的罪，如此有何不可？不妨試試。』

『使不得，使不得——』劉天鳴不斷搖頭，『這不是我做的事。』

『那——。』

剛說了一個字，只見老家人來報，林鼎和李壯圖覆命；劉天鳴立卽延見，林李二人神情困頓而狼狽，一見何清在座，兩人面面相覷，都不開口。

『不要緊！我已經把這件事都告訴他了，他還有些見解；先聽了你們的再說。』

於是林、李二人報告到衞家搜查的經過。話很長，但也很短，短到一句話就能說完：搜遍衞家各處並沒有搜到上方寶劍！

『延津劍合，只怕渺茫得很了！何清，你把你的看法說給他們倆聽聽。』

聽了他的話，林、李二人無不沮喪。反倒是劉天鳴，經過剛才那一番自診自省，已能把此事淡然置之，轉而安慰大家。

『我今夜就要擬兩道奏疏，一道是誤斃王狗子於杖下，自請處分；另一道奏報失劍，自請治罪。』

『大人！』林鼎第一個提出異議，『事情還不曾絕望，不必這麼做。』

『是的。大人請寬心，事緩則圓。』李壯圖也勸他。

何清則更說到是非利害關鍵上，『大人，』他說，『這一來殺車江榮用的是僞上方寶劍，就瞞不住人了。這個罪名跟矯詔一樣，非同小可，大人不能做親痛仇快的事！』

最後這句話打動了劉天鳴的心，『也罷，』他無所謂地說，『你們慢慢找，不必操之過急。』

等退了出來，何清悄悄把林鼎一拉，連李壯圖一起，邀到他家去喝酒，把杯密談，說了他的計劃，問他們的意思如何？

『辦法是不錯。』林鼎皺着眉說，『無奈上頭不答應。』

『這顧不得了。』李壯圖矍然而起，『老何，我看只有瞞着上頭去做。』

『你看呢？』何清堅持要三個人同意才肯進行。

林鼎考慮了好一會兒：『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不過，怎麼個說法，得要好好商量一下。徧虎不是輕易能上當的人。』

『我只說是我的意思。』何清答道：『我跟他們說，你們要我從中幫忙，總也要幫得上忙才行。你們先把這件事情告訴我，我找機會對劉大人去說。不然，我一個書辦，人家是巡按，憑甚麼對他去討這麼大的一個情？』

『這話說得對。不過下一步呢？』林鼎問道：『徧虎一定要你提担保，你又怎麼說法？』

『我估計他們一時還不肯說實話。我說的意思是借此探一探口氣，如果上方寶劍還在，可以拿來換徧虎的命，他們一定很起勁。否則，反正劍也沒有，說過就算了。』

『這想得深了！第一步先查出來，劍還在不在。』李壯圖說：『果然不在了，另想別法，不必再鑽牛角尖。』

『我還有個想法，果然劍不在了，也不要緊。』

如果劍不在也不要緊，那就根本沒有甚麼可以發愁的了！因此林、李二人對何淸這句話，一面不大相信，一面又想相信，因爲心情矛盾，反而都說不出話，只怔怔地望着他的臉。

『兩位不相信是不？』何淸把杯微笑，『我說個道理，兩位老哥就明白了，十六個字：劍毀人亡，眞僞莫辨，眞自是眞，僞亦是眞！』

這四句像偈子樣的話，把林鼎和李壯圖說得只是翻眼；但這兩個人的思想都很敏捷，細想一想，也就不難瞭解。

『你是說，如果劍已毀去，則毀劍的人，必爲鶬虎和王狗子。王狗子已死，鶬虎已難逃生，既都不在人世，就再也無人能指證劍的眞僞。可是這個意思？』

『對！』何淸回答李壯圖，『只要把僞劍冒充眞劍，誰個知道其中的底蘊？』

『話很不錯！』林鼎連連點頭，『不過你自己也跟劉大人提，鶬虎斃命的那一刻，一定會叫破眞相，那時豈不是大大的一個麻煩？』

『唯一的麻煩，就在這裏。當然也有辦法好想——。』

林鼎擧杯相敬：『還是得要你老哥想，我們兄弟聽你的。』

『不敢當——』何淸答道，『兩位老哥這等抬愛，我總得想個辦法出來。就只怕劉大人不肯。』

『你請先說了再談。』

『衞虎死有餘辜，到時候悄悄下手，在獄裏「做」了他報個病斃，省得他臨死還要害人。』

『這倒也是個辦法。』林鼎看着李壯圖問：『你看如何？』

『只怕劉大人不肯，像衞虎這樣的人，應該明正典刑，這樣下手，反倒是太便宜他了。』

『到時候再說吧！』何淸怕他們爲難，自己退步，『反正事情逼到那一步，要伸手就非伸手不可。眞的不行，爲了保大人的前程，也就說不得了。』

他們懂得他的意思，必要時，依然是暗中下手；便都點點頭，算是取得了默契。

『有件事，兩位老哥一定要辦到。』何淸又說，『不然我難說話。』

『你說，我們弟兄盡力去辦。』

『無論如何，要請劉大人先停一停；三天不行，一天也可以。』

『好，』林鼎答道，『說甚麼我們也替你去爭一天。』

這『一天』當夜就爭到了。林鼎假託的理由是，連日審問，供詞甚多，有些還沒有整理完竣

。不如暫停審問一天，一面讓刑房得以把口供補起來，一面他跟李壯圖可以趁此機會，細讀供詞，看看有沒有甚麼新的線索？

這是很合理的一個說法，劉天鳴立即同意。何清在接到消息以後，當天便入監採視衞虎。

* * *

相見是在『獄神廟』。

衞虎自從何小義爲劉天鳴所責以後，便沒有以前那麼舒服了。不過也不致於像其他死刑重犯那樣，晚上要『釘匣狀』，手足被禁，終夜不得動彈；只是釘了一副鐐，睡的是有蓆子，有舖蓋的地舖；三餐有肉，晚上有酒，都是他家裏送來的。此刻由於何清作主，索性把他的脚鐐都取下來了。

『老何，』衞虎皮笑肉不笑地說，『說有熟人來看我，想不到是你！』

『我不能不來，天天想來！』何清向牢頭禁子呶呶嘴，示意迴避。

衞虎不作聲，看桌上有酒，先爲自己斟上一杯，方伸手替何清斟，然後垂着眼，默默地啜上一口，似乎無視於何清似地。

『老衞，我是身不由己，你曉得的。你跟按院的這個樑子繞得太深了，我自不量力，想來解一解。』

『怎麼個解法?』備虎緊接着說,『有句話免談。』

『那句話?』

『拿劍換命。』

何清的失望,溢於形色;輕輕說了句:『那就沒有甚麼好談的了。』

『原是如此!劍又不是我拿的,我怎麼交得出來?除非先放我出去;這一層,你又辦不到。』

『不是我辦不到,是按院不相信。』

『不相信我,還談甚麼?』備虎說道:『老何,同事一場,我託你點事行不行?』

『你說。』

『請你以後少來!』說完,備虎站起身來,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何清沒有想到受他這一番羞辱。不過,他亦不認爲毫無所得;備虎敢出此態度,必有所恃,倒要看看他有何花樣?

第三天恢復審案,審到一半,只見堂下起了紛擾;聽審的百姓,你擠我推的,閃出一條路,一名衣帽鮮明的太監,帶着兩名從人,大步而來。

太監都是驕橫慣了的,但劉天鳴却不賣他的帳;故意大聲問道:『擅闖公堂的是誰?』

一聽這話,何清機警,急忙迎了上去,兜頭一揖,口中說道:『公公,請留步!』等那太監

站住脚，他緊接着又問：『公公貴姓？』

太監的尊稱叫『公公』；何淸以禮當先，那太監便好言答說：『我姓趙，奉南京鎭守太監之命，有緊要公事，卽刻要見按院劉大人。』

『是，是！待我通報。』

於是，何淸疾趨上前，在劉天鳴耳際輕輕相勸，說是這趙太監來意不善，以柔克剛，不妨先假以詞色。

南京鎭守太監權柄極重，劉天鳴怕萬一是軍情大事，不便躭誤，所以點點頭說：『就請公案一旁相見。』

這當然要設一座；等趙太監上前行禮坐下，隨卽取出一封紫花大印的公文，遞了過去。劉天鳴拆開一看，大出意外，竟是鎭守太監要提衞虎。

『衞虎有案未結。』劉天鳴平靜地說，『等結了案，我自然派專人將衞虎送到南京，交與鎭守太監。』

『不行，劉大人！鎭守太監交代卽刻要提。』

『不行！』劉天鳴針鋒相對地，『不但此刻不行，十天半個月怕也還不行。』

『這衞虎，是欽命交代鎭守太監提問。劉大人，』趙太監沉下臉來說，『你莫非想抗旨？』

這頂帽子太大了，劉天鳴有些罩不住；正在爲難時，何清踏上來挿句嘴：『大人，小人有句話，不知道能說不能說？』

這句話提醒了劉天鳴，知道他此來必是替自己解圍，心頭頓感輕鬆，連聲答道：『你說，你說！』

『鎭守公公要提衞虎，自然不能不依，但衞虎在宿遷犯下幾十件大案。』他指着案卷說道，『告他的狀子有這麼多，一件都還不曾了結。旣然鎭守公公要提人，不妨連狀子一起移了過去。大人只須寫一道奏疏，專差遞進京去，豈不就盡了自己的責任？』

『着啊！』劉天鳴大爲高興，指着那一堆狀子向趙太監說道，『你要人可以，我已經說過，衞虎又不是我的寃家；他的死活存亡，一概與我無關。不過我奉旨巡按，代天巡方，老百姓告到我這裏，就等於報告到皇上那裏一樣，我不能不有個交代。來，來，你連人帶狀子一起收了去，也省却我多少精神。』

『劉大人！劉大人！』趙太監軟下來了，『話不是這麼說，你如果一定要留下衞虎，也好商量。』

『似乎不必商量了。』劉天鳴作出推卸責任的神情，『其中有兩件案子，亦眞非鎭守才能辦得了。何淸，你把衞虎勾結江洋大盜的那兩件案子找出來！』

『不必，不必！』趙太監慌忙搖手，『不必給我看。有這些案子，就讓衞虎留下好。我告辭了。』說着，伸手便來取鎮守太監的那件公文。

『慢來！』劉天鳴看出破綻，一手按住公文，『這是給我的公事。何清，收文掛號，摘由呈閱。』

『喳！』何清手快，一抽便把那道公文抽到了手。

趙太監的神氣越發尷尬，竟有些手足無措似地；何清明白，這道公文多半出於僞造，鎮守太監也未見得有派他來提衞虎的命令。隻手遮天，胆大妄爲，若是鬧出來了，這姓趙的吃不了還兜着走呢！

但是，這又何必？太監十有八九是小人，逼急了會像毒蛇、瘋狗般反噬。得饒人處且饒人，因而他向劉天鳴使個眼色，躬身說道：『大人，或者趙公公得了鎮守公公的指示，如果不能把人提回去，便無須投文。公事是否可讓趙公公抽回，請大人思量。』

『也罷！』劉天鳴慨然揮一揮手，『你就抽了回去。只是下次再莫爲鎮守找這些麻煩。切記，不然公事公辦，我要當面跟鎮守去談一談。』

這是很明顯地指出趙太監僞造文書，他諾諾連聲地答道：『劉大人說得是。』接着還請了個安道謝。

就這樣前倨後恭地，趙太監搞了個灰頭土臉，黯然而去；劉天鳴覺得這十分痛快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何清却不敢像劉天鳴那樣樂觀。幹他這一行，全靠機警，時時刻刻防着人做壞事；而像趙太監這樣的人，更要當心。此時心念一動，來不及跟劉天鳴細說，告個罪匆匆退出，追着趙太監的影子，先高喊一聲：『趙公公！』

憤怒不息的趙太監，正在暗暗的咬牙，盤算着如何才能翻今天的本？聽得這一喊，回頭見是何清，心裏越發惱怒——剛才受的那場氣，都由他身上而來！心想一時拿劉天鳴無可奈何，一個小小的書辦，如果也應付不上來，那就太對不起自己了。

於是他站住脚，板着鐵靑的臉，斜睨着何清，冷冷地問道：『你是叫我？』

『是！』何清恭恭敬敬地先請一個安，陪笑說道：『有句話想請問公公。』

『你配跟我說話？哼！』趙太監跺一跺脚，掉頭就走。

何清沒有想到，他竟這樣當面開消！楞了一下，趕緊又追了上去，這下是抓住了他的衣服喊：『趙公公！』

『放手！』趙太監厲聲喝道：『你要幹什麽？』

『想問趙公公住在那裏？』

『你問這個幹什麼？』趙太監把手指到他臉上，『你也來干涉我的行動？混帳，你是什麼東西！』

趙太監越罵越氣，把在劉天鳴那裏招來的不快，都發洩在何清身上，頓足咆哮，唾沫橫飛，濺得何清一臉。

這時就看出何清的修養功夫來了，儘管已有好些人圍了攏來看熱鬧，他依然不動聲色，一面舉起衣袖，擦一擦臉上的唾沫星子，一面解勸似地說：『趙公公不必動氣，有話好說。』

太監大多是越扶越醉的脾氣，而且有些『人來瘋』，一見人多，格外大發『雌威』，『誰要跟你說話！』趙太監使勁一掌，打開了何清的手，『你不配，你不撒泡尿，照照你自己，好大的胆子，哼！』

這一下，旁觀者不平了，不過有人敢怒不敢言，有人却要『拔刀相助』，這個人就是楊大壯。

『嗨！』他站出身來，指着太監說：『你何必發那麼大的脾氣！』

『管你什麼事？』趙太監把眼一瞪，『要你多嘴！』

『天下人管天下事！』楊大壯將胸一挺，『我看不慣！』

『看不慣替我滾遠些！』

楊大壯看他不可理喩，一時忍不住，出手就是一拳。

這一拳如果打着趙太監，事情便鬧大了，幸虧何清早有防備，等楊大壯拳頭剛伸出來，他用手一托，把楊大壯的拳頭托得偏了過去。

『反了，反了，』趙太監氣得臉上一陣靑、一陣紅，『你竟敢動手打人，你曉得你打的甚麼人？』

『哼！誰曉得你是甚麼人？你不講理，我就要打。』

『你敢！』趙太監停了一下，突然一跺足：『好！這件事不能算完，且等回南京再說。』楊大壯還要動手，斜刺裏衝過來兩人，拉着他就走，兩個人是林鼎和李壯圖。

『趙公公，』何淸有些懊悔，覺得自己沒有處置好，無端又生糾紛，所以態度上越發謙恭了・請個安說：『你老人家息怒，我原是請問趙公公憩在何處？好陪了回去，總怪我言語不淸楚，才惹出這一場是非。千萬看小的面上，不必計較。』

趙太監只爲態度太橫，惹出老大的沒趣，前車之失，鑒在眼前，不敢對何淸再亂發脾氣，但也不便前倨後恭，只是一疊連聲，悻悻然地：『好，好，不必你費心！我那裏也不住，這會就上車回南京。』

果眞如此就太好了！何淸就是怕衞虎聽說趙太監所謀不成，可能會將上方寶劍，託他攜出宿遷，因而要問趙太監的住處，好作監視。旣然馬上要走，那就省事多了。

『那麼請問趙公公，可是雇的來回車子？行李置在何處，你請告訴小的，好安排趙公公動身。』

『不消費心！』趙太監說：『我倒問你，剛才那個混帳小子姓甚麼？是幹甚麼的？仗誰的勢？這麼橫！』

『大人不記小人過，』何清陪笑解勸，『像這樣的混小子，那兒都有，趙公公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？』

打量着何清絕不肯說，趙太監另有盤算，便不追問，氣咻咻地轉身就走。

何清不便再跟過去，定神想了想，也急急回頭去找林鼎和李壯圖商議。

那兩人正埋怨楊大壯魯莽，一見何清，便先爲他引見。何清因爲他是爲己不平，便先道了謝；然後道聲：『對不起，我跟他們兩位說句話，馬上再過來奉陪。』

楊大壯很見機，料知有機密公事要談，便站起身告辭。何清倒很喜歡他，殷殷約了後會，方始放他離去。

『姓趙的要走了。』何清低聲說道：『說不定那把劍，就由他夾帶了出去。怎麼得想個法子，趁這個機會把它截了下來。』

『對！』李壯圖矍然而起，『我們得馬上動手！』

『別忙！』林鼎拉住他的衣服，『先聽聽老何的。』

『先要這麼假定，劍是在衞虎家，預備讓姓趙的私下帶出宿遷。這個假定，又有兩個假定：一個是帶了出去；一個是因爲別的緣故，譬如趙太監謹愼怕事，或者看有人跟他爲難，不敢造次。』何淸停一停又說：『總之，劍如果要出現，像今天這種情形，就是出現的時候。』

『我也有這個感覺。』林鼎說道：『如果不讓姓趙的帶出去，容易得很，馬上到衞家四周，安上幾個「明樁」，陳大麻子他們一看見這樣子，自然害怕，那怕劍已交給了姓趙的，也會重新要回來。』

『對了！』何淸深深點頭，『劍雖要了回來，一時怕還來不及藏好；迅雷不及掩耳的，就趁這時候去搜一搜。』

『那就走吧！』李壯圖說，『越快越好，一步遲不得。』

『好，你們去吧！』何淸又說：『爲求萬無一失，我另外派人跟了姓趙的走；到底看看劍是走漏了沒有。』

於是林鼎和李壯圖，到劉天鳴那裏請了令箭，趕到衞家，正好遇見趙太監從那裏動身，細察他的行李，只有一隻箱子，一個舖蓋，以長度來說，都不像藏得下一把上方寳劍。至於是不是另有意想不到的藏匿之處？一時無法判斷，只好丢下不管；且顧眼前，仍舊是用搜罪證的藉口，進

入衞家仔細搜索。

這一搜，仍無所得。那就只有期望何清派去跟蹤趙太監的人，能夠查出究竟。然而他們也是失望了！跟蹤的人回來報告，沒有任何跡象，可以看出趙太監隨身帶着一把寶劍。

上方寶劍到那裏去了呢？是不是還在人間？倘或眞的找不回來怎麼辦？這一連串的疑問，把林鼎、李壯圖和何淸困擾得食不甘味，夜不安枕了。

七

事情很巧，也可以說是很不巧；就在趙士龍到京城的那天，劉瑾被捕了。

他是陝西興平人，本姓談，年輕時自己割掉了『那話兒』，投身在一個姓劉的太監名下，入官當差，因而改姓爲劉。那時是正德皇帝的祖父，憲宗成化年間。

憲宗駕崩，傳位孝宗；這是位好皇帝，可惜壽命不長，做了十八年皇帝，只活到三十六歲。太子卽位，改元正德，那時只有十五歲。

十五歲的正德皇帝，人極聰明，可惜童心特重，是天字第一號的紈袴子弟；陪着他玩的有八個太監，名叫馬永成、高鳳、羅祥、魏彬、邱聚、谷大用、張永，還有一個就是劉瑾。他的職司是專管鳴鐘撞鼓的『鐘鼓司』太監，地位極低，但因爲得到皇帝的寵信，權勢漸盛；外面把這八

名太監叫做『八虎』。

『八虎』每日陪着皇帝，不是調鷹走馬，踢球角力，就是輕歌妙舞，講求聲色。少年皇帝不上緊唸書，這樣荒唐下去，必成昏君；因此朝中大臣，對『八虎』大爲不滿。於是六部九卿，連名上了一道奏章，細數『八虎』的罪惡，奏請皇帝『縛送法司，以消禍萌。』

小皇帝對這八個人已有感情，想到他們送法司治罪，或則殺頭、或則充軍，於心不忍，而且沒有這八個人陪他玩，他也不知道那種寂寞的日子如何打發，越想越害怕，竟致吃不下飯。

當然，『八虎』害怕得更厲害，但是計無所出，臣下們又天天催請處置；皇帝無奈，只得派遣地位最高，可以代替皇帝處理政務的『司禮監』王岳、李榮、范亨、徐智等人，到內閣與大學士會議上奏。

會議的結果是，請照原議辦理，也就是將『八虎』送法司治罪，皇帝問道司禮監王岳；此人素性剛直，一向討厭『八虎』引誘皇帝不務正業，所以支持內閣的決議。

到了第二天，忽然傳旨，召諸大臣入宮；這就表示內閣的覆奏，不曾批准，因爲明朝的皇帝都是不大召見大臣的，覆奏上已說得很明白，若無疑問，只須批一個：『是』，或者『依議』就可以了，不必傳旨召大臣入宮。

果然，一進宮門，司禮監李榮手拿着六部九卿連名的奏疏，宣達旨意。『有旨，諸大臣愛君

愛國，所言甚是。不過此八人自皇帝在東宮，就已侍候起居，不忍卽置之於法。希望大家不要逼得太緊，稍緩時日，皇帝自會加以處置的。』

羣臣相顧無言，只有一個忠心耿耿的老臣——戶部尚書韓文說話：『如今海內民窮盜起，天災日增，這班小人還引導皇帝遊宴舞慶，衰廢國政，我們身列朝班，實在不能不說。』

『是的。』李榮把手裏的奏疏揚了揚，『諸公的話說得很懇切，皇上不是不明白，只不過希望大家緩一緩，讓皇上辦他的罪而已！』

『那麼，』吏部侍郎王鏊接口問道：『萬一皇上不辦又如何？』

『這在我！我是司禮監，對大家的奏章，當然會有交代。』李榮指着自己的頸項說：『我脖子上又不曾裹着鐵，不怕砍腦袋？敢誤國事！』

這一下，就非辦不可了！『八虎』大起恐慌，自己請求『安置南京』——這是貶斥的表示，而閣議不許。司禮監王岳、范亨、徐智等人，亦站在內閣這方面………因此，皇帝不能不依，就等第二天一早，便要降旨，將此八人逮捕下獄。

誰知就在這夜，事情起了大變化，有個吏部尚書，名叫焦芳，是個無恥小人，他跟劉瑾交好，連夜跑去密告，於是劉瑾約集他的同黨，深宵入寢宮，跪在御榻前面，一齊放聲大哭，這一哭把皇帝的心哭軟了。

劉瑾看到皇帝的臉色，方始進言：『害奴才們的是王岳；王岳是宮裏的人，反而跟外朝的內閣勾結，他要把奴才們八個人趕走，才好限制皇上的出入。再說調鷹走馬，於國事何損？如果司禮監得力，外朝官又怎麼敢這樣子跋扈，一定要逼着皇上聽他們的話。』

皇帝原就覺得臣下逼得太厲害，一點面子都不講，心裏覺得異常委屈；此時聽了劉瑾的挑撥，勃然大怒，當時便命劉瑾掌司禮監——司禮監的頭腦；高永成提督『東廠』，谷大用提督『西廠』，掌管皇帝私人的爪牙；這些爪牙亦隨卽奉了劉瑾的命令，逮捕王岳、范亨、徐智，發配到南京太祖陵寢服打掃的勞役。

到第二天百官入朝，才知一夜工夫，整個局面都翻過來了。內閣大學士必須共司禮監合作，才能處理大政，既然劉瑾掌權，原來的大學士都知道幹不下，紛紛辭官。皇帝聽了劉瑾的話，只留下一個比較知趣的李東陽；另外『閹黨』焦芳內閣拜相。焦芳得意以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追上王岳、范亨，取了他們的命；徐智則被痛揍一頓，打斷了一條手臂。

劉瑾一掌了權，正人君子，大遭其殃。凡是言官上疏，規諫國是的，不是被殺，就下獄。有個兵部主事，浙江餘姚人，名叫王守仁，學者稱『陽明先生』，因爲上疏救一個姓戴之言官，惹惱了劉瑾，假傳聖旨，杖責五十，打得死去活來。同時也降了官，調爲貴州龍場驛驛丞，那是個有去無還的蠻瘴之地。但是劉瑾還覺得不解恨，派了東廠的『番子』跟踪，預備在路上找個方便

之處，下手殺了王守仁。可知劉瑾時已掌大權，治理天下事了。

這時也正就是趙士龍剛到京師的時候，第一步是要去見一個姓張的，名叫張文晃，是南直隸最富庶的松江地方人，本來是個市儈，因爲犯了法，爲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抓住了要殺他，是衞虎幫了他的忙，找人埋伏在起解途中，半夜裏偷偷兒把他放了出來，逃匿無蹤。

一連好幾年沒有消息，忽然有一天，衞虎家裏來了兩名鮮衣怒馬的漂亮客人，看樣子是生意人，但神氣之間，頗有官派。一見衞虎，便送上八色土儀，一封書信，信是張文晃寫來的，幾年不見，他已經大爲得意，投身在『劉公公』門下，掌理文書，不忘舊情，特地遣人致意。衞虎要走劉瑾的門路，就因爲有張文晃這麼一個穿針引線的人在那裏。

趙士龍人雖能幹，京城裏是第一次來，看見『天子脚下』人烟稠密，屋宇壯麗，有些自慚形穢。等在旅店裏住了下來，找到掌櫃上，怯怯地問道：『劉公公府裏有位掌理文書的張先生，不知道住在那裏？』

凡是太監，都稱『公公』；宮裏的太監光是有面子的，就上千也不止，所以掌櫃的問道：『那位劉公公，是那一司，那一局，還是那座宮裏的？』

『是提督東廠的劉公公。』

原來是劉瑾，掌櫃答道：『現在又不是提督東廠了，是提督內廠；這位劉公公的府第，賽過

王府，掌理文書的不知多少；張又是個大姓，客官，你光說張先生，只怕不容易打聽！』

『是這位張先生！』趙士龍就把信拿了出來看。

『是這位張先生，嗳，客官，』那掌櫃埋怨他，『你早把信拿出來，早就弄明白了，何必費話！』

『是！是！』趙士龍引咎自責，『是我不好。』

『不是這話，我不敢責備客官；不過就事論事。好了，閒話少說，你要問的這位張先生，是劉公公手下第一紅人，住在西城山時雍坊，李閣老胡同，我派人領了你去就是了。』

『好極，好極，謝謝，謝謝！』

於是趙士龍恭具衣冠，帶了禮物——只是一簍筍乾，底下藏着二百兩金葉子；跟了小二直往李閣老胡同而去。

一進胡同，就看見有錦衣衞的番役，提着皮鞭，往來巡邏；店小二立刻站住脚說：『客官，回去吧，今天見不着了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

『一定是劉公公在張老爺那裏。』店小二說，『皇上把聖旨交給劉公公擬，劉公公交給張老爺擬，此刻是正在忙着呢。』

趙士龍一聽這話，又是憂愁又是喜。愁的是照此光景，不知道甚麼時候，才見得着張文冕。喜的是張文冕有這麼大的權勢，一定可以救下衞虎；只要衞虎無事，連張華山在內，一起都可免禍。不但免禍，有這樣一座靠山，以後升官發財，眞正是前程無量了。

眼前無法，唯有明天再來。第二天來了。門上看他小小一名巡檢，連理都不理他；趙士龍卑顏好語，總算搭上了話；但是依舊歸於無用，門上只說了一句：『今天沒有，明天再來！』

第二天再去撲了個空；第三天叫他候一候；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每天都有話說，總而言之，要見張文冕一面，比上天還難。

趙士龍有些氣餒了，自然，更多的是着急，照這樣子，不知那一天才能把『意思』達得到劉瑾那裏，說不定事情就能辦成功，亦歸於無用，因爲夜長夢多，到那時候衞虎已經人頭落地了。

看他日日愁眉不展的樣子，掌櫃的忍不住來探望安慰；趙士龍略略說了緣由，提到見不着張文冕的事，掌櫃的問道：『客官，你門包送了沒有？』

『門包，當然送了。』

『送了多少？』

『十兩銀子。』趙士龍說：『門上也收下了。』

『收歸收，辦事管辦事；十兩銀子是太少了點。至多說句把話——』

『啊！』趙士龍大爲詫異，『十兩銀子說句話？』

『對了。』掌櫃的把張家門口的『行情』告訴他：『十兩銀子至多說句把話；要想名字登門簿，至少得五十兩。』

『登門簿無用。』趙士龍說，『張先生不知道我的名字。』

於是掌櫃的指點了一番。

『多承指點，眞是頓開茅塞。我就照你的辦法去做。』

趙士龍說的倒是眞話，經此一點開了竅，當時便盤算得妥妥貼貼，到第二天一早，趕到張家。門上的看見他已經討厭了，自然沒好臉色給他看；趙士龍趕緊從袖子裏摸出一個沉甸甸的門包，送了上去。

『大爺！』他很恭恭敬敬地，『一點小意思，送大爺買雙鞋穿！』

這是識趣的，門上的臉色不同了，同時也知道他已經過高人指點，必已知道了這裏的規矩，倒不便亂收，怕紅包的數目與他的請託不符，收了下去，便費唇舌，因而先問一句：『你有甚麼事？先說與我聽聽！』

『我有點菲儀，想請大爺遞一遞進去。』接着他把紅包放在桌上：『五十兩銀子，小意思

。』

門上把紅包掂一掂——多少分量一到手裏就有數，五十兩不錯。

『可以！』這下他說話很爽快了，『你把東西放下，等到晚上，我連門簿一起替你送上去。』

於是趙士龍就親自在門簿上登記，寫了『宿遷脩虎』的字樣，又把住處註上，然後把那一簍封緘得極嚴密的筍乾留下，又說了許多好話，才回旅店。

『辦妥了？』掌櫃的問他。

『辦妥了。』趙士龍說，『若非你告訴我，我撞不要撞一輩子也無用。』

『客官安心等着好了。只要你那會友跟張老爺眞有交情，必有回信；回信一到，我就來通知你吧！』

『好，好，拜託了。』

趙士龍心想，回信最快也得第二天早晨。自到京城以來，心裏沒有一刻輕鬆過，所以那裏也不曾去得；此刻不妨忙裏偷閑，去觀一觀光。

於是，他一個人換了一身便衣，揣上幾兩碎銀子，信步閒行，直逛到晚上才回店；一進門，就看見掌櫃的如獲至寶般，搶上來拉住了他。

『趙老爺，趙老爺，你眞正叫我好找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』

『怎麼？』看他的神氣如此急促，趙士龍心裏有些發慌，『出了甚麼事？』

『喜事！』掌櫃的說，『張老爺那裏派人來找會友，我告訴他衞老爺不曾來，來的是趙老爺，門簿上登的名字，就是趙老爺寫的。來的那人便說：「不管姓衞姓趙，府裏有請。」』

『啊呀！』趙士龍跌脚，『這，這就誤大事了。』

『躭誤是躭誤了，不過不要緊，來人留下話了，你甚麼時候回來，就甚麼時候去。天色還不算晚，你就快去吧！』掌櫃的倒很熱心，推着他說：『快，快，快去換衣服，我陪了你去！』

回到屋裏，掌櫃的幫着他加冠束帶，七手八脚地穿戴整齊；雇了一輛騾車，匆匆趕到李閣老胡同。下了車一進門，門上的顏色又不同了。

『趙老爺，你可來了！我們老爺問過好幾遍了。來，來，有名帖給一張，我馬上替你去回稟。』

來得匆忙，不曾帶名帖；這也不礙，門上把他的名字寫在紙上，轉身走了進去。不多一刻，又走出來告訴趙士龍說：『我家老爺，正有件公事在手裏，敎先請進去坐一坐！』

於是把客店掌櫃留在門房裏，門上的將趙士龍領了進去；曲曲折折，不知經過幾座廳堂，幾

道迴廊，最後引入一座小院落，裏面花木扶疏，庭院極大，向西一排精舍，垂着湘簾，廊上的八盞巧樣宮燈，都已點了起來，瀲灩光暈中，照出門楣上一塊綠地金字的小匾額，上面題着『晚晴軒』三字。一隻綠嘴鸚鵡，嬌聲嬌氣地喊道：『有客，打簾子！』

趙士龍平生第一次進入這樣的豪門，目眩五色，心裏又驚又喜，一個不當心，滑了一大跤；架上的鸚鵡便『格格』地笑了起來。

『畜牲！』裏面走出來一個丫頭，這樣罵了一句，然後打起了簾子肅客。

這時的趙士龍，已由門上扶了起來，替他擦擦衣服上的灰塵，帶點調侃意味地笑道：『趙老爺這雙靴子，想是剛上脚，所以走不大穩當！』

『是啊！』趙士龍强笑道：『是「十王府」前剛買的！』

說着，那門上跟那名叫蕙香的丫頭辦了移交，趙士龍跟着走進屋，只聞得一陣陣似蘭似麝的異香，細細看去，才發現屋角茶几上有隻宣德爐，一縷極細的極細的烟，似有若無，不知燒的甚麼名香，香味這樣子厲害！

光是這一點，便使趙士龍驚異不盡了。不過太監門下的一名賓客，既非名士，亦無功名，而起居服御，擬於王侯；那麼劉瑾府裏，更不知是如何的神仙宮闕？

『請用茶！』蕙香捧了一杯銀托蓋碗茶，放在釀螺甸的紫檀茶几上。

餞。

『多謝！』趙士龍不敢怠慢，欠身回答。

『請用茶點！』蕙香又說，揭開桌上一個碩大無朋的漆雕果盒，裏面分做八格，八樣乾果蜜

『多謝！多謝！』

『趙老爺從南直隸來？』蕙香一面抓一把糖蓮子放在他面前，一面問。

『是從南直隸宿遷來。』

那蕙香也不知是甚麼身分，又像丫頭，又像主人，陪着趙士龍很應酬一會；聽得有脚步聲，才說一句：『我家老爺來了！』

趙士龍趕緊站了起來，只聽得脚步聲，却不知聲在何處，慌張地四面看着；看到一面西洋大鏡子，煞是作怪，忽然移動，原來是一扇門，門裏走出來的自然是張文晃了。

看他不過三十出頭年紀，極瘦削的一張臉，白得發靑；只那雙眼睛特別厲害，彷彿視線到處，便能看透人肺腑似地。趙士龍一接觸他的眼光，不由便雙膝一軟，跪了下去，自己報名：『趙士龍！』

『請起來，請起來！』張文晃很客氣地說，同時還揖了一揖。

彼此落座，趙士龍便說：『晚生得以謁見張先生，眞是榮寵。』

『好說！』張文晃自然沒有工夫跟他應酬，開門見山地說，『那篋子裏的「東西」和信，我都看見了。脩大哥是怎麼回事？』

『是——，』趙士龍想了想說，『按院劉大人爲了一件案子，跟他作對，現在下在獄裏，銬鐐灌鉛，把他當成死刑重囚辦。總要請張先生恩出格外，怎麼想辦法救他一救才好！』

『當然。我跟脩大哥的交情，總得救他，不過，南直隸巡按劉天鳴，却不好對付，他曾蒙先皇御賜上方寶劍；所以當今皇上對他也另眼看待。』

『跟張先生回話，』趙士龍說道：『劉大人的那把上方寶劍丢掉了。』

『噓！』張文晃很注意地問，『是怎麼一回事？』

趙士龍不便說明內幕，只這樣答道：『不知怎麼丢掉的。反正上方寶劍已不在劉大人手裏，那是千眞萬確的事。』

『嗯，嗯！』張文晃想了一會說，『脩大哥的事，我無論如何要幫忙；明天劉公公也不得閒。等過了明天，我跟劉公公說了，馬上就有辦法。你先回去，聽我的招呼！』

『是！』趙士龍很知趣，起身說道：『有點孝敬劉公公的東西，我明天一早送過來。』

『擺着！』張文晃說：『這是我的事，慢慢再說。』

看樣子不但替脩虎辦事，而且還不要錢，脩虎總算交着這個朋友了！趙士龍這樣想着，滿心

歡悅地回到客店去等消息。

*　　*　　*

賜宴到深夜，皇帝的酒興未闌，劉瑾却不行了！他的酒量不好，而張永藉祝捷爲名，拚命勸他，不能不喝，就這樣把他灌得八分醉；加以精神不濟，以致倦眼迷離，竟有些東倒西歪的樣子了。

『老伴兒！』這是皇帝對劉瑾的特別稱呼，『你不行了，回去挺屍吧！』

劉瑾巴不得這一聲，伏身倒地，先磕了個頭道：『老奴告退！』

劉瑾一走，皇帝吩咐重新洗杯，撤下殘肴，另擺酒果，要跟張永作長夜之談，聽他細談寧夏。

『萬歲爺！』張永的神色突然一變，是萬分嚴重的樣子，臉上的表情好像是受了極大的驚嚇似地。

『怎麼啦？』

『老奴有密疏！』張永將一封擬好的奏疏，跪着呈予皇帝看。

『誰耐煩看這個！』皇帝又說，『唸給我聽聽，甚麼事？』

『寧夏之變，是劉瑾激起的，有一通僞檄，數的都是別人之錯。』

『我不知道這回事啊！』

『自然！』張永很快地說：『劉瑾欲謀反，豈會讓萬歲爺知道。』

皇帝不響，眨着眼喝酒，『可是這對於他有何好處？』皇帝問。

『是！正因爲於他沒有好處，而感很不安，怕萬歲爺知道了要殺其族！』

這是說劉瑾要謀反，皇帝始而失笑道，『算了！』他說：『喝酒吧！』

『萬歲爺！』張永用哭音說道：『慢一步，老奴不能再見萬歲爺了。』

『咦！』皇帝問道：『劉瑾到底要做什麼？』

『取天下！』張永用低沉的聲音說道：『孫和密造衣甲弓弩，送給劉瑾，劉瑾將之藏在家裏。如果不是取天下，何以如此。』

皇帝的神色有些不同了，很沉重地想了一會說：『他要取天下，就讓他取了。反正現在也是他在治理天下。』

『到那時候就不同了。劉瑾取了天下，置萬歲爺於何地？』

皇帝爲之一驚，頓時又不肯相信，然張永收集之罪狀齊全，似是眞事。於是喚校尉，領禁兵，囑張永指揮禁兵，連夜到劉瑾家搜抄，且令校尉捕劉瑾待訊。

匆匆囑咐數語，受張永指揮的禁兵，立即出宮，策馬飛奔，直往劉瑾的府第——這天是中秋

，本應該是極熱鬧的良宵，但以劉瑾下令禁宵，所以長街寂寂，明月孤圓，雜沓的馬蹄聲，也格外引人注意，多在門縫中向外窺望，怕的是傳說了多少天的消息，劉瑾將在他哥哥下葬那天起事謀反，果然不虛。

誰也沒有冰山垮於俄頃！那時是三更天，劉瑾已經上床熟睡；不過他那豪奢非凡的府第，却是整夜都不閉門的。禁兵一到，門官出來一望，大剌剌地問道：『各位深夜到此何事？攪了劉公公的好夢，須不是耍。』

校尉一聽大怒，起手一掌，把門官推開，高聲說道：『我奉旨宣召劉瑾。你甚麼東西？敢來攔我？』

說完將手一揮，禁兵一湧入府；劉瑾住在後院花園一座閣子中，那校尉是早就把出入途徑打聽好的；當時轉彎抹角，一陣風似地捲到後花園，假山上果然有座飛簷傑閣，走馬迴廊上懸着二十四盞細樣宮燈，燈月輝映，景緻極其清麗。然而殺風景的禁兵却顧不得那許多，四面八方上了假山，先包圍了閣子再說。

裏面自然也聽到了，門一開，出來一個絕色女子，發現四面禁兵，如臨大敵，不免訝異，但並不驚慌，靜靜說道：『怎的許多兵在此？』

『喂！』那校尉排衆上前，說話聲音很大：『劉太監可住在這裏？』

『劉太監是你叫得的麼？眞正好大的胆，無法無天！』校尉又發一場怒氣，伸出毛毿毿的大手，就想一掌摑了過去；只是憐香惜玉的心，人人皆有，那隻手已伸了出來，却又垂了下去。

『我不打你。』他問：『你是劉太監的甚麼人？』

『你問他做甚？』那女子顏色雖嬌，說話的語氣却硬得很。

『問都問不得一句？』那校尉氣她不過，有意辱她兩句：『你必是劉太監的小老婆，嫁了他守活寡，那滋味是好受的嗎？』

『放屁！放你娘的狗臭屁！』

破口大駡，繼之以砰然一聲，閣子的門關上了。這一下把劉瑾驚醒了，在枕上問道：『幹甚麼？』

劉瑾雖是太監，一般也有嬌妾美婢，而且每夜都有兩名妾侍『當夕』，把他夾在中間，夏天替他打扇，冬天替他暖脚；也不知是聽了那個江湖方士的話，說掊取少女的精氣，可以延年益壽，所以當夕的都是十六七歲的處子。這時已聽得外面的爭吵，心裏不免害怕，聽劉瑾問到，便有一個怯怯地答道：『好像來了許多兵。』

『來了許多兵？』劉瑾大爲詫異，一翻身坐了起來。

就這時聽得擂門如鼓，接着是『砰、嘭』兩聲，校尉領着禁兵，排闥直入，把燈籠高高舉了起來；當夕的兩名少女，又驚又羞，一溜烟似地逃到了後房。

劉瑾看這樣子，情知不妙，把禁兵擅闖私室而引起的一腔怒火，勉强按捺着問道：『你們是奉旨來召我？』

『對了！』那校尉答道：『皇上立等，你快點兒！』

『皇上在那裏？』

『在豹房。』

劉瑾不作聲，一面穿衣服，一面尋思，禁兵歸張永指揮，這自然是他在皇帝前面進了甚麼讒言，才有這樣毫不留情的舉動，只不知見了皇帝以後如何？

他在想，皇帝最重情，不致於會令人難堪，卽使聽了張永的讒言，充其量交付法司問罪，而『三法司』——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的長官，都是可以講得通情面的人，諒來沒有甚麼了不起。

但是他根本未曾見着皇帝，被關在皇帝私人執法機構之一的『東廠』；而且，京內京外的住宅，也就在這天夜裏，由張永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分別查封。

黎明早朝，有許多官員，已隱約得到消息，竊竊私議，却是不相信這事的居多數，因爲四年

多以來，每次多少人評擊劉瑾，結果誰想動他誰倒霉；而且事先亦毫無失寵的絲毫徵象，何以一夕之間，竟生巨變？

這個疑團等大學士李東陽及楊延和奉召入宮，便卽揭破了皇帝把張永的奏疏發了下來。其中告發劉瑾十七款大罪。皇帝同時降旨：劉瑾降爲『奉御』，謫居鳳陽。『奉御』也是太監中的高級職位，只不過是閒散人員而已。

被監禁在東廠的劉瑾，立卽就得到了消息。這雖是一個打擊，但仍不失爲一個大富翁，所以他也就甘心認命了。

然而這不過是皇帝的初步處置——二十一歲的皇帝，具有一切紈袴的性格，其中一項就是好奇，他急於要弄明白，劉瑾究竟有沒有謀反之心，因此親自帶著錦衣衞的官員，去抄劉瑾的家，要親眼看清楚，劉瑾家中有沒有逆跡？

劉瑾的私財蓄積，殷厚得令人幾乎不能相信，打開他家的庫房一點，光是金元寶就有二十四萬錠之多，其他珍寶細軟，一時那裏點得清楚，然而這都不是皇帝所重視的；等搜到一方玉璽，事態便嚴重了！再仔細搜索，有五百面任何人可憑以入宮的『穿宮牌』和三千副盔甲，更是他準備遣武士入宮的證據。

最後，搜到一把冬天所用，飾以貂皮的團扇，抽出扇柄，裏面是雪亮的一把利刃，皇帝一見

變色，原來自己親信無比的太監，竟存着行刺的心！

『這忘恩負義的奴才！』皇帝到此才有殺劉瑾的心，『果然有反心！』

於是劉瑾由東廠移付錦衣衞監獄；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察御史，公疏上奏，彈劾劉瑾三十餘條大罪；皇帝下旨，派三法司會同國戚大臣，在午門審問劉瑾。

提審的那天，看熱鬧的人無其數，但劉瑾把心一橫，只作未見；進了午門，抬頭望見給事中的首腦都給事中李憲，他輕蔑地笑道：『你也來審我？』

李憲被他問得面紅耳赤，因爲他出於劉瑾的門下。

於是主審的刑部尙書劉璟，也不敢出聲了，因爲他也受過劉瑾的好處。

一見這情形，劉瑾越發大言不慚：

『滿朝公卿，都出我門下，那個敢來問我？那個有資格來問我？』

果然，一個個噤若寒蟬。這下惱了一個駙馬都尉，名叫蔡震，尙英宗的第三女淳安公主，算來是正德皇帝的祖姑丈，在皇親中行輩甚高，爲人以諄謹著稱，看大家都不敢說話，他便非說話不可了。

『我是國戚，總不見得也出於你的門下；難道我也不能問你？』

劉瑾沒有發覺駙馬在；這下子低頭無言了。

『替我掌他的嘴，等我問他！』

於是先打了一頓嘴巴；劉瑾從未吃過這種苦頭，兇燄頓挫，只是躲避告饒。

『公卿是朝廷所用，』蔡震問道：『怎麼說是出你門下？』

『請駙馬問問他們自己就知道了。』劉瑾指着劉璟他們說，『有的拜我做老師，有的替我磕過頭，都靠我的提拔，他們方始有今天。』

『那麼，我再問你，你爲甚麼收藏着三千副盔甲？』

『這是爲了急要時，可以護衛皇上。』

『倒說得好聽，既然是爲了護衛皇上，爲何是藏在你家裏的？』

劉瑾就這句話被問倒了。甚麼罪大惡極的事還多着，但比起謀反大逆，那些罪又不重要了，不論劉瑾承認不承認，都是無關緊要的。

把劉瑾依舊關入錦衣衛監獄，會審羣臣正在公擬覆奏的稿子時，皇帝派了一名太監到內閣傳旨：『不必覆奏，立卽凌遲處死，梟首。』

京城裏受到劉瑾所害，家破人亡的不知多少；聽說劉瑾被誅，猶不解恨，預先跟劊子手打商量，都要買劉瑾的肉吃。這下，劉瑾越發慘了，凌遲俗稱『魚鱗剮』，用張魚網綑住全身，肌肉都從網眼裏鼓了出來；一個網眼的臠切，這樣，才能把劉瑾的肉多賣幾文。

當然，劉瑾的親屬同黨，亦都被捕，依罪各輕重判刑；張文晃是劉瑾的死黨，自然論斬。

這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化，把趙士龍驚得目瞪口呆；等靜下來細想一想，總算不幸中的大幸，帶來的大把銀子，總算只去了一個小數，如果事情順利，全數送入劉瑾府裏，如今不但整個落空，而且說不定根據劉家的門簿收入捉人，自己還有牢獄之災。

不過，謀幹的事却斷了線了，衞虎的性命，張華山的前程，自己的身家福禍所關，而一籌莫展，進退維谷，以致急得夜不安枕，通宵長吁短嘆。

掌櫃的見多識廣，這些事經驗豐富，同時趙士龍得見張文晃，也是由於他的指點，當然能夠瞭解他的心事，所以特地找了他去安慰勸導。

『趙老爺，你總算運氣！』掌櫃說道：『不曾捲入漩渦去——』

『是啊！』趙士龍懶懶地回答。

『趙老爺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明白你何以愁眉不展？』

『這——說來話長。』趙士龍說：『今天我精神不好，改天再談吧！』

改天也不會談的！他的精神不好是託詞，其實是有難言之隱。客店掌櫃，遇着旅客爲難的時候，當然不能袖手，他看出趙士龍的心意，覺得不妨追問一下，如果是要覓條甚麼求官的門路，自己還可以替他出個主意。

『你老不要瞞我，明明是有心事；何妨跟我說說？幹我們這一行的，最懂輕重好歹，你請儘管放心，如果是有出入的話，我決不會告訴人！』

說出來心裏總好過些，趙士龍心想，宿遷在江北，天高皇帝遠，就告訴了他，亦於大事無礙。於是把此來的目的，說了給掌櫃聽；只是『逢人只說三分話』，當然不會說衞虎如何作惡，只是攻擊劉天鳴，說他作威作福，有意找衞虎的麻煩。

『喔！』掌櫃的點點頭，『我懂了，趙老爺原來是想走劉瑾的門路，想個什麼法子，叫劉巡按不能整姓衞的寃枉。現在一死，門路斷了，在此發愁？』

『是啊！』趙士龍說：『回去交代不了，在京裏又走投無路。』

『路子是很多。』掌櫃的說道：『趙老爺，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，從外路來，總不明白京裏的情形。大內太監上萬，有勢力的不曉得多少，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檔子事，根本就用不着麻煩劉瑾。』

趙士龍把他的話，仔細辨了辨味，突然跳起身來，兜頭一揖：『你老哥必有路子，無論如何請指點一條。』

掌櫃點點頭：『趙老爺，你請坐，我們從長計議。』

『是！是！』

『你可曉得，「八虎」是當今皇上初卽位那時的事？如今得寵的太監，號爲「三張」，三個姓張的。』

『喔！我不曉得。』趙士龍很恭敬地說：『請教。』

『這三張，第一個叫張忠，是御馬太監，第二個叫張銳，是提督東廠——。』

『那不是劉瑾以前的職司嗎？』趙士龍打斷話問。

『不錯！』掌櫃又說：『不過提督東廠，權柄不及司禮監來得大。第三個姓張的就是司禮監，名叫張雄。這三個人結爲一黨，在「豹房」當值，無法無天，甚麼壞事都做得出來！』

趙士龍就是要找有勢力而肯做壞事的太監，因而問道：『噢，是做些怎樣的壞事？倒聽聽看！』

『那說不盡了。』掌櫃的略想一想說，『張忠認識一個大盜，名叫張茂；張茂把沒本錢的買賣弄來的金銀，送了張忠許多，兩人就此結拜爲兄弟，張忠居然敢把張茂帶到「豹房」，陪皇上去踢毬毬。你想想，他的胆子大不大？』

趙士龍把舌頭一伸：『從古到今，沒有聽說過强盜可以跟皇帝在一起玩兒！』他不斷搖頭：『眞正曠古奇聞！』

『你說曠古奇聞，我再說件空前絕後的笑話給你聽！』

這不是笑話，是荒謬絕倫的異聞。凡是太監得勢，都要提攜家人，誇耀鄉里，只有張雄雖當到司禮監，却是孑然一身，甚麼親屬都沒有：因爲他是年輕無賴，被他父親趕出門去的。

忽然有一天，張雄的父親，打聽到了兒子旣富且貴，特地到京投奔。張雄記起前嫌，拒絕不見。

他的同事自然要爲他們父子勸和，張雄恨恨地答道：『我都是因爲我老子偏心，沒有法子，只好投入宮中當差；現在富貴是富貴了，割掉了「那話兒」，還有什麼樂趣？這件事我想起來就恨，都怪老傢伙不好！他不認我做兒子，我也不希罕有這麼個老子，不見，不見！』

『算了！』張忠勸他：『一筆寫不出兩個張字來，父子總是父子。』

『父子之恩已絕，說什麼也不行。』

『那——，』張忠用了激將法：『我就把他接到我家去住。莫非你也不到我家來了，尶尬不尶尬。』

『你不要多這個事！』張雄搖着手說：『果然如此，我們的交情就到此爲止！』

『那可是沒法的事。』張忠答道：『樹高千丈，落葉歸根，有一天你要你老子了，就在我家，隨時來接。』

張忠這樣夠朋友，倒叫張雄沒法子了，怔怔地望着他不響。

看張雄意思有些活動，張忠便乘機又勸：『算了，算了，你今天這樣的日子，也都是割掉了「那話兒」才有的，用不着怨你老子；賣我個面子，我叫你老子，給你說幾句好話，消你的氣！』

『唉！』張雄重重嘆口氣：『想想着實可恨！不打他一頓屁股，我這口氣實在消不下去！』

掌櫃談到這裏，趙士龍怕是聽錯了，插嘴問道：『你是說張雄要打他老子的屁股？』

『是啊！』

『那麼，打了沒有呢？』

『怎麼沒有打？那些大太監，要打個把人還不容易。』

『眞有這樣的事！』趙士龍楞了楞問道：『張雄可是看了打的？』

『自然是看着。不過掛了一道簾子，他老子看不見他而已！』

『眞正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怪事！』趙士龍說：『只聽見過垂簾聽政，沒有聽說過垂簾杖父。』

『妙事還在後面，打過一頓，張雄心裏的氣消了，良心發現，又抱着他老子哭得死去活來；他老子也哭得一塌糊塗。看他們父子當時的情形，那個想得到，兒子剛剛請老子吃過一頓「筍煬肉」。』

『不可解，不可解！』趙士龍連連搖頭，『旣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』

『你老是不大在京，未免少見多怪。我們聽得多了，總而言之，男人割掉「那話兒」，性情就乖僻暴戾，不近人情了。』掌櫃又說：『我有個親戚，認識「三張」，不妨替你引見。不過有句話，我得說在前頭。』

看他神色鄭重，趙士龍也肅然相對：『請吩咐！』

『吩咐二字，决不敢當，我是替趙老爺介紹；今天晚上我略備薄酒，做個小東。』掌櫃說道：『我那親戚是我表弟，名叫楊德三，是錦衣衞的副千戶，跟三張都說得上話的，有話你自已跟他談！』

趙士龍喜不可言，重重地拜託了一番。然後一個人坐在屋子裏，靜靜地盤算了好一會，覺得還是應該先找掌櫃，把事情說明白了，討他的主意爲妙。

『掌櫃的，』他說，『我的來意，你是知道的了。跟令親初次見面，恐怕有些話不便說，我想不如跟你談。』

『好的，請先說了，再作道理。』

『千言併一句，能想個甚麼法子，把劉天鳴整倒；我這裏自有一份極重的謝禮。』

聽說是『極重的謝禮』，掌櫃的心更熱了。他也是做慣了這套拉線的勾當的；只是像這樣以

巡按御史為對手，要拿他整倒，茲事體大，不知道楊德三能不能說動三張？所以顯得有些躊躇。

『掌櫃的，』趙士龍又說，『那天我跟張文冕說了這件事，他表示只要跟劉瑾一回了話，馬上就有辦法。看來，只要肯幫忙，三張的力量是夠的。』

『力量是力量，用得上，用不上，又是一回事。劉天鳴到底是代天巡方的巡按御史，何況照你所說，還有先斬後奏的上方寶劍，事情就不那麼容易了。』

『上方寶劍這一層，不必愁，他的寶劍丟掉了。』趙士龍說，『聽說有人盜走了他的上方寶劍，他不敢說破，弄了把假的在裝幌子。不過誰也不便去查他。』

那掌櫃足智多謀，聽得趙士龍這一說，立刻有了好法子。事實上這個好法子已到了趙士龍嘴邊，不知他為何沒有想到？一句話的事，說破了很容易，但不值錢了；所以掌櫃的先要把謝禮弄清楚。

『趙老爺，你的那份重禮是怎麼個重法？萬把銀子恐怕打不倒噢！』

趙士龍計算了一下，珍異珠寶連金葉，約莫還值一萬八千銀子；但不能實說，須留下討價還價的餘地，以及意外的用度，所以略略想一想答道：『這份禮，總值一萬二千銀子。』

『說起來這個數目也不算少了。不過京裏的大太監，眼孔太多，能不能講得下來，可不敢說。也罷，且等我表弟來了再說。』

等楊德三一到，關室密談，趙士龍對於整個案情，自然毫無保留；那楊德三却眞是足智多謀，當下說了個辦法，與掌櫃的所見略同，而趙士龍却如夢方醒，拍案叫絕。

『準定拜託了！』趙士龍說，『事情還得快。費心，費心！』

『這件事做起來不難，難的是力量夠不夠得多。夠得多，拿御璽來蓋一蓋，眞正叫一舉手之勞，不過——。』

楊德三故意停下來，看著他表兄；趙士龍很瞭解他的意思，直截了當地說：『楊兄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帶了重禮來的，可惜送張文晃的，是丟在水裏了。如今還有一萬二千兩銀子東西；統統包在裏面，如何？』

楊德三沉吟了好一會，口中唸唸有詞；手上細細盤算，最後答應了下來。

『趙兄，痛快還痛快，就這麼辦。不過有句話，我不能不說在前面；相信我，東西給我；不相信，一切拉倒，不必再談。』

這下，趙士龍不免躊躇。他當然也想過『過付』的辦法，應該先付『定金』，事成補足；但像這種沒有憑證，私下『交易』的行爲，對方會怕他事成不賣帳，不會答應。如今果然猜對了。

到底一萬二千兩銀子，一兩條性命，好幾頂紗帽寄託在上面，不能萍水相逢，憑人家一番說詞，就交了過去，所以左思右想，始終下不了決斷。

『也難怪你！』楊德三說，『我有個辦法，你看行不行？』

『請說、請說。』

『第一、我帶你到司禮監府上去一趟，讓你親眼看一看張公公。』

『可就是「垂簾杖父」的那位張公公？』

楊德三笑了，『原來你也知道這個笑話！』他說：『正就是他。』

『是令親告訴我的。』趙士龍說：『旣有第一，必有第二；請說下去。』

『第一還不曾說完。見了張公公，你先付一半！』

趙士龍咬一咬牙說：『好！』

『第二，讓你親眼看到聖旨；蓋了玉璽的聖旨。那時候，你全數付清。』

趙士龍再一次咬一咬牙說：『就這麼辦！』

* * *

告衞虎的三十四張狀子，審結了三十三張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案，勾結海盜黃甲山，亦已獲有實據。如今只剩下朱青荷『殺公公』這件『逆倫』重案了。

這件案子，亦近尾聲；劉天鳴除了衞虎，將朱陳兩家有關係的人，都傳來問過，全案曲折，瞭然於胸。可是使得原被告兩家及聽審的百姓困惑不解的是，巡按大人爲何始終不傳全案最主要

的人物朱靑荷到堂?

劉天鳴有劉天鳴的打算，第一是尊重朱靑荷身分，知書識禮的大家閨秀，且又經過這麼一場平常女子所無法忍受的災難，等閒不肯敎她拋頭露面。

等二、衞虎罪大惡極，此人的明正典刑，必得轟傳四方，敎人人知道世有王法，不論如何奸狡兇惡，終必難逃法網，才足以昭烱戒。爲了這個緣故，劉天鳴決定最後傳朱靑荷到堂，眞相大白，是非分明之時，隨卽便是惡人定罪授首之日，則奉公守法的警惕，更能深入人心。

這準備結案定讞的最後一審，公堂移設之處，更令人大感意外；竟是在衞虎的家中。何以有此一擧?連孫老師都忍不住要發問了。

『老年兄，何以看中了這麼一個地方?實在有點莫測高深。』

『這是我考慮了好些日子才决定的，决非輕率之擧。』劉天鳴微笑答說，『選在那裏設公案，易於定讞。』

『何以呢?』

『那裏是個很要緊的地方，我原該去勘驗的；順便就把公堂設在那裏，求其方便。』劉天鳴又鄭重其事地說：『老年兄，明天一早務必屈駕陪審；因爲審問中途，或者有事奉託。』

『是，是!遵命奉陪。』

孫老師賦性忠厚謹愼；第二天一大早便到了備虎家中。其時何淸已率領皂隸差役在伺候；而屋外來看熱鬧的人，亦已擁擠不堪。很艱難地分開一條路，進門入廳，只見公堂已佈置得整整齊齊；孫老師左右望了一會，不由得有所感慨。

『想那備虎，不過一個捕快頭，竟住這麼大一座房子！不說別的，單是前後打掃的人要多少？他那裏來的錢？』孫老師指著廳堂正中高懸的那方黑漆泥金匾額說道：『虧他還題名「守拙堂」！果眞抱樸守拙，又何致於有今天？』

『回大老爺的話，』何淸低聲說道：『劉大人已祕密交代下來了，今天怕就要出「紅差」。』

不一會，劉天鳴由李壯圖、林鼎護從，鳴鑼喝道而至。一片人潮中自動地開出一條路；等轎子到門，孫老師與宿遷縣的屬官，以及書辦何淸一字排開，躬身迎接。

下得轎來，劉天鳴面色凝重；跟孫老師等人見過了禮，就站在大門口喊道：『何淸！』

『何淸在！』

『公堂可曾鋪設妥當？』

『是！鋪設好了。』

『一干人犯，可曾提來？』

『早已提來。』

『證人呢？』

『亦已傳齊。』

『朱青荷可曾通知？』

『通知了！朱青荷跟她父親在一起，靜候大人傳問。』

這時有那耳尖的，聽得朱青荷亦要過堂，更爲起勁：一傳十、十傳百，輾轉相告，人叢中起了騷動。劉天鳴少不得回身去看；他那不怒而威的臉色，著實使人敬憚，頓時便又肅靜無聲了。

老同年有此威望，孫老師覺得與有榮焉；滿臉飛金地拱拱手說：『大人請升堂！』

『老年兄請陪審！』

『遵命。』

於是孫老師前導，引劉天鳴進了守拙堂，正中落座；左手方另設一張椅子，請孫老師坐定。何清便上前屈一膝稟報：『提何人犯，請大人示下。』

『不提人犯，先傳證人。喚朱青荷上來。』

『是！』何清站起身來，轉臉向下喊道：『傳朱青荷！』

這一喊不打緊，大門口頓時擁進好些看熱鬧的人來；差役執着皮鞭子便待上前彈壓，却爲劉

天鳴喝住了。

『不得魯莽！』他大聲說道，『讓百姓進來看，能容納多少就容納多少。』

於是片刻工夫，一個大天井中都擠滿了人；而朱青荷就在千目所視之下，穩穩重重地上堂，跪在預先替她擺好的紅氈條上。

『民女朱青荷，叩見青天按院大人！』

『你就是朱青荷？』劉天鳴和顏悅色地說，『你把頭抬起來！』

婦女上堂無不是低着頭的；而問官却必得先命她抬頭，因爲婦女的貞淫善惡，在明眼人一望而知；劉天鳴看這朱青荷幽嫻貞靜，而且一臉的堅毅正氣，不由得暗暗佩服，心想案子在這天是一定可以了結的了。

『朱青荷，我問你，你到這個地方來過沒有？』

『來過的。』朱青荷垂著眼說。

『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？』

『是衞虎家裏。』

『你當初是怎麼來的呢？』劉天鳴說，『朱青荷，你要知道，本院今天特地排在這裏設公堂，爲的是一切易於印證。你不可瞎說；不然，謊話一拆就穿。』

『民女决不敢有半字虛言。』

『那麼，你說，你是怎麼來的呢？』

『是誤上了轎子，陰錯陽差，入了虎口——。』

由此而始，靑荷將當初如何花轎遇雨，發現盜蹤，如何匆忙上了花轎，發覺有錯；如何在轎中先驚慌，後沉着，思量補救之計，如何到了衞家，發覺一切情形，與想像完全不符。

『怎麼個與想像不符？』劉天鳴打斷她的話問：『你想像中應該是個甚麼樣子？』

『大人，喜酒誰都喝過，一堂喧嘩，笑語不斷；在我想像中，縱然不是甚麼有身分的人家，必是安分良民。那知不然！客人中開口就罵，動手要打；出言吐語，不但下流，而且兇惡！』

『噢，你倒舉個例我聽。』

靑荷覺得很爲難，因爲那些下流的話，實在羞於出口；但不說不行，只好硬起頭皮答道：『記得有個叫大柱子的，跟人吵架，彼此對駡的話——，』她還是無法擧舌，『大人，不說也罷，說了有汚淸聽。』

『不然！如今是問案，不是閒談。事事要眞，字字著實。』劉天鳴開導她說，『你不必怕甚麼難爲情！不然就跟諱疾忌醫一樣了。』

『是！』

青荷異常爲難；但逼到這個地步，不能不說，要說却又說不出口。一急之下，倒急出一個計較來了。

『囘大人的話，可否賞給紙筆，容民女寫下來。』

『你會寫字？』

『只怕白字連篇。』

『有白字也不要緊。罵人的話，原有許多字是寫不出來。』

於是何淸取來一副筆硯；而劉天鳴爲了敬重其人，不敎她像畫供一般，伏地執筆，命何淸引她到錄供的座位上，坐著書寫。

寫完呈上；青荷又說：『民女只寫一段大柱子與人吵架的話。』

劉天鳴接紙看過；喊何淸問道：『大柱子是誰？』

『是一名捕快。』

『此刻可在這裏？』

『書辦去查問。大概在伺候。』

『好！你去找！』劉天鳴說，『除了大柱子，另外找兩個言語粗暴的人。本院要驗一驗朱青荷的話，是眞是假！』

何清有些莫測高深，但一時不便請示，只下了公堂到門口去問；幸喜大柱子一找就著。另外又挑好兩個滿嘴村話的捕快，方始上堂覆命。

於是，劉天鳴吩咐，當堂試驗青荷辨聲可能知人？法子很容易，樹起一道布帷，大柱子與另外兩人，照靑荷筆錄的對白，學說數句；靑荷隔帷聽辨。

一切都佈置好了，劉天鳴却又將何清喚到面前，密授機宜。及至帷後發聲，第一個不是；第二個不是；到第三個，靑荷不免著慌了！

『怎麼？』堂上問說，『因何不開口？』

這話不但堂上；堂下也在問。人人看到，供試驗的一共是三個人；前面兩個不是，最後一個就必定是了。然則何以遲疑？

遲疑了一會，靑荷斷然決然地說：『也不是！』

此言一出，堂下交頭接耳，相顧詫異；劉天鳴拍一下驚堂木，大聲說道：『朱靑荷，你再說一聲！』

『不是！』

劉天鳴面有笑容：『將布帷撤去！』

布帷一撤，三名彪形大漢，豁然呈現；靑荷定睛細看，叫一聲僥倖。心裏不免有些怨劉天鳴

，考驗太苛；如果不是自己主意拿得定，一聲說錯，全局皆危了。

堂下自然莫名其妙，明明有大柱子，怎麼一下子變過了？劉天鳴當然有解釋，不過不必他親勞唇舌，可命何清代言。

『奉巡按大人面諭，』何清走到簷前宣佈：『爲防朱靑荷僥倖認對了人，考驗從嚴；特意將大柱子換了下來。朱靑荷果然不錯。』

這一下，堂下對朱靑荷越有信心；認爲她的話一字不虛，因而也就越發屏息側耳，一句話都不肯錯過。

『朱靑荷，』劉天鳴接著問，『你當時心裏是怎麼想？』

『民女不識人心險惡；聽得有人在說「頭兒的喜事」，猜想必是捕頭。公門中人，自知王法；只要多送謝禮，自肯將民女送回家。那知不然！』

『以後呢？拜堂了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沒有拜堂？』

『是！』

『那是何道理？』

『照民女想，自然是衞虎知道弄錯了。』

『那時候你已經知道是衞虎了？怎麼知道的呢？』

『民女聽得有人在叫「衞頭」，才想起他是衞虎。』

『衞虎的爲人，你知道不？』

『知道！』朱靑荷說，『宿遷小兒啼哭，只說衞頭兒要來抓了，可以止哭。民女何得不知？』

『旣然如此，你慌不慌？』

『不慌！』靑荷答說，『只是有些發愁。』

『是何道理？』

『民女在想，這衞虎的貪殘是有名的；寒家謬稱首富，衞虎一定獅子大開口，民女的父親，只怕要割去負郭的良田，才能換得民女回去。』

這幾句話，完全是富家之女的口吻；但措詞文雅，並無驕矜之氣。劉天鳴不免替她惋惜，如此佳人，偏偏命運多舛，等官司了結，倒要好好安慰她一番。

這是題外之話，不暇多想；他順著當時的情勢問道：『那麼，你莫非始終並無畏懼之心？』

『不是！到後來，到底怕了！』

『是甚麼時候？』

『衞虎進來的那一刻。』靑荷答說：『一看他那奸惡的相貌，民女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！』

『是因爲——？』

『因爲相貌生得奸惡。』

『衞虎進來以後便如何？』

『把伴娘和幾位女客都送走了。』

『以後呢？』

『以後——。』靑荷把頭低了下去，開不得口。

劉天鳴是看過全卷的，知道她難以啓齒的緣故；便提醒她說：『這不是害羞的事；如果你不肯多說，反而會生誤會，以爲當時的情形曖昧不明！』

聽到最後這一句，靑荷驚出一身冷汗；同時由衷地感激這位巡按大人，能夠爲保全她的名節着想，開導其中的利害，給她表白的機會。如此盛情，怎好辜負。

這樣一想，便不覺得羞於出口了；略略提高了聲音說道：『當時民女還在心中嘀咕，那衞虎一伸手便來摸民女的臉。民女閃開了，一面跟他答話，一面抓了把剪刀在袖子裏——。』

『慢着，』劉天鳴問，『你跟他說了些甚麼？』

『民女首先揭破他的眞姓，又表明了自己的身分，請他弄一頂小轎送民女囘家，必有重酬。』

『他怎麼答你？』

『囘大人的話，由衞虎答的那句話，便知他傷天害理，神鬼不容，他竟說：「明天送你囘去！」民女一聽這話，才眞的怕了；眼前金蠅亂飛，話都聽不清楚了，心裏只有一個念頭，揑緊了那把剪刀，如果衞虎眞的敢近民女的身，拚著與他同歸於盡。』

『嗯，嗯！』劉天鳴連連點頭，『以後呢？』

『總算命中有救，就在衞虎脫靴子的時候，窗外有人在喊：「頭兒，頭兒！」衞虎出去以後，民女又聽得來人說了一句：「大事不好！」再往後就聽不見了。』

『那時候是幾更天？』

『二更已過，三更不到。』

『衞虎這一夜可曾再囘來過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那麼，你是甚麼時候再見到衞虎的呢？』

『第三天下午。』

『第三天下午？』劉天鳴問，『這麼說，你在衞家待了差不多兩天了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這兩天裏面，你在做些甚麼？』

『頭一天，甚麼也不做，民女一天一夜，不敢闔眼；水米不曾沾牙——。』

『沒有人管你？』劉天鳴打斷她的話問。

『是！房間裏根本就沒有人。』

『既然沒有人，你倒不想法子逃？』

『門外有人看守，是個瘸子，姓張。看得很緊。』

『嗯、嗯！再下一天又如何？』

『再下一天，到了日中時分，民女實在撐持不住了；當然也睡不安穩，醒了睡，睡了醒，到黃昏時分——。』

這就迫得靑荷不能不回憶那令人心悸的一幕——衞虎在她睡夢中偷襲逼姦的情形，無論如何說不出口；自己咬了衞虎的舌頭，說了連潑辣婦人都不會說的糟蹋自己的話，使得衞虎懷於怨毒之深，已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，方始知難而退的經過，更是死也不肯出口。

可是不說不可；不然就會引起無可辨解的嚴重誤會，以爲衞虎已得了手，自己的淸白已經不

保。因此，她噙著眼淚，高聲說道：『到得黃昏時分，衞虎淫賊，竟有不逞之心。民女受盡侮辱，拚死力拒，才能保得清白之身。其中細節，求大人不必再問；民女斷不敢欺天，故意諱飾。』

『不錯，不錯！我知道你貞烈剛强，倘或受了不堪忍受之辱，必不苟且偷生。這一節，本院可以不問；只問你，衞虎逼迫不成，可有甚麼報復的手段？』

『自然有的。報復的手段，惡毒無比，打算將民女推入萬刼不復的火坑中。請大人傳問我家老管家朱才，便知詳情。』

『好！』劉天鳴向何清問道：『朱才可在？』

『已傳到，伺候在那裏。』

『傳上來！』

於是白髮蒼蒼的朱才，緩步上堂，跪下磕頭。劉天鳴看過全卷，敬他是個義僕；更看重他處變不亂，能從曖昧混沌、重重懸疑的一件奇案中，找出可以著手之處，終於救出了青荷。說起來這件傷天悖理的奇案，不致成爲寃沉海底的疑案，朱才實在應居首功。因此，從座位上欠一欠身，是有著還禮的意味在內。

這個舉動，在劉天鳴出於不知不覺；朱才正低著頭，亦不曾看到，正所謂『當局者迷』；而旁觀者看得清清楚楚，無不大爲驚奇，因而對朱才說些甚麼，亦就格外注意了。

等朱才磕過了頭，劉天鳴和顏悅色地問道：『你在朱家多少年了？』

『連頭帶尾四十五年。』

『朱家待你如何？』

『主人家向來寬厚，再好不過了。』

『怪不得！』劉天鳴略停一下問：『你家小姐是你救出來的？』

『這話，小人不敢冒功；不過，我家小姐的蹤影，是小人發現的。』

『你倒把發現的情形說一說！』

朱才略想一想答說：『禍事出了之後，小人心想，其中情節，種種奇怪。我家小姐決不會殺人的，何況公公？所以殺親家老爺的，決不是靑荷小姐；那麼小姐到那裏去了呢？』

由此開始，談到如何上陳家祭弔；如何開誠佈公，商量怎麼樣求得靑荷的下落；如何與楊大壯定出價格找那天抬花轎的人來指認；以及如何城裏城外，明查暗訪，希冀誤打誤撞能夠發現靑荷。

『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有一天在城外看到孤零零一座大宅，出來一個瘸子；這人認得，是衞虎的跟班。心想張瘸子怎麼會在這裏？後來才曉得這座大宅，就是衞虎的家。』

年紀大了，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已很累了；朱才不能不歇下來。劉天鳴等他喘息略定，繼續問

道：『你怎麼又知道你家小姐在衞虎那裏呢？』

『先是猜想。』朱才答說，『因爲陳家的護院楊師父打聽到，衞虎逼娶尤三嫂；可見得花轎坐錯了的一定是這個人。尤三嫂到了陳家，我家小姐當然到了衞家。』

『不錯！』劉天鳴點點頭，『你再說下去。』

『小人心想，衞虎不是好惹的，打草驚蛇，千萬動不得；小人跟楊師父商量，他到濟南府去搬救兵，小人就喬妝改扮，到衞家附近去打聽。這麼做法，只有小人與楊師父兩個人知道，小的連主母面前都不敢提起。這樣子到了第八天，有結果了。』

『是發現了你家小姐？』劉天鳴問，『是怎麼發現的呢？』

『先是看到衞家停在河埠頭的一條船，忽然張起竹篷，下了行李；竹篷遮得很密。小人心想，這麼熱的天，爲什麼遮得密不通風，必有不能讓人見的堂客要出遠門。這個念頭一動，小人就不肯放鬆了，等到太陽下山，兩個老媽子攙扶一位蒙着帕子，好像生病了的堂客下船。小人一看就知道，是我家小姐！』

『當然，你是他家幾十年老管家，自是一望而知。』劉天鳴問到這裏，轉臉喊一聲：『朱青荷！』

『民女在！』

『當時你在衞虎家，被監禁了幾天？』

『約莫十來天，不太記得清楚了。』

『這十幾天之中，見過衞虎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』靑荷答說，『不過聽見他的聲音。』

『他說些甚麼？』

『不甚聽得明白；只聽說「揚州」，又是甚麼「翠香院」；後來才知道那是個火坑。』

『照這樣說，衞虎把你弄上船，是要賣你到揚州的妓院？』

『大人明鑒！』靑荷不作肯定的答覆。

劉天鳴點點頭，『事實俱在！』他又問：『你下船的時候，看到朱才沒有？』

『看到的。』

『當時你頭上蒙著帕子？』

『是的。』靑荷略想一想說，『民女先還不曾注意，聽得一聲蒼老的咳嗽，聲音極熟；剛要抬頭去望，驀地裏想起，是我家老蒼頭的咳聲，因而格外小心，偷覷了一眼，果然不錯！當時心裏七上八下，不過到底想通了。』

『你怎麼樣想？』

『心想，家裏一定在找我；找到衞虎這裏，不敢造次。如今既然看到了我，自然要來相救；爲此，我上跳板的時候，裝得走不穩，將左手往後伸了出去，以三指示意，果然來救，三更天我會接應。』

『到了三更天呢？有動靜沒有？』

『有的。』靑荷一面囘想，一面答說：『民女先還是存着僥倖之心，姑且一試；原不承望我家會來相救。實在是怎麼樣也想不出可以救我的法子。那知到得三更時分，鄰船上有孩子的哭聲，緊接著，又聽見哄孩子的童謠；這一聽，民女完全明白了。』

『你明白甚麼？』

『是朱才來相救了。』

『何以見得？』

『因爲那首「耗子娶親」，是民女小時候聽朱才唱習慣了的。更以詞句中略有改動，將「三更」的字樣嵌在裏面，更見得已有默契。』接著，靑荷便低聲唱起當時所聽到的歌聲：『「白天相親，黑夜迎娶；三更啓程，順風順水到家門。」』

『嗯！嗯！』劉天鳴頗爲讚賞似地，『以後呢？』

『以後，民女便悄悄出艙，鄰船有條竹篙伸過來，民女再無遲疑，大著胆到了鄰船上，有人

將民女推入艙板下；只聽「噗通」一聲，接著就聽得有人在問：「人呢，人呢？」一個說：「怕是跳河了！」一個便駡他胡說，「必是失足落水。」隨後便是亂轟轟地救人，民女發覺船身在動，知道可以脫險了。』

『然則脫險了沒有呢？』

『脫險了。』

『你倒把當時的情形說一說。』

『船走了不知多少時候，好像也不太遠，民女不大分辨得淸了。只知道是到了極靜的地方，停船上岸；岸上有一輛馬車，另外三個陌生男子。朱才也在，一見親人，民女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，爲人喝住了；後來才知道是楊師父——。』

『那個楊師父，叫甚麼名字？』

『是民女小叔陳家裏練武的師父，名叫楊大壯。另一個陌子男子，便是家騄；再有一個是陳家家人。一車三馬，連夜奔向睢寧縣；車子裏，朱才略略說了經過，原來是到睢寧縣去告狀。』

『你是宿遷人，爲何到睢寧縣告狀？』劉天鳴提高了聲音說，『你倒說個緣故看！』

『朱才告訴我說，本縣張大老爺只聽衞虎指使，一去告狀，等於羊落虎口；睢寧縣的馬大老爺是響噹噹靑官，只有靠這位大老爺，才能昭雪沉寃。』

『那麼，你的狀告准了沒有呢？』

『告准了——。』

『何能告准？』劉天鳴故意打斷他的話，『隔縣遞狀，例不受理。你能告准，又是何道理？』

『這是楊師父的功勞。』青荷答說：『請大人問楊大壯便知究竟。』

『說得不錯！』劉天鳴問何清，『楊大壯可曾傳喚？』

『是！』

何清便將與林鼎、李壯圖在談論的楊大壯找到，通知上堂。行完了禮，劉天鳴問道：『楊大壯，你以前可曾見過本院？』

『奉睢寧縣馬大老爺之命，南京投書，曾蒙大人接見。』

『不錯！』劉天鳴說，『當時不曾問你，朱青荷隔縣告狀，何能見着馬知縣，朱青荷說要問你。你說個緣故我聽。』

楊大壯不便明說曾行賄；想一想答道：『是運氣好！值堂的差役與小人同姓，行四；小的與他攀交情，他指點小的到大堂下擊鼓鳴寃。若是遞了狀子，因爲隔縣的緣故，反到不了馬大老爺的手裏。』

『那麼，馬知縣怎麼又受理了呢？』

『是小的教了朱小姐幾句話，只說循虎在宿遷縣衙門，一手把持，狀子遞不到張大老爺手裏，馬大老爺才准的狀。』

『原來如此！』劉天鳴又問，『馬知縣命你到南京來向本院報信時，是怎麼個說法？』

『馬大老爺傳小的到後堂，交下來一封信封上沒有字的信，又問小的可識得字；當面試了小的，才細說緣由。』

『這又是何道理？』

『因爲空白信封中，除了呈大人的信以外，另有一道手諭，指示如何投信。這道手諭不能爲第三者所見，所以小的如果不識字，就不能幹這樁差使。』

『噢！』劉天鳴問，『你可還記得馬知縣的那道手諭？』

『容小人想一想！』楊大壯細想着，口中唸唸有詞地默誦了好一會，欣然答說：『都記起來了！』

『好！』劉天鳴說：『你且高唸一遍。』

『是！馬大老爺的手諭是這樣寫的，』楊大壯唸道：『「字諭楊大壯知悉：汝到南京，即往巡按御史衙門，先覓按院林、李二家將投信，聽候按院劉大人傳詢。此事務須機密，不可令人知

閱，否則不但朱、陳二家之案，不能昭雪，卽本院前程亦恐不保。此函封面，故意不着任何字樣，卽恐汝沿路不謹，無意間有所洩漏；或口頭說出去時，遭人中途刼持故也。愼之，愼之！閱後銷燬。知名不具。」』

他唸得慢，聲音又高，所以堂下聽審的人，大致都能明白，怪不得巡按大人來得這麼快！原來其中有此一段曲折。大家對睢寧知縣馬昭賢無不由衷地欽佩；相形之下，又不由得自怨運氣不好，一縣之隔，別人那裏有『靑天大老爺』，本縣何以偏偏是個既不清、又不廉的貪官來當父母官？

『老年兄，』劉天鳴問到這裏，向孫老師徵詢意見，『照你看，案情隱微，是不是都很清楚了？』

『是的！應該是很清楚的。』

『然則如今是不是該提徧虎上堂？』劉天鳴略略放低了聲音，『一堂審結，大家會不會心服？』

『百姓自然會心服。不過，其中有一段情節，雖於案情沒有甚麼大關係，却似乎應該有個交代。』

『是，是！』劉天鳴急忙問說，『旁觀者淸！請老年兄指教。』

『不敢當，我亦是求全之意。』孫老師說，『朱靑荷一狀告到睢寧縣；馬知縣令派楊大壯星夜到大人那裏投書，照規矩說，要等有了覆示，再發落朱靑荷。何以忽又解回本縣？這一層，只怕聽審的人，茫然不解！』

『見教得是，見教得是！』劉天鳴想一想說，『此案當初是張華山，派巡檢趙士龍到睢寧去，硬將朱靑荷要了回來的。趙士龍不在縣裏，張華山想來不肯說實話；我想，有位證人能請了來，十分有用。』

『那一位？』

『睢寧縣的巡檢魯一帆。當時馬知縣是派他解送朱靑荷回宿遷的，其間首尾，他應該很清楚。』

『這個辦法高明之至！不過，魯巡檢不在這裏。』

『不妨連夜派人把他請來作證。』

劉天鳴在想，類似情形，照常規是行文睢寧縣查詢；等覆文到達，據以爲證詞。但那一來曠日持久，案子不能卽時便結。

照孫老師的建議，將魯一帆請了來，當堂作證，說起來便是『對簿公堂』，有損魯一帆的身分，亦頗不妥。這樣想着不由得有些躊躇了。

孫老師詢知他的難處，又提一個建議：『這也不妨。魯一帆來了，只是片面陳述，並非與趙士龍對質，不算「對簿公堂」。大人如果再給他一個座位，便像我一樣，等於陪審；禮節上亦無缺失。』

平時老老實實，拿不出主意的孫老師；權署了幾天縣官，不想大有辦法，劉天鳴驚奇之餘，欣然接納；當即宣佈退堂，明日再審。

聽審的百姓，正覺得案情峯迴路轉，到了熱鬧的時候，忽然聽說退堂；就如好戲看到一半，突然打住，令人牽腸掛肚，心癢癢地好不難受。但亦無法，只有暗暗打算，明日破工夫早些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晨曦初上，便有人來趕熱鬧了。衞家後門便是一條河，所以還有人坐了船來的；賣零食的小販，亦聞風而至，將衞家門前那片廣場，當作市集場，擾擾攘攘，好不熱鬧。

正午時分，只見遠遠來了幾匹快馬，正是李壯圖陪着睢寧縣的巡檢魯一帆到了。

在大門口照料的何清，便將他先請到廂房休息；隨即往另一面去通報請示，劉天鳴吩咐，即時升堂。

不過，這天升堂的規矩與平時不同，並非一出來就升公座，而是站在公案前面，等候魯一帆『堂參』。

那魯一帆幹的雖是緝捕盜賊、除暴安良的職司，却生得清秀文靜；上得堂去，向上長揖，口

中說道：『睢寧縣巡檢魯一帆奉召參見按院大人！』說着，便待磕下頭去。

『少禮，少禮！』劉天鳴急忙將他扶住，『奉屈老兄來此作證，辛苦了！』

『原是公事，何敢辭勞？』魯一帆說：『大人請垂問。』

『且慢！』劉天鳴喊道，『何淸，魯老爺是客，你在公案面前設三個座位，我跟孫大老爺一面，魯老爺一面。』

何淸依言佈置，彼此對坐而談，不像長官僚屬，是像賓主相晤。堂下因爲公堂上從無這樣的局面，都不免覺得新鮮，因而越發擁擠上前。何淸是受了指示的，只要不踏入廳堂，不加禁止，便任由聽審的百姓佈滿了廊上窗下。這一來光線甚暗，但肅靜無譁；所以雖看不淸楚，却能聽得明白。

『一帆兄，』劉天鳴很客氣地問，『你跟趙士龍可相識？』

『隣縣同寅，做的又是一樣的官，如何不識？』魯一帆答說：『那天趙巡檢到敝縣，第一個就是找我。』

『喔，他怎麼說？』

『他說，奉了張大令之命，賫帶公文，來提逆倫要犯朱靑荷。』

『逆倫要犯？』

『是的！趙巡檢是這麼說的。我回答他說：甚麼逆倫要犯，我講件新聞你聽。趙巡檢似乎頗爲困惑，大有聞所未聞之感。』

『這是甚麼道理呢？一帆兄，你的意思是，趙士龍對全案的眞相，似乎並不瞭解？』

『朱靑荷並未到案，自然誰都不知道眞相。』

話中略有頂撞之意，而劉天鳴絲毫不以爲忤，連連點頭，『是極，是極！』他問，『我所不解者，馬大令淸愼廉明，既知朱靑荷並非逆倫要犯，亦知她落入酷吏之手，結果不堪設想，又何忍將朱靑荷交出去？』

『大人這話責備得是，不過，其中實有不得已的緣故——。』

於是，魯一帆將如何帶趙士龍去見馬昭賢；馬昭賢如何峻拒交人；趙士龍如何出言威脅；而他——魯一帆如何發覺事態嚴重。

『趙巡檢的話很厲害，他說朱靑荷有她夫婿具呈指控，而在睢寧縣所供，不過是片面之詞。睢甯把她當做原告，並不收監，萬一出了岔子，或是自盡，或是有了其他意外，請問睢寧縣可担得起這個責任？』魯一帆一口氣說到這裏；略顯躊躇，而終於還是說了出來，『當時我心裏在想，徧虎結交江洋大盜，無人不知；現在聽趙巡檢的口氣，大有派人暗算朱靑荷，一則滅口，再則嫁罪於睢寧縣。這一來誤人誤已，萬萬不可；所以我勸本縣正堂，將朱靑荷交回宿遷。』

『是一帆兄你送回來的?』

『是!』魯一帆答說,『除了人,還有全部案卷。』

『此外呢?馬大令想來總還有話,要請你轉告張華山?』

『是!本縣正堂告訴我說:你見了張大令,把話交代明白,人是移給他了;全案要另行申詳上台。又說:話不妨說厲害些,讓他知道一手遮不盡天下耳目。』

『那麼,這些話,你跟張華山說了沒有呢?』

『自然說了;我很勸了他一番。勸他不可一意孤行,更不可受人蒙蔽。』

『他怎麼說?』

『沒有說甚麼,苦笑而已!』

魯一帆作證,到此告一段落。劉天鳴拱拱手表示道謝;然後起身相送。雖未送到簷前,但在魯一帆已覺得面子十足,意氣揚揚地回睢寧覆命去了。

這裏劉天鳴重新升堂,一聲『帶衞虎!』堂下頓時起了騷動;林鼎、李壯圖、何清三人,相當緊張,怕人羣中有衞虎的死黨埋伏着,乘機鬧事,搞得秩序大亂,甚麼意外都可發生,所以如臨大敵似地,格外戒備,指揮皂隸差役,儘量將聽審的人往後壓,空出極寬的通路,容鐵索鋃鐺的衞虎上堂。

『衞虎！』劉天鳴問道：『你知罪不知罪？』

『小人不知犯了甚麼罪。』

『哼！』劉天鳴冷笑，『今日之下，你還敢狡賴。莫非本院所傳人證，所說的種種情形，都是子虛烏有之事，齊了心要誣害你衞虎不成？』

『這個，小人就不知道了。』衞虎答說，『小人聽說大人傳朱靑荷來問過，說到過小人的家，就是在大人坐堂的這個廳上下的花轎。這倒是聞所未聞的新聞，請大人傳朱靑荷與小人對質，便知眞相。』

如果傳朱靑荷與衞虎來對質，確是揭露眞相最好的辦法；以朱靑荷冷靜靈敏，對質時在口舌上亦不會輸於衞虎。可是，這樣做法，對朱靑荷是一種屈辱；更要顧慮到衞虎辯不過時，索性糟蹋靑荷，說是已如何如何破了她的身子。那一來，靑荷的名節無端被汚，要洗刷都難了！

一想到此，斷然拒絕，『何用對質？朱靑荷已說得明明白白！只看你如何解釋？』劉天鳴喊道：『何淸，你把朱靑荷的證詞唸給他聽。』

證詞很長，等何淸唸完；衞虎知道死定了。爲今之計，只有儘量拖延，拖到趙士龍『搬兵』來救。主意打定，他朝上說道：『囘大人的話，小人像在夢裏一樣，完全記不得這囘事！』

『完全記不得？』劉天鳴問道：『你的意思是，根本沒有這件事？』

『小人娶來的是一乘空花轎。當初舉了王狗子做證人，不想讓大人一頓板子，當堂打死，變成死無對證了。』

這幾句話，把劉天鳴氣得只是咬牙；他意思中竟似劉天鳴是有意打死王狗子，滅了他這個有利證人的口。用心之毒，飾詞之奸，眞該千刀萬剮！

一念未畢，旋卽自責，何可如此動意氣？定定神，把口氣平下來，方始問道：『想你那天的賀客，總不止王狗子一個，你倒再舉個證人看！』

『賀客雖有，賭錢的賭錢，聊天的聊天，空花轎不見得人人看得見；小人只記得王狗子在身邊，還說了句：「人呢？」此外，不知道那個看見了空花轎，不敢瞎說。』

說罷兩眼上翻，人跪得比劉天鳴低，視線却比劉天鳴高，大有藐視之意，連孫老師都大爲不平了。便俯一俯身子說道：『大人何不傳監視朱霄荷的人來問？』

這一點劉天鳴自然也會想到；而且可傳來作證的人，不止一個。原是想抽絲剝繭般，一步一步問；現在空花轎一事既然不着邊際，則照孫老師的話做也不錯。

於是，他點一點頭；提高了聲音說：『帶張瘸子！』

『是！』何清趨前兩步，一面向劉天鳴使眼色，一面問道：『是不是對質？』

劉天鳴一時不明他話中用意，但看到他眼色，便不卽回答；凝神一想，頓時瞭然。他這一問

的用意是，如果不是對質，不妨先把衞虎押下去；因爲有他在場，張瘸子心存恐懼，會不肯說實話。

『不必對質，先把衞虎帶下去。』

一個去，一個來，都以行動不便，走得極慢：擦肩而過時，衞虎站住脚想給張瘸子一句話時，機警的何清，橫身擋住，張瘸子連他的眼色都不曾看到。

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劉天鳴問。

『小人沒有名字，就叫張瘸子。」

『你抬起頭來我看一看。』

張瘸子一抬頭，突然又再往上抬一抬，然後很快地又落下來，看着劉天鳴。一旁觀審的林鼎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心裏奇怪，這是甚麼道理？

劉天鳴却不曾發覺他的表情有異，細看一看，張瘸子不像王狗子那樣滿臉橫肉；是老實無用的那一類人物，便決定用好話撫慰。

『你跟衞虎做甚麼？』

『跟在他身邊打打雜，有時候也跟他出門。人家都說我是衞頭兒的跟班，實在不是；他不會用小人這個瘸子做跟班。』

話很嚕嘛；遇到有脾氣的問官，便會喝住；劉天鳴却等他說完了才說：『你跟他幾年了？』

『十來年。』

『怪不得他很相信你。』劉天鳴說，『張瘸子，你沒有甚麼罪名，將來我會從輕發落；看你身有殘疾，照例的一頓板子都可以免掉。不過你要說實話。』

『是！小人有一句說一句。』

『那天衞虎續絃，花轎是空的不是？』

『小人沒有看見。小人的腿不方便，不大去擠熱鬧的。』

『你的意思是，新娘子是有的，不過你不曾看到。是不是？』

張瘸子很老實，不解劉天鳴問這話的用意；事實上，連他自己都不能分辨，他所說的話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因而期期艾艾地，語不成詞。

於是何清從旁解釋：『按院大人在問你，是不是那天大家都說去看新娘子，你因爲腿不方便，自己知道擠不上去，所以沒有去看。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！』張瘸子連連接口，『一點不錯。』

『這樣說，花轎不是空轎。』劉天鳴又問：『事後你聽人談起新娘子沒有？』

『談起過的。』

『人家怎麼說?』

張瘌子突然警覺，這話說不得。不過，他不善於搪塞，急得滿頭大汗，只是『嗯，嗯』地，不知說甚麼好。

『張瘌子！』劉天鳴開導他說，『你應該有一句說一句，從實答供；你是奉主人之命，身不由己，本院能夠體諒。可是，你如果不說實話，無罪變成有罪，本院可就想開脫你也不能了。』

『聽見沒有?』何清提醒他說，『你只要有一句說一句，大人決不難爲你。』

『你要知道，』劉天鳴又說，『這一案的案情，就是你不肯說實話，也很清楚的了。如果你說謊對你主人有好處，能夠脫他的罪，也還罷了；可又不能。既然如此，何苦自己跟自己過不去?』

這話說動了張瘌子的心；但怕自己還沒有弄明白堂上的意思，便向何清問道：『何書辦，衙頭兒是一定要定死罪的了?』

『你看新娘子像不像大家小姐?』

『像。』

『如今再讓你看，你認不認得?』

『怎麼不認得。小的跟她一起好幾天，連背影都認得了。』

『你知道那個新娘子是甚麼人?』

『她跟小的說，姓朱，是東村朱百萬的小姐。』

『噓，你還跟她說過話?』

『說過。』張瘌子答說，『說過好幾次。』

『一共幾次?』

『記不得了，大概總有七八次。』

『你還記不記得，朱小姐跟你說了些甚麼?』劉天鳴先加撫慰，『你慢慢想，不要緊!』

於是，張瘌子一面想，一面說：『第一次是朱小姐來了以後的第二天，託小的送個信，答應送到她家，送小的一百兩銀子；又有一次勸小的帶她逃走，說願意養小的老；再有一次跟小的哭。小的心裏難過，跟她說，你跟我哭也沒有用，我救不得你!』

劉天鳴點點頭又問：『衞虎調戲朱小姐，你看見了沒有?』

『沒有!新房裏面的事，我不知道。』

『以後呢?』劉天鳴很緩慢，很清楚地問：『你知不知道衞虎打算把朱小姐送到那裏去?』

『我不清楚。』

『不清楚，意思是，稍微有點知道，是不是?』

『是！小的聽人說起，頭兒打算把新娘子弄到揚州，賣到窰子裏。』

『你跟上船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是那些人跟了去的？』

『不十分記得。』

『把你記得的說出來。』

『有，有王狗子，還有小癩子。』

又是王狗子！逼娶有他，盜屍有他，賣良爲娼又有他！這樣一個全案關鍵所繫，頭號幫兇，偏偏讓衞虎指使陳大麻子，一頓板子打死了。想想實在可恨；然而死無對證。少了一個人證，由此可見衞虎的狡獪，這也是自己操之過急所致。

這樣想着，悚然憬悟；自己十年養氣，仍不免求功心切，好勝心强，處事不夠沉穩實在，致有此失。前車可鑒，想在這裏結案的想法，眞是錯了！

事實上，亦無法在這裏一兩堂便結案，因爲案內人犯越牽越多；有些人，譬如尤三蹤跡不明，可以不必訪求，否則便是株連；但小癩子照張瘸子所說，就是逼良爲娼的從犯，自然應該提案細審。

『何淸！』

『在！』何淸閃出身來應聲。

『張癩子所說的小癩子是誰？』

『是快班上的。』

『是捕快？』

『算是捕快。』何淸答說，『不過，在名册上沒有他的名字。』

『反正是執役的差人。』劉天鳴說，『卽刻傳案。』

『囘大人的話，』何淸答說，『小癩子跟人出差辦案去了。』

『那天才得囘來？』

『這很難說。他們拿的是「海捕文書」。』

所謂『海捕文書』，是一通文書，行遍天下，訪緝要犯；到處皆可憑海捕文書，請當地衙門協助。不過，發到海捕文書，是極罕有的事，因而劉天鳴大爲疑惑。

『是甚麼案子？要發海捕文書。』

『是——，』何淸答說，『一名江洋大盜。』

見此光景，劉天鳴心裏有些數了，故意逼着他問：『是你手裏發出去的？』

『是！』

『你覺得有發海捕文書的必要嗎？』劉天鳴加上一句：『你把案情說給我聽聽！是怎麼一件了不得的大案？』

一聽巡按大人打官腔，何清便屈一膝答說：『大人明鑒，書辦是奉堂諭辦理。』

『是面諭，還是條諭。』

『是面諭。』何清答說：『張大老爺把書辦喊了去，當面交代了的。書辦想說，此案發海捕文書，於例不合。張大老爺不容書辦開口，實在是莫奈何！』

『喔！』劉天鳴問：『這是那一天的事？』

『大概是大人駕到的前一兩天。』

顯然的，這是有意叫小癩子避開。若論此案，該避的人還多，何以獨獨不讓小癩子在此地？看起來，其中還有別情。

這只是心裏的一個想法。眼前的處置，只有兩個辦法，擇一而行。一個辦法是小癩子既然未能到堂，另傳別人來審；一個是退堂。

劉天鳴想了一下，決定退堂。因為他覺得這件案子相當複雜，要做到『毋枉毋縱』四個字，並不容易。倘或操之過急，不是失出，就是失入，所以要靜一靜心，作個徹底的思考。

* * *

夜來孤燈獨對，凝神靜思；他覺得自己辦此案的缺失很多。

第一，當然是忽視了衞虎的潛在的惡勢力，以致於竟能讓手於自己而滅了王狗子的口。這亦就是操之過急而生的流弊。其次，有件事應是更大的疏忽；尤三嫂的屍首何在？應該把它找出來！否則，這件案子，會被刑部所駁；因爲衞虎一口咬定是空花轎；換句話說，兩乘花轎，只有一個新娘。這話怎麼說得過去？唯有兩乘花轎，兩個新娘，才會有這麼一件離奇的案子發生；然則另一個新娘何在？說是誤殺之後自刎了，那麼屍首何在？

一想到此，有如芒刺在背；當時便將林鼎、李壯圖找了來，說知自己的感想。

『是！大人。』李壯圖答說，『我雜在聽審的百姓中聽大家的議論，亦多以爲這一點很可疑。』

『還有呢？』劉天鳴很注意地，『我微服私訪，卽在勤求民隱；你們能博採輿論，可以補我的不足。凡是聽到甚麼，那怕是批評我的話，都不必顧忌，儘量告訴我。』

『還有，』李壯圖又說，『很多人說是，尤三不能傳案細問，遽娶這件事終究不明白。』

劉天鳴不作聲，細想了一會問道：『尤三是案外之人；而且其人儒弱，亦是可想而知的事。如果我一定要傳他到案，傳而不到，派人去找，尤三會嚇得不敢露面，逼急了，甚至出事。豈非

無端又害一條命？輿論雖應博採，是非還須細辨。這一點，我覺得我的想法不錯；要證明衞虎逼娶，並不是非傳尤三到案不可，你們說呢？』

『是！』林鼎答說，『不過找尤三嫂的屍首這件事，確是該辦。不瞞大人說，我亦下了一點工夫了。』

『好啊！』劉天鳴很高興地，『有結果沒有？』

『稍微有點收穫。』林鼎緊接着說，『有件事，我要跟大人回稟，這幾天仍舊要在衞虎家設公堂，而且請大人多傳張癩子來問。』

『這，』劉天鳴困惑不解，『是爲甚麼？』

『請大人暫不必問。』林鼎垂手陪笑，『也許是我想偏了，不過請大人就聽我一次。』

『好！我聽你的！』

接着又談訪尋上方寶劍的事，劉天鳴頗爲不安；因爲失落御賜寶物，不僅是一項大罪，而且自覺有欺君罔上，品格不端之嫌，受了良心責備的緣故。

這就近乎迂腐書生之見了，林鼎心裏不以爲然，只是不好駁他，『大人，』他說，『事有經權，此事不能不從權，因爲上方寶劍一失的消息傳出去，等於就是大人自己削奪了自己的權柄。皇上付託很重，大人沒有權柄在手裏，想上報皇恩也辦不到了。』

『這話倒也是！』劉天鳴說，『不過還是應該上緊去找。』

『是！』林鼎答應得很響亮，『大人請寬心，如果事機順，運氣好，兩三天之內，便有分曉。』

聽他這麼說，劉天鳴胸懷爲之一寬。他也不去問他，何以謂之『事機順』？只點點頭說：『但願如此！』

* * *

爲了有許多事要商議，林鼎約了李壯圖，夤夜去訪何清，白天大家都忙，尤其是何清，既要伺候公堂，又要整理供詞，一直忙到二更過後，才能歇手。

林、李二人去訪候時，也正是二更剛過。何清一個人在燈下小飲，打算喝到微醺，上床尋夢。此時還來打攪他，似乎太不體諒；所以兩人都有歉疚不安之感。

不過，何清很愛朋友；他的妻子尤其賢惠。雖是書辦人家，毫無一點霸道囂張的味道。何大嫂半老徐娘，荆釵布裙，大大方方地招待客人，將林、李二人當做丈夫的兄弟那樣看待。這使得客人心裏比較好過得多了。

『菜是沒有啥，酒剛開了一罎。』何清說道，『兩位寬飲一杯。』

『洋河高粱太兇。』林鼎笑着搖手，『我可不敢碰。』

『既然如此，』何大嫂說，『請兩位喝黃酒吧！我還存着一小罎，打算泡藥的；也有七八年陳了。』

一面說，一面不顧客人攔阻，何大嫂去開了一小罎黃酒；又將現成的風鷄醃肉，煮了出來待客。

『倒不好辜負她的誠意，』何清殷殷勸酒，『我們邊吃邊談。』

酒邊敍交，感情易厚；林鼎向何清說道：『老何，有句話我擺在心裏好久了；你管刑房，而張大老爺有那麼多見不得人的事，草非你就一點都沒有沾惹？』

何清不答，神情很沉著；想了一會答說：『在兩位面前，我不能不說實話；天下的刑房書辦，就沒有那個是沒有做過違法之事的。不過國法以外，還有天良；傷天害理的事，我沒有做過。』

『既然如此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！倒不如放開手來幹，就算有點過失，功勞抵過有餘，仍舊可以巴望出一個好結果。』

林鼎這話，說得何清矍然動容，『請問，』他說，『怎麼叫放開手來幹？』

『我看衞虎人在「籠子」裏，威風好像還在；好多地方有顧忌，吞吞吐吐地不敢多說多動。』

『是的。』李壯圖接口，『我亦覺得不大對勁。』

何清的臉色又變得嚴肅謹愼了，『兩位是在說我？』他一個字、一個字地問。

『不，不！』林鼎不安地，『老何，你完全誤會了！只怪我話說得太急。』

『那就是了！』何清的疑慮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『旣不是說我，我無須多心。我們把話拉囘來，只請你說明白些，如何放開手來做？』

『一句話，把衞虎的影子，一掃而光。』

何清不語，慢慢喝着酒，挾塊鷄肉在口中，一面咀嚼，一面剝指甲，好整以暇地令人莫測高深。

『我們先說件事，』何清突然開口，『尤三嫂的屍首，我可以找；不過，找到了，不必相驗行不行？』

林鼎與李壯圖都不知他這話是何用意？互相對看了一眼，仍舊由林鼎作答。

『只要說得出道理，上頭不會不准的。』

『道理雖有，於律倒不合；要劉大人有担待才行。』

『這，你請放心！』林鼎立卽接口，『我們大人最有担待。』

『好！那麼，我說道理。第一，天時炎熱，屍首早已腐爛，挖出來重新相驗，不說仵作的這

份罪不好受，在場的人，只怕誰也受不了。當然，這個理由不夠；那麼，第二，屍首腐爛，驗不出甚麼來了；還有，第三，尤三嫂雖是兇手，實在也是欺侮得她忒甚，性情又格外剛强，才有這麼件案子。說起來也可憐；如今入土爲安，又拿她挖出來，赤身露體驗一驗，有點於心不忍。』

『說得對！』林鼎大爲贊成，『不驗的好，我跟劉大人去說。』

『如果不准呢？』

『一定會准。』

『眞有把握？』

『有！』這一次是李壯圖開口，『劉大人最肯服善，最有担待。』

『好！』何清深深點頭，『能這樣，我們才可以放開手來幹。兩位說吧，說了我去做。』

這一來，林李二人才明白。先提不驗尤三嫂那個要求，只是一種試探，看劉天鳴有無担當而已。

正談到這裏，忽然有何家的一個小廝，神色緊張地奔進來說：『爺，爺！有人來通知，巡按大人得了急病！』

聽得這話，林、李二人大吃一驚；何清却還沉着，知道他這個小廝有『拿著鷄毛當令箭』，輕事重報的毛病，便卽喝道：『別胡說！人在那裏？』

人已經進來了，是刑房的一名書手，特派在劉天鳴那裏，司抄繕之役，名叫邵仲文；此時走進來說道：『請快回去吧！巡按大人忽然上吐下瀉，不知是中了暑，還是中了毒？』一聽『中毒』，滿座色變；林鼎一把抓住邵仲文問道：『你看劉大人是怎麼個樣子？』

『我沒有見着按院大人，是裏頭派人出來傳話，教我趕緊來請何大爺。不想兩位也在這裏。』

『請了醫生沒有？』

『大概請了。』

『他弄不清楚。』何清匆匆說道，『我們趕緊走！』

『走，走！』林、李二人同聲回答，往外就奔。

何清落後一步，有話關照邵仲文，『你趕緊到西關，請張老先生。』他說，『就說是我着你去請的，無論如何要請他勞駕。你就陪了張老先生一起來。』

原來這『張老先生』名叫張慕景，是位名醫，眞有着手回春的本事；而且內外婦幼諸科，無不擅長。一次有富家請去看三房合一子的幼兒，張慕景這一天本人腹瀉，神氣萎頓，便卽辭謝，請病家另請高明。

誰知病家執意要請張慕景；而張慕景腹痛如絞，坐在便桶上起不得身。就因爲這一躭延，急

驚風成了不治之症。這原怪不得張慕景，而病家仗財勢橫，痛惜愛子，竟在縣衙門裏告了一狀；而且在張華山前任的縣官那裏使了銀子，眼看要落個『庸醫殺人』的罪名，多虧何清替他多方斡旋洗刷，從輕發落，杖責二十，易科罰金，總算不曾受辱。

經此一番意外的打擊，張慕景氣惱之下，摘下招牌，親手劈碎燒掉；從此杜門，不再懸壺，甚至好友至親登門求教，亦拒而不納；唯一的例外是對何清，只要是他家的人有病求診，仍舊照看，亦仍舊看得極好。因為張慕景雖不行醫，却有傳世之志，閉門撰寫醫書；醫道反而更有進境了。

話雖如此，張慕景從未為何清出過診；所以聽得邵仲文帶來的口信，稍有躊躇，而終於毅然地說：『也罷！看按院是位青天大人，我就破一次例。』

張慕景年近七十，矍鑠勝於壯年；牽出騾子來，跨上就走，害得揹藥箱的奚童，氣喘吁吁，幾乎跟隨不上。

到得行轅，何清在門口迎接；見面一揖，何清別無多話，只說得一句：『張先生，你就好比救我的命。』

張慕景答得妙：『既來了，我就如救我自己的命一樣。』

於是何清親自掌燈領入上房；室內由於吐瀉之故，氣味惡濁；張慕景吩咐，將門窗盡皆打開

，秋風入戶，令人一爽。病榻上的劉天鳴長長地舒了一口氣，精神彷彿一下子就好得多了。

『大人，』何清上前說道：『特爲請來一位張先生替大人來看；張先生華陀再世，著手就會回春，請大人放心。』

『心感之至。』劉天鳴看著張慕景說，『恕我少禮。請坐！』

張慕景點點頭坐了下來，先細看劉天鳴的臉色，如罩著一層灰土，十分難看；又看了舌苔，扒開眼皮察視眸子，心中已有七分數了。

『怎麼起的病？』他問。

『傍晚還好好的。』服侍劉天鳴的小廝答說，『晚飯吃了一碗粥，頓時就不舒服了；大人肚子轟轟地響，接着「哇」地吐了，又要上茅房，拉了一陣又一陣，手指頭都癟了下去。』

『別人吃了粥怎麼樣？』

『沒有人吃，一小鍋粥是專爲大人熬的。』

『噓！』張慕景拉過劉天鳴的手來切脈；然後一言不發地起身出外。

『張先生，』何清跟過去問：『怎麼樣？』

『我只當暑邪入擾的霍亂來治好了。』

說罷提筆便寫，用的黃芩、梔子、半夏、蠶沙、鮮竹茹等等，一共是十味上藥。

『這方子叫做黃芩定亂湯。』張慕景說，『用陰湯水煎服；一帖藥就可以好。』

『好，好！』何清很高興地，『太高明了！』

『當心，甚麼都不要吃，餓一餓不要緊。』

『是！』何清問道：『明天是不是請張先生再來覆診。』

『那要看情形。病好治，病源難覓。』張慕景說，『撮藥、煎藥，最好挑靠得住的人。』

話外有話，何清想到『我只當』甚麼病來治的說法，更覺疑惑。看一看左右，放低了聲音說：『請張先生說明白些！』

『很難說。』

『是不是飯菜裏面有毛病？』

『大概是。』張慕景說，『最近時氣不好，西鄉一帶，霍亂流行；只要病人用過的東西拿了來給別人用，立刻就會傳染。』

這話未免武斷，何清問道：『不會是無心傳染？』

『也說不定。』張慕景說，『你要不怕，不妨將劉大人的剩粥，吃上一碗。』

聽得張慕景的話，何清驚疑不定；果眞有人想謀害巡按，必是衞虎所指使。因而又想到林鼎與李壯圖所勸他的話，心中大起警惕；看來衞虎不除，大家都會提心吊膽，說不定自己亦早就爲

衞虎看中了，不定那一天如巡按一樣，也會突然中毒。

於是等送走了張慕景，一面親自監視煎藥；一面派心腹家人，以照料巡按爲名，在行館中暗地偵察。幸喜張慕景的手段，眞個高明；一服定亂湯下肚，劉天鳴頓時就覺得舒服得多了。不過，精神自然很萎頓，迫不得已告知來探病的孫老師，須停審兩天；言下還頗有不安之意。

『政躬違和，是沒法子的事，大人不必煩心。倒是有件事——。』

孫老師突然頓住，因爲他忽然想到，劉天鳴既在病中，不宜有讓他煩心的事。可是，語氣已很顯然，無法再掩飾了。

『老年兄，是有甚麼意外之事？不要緊，請你據實見告。』

孫老師無奈，想一想答說：『有件事，也是道路傳聞；說京中有個太監下來，是專爲，專爲對付大人來的。』

其實他原來想說的，不是『對付』，是『逮捕』；道路流言，確是說的這兩個字。而所謂『對付』是怎麼回事？劉天鳴亦能想像得到；心裏雖有些嘀咕，表面却很泰然。

『我不知道是誰要對付我。』他說，『道聽塗說的話，作不得眞；老年兄不必替我担心。』

『是！』孫老師停了一下說：『大人總還是小心些的好！』

『自然，自然！多承關照。』劉天鳴拱拱手道謝。

等他告辭離了病榻，一出中門，林鼎向他兜頭一揖，口中說道：『請孫大老爺留步。』

『噓，』孫老師問道：『你有話說？』

『是！』林鼎低聲問道：『孫大老爺剛才跟我家大人說的話，是那裏來的？』

『是我的長隨所說。』

『那就一定不會錯的了。』林鼎又問，『只不知京中來的太監，叫甚麼名字；此刻人在何處？』

『聽說姓牛；此刻大概已過徐州了。』

『已過徐州了？』林鼎心想，人還未到，怎會有此流言？

孫老師看出他心中的疑惑，便爲他解釋：『那牛太監坐的轎子，走得極慢；在徐州聽他口發狂言的人，早就到了宿遷，所以才有流言。』

『原來口發狂言！請孫大老爺說明白些。』

從孫老師口中得知其事，林鼎大爲不安，他一直在担心，㣲虎詭計百出，趙士龍忽然進京，必是有所圖謀；如今說是派太監來逮捕巡按，則必是爲上方寶劍遺失一事來問罪——除却這個罪名，他想不出劉天鳴還有甚麼可以招致被捕的過失？

『這一着很毒辣。』林鼎對李壯圖說，『總是我們保護不週，才會把一把上方寶劍都弄丟了！如今害大人落得這麼一個結局，我覺得死亦不足以贖辜。』

『是啊！』李壯圖緊皺着眉說，『我也是這麼想。不過急也無用，趁火還沒燒到眉毛，得趕緊想法子對付。』

『法子當然要想。』林鼎答道：『三個臭皮匠，合成一個諸葛亮；得把老何請來商量。』

何清的話很乾脆，『只有把劍找出來！』他說，『此外，甚麼話都是白說的。』

『提起找劍，』林鼎被提醒了，『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，張瘸子上堂時，老看懸在廳上的那塊匾；我疑心那後面有花樣。』

『你是說，上方寶劍是藏在那塊匾後面？』

『對了，我是這麼疑心。所以我請大人仍舊在衞家開審；而且多提張瘸子上堂，爲的是想看明白些。』

『似乎不必這樣子費事。』李壯圖的辦法很簡單，『不是搜一搜，就是把張瘸子私下找來問一問，不就都明白了。』

『這也是個辦法——。』

林鼎的話未說完，何清已搶着說道：『這個辦法不妥，把張瘸子找了來問，未見得有結果，

反而打草驚蛇；至於那塊匾後面，我聽人說過，好像備虎安着甚麼機關，危險得很。』

聽得這話，林、李二人都有同感；也都興奮異常，不約而同地說：『上方寶劍一定在那裏！』

『在那裏或許不錯。可是，備虎之毒是大家都曉得的，說不定那個機關是個陷阱，不動還好，一動把劍毀掉了。』

這一說又使得林鼎與李壯圖毛骨悚然了！面面相覷地沉默了一會；李壯圖說道：『老何，你亦足智多謀，不輸於備虎，莫非就想不出一個拿回劍來的法子？』

這話近乎激將了。何清忽生爭强好勝之心，攢眉苦思，往來蹀躞，終於想出來一計。

『我這一計，做起來不容易；不過，做好了一定成功。』

『只要成功就好！』李壯圖說，『不容易可以把它變得容易。』

『李爺，若是你做得到三件事，要找上方寶劍就容易了！』

『好吧！老何，你說來聽，那三件？』

『第一，要請巡按大人不承認上方寶劍是丢了！』

第一件事便是難題。劉天鳴爲人方正，不肯說假話是其一；已經出奏，未便否認是其二；假劍可充得過，是其三。

見李壯圖發楞，何清便又說道：『是不是？我說不容易不是？』

『你先莫管，且說第二件。』

『第二，要勸得巡按大人託病不見客；由孫老師出面應付。』何清緊接着說道，『第三，就是要能說動孫老師放出膽子來硬挺。』

『慢慢！』林鼎插嘴，『爲何謂之「放出膽子來硬挺」？』

『硬說上方寶劍是眞的。如果對方不信，拿證據來！拿個證據來證明眞假！』

『這話，』林鼎很深沉地說，『只要你的辦法行得通，孫老師的膽子是有的。莫看他忠厚無用，發起書獃子脾氣來，天塌下來都不怕的。倒是劉大人那裏，只怕難！』

『不！』李壯圖說，『只要動以利害，劉大人也肯從權的。果然就憑备虎那兩個血腥錢，買通了太監狐假虎威，將個人人皆曰可殺的大奸大惡，救出法網，想來劉大人亦不干心！』

『對！』林鼎矍然而起，『我想到一個說法了！但是，老何——。』

『林爺，』何清斷然將手一揮，『你不必說下去！我告訴你，只做到這三件事，除非來人見機知趣，不爲已甚；否則上方寶劍一定可以找回來。』

『我可有點不大相信！老何，請你把其中奥妙說一說。』

『當然！』

等何清將他所設想的一套做法，細細講明；林、李二人愁懷一去，笑逐顏開，不約而同地豎起拇指，齊聲稱讚：『好計、好計。』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這條好計，果然如所預料的，劉天鳴不能同意。

『大人坐得正，行得正，自然覺得這樣做法，有欺君罔上之罪。可是顧全了大人自己的罪名，宿遷的百姓可就遭殃了。大人是只想顧自己呢，還是要顧百姓？是只想自己博個方正的名聲呢，還是要執法如山，不讓惡人漏網？這裏面的關係輕重，請大人自己斟酌！』

這樣的說法，有如『春秋責備賢者』。劉天鳴人雖方正，究竟不是中了道學家遺毒，滯而不化的腐儒；到無話可說時，就只有同意了。

這一點同意，第二點託病不理事，不見客便是必然之事；因爲辦法是一整套下來息息相關的。不過，劉天鳴有一層極大的顧慮，不能不鄭重其事地提出來。

『要我暫時隱居幕後，是件很容易的事。』他問：『你們想過沒有？拿孫大老爺推到幕前，去當京中太監的氣焰，他行嗎？』

『這，原有些難處。』林鼎不敢說滿話，因爲他亦並沒有十足的把握，『只有跟孫大老爺談起來看。』

『好吧，你們去談！一切等跟孫大老爺談妥了再說。』

事情到此非常明白了；整個計劃的關鍵，是在孫老師身上。不但要他肯担當；而且要他能担當得起來。想想，孫老師實在不夠格；但却非他不可，因爲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出面。

『只好拿鴨子上架了！』何清說道，『這件事做起來很吃力，我們三個要先商量好才行。』

等商量停當，連翻去見孫老師。門上通報進去，孫老師頗爲重視——兩個巡按親信的家將，一個如今正在管事的書辦，約齊了來見，這件事在他這個冷官，就太不尋常了。

因此，孫老師神態鄭重，十分客氣；一再讓坐，而林、李及何清謹守本份，一再謙謝，站著說話。

『今天來見孫大老爺，是奉了巡按大人之命。』何清從容說道，『如今有件大事要做。這件大事，關乎朝廷的紀綱，官場的風氣，百姓的禍福，還有一位清官的前程。巡按大人說，這件事做得成，做不成，全看孫大老爺一句話；孫大老爺說聲我做，就做得成，不然，一切都不必談。爲此，巡按大人吩咐我們三個來請孫大老爺的示。』

聽得這話，孫老師豈止受寵若驚？心都跳了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會有這樣子的關係重大；因而反有不信之感，張大了眼問：『巡按眞的說過這話？』

『這是甚麼事！豈可瞎說？孫大老爺不信，問他們兩個。』

等孫老師看到林鼎、李壯圖臉上，只見神態肅然地微微頷首。那就不必問了，確是劉天鳴有這樣的話。

『好！』孫老師大聲說道：『我做！』

何清見他如此痛快，又喜又愁。喜的是孫老師眞有担當；愁的是，他連甚麼事都還不知道，就會一口答應，這樣冒失的人，世上眞還罕見；由此可想，應變的才具，實在差了點，只怕難任艱鉅。

因此，何清很費了一番精力與工夫去教導孫老師，一方面要讓他瞭解整個計劃的細節；另一方面又要培養他正確的應付態度，既可不畏怯，更不可掉以輕心。

等將整個情況弄清楚，孫老師才發覺自己遇到了生平最艱鉅、最棘手的一個局面。心裏自不免怯怯地缺乏自信，但想到這件事關係重大，而且慷慨言之在先，只有硬着頭皮去挑這副異常吃力的担子。

於是，到得第二天，便以署理宿遷縣令的資格坐堂，提出傖虎來問了些與案情並無太大關係的細節，順便宣佈：巡按忽患重病，暫停問案。被告還押；一干人證，暫且飭回，但須隨時聽候傳喚，切切不可走遠了。

* * *

京裏派來的太監到縣了，事先有前一站的『滾單』通知，奉旨查案的太監名叫秦一明，隨帶小太監及東廠校尉各四名；在宿遷有多日勾留，須準備寬敞的公館。

顯然的，說要在宿遷有多日勾留，是因為劉天鳴在這裏的緣故。啣旨而來的太監的名字，傳說有誤；但秦一明此行，專為對付劉天鳴而來，似乎傳說是被證實了。

『頭一個就是難題。』孫老師說，『滾單上說，要準備寬敞的公館，我就覺得不妥，第一，民脂民膏，須當愛惜；第二，太周到了，好像有點巴結他似地，只怕越助長了他的囂張之氣。』

『不然！』何清率直答說，『唯其盡了禮遇，公事上跟他硬爭，才顯得不是故意跟他為難。再說，他是奉旨來的，就是欽差的身分，應該尊重。至於多花些公款，只要把事情辦通也值得；不會有人說閒話的。』

『你如此說，倒也罷了。』孫老師又說，『如今要趕快通知劉大人，請他避一避。』

『劉大人已經搬了，搬在——。』

『你不要告訴我，你不要告訴我！』孫老師連連搖手，『我是不知道的好！』

何清愕然，怎麼樣想也想不明白：『大老爺，』他說，『怎可不知道按院大人的下落？』

『為甚麼要知道？』孫老師說，『我有自知之明，只要秦一明逼得緊了，我沒法兒不說；索性不知道，就讓他逼死我也無用。』

何清喑喑嘆口氣，世上有如此儒弱的官兒！『大老爺，』他說，『你老膽子這樣子小，這齣戲怕有點唱不下去了。』

『不！不！』孫老師說，『我的膽子，大的時候很大，你放心，不會誤事。』

話雖如此，何清又何能放心得下？尤其是聽說來查案的那太監，外號『鬼見愁』，更覺憂心忡忡，怕孫老師應付不了，那就輸了面子，又輸裏子，全盤盡墨了。

『老何，你亦不必過於患得患失，愁得覺都睡不著，那就眞的要輸了！』林鼎勸慰他說，『你跟孫大老爺算是打頭陣；萬一接不下來，還有我家大人跟我們弟兄呢！』

聽得這話，何清略覺心寬；『事已如此，唯有盡人事聽天命。』他說，『如今最要緊的一件事是，監視徧家，務必請兩位不可放鬆！』

* * *

『鬼見愁』的容貌，一望而知是屬於陰險一路。太監們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長膘的居多；而這『鬼見愁』瘦刮刮的一張臉，稜稜角角，鋒鋩畢露，眞是俗語所說的『面無四兩肉』，看上去只是一張皮包着一副骨頭。

接官亭見禮，見那『鬼見愁』腰繫無花的素銀帶；官服上是直徑一寸的雜花，孫老師知道品級相等，便以平禮相見，長揖不拜，口中說道：『內相辛苦！請裏面待茶。』

那『鬼見愁』斜睨着他問：『足下何人？』

『敝姓孫，署理宿遷縣令。』

『署理？』鬼見愁裝作不解，『我出京的時候，行文吏部，問起宿遷縣令的職名，道是姓張；那裏出來一個姓孫的署理？』

那副派頭倒像個入閣拜相的大學士，令人齒冷；孫老師一下子發了書獃子脾氣，揚着臉硬着脖子答說：『你要見姓張的也容易！他貪污有據，如今被按院派人看管着；你要見他，我派人領了你去！』

聽得這話，『鬼見愁』的臉色，益發陰森可怕，連連冷笑，『哼，哼！按院！』他說，『劉天鳴也太跋扈了！我倒請問，他人呢？』

『按院劉大人，冒暑巡行，日夜辛勞，如今病倒了，正在延醫調治。』

『你可知道，我是奉旨按問，關防嚴密；公館可曾備下？』

『自然預備了。』孫老師答說，『前縣的滚單下來，說預備的公館，要大要寬敞，大概可以讓內相滿意。』

『鬼見愁』的臉色緩和了些，『那就請引路！』他說，『到了下處，我們再細談公事。』

孫老師不作聲，掉頭在前引路。不一會到了公館，由何清上下招待；孫老師抽空溜回衙門。

到得傍晚，只見門上匆匆來報：『欽差太監來拜訪了。』

主客之禮，不可不顧，孫老師隨卽全副公服，開中門將『鬼見愁』接了進來，在花廳落座。

行禮既罷，孫老師問道：『內相見訪，有何指教？』

『我來問劉巡按的下落；到底住在何處？』鬼見愁說，『這樣子行蹤隱祕，旁人又這樣子諱莫如深，莫非眞有甚麼隱情不成？』

『隱情？』孫老師抬眼看到在鬼見愁身後，彷彿在執役伺候的何淸，微微搖頭，知道該如何囘答：『按院有何隱情，我不知道。』

鬼見愁所說的『隱情』，亦指孫老師有牽連；聽他這樣囘答，便卽冷笑說道：『這隱情，莫非身當其事的都不知道？』

『誰身當其事？』

看他有些裝糊塗的樣子，鬼見愁不客氣了，『說的就是足下！』他的聲音毫不含糊，『劉巡按不知爲甚麼躲了起來，你又幫他隱瞞行蹤。你能不知道其中的隱情嗎？』

『我確是不知道！也談不到幫他隱瞞。』孫老師往上一指，『我可以發誓給你聽，如果我知道按院此刻在何處，教我身首異處，神人共殛。』

發到這樣血淋淋的重咒，鬼見愁可眞發愁了；但樂壞了何淸！不想孫老師看來窩囊，而這份

窩囊恰恰對症發藥，專治鬼見愁的陰險凌厲。見他自己生悶氣的陰鬱臉色，與孫老師毫不在乎的神情，他覺得可以放心了。

『請問內相，』孫老師不但已能招架，而且還能向前邁步了，『這樣子急着覓按院，究竟爲了何事？』

『我有旨要宣。』鬼見愁說，『足下身爲地方官，何能連巡按的行蹤都不知道？』

『這有個說法，第一，我這個地方官是暫時署理的，說實話，只光身一個人來到縣衙，甚麼都不清楚；第二，按院住魯肅廟，關防嚴密，有時微服私訪，他的行蹤，我亦不便問，不敢問。』

這第二點答得極好，解釋他不知劉天鳴行蹤的理由，毫不牽强。鬼見愁有些信了，煩躁地說：『那麼，我啣旨而來，該怎麼辦呢？』

那樣厲害的一個人，說出這樣沒氣力的話來，連孫老師都知道，自己佔了上風，把他擺佈得動彈不得了。因而信心大增，思路也靈敏了。

『內相啣旨而來，自然是公事。旣是公事，我亦不能袖手。再說，接旨遇到特殊情形，亦可變通辦理；何妨跟我說說？』

『你能代劉巡按接旨嗎？』

這一問，孫老師要考慮了，通常降旨臣下，而接旨之人身染重疴，有兩種處置辦法。一種是皇帝的恩旨，必得讓本人知悉，便在病榻宣旨，當事者伏枕作爲磕頭；再有一種是由親族代接。孫老師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作爲劉天鳴的親族？

偶爾抬眼，發現何清微微頷首；孫老師解決了難題，頓感輕鬆，立即大聲答說：『我替按院代接就是！』

接旨就得陳設香案，何清的動作很快，順手就端來一張高脚茶几，一面喊道：『快拿香爐來！』

語聲未終，鬼見愁搖手阻止，『慢慢！』他說，『這個旨不是這麼接法。』

孫老師愕然問說：『該怎麼接？』

『你替劉巡按接旨，就得替劉巡按辦事，担責任。這一層，足下先要弄明白了。』

孫老師心想：早就明白了！點點頭說：『理所當然！』

『好！那麼，我把旨意告訴你。』

『慢慢！』孫老師聽出話中有蹊蹺，『請問內相，到底是聖旨不是？』

『皇上的意思，你說是聖旨不是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那就行了。』鬼見愁從隨帶的護書中，取出一封帖，遞了給他：『你看！』

孫老師最大的本事是一目數行，所以接過來略微一看，便已記得；却特意做作，『何淸！』他說，『我的眼力不濟，你來替我看一看。』

這是求援的暗示，何淸當然明白，看完了說道：『囘大老爺的話，這是司禮監奉旨，查驗先皇御賜按院劉大人的上方寶劍。司禮監通知這位公公來查驗的公事。』

『是聖旨不是？』

『不是！』

『怎麼？』鬼見愁大怒，『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說不是聖旨！』

『怎麼是聖旨？』何淸立即反駁，『雖說是皇上的意思，但降旨給司禮監，不是降旨給按院，亦不是降旨給公公你。中間隔著好幾層呢！』

其實只要出於上意，便是欽命案件，怎麼不算聖旨！理應照辦的一件事，只爲鬼見愁故弄玄虛，想以聲勢壓人；結果被駁得啞口無言，因而折了銳氣，反倒弄巧成拙了。

『那麼，』他無可奈何地問，『你們是不是替按院担責任呢？』

『不知道是甚麼責任？』孫老師說，『能担當然担。』

『上方寶劍！』鬼見愁又神氣了，『拿出來查驗；拿不出來，嘿、嘿！』

『原來是這個責任！』孫老師說，『上方寶劍供在按院行館，昨天我還看見的。不過，內相，不能拿給你！』

『爲甚麼？』

『上方寶劍，先皇御賜；又不是尋常一把劍，怎能隨便拿來拿去。再說，也不能查驗；除了皇上，誰也不敢查驗御賜之物。』

這一番義正辭嚴、咄咄逼人的指責，將鬼見愁的氣燄又折了一大截，臉色就很難看了。何清心想，孫老師這天的言語，如有神助，料他自己亦一定很得意；但得意忘形，不知收斂，就會激出意外，不可不防。

念頭轉到這裏，隨卽便出聲了：『這位公公，』他很客氣地說，『今天鞍馬勞頓，而且天色也晚了，暫請休息；明天一早到魯肅廟去瞻仰上方寶劍。不知尊意，以爲可行否？』

鬼見愁也很見機，見何清打圓場，雖覺小小一名書辦亦來插嘴，眞個不成體統；然而畢竟是有個台階可下，面子不致撕得太破，已是件求之不得的事了。

於是，他仍舊虎著臉說：『好！明天一早，魯肅廟瞻仰上方寶劍！』

說罷掉身就走。何清向孫老師呶呶嘴，示意孫老師以禮相待，送到大堂滴水簷前；鬼見愁頭也不回，由兩名小太監、四名校尉簇擁著，揚長而去。

第一關是過去了，而且也佔了上風。但重頭戲還在後面；孫老師當夜又召集何清與林鼎、李壯圖密談，先研判情勢，再商量對策。

『有一點先要弄清楚。』林鼎首先提出疑問：『上方寶劍遺失，劉大人呈奏報過的；何以鬼見愁的公事上沒有提到？』

這就只有熟於律例案牘的何清才能夠解釋了，『這有兩種情況：第一、劉大人奏報上方寶劍遺失的奏疏，沒有發到司禮監，或者司禮監記不得有這回事了；第二、是故意裝作不知道劉大人曾奏報失劍，因爲既知遺失，又來查甚麼、驗甚麼？』

『不錯，不錯！』孫老師領會了，『如果已知劍已遺失，則查劍之舉，師出無名。』

『他那面的情形我懂了。』林鼎問道，『我們這方面呢？亦應該自圓其說；明明已經奏報遺失，何以此刻又出現了呢？』

『那是以後的事！』何清答說，『只要把眞劍找到，一時權宜之計，皇上一定體諒的；就算劉大人自請處分也不會重。』

『對！如今只要把眞劍找到，其他都非所計了。』

李壯圖這句話，是一個一致同意的結論。—

接下來便將明日一早，鬼見愁到了魯肅廟以後，所會發生的事，擬想了一遍；依照何清原定

的計劃，改正了幾個細節。都覺得顧慮周詳，雖非萬無一失，至少也有七八分把握，可以過關。

那知第二天事情有了變化；當何清去接鬼見愁到魯肅廟時，他表示身子不爽，要息一天再說。可是行館中人却說鬼見愁毫無異狀；派去的廚子是何清的遠房表弟，更說鬼見愁善飲健啖，飲食比誰都多。

這就很明白了，鬼見愁是有意不去魯肅廟。本來急如星火，彷彿卽時就能驗劍；而臨事之際忽又退縮，其故安在？

困惑的何清，感到這不是好兆頭，立卽翻回魯肅廟，孫老師與林、李二人，看他隻身而來，形色亦顯張皇，都不免詫異；彼此目語警戒，隨著何清到隱秘之處去密談。

『要打聽！』聽罷經過，林鼎首先開口，『好在行館中都是我們的人，總有甚麼跡象可以看出來。如今最要緊的是，看有甚麼人進出。』

『是的。』李壯圖也說，『這鬼見愁秦一明，既是衞虎招來的鬼，想來該有聯絡。這一點務必要弄清楚。』

『公然來往是不敢的。』何清說道，『要防他暗中傳遞書信。』

『慢來，慢來！我們從頭研究。』

孫老師到底是兩榜進士出身，看人料事，有時或不免迂闊，但却是正本清源之計，像這件事

，實在是非從根上探究不可；所以大家都住了口，聽他的意見。

『我想，秦一明忽然打退堂鼓，必是由於昨天一到的遭遇，出乎他的意外，第一，他總以爲一說奉旨查劍，我們這裏必會驚惶失措，那知事並不然。第二，他既是來查劍，忽而不查了，當然是因爲已瞭解到，查劍二字，已不成威脅。換句話說，他已知道，查不出甚麼名堂來的。』

『於是乎，』林鼎接口說道：『就要另想足以成爲威脅的招數了！』

『是啊！他以爲我們害怕劍是假的，誰知居然不怕。既然我們不怕以假作眞，就要另找一樣我們所怕的花樣！』

『是了！』何清忽有意會，『看來孫大老爺的顧慮倒眞有道理了。』

『你是說，』李壯圖問，『拿劉大人曾奏報失劍這件事來做文章？』

這一說，無不恍然大悟，亦無不同意，秦一明看以假做眞無計可施，必然質問既無忽有的原因何在？

『事情弄清楚了，必是如此！』孫老師問道：『我們該怎麼說？』

『沒有第二個說法，只說又找到了。』林鼎斷然決然地說。

『對！』何淸附和，『我亦以爲只有這麼一個說法。』

『你呢？』孫老師問李壯圖。

「除此以外，似乎沒有理由可以解釋。」

「大家都這麼說，我也只好這麼說。」孫老師說，「就不知道這個謊怎麼才能撒得圓？」

細細想去，事實上亦非作此失而復得的說法不可；因爲唯有如此，才能囘到何清原定的步驟上來。整個事態，不過多一層曲折，結果是不變的。

商量既定，以逸待勞，心境都大不相同了。當然，行館的動態是決不會放鬆的；到夜來彙集幾方面來的報告，不曾發現衞虎有與秦一明搭線的跡象，只有一名校尉自北而來，馳馬甚急，想來是有緊急信送來。

這是無從猜測之事，只有置之度外——這一著是衞虎厲害；使的一條瞞天過海之計，居然能在獄中指揮，派人通知趙士龍在徐州坐守，居中聯絡。秦一明要跟衞虎通信，先送至徐州。再翻囘宿遷；同樣地，衞虎亦是如此。所不同的只有一點，爲秦一明來送信的，是預先派在徐州待命的東廠校尉；而送信給衞虎的，是趙士龍的親信。

這樣做法，自然費事；但連何清都可瞞過，十分穩妥——秦一明所以不到魯肅廟查劍，是因爲孫老師說得那樣斬釘截鐵，不似失劍的模樣；感到萬分困擾，特意前一天連夜派人送信給趙士龍，查問究竟。此刻覆信到了，除了斷定魯肅廟所供的是一把假劍以外，還教了秦一明一套說法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下一天，秦一明未到魯肅廟，但到了宿遷縣衙門。孫老師本在魯肅廟等待，得到通知，由何清陪着，回衙相見。

『昨天接到京中的文書，有件奇事，要向貴縣請教。』

『不敢！』孫老師很謙恭地說，『不知是何奇事？』

『文書中說，劉巡按曾有奏報，說御賜上方寶劍居然失竊了；所以又交了一椿差使給我，命我徹查失劍詳情。』

果不其然，是拿這個漏洞爲題目；孫老師心想，下一步必是查問：上方寶劍既已遺失，則在魯肅廟中所供的那把劍，又是怎麼回事？這就不必等他問出口了！

『好教內相得知。上方寶劍曾經被盜，確有其事；不過已經找回來了！』

這個回答，大出秦一明的意外。而且看孫老師神態從容，絲毫不像撒謊的模樣，越覺困惑，竟不知下面該怎麼說？想了好一會，方始問道：『是那一天找回來的？』

『好幾天了。』

『是怎麼找回來的？』

『其實不是找回來的，是有人自己送回來的。』孫老師答說，『大概盜劍的人，知道上方寶劍盜了去，既不能變賣，又不能使用，藏在家裏反倒是個禍水，所以悄悄兒送了回來。』

秦一明開始發覺，所見所聞，都出乎常情常理；而最不可解的是，完全無視乎宦官的勢力。那孫老師莫測高深，而又帶點書獃子的味道，雖不知他何所恃而敢如此，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，如果用勢力壓他，決不會屈服，壓力愈重，反抗愈大！

當然，勢力只要夠，一樣無堅不摧。但宦官的勢力，只有在京裏才施展得開；到得此地，唯有用虛聲恫嚇，嚇不住不如『識相』爲妙。

這樣一想，得之而後快的決心是添了幾分，浮躁之氣却減了幾分。冷靜地思考下來，覺得劉天鳴這一面，情理上交代不過去的地方很多，抽絲剝繭，一層層駁得他無話可說；那時再運用勢力就可以得心應手了。

打定了主意，態度一變，『我一路而來，却聽說劉巡按除暴安良，頗得民心。不過，功是功，罪是罪；將功折罪，免於處分，唯皇上有此大權。』他緊接着說：『至於我，此來並未奉旨，考查劉巡按的政績，只是來查察上方寶劍；現在又奉新命，徹查上方寶劍失落的經過。誰知上方寶劍說是失而復得，而失是怎麼失，得是怎麼得，一概不知。似此情事，過於離奇。請貴縣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，我回京怎麼交差覆命？』

這番平心靜氣的訴說，孫老師頗感意外；何清亦覺棘手。正在爲難的當兒，突然有一個人，大踏步闖了進來，很魯莽地問道：『孫大老爺，秦公公要來看劍，已經伺候多時；到底來不來看，請吩咐下來，免得大家苦苦等待。』

這是林鼎眼看勢成僵局，效此張飛闖帳的行逕，來替孫老師解圍。何清是等他一開口，便知來意，所以桴鼓相應地說：『請大老爺陪着秦公公去看劍吧！看到了上方寶劍，秦公自然就可以交差覆命了。』

『不錯！』孫老師也領悟了；拱一拱手說：『內相，請！一切都等到了魯肅廟，看了上方寶劍再說。如何？』

『好！』秦一明沉靜地答說：『正該如此！』

於是兩人都上了馬，直奔魯肅廟而去。林鼎抄近路先趕了回去；將經過情形告訴了坐守的李壯圖，各懷小心，謹愼應付。

秦、孫二人到得廟中，燭火已燃；進殿仰視，神龕前面已遮了一張紅布幕，幕前一座去了槅槓的『龍亭』，其中供着一把製作精美的寶劍，而且尺寸特大，入眼令人起敬。秦一明倒眞有些困惑了。

此時孫老師已有了動作；塵揚舞蹈地往上便拜。三跪九叩旣罷，站起來退在一邊，是靜待秦

一明行禮。

禮是照行了；秦一明站起來却不看劍。原來一路上想了又想，他覺得還是應該先問一問爲妙。

『請借一步說話，我有幾件事要請教。』

忽然變卦了！孫老師看了何清一眼；答一聲：『好！請過來。』

『這上方寶劍的離奇行蹤，如何失去，如何復得；來龍去脈，非弄清楚不可。』

仍舊是這一問，問得孫老師很傷腦筋，皺起眉頭，細想答語。但有個旁觀者清的何清在；看出秦一明改變了策略，心想言多必失，何況本是件破綻百出的事！眞應了一句俗語：『若要盤駁，性命交脫』，孫老師決不可以跟他細談細講。

於是，他咳嗽一聲，微微搖首；孫老師自能會意，慢吞吞地囘答秦一明：『這上方寶劍的失是如何失，要問劉巡按；得是如何得，我剛才說過了！』

這兩句話聽來乏味；但能將秦一明話鋒中的勁道，輕輕易易地卸掉。何清不由得暗中好笑；原來老實無用的人也有用處，宜於用來對付鋒鋩畢露的人。

秦一明眞的怔住了！原以爲孫老師必有辯解，便好抓住他的錯處，一層一層逼得他開不得口。不想所得的答覆，是如此差勁；軟硬兩不受，倒眞有點傷腦筋了！

『那麼，照貴縣所說，我該怎麼徹查失劍得劍的經過呢？』

『這是個難題！』孫老師說，『依拙見，常言道得好：事緩則圓。內相先耐耐心，等劉巡按病好了，當面細問，不就都清楚了嗎？』

『此外呢？』

『內相要查失劍、得劍的經過，我並沒有表示能代劉巡按担當。』

『哼！』秦一明冷笑，『貴縣說能代劉巡按担當。這就是担當嗎？』

『此外？』孫老師問道，『是指查看寶劍一事？』

『是啊！』

『這，我說過，我有担當。』

『你的担當是甚麼？』

『是——，倘有疏失，甘與劉巡按同罪。』

『這話當眞？』

『當眞！』孫老師加重了語氣說：『我說了的話，決不賴。』

『好！』秦一明獰笑着說，『此事前後支離，情節諸多不符；我倒要查看一下，上方寶劍是眞是假。』

『甚麼?』孫老師故意吃驚地問，『內相，你說供在外面的，是把假上方寶劍?』

『很可疑。』

『這就不對了!』孫老師說，『內相先存了成見在心裏，眞的也變成假的了。』

『眞是眞，假是假，我不能以眞爲假；你可也別指望能夠以假作眞!』

孫老師故意偏着頭想了一會說：『好!我陪內相去看個明白。我倒眞想不懂，怎能以眞爲假?』

於是何淸引路，孫老師陪著秦一明，復又來到大殿。只見林鼎、李壯圖二人，以及縣衙門的差役人等，一字排開，肅然傳音這是『站班』致敬；但也等於示威，好替孫老師壯膽。

見此光景，孫老師便從容不迫地喊道：『林鼎、李壯圖!』

『在!』林、李二人齊聲答應；嗓音十分宏亮。

『秦內相奉司禮監之命，來此查看上方寶劍。你們倆好生把劍請下來!』

『是!』

隨著這一聲，預先備好的一張小條桌，自一旁抬了過來，放在正中；鋪上黃布，以便置劍。

林鼎上前，先行了禮；然後雙手伸入龍亭，將劍抱了下來，恭恭敬敬橫置在條桌上。

『請查看!』孫老師擺一擺手。

秦一明點點頭，脚下不動，却先開口：『請貴縣派人將條桌抬到廊上，容我細看。』

於是連劍帶條桌抬出殿外；秦一明走到桌後，正待俯身細看，不道孫老師發言攔阻了。

『內相，』他說，『此處不是內相宜站之處。』

這個指摘是無法辯駁的；因爲他站的位置，在上方寶劍之上，是很顯然的僭越。但光線自前而來，非要站在桌子後面，朝南的方向才看得清楚；面南朝北，自己的身子先就擋住了光線，如何看得清楚？

於是，條桌再搬；索性搬到天井正中，光線是夠亮了，却以劍鞘擦得極亮；劍靶上嵌著各種寶石，閃光耀眼，五色迷目，反又不大看得清楚。

秦一明無奈，只好用手遮著直射的陽光，慢慢地從頭看到底；看了一面，再看一面。看完了，抬起頭來，面有得色。

『何以上無御賜的字樣？』

『本來就沒有的。』孫老師接口就答，面無表情。

秦一明一楞；想出一句話來駁他：『你怎麼知道本來沒有？』

『是聽按院所說。』

『不對！』秦一明厲聲說道：『眞劍必有御賜字樣。』

『不見得！』孫老師將手一伸，『請內相舉證。』

『證據在禮部。』

『那……，』孫老師笑笑，『那就說不清楚了。我倒有個法子，可以驗劍的眞假；眞劍乃是寶劍，削鐵如泥，內相何妨試上一試。』

秦一明未置可否，主要是因爲他對眞劍是否具此性能也並不清楚。何況，卽使眞劍具有削鐵如泥的性能，但是具有此種性能的劍，並不一定就是欽賜的上方寶劍呀！

『內相鈞意如何？』孫老師又逼了他一下。

『這個……，咱家以爲不算得充分的證據！』

秦一明推託着。

孫老師的臉色已經沉了下來，冷笑一聲：『內相！』

『啊！有何指教？』

聽得孫老師語氣中的森冷，秦一明內心一震，連忙向孫老師望去。

孫老師整了整神色，又咳嗽了一聲，清清喉嚨，然後才向秦一明拱拱手：

『內相是爲鑑定上方寶劍眞僞而來？』

『是啊，咱家迢迢千里，遠從京師而來，就是爲了要鑑別寶劍的眞僞回報！』

『聖上指委內相，自然是因爲內相對欽賜上方寶劍十分熟悉，具有鑑別的能力……。』

『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咱家雖是見過幾次，但是時日已久，有些地方已經不太記得了！』

秦一明聽出了對方口氣的嚴重性，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圓滑地敷衍着。

孫老師的神情却更爲峻厲了。

『內相這話應該在受命之初就向聖上稟明，現在說這話似乎已經太晚了。』

話是不錯，但是口氣太叫人受不了，秦一明乾脆沉下了臉，準備在這上面做文章了。

因此他將臉一沉，也擺下一副怒容來。

『閣下的意思是認爲咱家不夠資格？』

孫老師那裏會上他這個圈套。笑了笑。

『內相是朝廷委派，這夠不夠資格，學生無權置喙！』

接着孫老師的聲色更厲了：

『內相既然無法作一個明確的甄別，回朝恐怕也無法覆旨吧！』

這的確是很嚴重，秦一明只得改緩了臉色道：

『是！是！多承指教，尙祈孫先生有以教我！』

孫老師淡淡地看了他一眼。

『學生以爲內相若無更好的辦法，還是照先前所說的，一試劍鋒，以識眞僞！』

秦一明亦覺得捨此別無他法。但他的心機亦很深；心想，上方寶劍不眞，是確然無可疑之事。孫老師明知是假劍，却一再提出一試鋒利與否的建議，不外兩種想法，一是故意把話說得硬，作用是想唬人；再是這把劍雖假，却假得好，故而有恃無恐。

這容易試得出來！如果是想唬人而不受他唬，則唬人之人，色厲內荏，立刻就會色變。於是他點點頭說：『當然要試，而且要好好試一試！』

一面說，一面偷覷左右，孫老師、何清及林鼎、李壯圖的臉上，都平靜得很。其餘的差役人等，則都張大了眼睛，一副急着看熱鬧的表情；秦一明可以意會得到，有的是要看他如何試法；有的則只是想看看上方寶劍是甚麼樣子而已！

這樣想着，已伸手將劍拔了出來；寒光閃閃，逼人毛髮，這樣鋒利的兵器在手，孫老師與何清未免膽寒，不自覺地退了一步。當時林鼎、李壯圖仍然保持著平靜。

秦一明持劍在手，心中躊躇，因爲一時眞還想不出甚麼法子可以試劍。好在他有個隨從，小零碎的鬼花樣最多。秦一明到得沒法子時，總要找他。

『朱季！』

『朱季在！』

朱季是二十來歲的小太監；等他閃身出來，秦一明問道：『你會試劍不會？』

朱季不能說不會；但實在是不會，略想一想答說：『這還用得著你老親自動手嗎？喏，』他指著林、李二人，『不現成有練武的把式匠在這裏。』

林鼎還好，李壯圖一聽稱他『把式匠』不由得心裏冒火；念頭一轉，計上心來，毫不考慮地踏出來躬身說道：『李壯圖侯會！』

『好！』秦一明說，『就看你試一試！』說著將劍遞了給他。

李壯圖恭恭敬敬地雙手接住；先將劍橫置在條桌上，然後招招手把他帶在身邊的小廝找來，吩咐他說：『廟前有剃頭担子，你跟他去要一綹絞下來的頭髮，不宜太短。』

『是了！』那小廝飛奔而去。

李壯圖便又將劍取到手中，割下一幅衣襟，先將劍從把手到劍尖，很慢很周到地擦拭了一遍；然後說一聲：『請秦公公細聽！』

說完，將拇指扣著中指，輕輕一彈，只聽『琤』的一聲，有如霜絃初發；餘響悠然，眞彷彿大海龍吟，似有若無，令人意遠。

『好劍！』孫老師脫口讚道，『要找這麼一把劍，還眞不容易！』

這話漏了馬脚，秦一明越發深信不疑；上方寶劍决未失而復得，只不知何處『找』來了這麼

一把能夠冒充得過的好劍而已。

然而他不知道，這是何清的設計，欲擒故縱，有意露口風給他。

他只是認定了假的，便專從找作僞的證據着眼，因而對試劍的結果，亦就格外留意了。

此時李壯圖的小廝，已找來些絞下來的碎頭髮；寸把長的一撮，是一剪刀下來的，黏附在一起，雖碎不亂。李壯圖用右手三指揑住，左手持劍平端着，有意無意地取個與朱季面對面的部位，然後將三指揑住的那一撮頭髮，靠近刃口，說一聲：『看仔細了！』

語聲甫落，一口氣從丹田中噴了出來；一撮頭髮著刃斷爲兩截，紛披飛舞。睁大了眼在看的朱季，發覺不妙，急忙退避，已自不及，好些碎頭髮被吹入眼中，掩面疾走，痛不可當，吃了個大苦頭！

孫老師恍然大悟，驚喜地說：『怪不得形容利劍，叫做「吹毛斷髮」，果有其事！』

『秦公公，』李壯圖又說，『吹毛斷髮不足爲奇；要削鐵如泥，才眞的是好劍。若非如此，這把劍就不切實用了。』

『削鐵如泥』這句話聽過，却未見過；秦一明倒有些不信，『眞能削鐵如泥？』

『自然！』

『如果削不下來呢？』

『削不下來，便是硬碰硬了，非搞個缺口不可。』

御賜之劍，搞個缺口就是毀損法物，其罪甚大。秦一明心中好不歡喜；『試、試！』他說，『是眞的上方寶劍，一定沒有對頭。』

何淸已經看出，秦一明不懷好意，巴不得能在劍刃上搞出個缺口來！他怕李壯圖會上當，便插嘴說道：『寶劍不比士兵用的大砍刀，不是在陣前當兵器用的！只好偶一爲之。』

這一說，李壯圖會意了；『是的！』他向秦一明說：『雖說削鐵如泥，用得次數多了，刀口也會受傷。只試一次好了。』

『自然！』秦一明知道詭謀已被識破，別人不會再上當，落得大方，『怎麼叫試呢？自然試一次。』

於是李壯圖抬手吩咐小廝：

『來呀！把試劍的鐵條取上來！』

小廝答應了，呈上一枝通火用的細鐵條，不過才只比麥桿兒略粗一點，小廝還故意在地上拖得叮噹直響，表示這是貨眞價實的鐵條，要交給李壯圖。

李壯圖却一指秦一明：『先呈給公公過目！證實之後才能用來試劍。』

小廝很乖巧，走到秦一明面前跪了下來，雙手捧上那根鐵條，恭恭敬敬地：

『請公公過目！』

秦一明拿起了那根鐵條，拗一拗倒還很韌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扳得彎了一點。

於是他裝模做樣地先輕哼了一聲。

『鐵條倒是一根鐵條，只不過太細了一點，像這麼一根東西，何必要寶劍呢，尋常刀劍也一樣能砍斷的吧！』

剛才被李壯圖吃了一眼碎髮的朱季，滿懷不甘，這時也趁機會上前說：

『公公！這根鐵條還用得着用刀劍嗎？小的一肉掌也能把它砍斷了！』

朱季有多大的本事，從剛才試劍斷髮時，李壯圖已經了然於胸了。

假如這是一根初鑄成的鐵條，的確是相當脆的，兩頭架空，一掌下去，尋常人也能將它折成兩段，所以朱季敢這樣說。

那知李壯圖竟微微一笑：

『少相能有如此的功力，倒是請亮一下，給我們開開眼界了！』

秦一明聽了這話，心中有點狐疑，看了朱季一眼，意味深長地說：

『朱季，現在是試驗上方寶劍眞僞，不是叫你在這兒練把式胡鬧，下去！』

嘴裏在斥責，眼睛却在打暗號，朱季跟他久了，自然摸得清他的意思！

『稟公公！如果小的用肉掌都能砍斷的東西，又何從去試出寶劍的鋒利？』

出身內廷的小太監，除了心思靈活，還得口舌伶便，所以朱季這番話，倒是說得有條有理，連何清與孫老師都不禁點頭。

秦一明含笑問何清：『貴縣以爲如何？』

何清在李壯圖的眼中也得到了暗示，知道他必然有了安排，但是却不作肯定的回答，於是笑笑說：『這自然該公公卓裁！』

秦一明搖着頭，一派傲然：『不然！咱家雖是奉旨來查驗寶劍眞僞的，但貴縣是地方，也該表示意見的！』

何清也不會被他套上的，恭恭身子說：『下官位卑言輕，只是來供公公驅策，一切當以公公爲主！』

看來何清是不會有何担當的了，秦一明才向朱季一擺手：『那你就試一試，別把牛吹豁了，又招人笑話，連帶着咱家也丟臉！』

這句話有兩層意思，一則表示朱季是自己帶來的人，朱季的一切，自己都可以替他担當，一則表示如果朱季把鐵條用手劈斷了，就是你們存心想搗鬼唬人，咱家可沒有這麼好唬的。

朱季得了指示，興沖沖的拿起了鐵條，吩咐拿來幾塊磚，兩頭架好，把鐵條擱在中間，還裝

模做樣地運了一下氣，然後吐氣開聲，一掌朝鐵條的中間砍下來！

每個人的心都隨着他的手掌向下落去，只有李壯圖神色如舊。

那根鐵條並沒有如朱季所想的應手而折，只是彎下去了一點，而朱季却抱着手，痛得幾乎跳起來，眼淚在眶中直轉，要不是秦一明惡狠狠地盯着他，他很可能就大聲喊了起來。

秦一明的臉色的確很難看，冷冷地哼了一聲：『沒用的蠢材，只會丟人現眼！』

朱季忍住了手掌邊上火辣辣的疼痛，屈下一條腿：『啓稟公公，這是小的一時沒留神，掌落在磚頭上，所以才沒能砍斷！』

做太監的耍賴皮是一等一的天才，他明明是落掌在鐵條中間，却偏偏賴到磚頭上。大家都明白，却也沒人去說破他。

秦一明勉强接受了這個解釋，嗯了一聲：『那就再試一次，小心點，這次可看準了！』

朱季答應了一聲，再度走到鐵條面前，却又猶豫了，他自己知道剛才那一掌是用了多大的勁兒，也知道沒有落錯部位，可是那韌性的鐵條傳來的彈性也相當驚人了，再來一下，加把勁固然可以，拚着再受一次罪好了，但是否眞能斬斷這根鐵條呢？要是鐵條仍然不斷，這個苦頭就吃得太寃枉了。

當內監的多半具有一種愛佔便宜怕吃虧的性格，如朱季這樣的人，自然很難例外，所以他想

了一下，回身又對秦一明打了個躬。

『朱季！你這兔崽子又在玩什麼花樣？』

秦一明臉上泛起了慍色，他對這個手下有點不滿，原本是因爲他生性伶俐，鬼點子多，帶出來可以作個幫手的。

那知道這小子當不得世務，儘幹了些丟人現眼的事。

『啓稟公公，小的剛才不小心，把手給扭傷了，如果再試的話，手使不上勁兒，小的想這是關係朝廷的大事，可不能兒戲！』

『少廢話，說你究竟想要怎麼個樣吧？』

『是，公公，小的若是爲了公公，就把這隻手廢了也是應該的，就怕糊里糊塗的試上一下，使公公判斷錯誤，小的可就罪該萬死了！』

秦一明知道他又有什麼鬼點子，催促着他說：『咱家是奉旨出來查驗寶劍的眞僞，要是咱家落了個不是，你這狗頭也好不了去！』

『是！是！所以小的認爲應該用金試！』

『金試？那又是怎麼個試法？』

秦一明很高興，曉得朱季果然又有了新點子，所以追着問下去。

『金試就是小的用身邊的刀，先在鐵條上砍一下試試！』

『我還以爲你有什麼高明的辦法呢，弄了半天，敢情還是這麼一個餿主意呀！』

秦一明難抑失望，朱季却不慌不忙地笑着向前湊了一湊：『公公！小的這把刀只是普通防身之用，絕對不如寶劍的鋒利，如果小的用刀也能斬斷鐵條，那就證明了這根鐵條，並不能表示出寶劍的與衆不同，公公以爲如何？』

秦一明點點頭，他本來就是覺得鐵條太細，怕被人唬了去。

而且，他的目的是來驗明上方寶劍的不眞，回報後好究治劉天鳴欺君之罪。

只苦於自己出來時過於匆忙，沒有把有關上方寶劍的一切詳細資料了解清楚，叫人堵住了嘴，又不能說出自己不太清楚的話，所以任何能改變一下現勢的提議，他都是極力贊成了。

朱季雖然出了不少小漏子，但是最後這句話却是大合他的心意。

因此他含笑問何清：『貴縣以爲如何？』

何清已經從李壯圖的眼中得到了暗示，自然是十分放心，連忙道：『自然是公公作主！』

秦一明冷冷地道：『雖說是咱家作主，但也要叫大家口服心服，咱家現在要問貴縣的是朱季這個辦法有沒有道理？』

朱季的話不能說是無理，何清只有回答：『少相供職太內，自然見多識廣！』

『好！貴縣也認為有道理，我們就可以照樣子一試了，免得回頭又有人說閒話！』

他這話是針對着孫老師而說的，這個撅老兒，每到重要關頭，問他的話時，口風很緊，不落一句口實，但是有時却冒出一兩句話，却能叫人吃不了兜着走，所以秦一明很想抓住機會，給他點顏色瞧瞧。

可是孫老師此刻竟像是涵養到了家，一副不聞不問的樣子，氣得秦一明恨不能給他一脚！回過頭來向朱季哼了一聲：『小心去做，這次可別丟人現眼，又弄個灰頭土臉了！』

朱季打了個恭，答應下來，抽出自己的腰刀，在李壯圖的面前晃了一晃：『你可要驗看一下咱家這口刀？回頭別說它是什麼寶刀！』

刀雖然不是寶刀，却也是精鋼所鑄，刀上一片寒光，李壯圖只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：

『世間那得如許寶器，否則這御賜上方寶劍就不值錢了。雖說上方寶劍的珍貴處並不在乎其利，但出於欽賜，總不能過於草草，讓尋常的刀劍比下去了。』

言下之意，好似表示上面供着的那柄寶劍，比這柄刀珍貴很多。

朱季對這一點並不爭論，這時他倒希望別人對他的腰刀評價越低越好。

所以朱季很高興地直點頭，『說的是！說的是！咱家的若一刀砍斷了這根鐵條，你就得換根粗點的鐵條來，才能試劍了？』

這次他非常仔細，唯恐鐵條懸空，不易受力，特地把鐵條平放在磚塊上，然後雙手舉刀，用力地砍了下去。

『錚』的一聲，火星四濺，刀反彈上來，差一點跳脫了朱季的手去，可是那條頑鐵仍是好端端地横在磚塊上，只是被砍的地方，凹下了一條白白的割痕，反倒是朱季手上的刀崩了一個黃豆大的缺口。

這一來朱季不禁直了眼，連秦一明都有點不相信，李壯圖却笑笑道，『鐵就是鐵，不是每把刀劍都能削鐵如泥的！公公現在對這根鐵條的硬度，該是沒有疑問的了。』

秦一明再也無可挑剔了，只有恨恨地看了朱季一眼，朱季自覺無趣，可是他又實在難以甘心，沉思了一會兒才疾然地說：『這祇證明了我的刀砍它不斷！』

李壯圖一笑說：『當然，這根鐵條就是用來試劍的，自然要把它砍斷了，才能現出寶劍的鋒利與不同凡鐵之處！』

秦一明哼了一聲，不耐煩地用手一比：『別廢話，試劍！』

李壯圖答應了，恭恭敬敬地走到鐵條面前，嗆然聲中，寒如秋水的劍鋒再度出鞘！

可是在他還沒有舉劍下砍時，孫老師忽地開了口：『且等一下！』

秦一明顯得頗不耐煩：『孫先生又有什麼高明指教了？』

孫老師慢斯條理地吹了一下鬍鬚，然後才說了一聲：『指敎不敢當！只是學生有個非常重要的問題，必須於此時提出來！』

看了孫老師那種愼重的態度，秦一明也感覺到此老的來意不善，心中先着實地作了番防備，才徐徐地說道：『請先生明敎！』

『內相，適才尊座試刀時，刀上崩了個缺口，內相是看得淸淸楚楚的！』

『那只是一柄凡鐵，自然無法能斬金之利！』

『欽賜上方寶劍，自非凡鐵所能比，吹毛可斷，方才內相已經面試過了，其利可知，但是否能具斬金之堅，只是傳聞而已，內相以前也沒有試過吧？』

秦一明怫然不悅：『欽賜御劍失落的事，也不是常常發生的！』

孫老師不慍不火地笑笑：『寶劍在此，並無失落之事！』

『但是有人告到京裏，所以才派咱家前來查證，孫先生究竟有什麼話還請爽快地說了！』

孫老師點點頭：『就是回頭試劍的時候，萬一也崩了個缺口，這損毀聖器的責任，不知該由誰負？』

『這個——試劍之法，是由你們提出的，總不能由咱家來負吧！』

秦一明實在惱火，覺得這老傢伙實在可惡，在這個節骨眼兒上，他才冒出這個問題來，不是

存心在搗蛋嗎？不過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，想了半天才悻然地道：『如果寶劍是眞的，就絕不會毀損！』

『內相！這祇是一個傳言，究竟是否如此，却是無人能保證的，因此學生提出這個問題，萬一聖器受損，卽使學生等拍下胸膛來，怕也負不了責任！內相也不能說全無干係！』

『這……先生的意思是要如何呢？』

『學生只是把後果的嚴重性提供給內相參考，究竟應該如何，還是要內相作主的！』

秦一明恨不得一拳朝他的鼻子上打去，只有冷笑一聲：『依先生如此一說，這劍就不必試了？』

『內相如果能證明此劍是眞，自可不試！』

弄了半天，原來這老小子打的是這個主意，秦一明在心中暗笑：『你們想在咱家面前，要這個過門，未免太瞧扁咱家了！』

秦一明的心中更爲踏實了，他知道寶劍是假的，但是眞劍何在，却是個大問題，雖然胸有成竹，只是不到必要的時候，還是不用到那一招，目前是等於無法確切的證明他們拿出的劍是假的。

試劍之說是孫老師提出來的，當時的確也使秦一明爲難了一陣，如果這柄劍眞能斬鐵如泥，

那麼要證明它是僞劍，就得另費周章了，或者要動用到最後那一絕招，不過能夠用別的方法，還是上策。

吹毛可斷，其利已知，現在要試的是削鐵如泥之堅，秦一明在開始時就有個想法，認爲孫老師是故意提出試劍之法來唬人，是以虛爲實，以進爲退之法，現在再聽孫老師的話，他心理就更有把握了，於是他故作沉吟地呆了片刻，然後才鄭重其事地說，『試劍時，寶劍如有損缺，咱家願負全責！』

孫老師慢斯斯地說：『內相，這口說無憑！』

秦一明慍然：『莫非還要咱家立下字據不成？』

孫老師從袖口裏摸出一張字據，雙手交了給他：『茲事體大，學生唯恐有所失閃，故而早已將一應注意事項，寫就在此，內相眞肯負責，則不妨在這兒畫個押，學生等就沒有責任了！』

字據上寫得明白，內容無非也是要求在試劍時，如有損缺之時由誰負責的話。

如若在平時，或是不知道那寶劍的眞僞 誰也不敢在這張字據上畫押的，弄不好，這很可能會掉腦袋的。

可是看在秦一明的眼中，却是另一種想法，這分明是想搪塞過去，阻止試劍之舉，因此他冷

冷一笑：『孫先生倒是準備周齊！』

孫老師這次倒是當仁不讓地回上一句：『學生爲人別無他長，就是小心！』

『我叫你小心去，回頭就有你好看的了！』

秦一明在肚子裏暗暗地咒着，也故意沉思了一會兒，才嘆了口氣，『咱家既然是主其事的，少不得只有担得些責任了！』

他說了，痛快地在那張字據上畫了押，還親自遞給了孫老師，笑吟吟地說：『孫先生，這下子總該沒什麼周折了吧！』

看了他的態度，大家心裏都有數，他早知道是假劍的了，所以才敢如此大膽地担待，一方面既驚此人的深沉，也驚於衞虎的神通廣大，以一名捕頭，居然能上通內臣，外通强寇，則此獠不除，更不知要害多少人！

孫老師收下了字據，含有深意地看了李壯圖一眼，意思是說，老夫的幫忙只能到此爲止，一切都要看你的了！

李壯圖居然也十分沉着，居然不動聲色地過去，恭恭敬敬地請下了上方寶劍。然後把鐵條放好，高舉起劍，一劍斬了下來！

嗆然一聲輕鳴，那根鐵條固然斷爲兩截，而且底下塡着的磚頭也被削成了兩截。

斷處有如刀削，十分平整，端的是好劍！

何清與孫老師都欣然色霽，連聲叫好，李壯圖把劍雙手捧着，向前一恭身：『請公公驗劍！』

這一請實在多餘，誰都看得出，那劍鋒仍然亮如秋水，一點缺口都沒有！

孫老師一臉肅容，撚着長鬚說道，『御賜寶劍，果然非同凡響』，學生倒是白担了半天心事！』

他把秦一明畫過押的紙據取出來，當面撕了。

秦一明的神色却很難看，望着朱季，似乎要他再想個什麼點子出來。

朱季只得道：『這把劍果然不錯！祇是未必見得一定就是欽賜的上方寶劍！』

秦一明故作憤然地道：『混帳東西，你先不開口，這會兒又來說風涼話了！』

朱季連忙作了一恭：『公公，小的話也不是胡說，這祇證明了這柄劍很鋒利，但不見得就是御賜的天下第一利劍！』

秦一明故意哦了一聲：『那麼你說，該要如何才能證明呢？』

『這個——，小的一時還沒想到，請公公寬限一天，明日這個時候，小的一定能想出辦法來！』

『這可是你說的，明天要是沒有辦法呢，又推後天？咱家可是有王命在身，沒空兒跟你這樣泡蘑菇下去！』

『回公公的話，明天要是沒辦法，您就打斷小的狗腿！』朱季似乎很有把握。

『打斷你的腿就行了？耽誤了一天，要是還沒個明白交代，咱家要你的腦袋！』

『任憑公公處置好了！』朱季仍然很篤定。

於是秦一明向着何清跟孫老師微一點頭：『明天看這奴才搬出什麼花樣來！』

秦一明也沒有作明確的交代，就帶着朱季走了。這邊的何清與孫老師却作了個會心的微笑，李壯圖更是長長地吐了口氣，向何清與孫老師拱了拱手道：『多謝二位鼎力賜助，在下代敝上向二位致謝了！』

何清忙道：『那裏！那裏！劉大人心在君國，不避權勢，懲奸除宄，下官沐受恩澤多矣！這是應該盡力的，何況事情發生在本地，下官只有對劉大人感到莫大的歉意！』

孫老師却笑道：『李護衞，當朱季要求試刀時，老朽眞揑了一把汗，看來他的那柄刀也相當鋒利，而你拿出來的這根鐵條實在太細！』

李壯圖笑笑道：『好叫先生得知，這根鐵條是在下特選的！』

『哦！這倒要請教了，難道鐵條上也有什麼特殊之處嗎？』

『特殊之處是沒有，這祇是一根普通的通火用的鐵條，從縣衙門的廚房裏拿來的，不同之處是它的用途，因爲每天都在燒得通紅的煤炭中煅燒。熱了又冷，冷了又熱，早已把前面的大半截，煅成百煉精鋼了！』

何清大笑着說：『原來是這麼回事，難怪那朱季震傷了手掌，崩缺了刀口，也無法把它砍斷了。可是護衞最後用來試劍，却應手而斷，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』

李壯圖笑笑，取過斬斷的鐵條解釋給他們聽：『這握手處，因爲距火較遠，尙未受到煅燒，質地較脆，所以較易折斷，而在下找來的這把劍，也較爲堅利，所以才應手而斷。眞要砍前面的部份，在下也不敢保證準能應手而斷，削鐵如泥了！』

大家這才明白，一面稱讚李壯圖，一面却又感慨着，尤其是孫老師，更是嘆息着：『這個衞虎確實不得了，居然能夠交通到內廷宦官，脅及巡按大員，而他只是一縣的捕頭，此人若不除，地方上日受其害，將永無天日了！』

何淸忙接着道：『孫先生說得是，下官也深以此事爲憂，無論如何，要請各位協助，共除此害！』

李壯圖道：『衞虎並不足慮，目前只是爲了巡按大人的上方寶劍失落的懸案未了，只要此案結淸，請出上方寶劍，立斬此獠。』

何淸苦笑道：『問題就在此了！』

李壯圖道：『敝上失劍，本是極爲祕密的事，居然會傳到京裏，派人前來查驗，可知洩密之人，必是盜劍之人，也一定與衞虎有關……。』

孫老師皺皺眉：『雖然吾等俱知此事，但眞劍未獲，却又待如何呢？』

李壯圖慨然地道：『敝上已知衞虎罪大惡極，私設一品衣苛刑之具，魚肉鄕里，决心不計任何後果，必除此獠以安百姓。……』

這話聽在何淸的耳中，雖感欣慰，但也不無愧意，却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！

李壯圖指指那柄劍又說道：『明天如果秦一明無法證明寶劍是僞，敝上打算卽用此劍，先斬了衞虎以除害！』

何淸道：『就怕他們眞有什麼鬼辦法，找出劍上不實之處，那就麻煩了！』

李壯圖却意味深長而又像賣關子地道：『好叫公祖大人放心，據愚意揣測，他們已經是黔驢計拙，大概玩不出什麼新花樣來了！再說在下的這柄劍上，也不會有太多的毛病……』

孫老師淸了淸喉嚨才說：『李護衞，不是老朽多嘴，此劍雖利，然而你我都知道，它究竟不是眞正的欽賜御劍，設若給他們找出什麼破綻，那可是非同小可！』

李壯圖笑笑說：『孫先生大可放心，卽使被他們瞧出破綻，先生與公祖大人都未曾見識過眞

劍，無從甄識，在情在理，都不會有太大的干連的！』

孫老師正容道：『貴上劉大人是老朽的同年，文章人品，素爲老朽所敬重，自受命巡按江南以來，力疾從公，發民之隱，造福黎庶，口碑載道，老朽亦與有榮焉，就是受點干連，老朽也是心甘情願的，老朽顧慮的不是這個……』

看他情眞意摯，李壯圖着實感動，於是也恭恭敬敬地作了一揖：『多謝先生，敝上對先生的清望也是十分欽敬的，在下不妨說出一個小祕密，也是關於這柄劍的！』

他指指那把劍道：『當敝上拜劍受命出巡之初，在下已經顧慮到或恐寶劍有失，特地私懇一位鑄劍的朋友，覓得極佳的鋼母原料，會同巧匠，比照御劍而鑄就了一柄，原是聊備一格，想不到果眞用上了！』

他又頓了頓，吸了口氣：『這把劍的外形與眞劍大致相似，除非對眞劍有詳細認識的人，否則是極難辨別的，所以秦一明今天看了半天，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！他要想證明此劍非眞，只有一個辦法！』

『什麼辦法？』何清與孫老師都同時問出了口，可是李壯圖却笑笑說：『這正是在下希望他做的一件事！』

究竟是什麼辦法，李壯圖顯然無意說出，孫老師與何清自然也不便再問了。

李壯圖顯得很忙，把那柄所謂上方寶劍收了起來，然後就忽忽地告辭走了。

何清跟孫老師談了一下，而後孫老師也告辭走了，他對老同年倒是十分關切，立刻又去找了林鼎，再三要求請見劉天鳴。林鼎感到十分爲難，孫老師堅執地說：『林護衛，老朽與貴上的交情你是知道的，我也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，所以他發放四方巡按御史，來到敝處的時候，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，我不便去看他，現在他有了困難，我雖然幫不上什麼忙，却因爲適逢其會，不但參予其事，而且還有一些細節之處，一定要跟他說個明白！』

他這麼一開口，林鼎感到十分難以答覆，支支吾吾地道：『孫先生對敝上的古道熱腸，敝上一直耿耿於懷，十分感激的。敝上也不是搭架子，實在是因爲染患在身，無法見客，萬請先生見諒！』

孫老師堅執地道：『病情究竟如何？』

林鼎忙道：『已經略有起色，只是身體很虛弱，四肢無力，還不能行動。』

孫老師嘆了口氣：『我知道他得的是很重的病，但只要他不是立刻要死，明天他就一定要出來當面作個解決。秦一明是由朝廷派出的欽差，貴上一直避不見面也不是一回事！』

林鼎忙道：『先生誤會了，敝上的確是身患重恙，而且大夫說敝上的病有傳染性，不宜會客，這也是爲的好……』

孫老師微有惱意地道：『老朽年逾半百，已經不在乎生死，爲了老友，更不怕什麼傳染，只是既爲同窗，就有諍過勸善之責，不能陷友於不義！』

這句話重了，使得林鼎感到吃不消，正待辯解，孫老師一擺手說：『貴上的爲人我很清楚，我也相信避不見面絕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過我相信他的確是病很重，否則誰也無法叫他藏起來，他一向勇於任事，絕不會因失劍而諉避！』

『是！是！先生明鑒，敝上的確是病重！』

『但是明天不管他生了什麼病，有多重，都要出來跟秦一明見面了，在他沒跟秦一明見面之前，我一定要先見到他，問明一些細節，才好決定明天如何爲他盡力。現在林護衞無論如何要帶我去見一見，假如我確知他是無法任事，就是拚了這條老命，也會替他担當起來，但是在沒有見到他本人之前，我是不會作什麼表示的！』

話等於已經擺明了，林鼎嘆了一口氣：『孫先生，敝上對京中派有欽差來查證寶劍的事，詳情還不知道。因爲他的病很厲害，我們不敢讓他加深刺激！』

孫老師的臉沉下來了：『林護衞，這是你們太過份了，如此大事，豈是你們可以擅自作主的？你們雖是一片好心，却是在害他，從前你們要讓我知道，我却不想來，現在事情緊急，我必須要見到他，我不知道你們如此是爲了什麼？』

林鼎一聽情態嚴重了，祇得道：『孫老師，實不相瞞，對方也鬼得很，很可能也在到處尋找敝上的下落，萬一被他們跟着去找到了，敝上的性情，先生是知道的，他一定會立刻承認寶劍失落之事，當場認罪，那就什麼也無法補救了。』

孫老師想想也是，氣總算是消了，不過他還是堅執地道：『今天驗劍的情形，李護衞是否已經向你說過了？』

林鼎道：『還沒有，他沒來得及說就匆匆地佈置了，驗劍的經過究竟如何？』

孫老師搖搖頭說：『今天算是搪過了，但是明天就要作個决定了，看他們的樣子似乎在寶劍眞僞的甄別上很有把握，因此不會再極力在找人了！所以我才要求跟貴上見一面。』

林鼎再也沒有理由推托了，却也非常小心，特地雇了一乘轎子，讓孫老師坐了，自己換了一身便服，跟在轎子後面，行有兩三里，才在一所精緻的小別院前停下。

那是張慕景的一所私人別業，平時只有幾個下人在照管着，果然是十分隱僻。

張慕景對劉天鳴倒是十分盡心，每天早晚都要來看視一遍，而且親自配藥煎好了，服侍劉天鳴喝下後才離去。

劉天鳴在他細心的調理下，果然已頗有起色。他們到達的時候，張慕景也還沒走，忙迎了出來，親熱地握着手道：『孫老先生大駕涖臨，實在很難得！』

孫老師擺擺手說：『慕景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別來客套，我是來看天鳴的，事情狠重要，你這個大夫在很好，我需要你一個答覆，他的病情究竟如何？』

張慕景道：『病是好了一點，但是身子還是很虛弱，他是近于霍亂的一種傳染病，那是最傷人的！』

孫老師點點頭道：『我不淸楚你們醫家的話，我只問他明天能不能起來視公？』

張慕景道：『那恐怕還不行！』

孫老師立刻說：『那你就要想個辦法，今天用點什麼藥，提一提他的精神，無論如何要他明天出面跟京中來人見一次面。』

張慕景皺皺眉道：『一定要强自振作一下，自無不可，只是這一來就要大傷元氣，又將躭誤了復元的時間了！』

孫老師作了一個苦笑：『事情不容許慢慢地拖了，明天如果能順利解决，他可以慢慢地修養，如果不能解决，他恐怕要換個地方休養了！』

張慕景一聽事態竟如此嚴重，不由也着慌了問道：『孫老，究竟怎麼樣？』

『我現在就要見劉天鳴，你也一起聽吧，好在你也不算外人，聽了也沒關係的！』

於是張慕景把孫老師引進了內屋，劉天鳴形容槁瘦，倚着床斜坐着。

張慕景一見忙道：『大人怎麼坐起來了呢？你應該躺下休息的。』

劉天鳴輕嘆一聲：『張先生，我怎麼能靜躺下來呢？沒關係，我自己覺得還能撐得住。孫老哥爲了小弟的事，多讓你費心了；小弟實在非常感激！』

孫老師見故友萎頓若此，心中不免也惻然，和聲安慰他說：『天鳴！你我相知多年，不必說這些客氣話了！照理我今天不該來吵你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是那種諉過逃避的人，所以我才來跟你說一下！』

劉天鳴點點頭：『老哥在外面的說話我已經聽見了，老哥放心，我對於富貴前程，一向看得很淡。這次出來，只是想爲百姓們做點事，一盡綿薄而已。只要問心無愧，窮通榮辱，我都不放在心上，老哥儘管把今天的情形說出來好了！』

於是孫老師把今天驗劍的經過情形說了，別看他平時言語木訥，但是記性極好，不僅是經過的一點細枝末節不曾遺漏，甚至於每個人的說話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。因此這一席話，倒也說得相當引人，自然也相當費精神，在一邊侍候的林鼎連接給他添了四次茶，他都不覺得。

聽完了孫老師的敘述，劉天鳴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點，低頭沉思不語。

張慕景是不便插嘴，這時候他又感到不能不說，也捉摸了一下才說，『如此說來，似乎也並非一定要大人出面！』

孫老師道：『不！慕景，事前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了解多少，只是來查驗一下，還以爲可以搪塞，現在看秦一明的光景，他根本已經知道了寶劍是假的，只是一時找不出確切的證據而已，但是從朱季的神態看，那傢伙似乎眞有把握能證明寶劍是假的！這一來就要大費周章了！』

張慕景道：『那與劉大人的出面與否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』

『關係很大，因爲天鳴究竟是御點的巡按御史，卽使因爲失劍而獲罪，那罪却不是秦一明可擅定的，天鳴還可以做很多事，甚至可以問問他們，如何得知寶劍是假的，當面請問失劍的詳情，當時壓一壓秦一明。如果天鳴不出面，別的人就無法對秦一明提出什麼太强硬的責問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寶劍失落，我的罪是無法推諉的，不過孫老哥說得對，我至少還可以運用我這個巡按御史的職權，對一些奸惡之徒，施以嚴懲！』

張慕景道：『大人的意思是要除去偷虎？』

劉天鳴堅毅地點點頭，瘦削的臉上泛起一陣紅色，沉聲道：『不錯，此人罪大惡極，如果不除掉他，天理難容！』

張慕景苦笑道：『大人，如果證實了上方寶劍不眞，大人就沒有先斬後奏的權利，又怎能奈何偷虎呢？』

劉天鳴道：『我用不到上方寶劍，衞虎的罪證俱全，已經呈報在案，可以定讞了，我縱然不能夠將他斬立決，至少可以在公堂之上，嚴加杖責，斃之於杖下！』

孫老師也爲之一愕說：『天鳴，這似乎於法理不合，你自己會受牽累的！』

劉天鳴慨然地道：『我寧可受連累，也不能讓這種人逍遙法外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國法本乎天理人情，只要於天理無虧，人情兼及，縱然不合於國法，吾亦行之無怍！』

孫老師肅然道：『好！天鳴，只要你决心如此做，我會連同地方士紳，以及在縣的生員等，聯名上書京中，爲你作後盾，必要時，我可以爲你叩閽申辯！』

劉天鳴心中着實感動，連忙說：『孫老哥，這可不敢當，而且萬萬不可，如此一來，事情就鬧大了，說不定會連累到很多人！』

孫老師固執地道：『天鳴，你自已剛才還說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這是我們讀書人的責任，也是要做到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的意思，無論如何，斷不能叫宵小得志，忠良受讒！』

劉天鳴拱了一拱手說：『有老哥這番話，這片心，我就已經很安慰了，何況事情未必就如此嚴重。壯圖做事很細心，說不定他還有什麼妥善的安排，反正明天我一定出面，到時再說吧！』

說時看看張慕景，他連忙道：『大人儘管放心，現在看大人的氣色，似乎已較早晨好得多，等一下晚生再爲大人配一劑提神的藥，今晚服下，明日雖不能使大人康復如初，至少能有精神行動了！』

劉天鳴輕嘆了一聲：『張先生也是的，旣有這個方法，何不早兩天就使用，我也可以早點起來理事了！』

張慕景苦笑道：『劉大人，醫家有一句話，說是病每加於小癒，越是到了病情好轉的時候，越要小心攝養，以免轉成別的病，對大人的這種方法是揠苗而助長，只有萬不得已時才偶一爲之。對大人的身體却是有害無益的。再說照昨天的情形，晚生還是不敢下此虎狼之劑。不過照大人此時的情形看來，倒是不妨了！』

劉天鳴笑了一笑：『我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，無法閒得住，只要有事情，我就會精神振作起來，不管是好事壞事，我都有勁。』

孫老師也笑向林鼎說：『如何？我對貴上的認識比你們深吧！我知道他有承當逆境的胸懷，所以才認爲你們凡事不該瞞着他，如果你們把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他，說不定他的病還會好得快一點！』

劉天鳴側頭向林鼎：『又有什麼事情在瞞着我？』

林鼎連忙恭身道：『回大人！沒有了，就是孫老師今天堅持要見大人，小的是爲了其他的原因才延誤了一下！』

劉天鳴問道：『是什麼原因？』

林鼎囁嚅不敢說，還是孫老師笑着道：『林護衞說的原因，倒也頗有道理，只是他不知道事情的緊急緩慢！』

孫老師也不說什麼原因，劉天鳴倒是頗能體恤下情的，也不再追問了，點點頭說：『林鼎！你跟我也有一段時間了，對我的爲人處事多少也該有點明白，我向來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，別說孫老哥是我的知交好友，就是個不相識的，若有事專誠來找我，你們也不該推辭，這樣子最能誤事，你難道不知道？』

林鼎只有道：『小的知道！小的知道！』

劉天鳴嘆了口氣：『你的確是知道，只是有時候知道得太多了一點，所以才擅作主張。林鼎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怕我在病中受到干擾。其實你對我還不夠了解，要知道我只有閒了才會生病，事情越多，我就精神越佳，這一次有幸代天巡按江南，我正高興能爲百姓們做點事，若是你們像這樣七攔八阻，豈非大違我的本意！』

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的話，劉天鳴似乎略有倦意，可是他的興子很好，像要再說什麼，可是孫

老師已經很識趣，立刻接口答說：『天鳴，我要走了，還有很多人那兒要去連絡一下，明天好爲你聲援。』

老友如此熱心，劉天鳴十分感動，在牀上拱拱手：『孫老哥，太費神了，其實也不必太勉強，我們行事但求無愧於心，生死榮辱，都不必去計較的！』

孫老師慨然地說：『沒什麼，我可以有把握提到一批人出來的。你爲地方除奸招致小人之嫉，我們本地的士林清議如果不表示一下態度，豈非讓別地的人駡我們皆昏憒不仁，我這個學師更是無顏去對學子了。你放心，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讓那些奸邪小人知道一下，讀書人的氣節的。』

孫老師對劉天鳴的事的確十分關心，從那棟養病的小院出來，立刻叫轎子抬着去拜訪一些當地的士紳。

第一個，他造訪了本地的名士王湘和，詩文俱佳，資格很老，還是孫老師的前輩，只是生性恬淡，不慕榮利，鄉試以會文論魁後，居然絕意仕進，家道殷實，所以生活很逍遙。年輕時四出遊歷以廣見聞，老了在家中修眞養性納福，是士林領袖，極爲當時所重，只是脾氣剛愎，最看不得做官的人。

對孫老師，他倒是很敬重，他認爲學官品清而職重，薪俸不豐，却負有承先啓後的重任，非

有絕大懷抱者無以任之。

明天能夠請得他去，自然有相當的作用，只是孫老師很担心，因爲劉天鳴是官，雖然是個好官，但是未必能入王湘和的眼中，孫老師只有硬着頭皮來一試了。

門上往裏一報，立刻就叫請，才在客廳中坐下，王湘和已經衣冠整齊的出來了。

此老爲人行事都很方正，雖然他的詩文很洒脫，但做人却是另一番態度，毫無時下名士那種放浪不羈的習氣，因此現在是晚上，又是在家中，他也不肯便衣見客的。

見了孫老師，他先拱手說：『失禮！失禮！小弟是因爲天時已晚，平時沒有外出的習慣，所以才躲個懶，推說身子不舒服，沒有到明倫堂之應召，那知道竟煩勞座師親臨，實在惶恐之至！』

一番話把孫老師聽得如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等他說完了，忙問道：『湘老！你是說今天有人來邀你到明倫堂去？』

王湘和道：『是啊，來的人姓李，叫什麼李壯圖。却是以座師的名義，說要邀請小弟到明倫堂去議事，小弟心想晚上會有什麼事呢？所以就推托了！』

孫老師一聽，不禁詫然道：『奇怪了！李壯圖，他在搗什麼鬼？』

王湘和也爲之一怔道：『難道說座師也不認識這個李壯圖？』

孫老師點頭道：『認識！是巡按御史劉天鳴的護衞，倒還是個很忠心實在的人。』

王湘和却很精明，請問道：『然則適才見召，座師似乎還不知情？』

孫老師點頭道：『是的，不僅小弟不知情，劉巡按也不知情，但是小弟可以保證，他的目的倒是與兄弟不謀而合，需要借重大爺。』

王湘和沉吟道：『座師的廉風亮節，兄弟一向是十分欽佩的，座師也跟兄弟一樣，從不趨炎附勢，雖然聽說來到此地查案的巡按御史劉天鳴是座師的同榜，但是座師想不會去夤緣趨附的吧？』

這一來孫老師倒感到難以開口了，半晌後才道：『湘老是斯文前輩，與小弟相知亦非一日。小弟的爲人心性，湘老既有所知，小弟就不必自己說什麼。』

王湘和一聽倒是連連地道歉：『是！是！兄弟失言，兄弟失言，兄弟只是覺得劉御史的護衞冒了座師之名前來相邀，使兄弟深爲詫異，所以才諸多冒犯！』

孫老師嘆了口氣：『湘老，李壯圖來邀湘老爲的什麼，小弟不知道，但小弟却是來邀湘老明天爲地方上的仕子出個頭的！』

聽口氣，王湘和對李壯圖冒名相邀的事已深感不滿，連帶對劉天鳴也有了點誤會，所以他把重點放在本地的士林上。

這一說果然引起了王湘和的重視，連忙問道：『座師，本地出了什麼大事？』

孫老師不敢再兜圈子了，直率地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，然後就等着看他的反應。

良久後，王湘和才算冒出了一句話：『從一般人的口碑中聽來，這劉天鳴還算是個肯爲老百姓做事的好官！』

等到了這句話，孫老師總算舒了一口氣，連忙道：『是的，小弟與劉天鳴在未仕前就已相識，深知他的爲人，的確可以算得上是個性情中人。不然的話，小弟也不會不避嫌地爲他奔走呼請了！』

王湘和輕嘆了一口氣：『像這種官場中的事，你我本應該不加置理的！』

孫老師毫不氣餒地道：『是的！但是這件事不同，第一、劉天鳴是爲了朱青荷刺殺夫翁的案子而翻出衞虎的劣跡，衞虎却又是本地的大惡吏，這是爲我們地方除害。』

王湘和笑笑道：『食君之祿、忠君之事，這祇是爲民牧的本份而已！』

這老頭兒脾氣耿介果然不錯，任何事他都分得清清楚楚！孫老師苦笑道：『話誠不錯！不過劉天鳴也是因而獲罪權貴而陷致困境，他表示不避斧鉞，甯可事後因爲獲罪斷首，也要先除了衞虎，以免奸人得逞，正義不張！』

王湘和祇點點頭道：『好官，此人能夠如此，的確是難得！』

口氣仍是沒有鬆，孫老師只得道：『朱青荷的夫家與母家俱是本縣斯文士紳，湘老爲斯文領袖，小弟爲學中座師，在情在理，我們都無法置身事外！』

王湘和有點動容了，孫老師看在眼中，喜在心裏，加重語氣道：

『最重要的一點是小弟想到了一句話，是文天祥衣帶偈的最後一段——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——如果我們不聞不問，而祇聽奸小得逞，正義消沉，而今而後，我們是否能夠對子孫、對百姓、對天下的讀書人無愧呢？』

最後的這一席話，使得王湘和悚然動容，避席而起，迎頭一揖，肅容道：『兄弟愚昧！以爲潔身自愛，遠塵俗卽爲自守之道，却忽略了斯文一輩的責任了。座師教訓極是，明日兄弟一定赴召，而且兄弟現在就與座師一起出去，分頭邀集人來，座師可以把那些無深交的人都交給兄弟，明天準把他們都約到了！』

孫老師這才深深地吐了口氣，對王湘和倒是更增了一番欽敬，因爲他不失爲是個性情中人，在大道理之前，義無反顧，表現出書生的懍然氣節！

因此連忙拱手道：『湘老肯如此鼎力相助，小弟十分感激，小弟也正怕時間倉卒，來不及去通知，而且有些人較難說話，能得湘老前去，想必再無問題了，只是有一點，此事究竟要担些干係！……』

王湘和笑笑說：『座師放心，兄弟也有分寸的，非吾道中人，兄弟也不會前去的！』

一句話就夠了，於是兩個人又擬定了一個名單，決定了分配的人名，孫老師連晚飯都顧不得吃，又忽忽地走了。

來到第二家，是位退致的翰林吳月衡，才知道先一脚已經被李壯圖邀走了。因爲在王湘和那兒心中已經有個底子，知道李壯圖把人接去明倫堂了。那是縣學所在地，明倫大堂，則是祀祭至聖先師以及縣中士子有重要事情集會的地方。其實一縣的士子，也不會有什麼太重大的事情的，至多像要重修孔廟，或是兩造士人發生爭執，鬧上公庭，於斯文顏面有關，多半就在明倫堂公開辯論，邀請友好同文與會，最後請座師加以仲裁。

孫老師雖然不知道李壯圖是爲了什麼要邀請大家去，想來總是與自己的目的差不多，心下微有不快，覺得事情本無不可，但至少應該知會自己一聲。

轉而一想，則又感到李壯圖畢竟年紀輕，頭腦靈活，自己一直跟劉天鳴談過後，才能決定要如何辦，李壯圖却早已想到了，而且他把人約到明倫堂，自己就住在學館中，可能已經去過了，只是自己沒回去而已。想到這裏，他心中就較爲釋然了。再想到差不多的人，李壯圖一定邀齊了，倒免得自己再跋涉辛苦，轉覺有點欣喜了。

倒不如一脚回去，看看情形，那些人缺漏未到的，再叫他着人去請，自己加上個帖子也就夠了，一些較爲難以說話和架子大的，都由王湘和去代邀了！反倒省事不少，因此不再嗔怪李壯圖，吩咐轎子，興冲冲地回到了明倫堂。

那知到了堂裏，竟是靜悄悄的，只有一個小廝在掃地，裏面零零亂亂，門外車馬痕跡凌亂，倒像是有過不少人來過。

孫老師又弄得迷糊了，忙把那個小廝叫來一問，小廝說：『李護衛是先來找過先生，因爲先生沒回來，李護衛就叫我開了明倫堂，說先生約了幾位老爺回來議事，過了不久，果然來了十幾位老爺！』

『是那些人來了？』孫老師急急地問。

那小廝搖搖頭說：『小的也不知道，反正都是先生認識的，也是常來的，一個個都是衣冠楚楚的大老爺！』

孫老師連駡道：『糊塗！糊塗！你是管門的，我不在，連來了那些人都不知道？』

小廝呆着臉道：『他們都有帖子來的，小的又不認識字，怎麼會知道呢？』

這小孩兒是從鄉裏出來的，人很愚鈍，只能掃掃地，做做粗便工作，孫老師覺得也不能太苛責他，於是問道：『帖子呢？』

小厮到屋裏抱了一堆帖子出來，孫老師接過就着燈光看了，倒是呼了一口氣。一共有十一位客人，雖然並沒有把自己所要約的人都算全了，但重要的人已經全部在內，算來也差不了太多了！

他發現了一些這十一個人的共同之點，就是大部份是入仕爲過官而退隱的，在地方上素有清望，而且講話都很有分量，其中有幾個的子孫還在爲官出仕的。

雖然這是很有力量的一批人，却不是孫老師心目中的理想對象。

因爲這些人的地位較爲崇高，他們或能說句公道話，但是要他們在劉天鳴失去了御賜寶劍之後，仍然執法杖斃衞虎之舉加以支持，他們未必會同意。

因爲他們都做過官，對事情的看法是法重於情的，李壯圖不可能不清楚這一點，那麼把他們邀了來，其目的可能就與自己的不盡相同了。

孫老師着實爲這個問題思忖了良久，最後才問小厮：『現在他們是不是散了？』

小厮怔怔地說，『人是走了，但是好像並不是回去，因爲小的看見他們把乘來的車馬都打發回去了，然後跟着李護衞去了！』

『哦！他們到那兒去了？』

小厮搖頭說：『不知道，他們走的時候，顯得很機密。李護衞還叫小的到門外去探看了一下

，知道沒有人的時候，才由東邊大街走了，大家都是走着路去的！』

孫老師更爲不解了，幸好在拜帖的下面看見了一張李壯圖的字條，才算解了一半的謎！爲什麼說是一半呢？

因爲李壯圖只說爲了重要的原因，不得已假冒了孫老師的名義，與劉天鳴共同出名，邀請了一些人來，作一次重要的聚會。因爲孫老師不在，要爭取時間，來不及等孫老師回來稟明才行，祇請原諒云云。

至於是爲什麼却沒有說。

所以這祇能說是解了一半的謎，因爲帖子上有些人，憑他一個學師的身份還請不動，憑王湘和士紳領袖的身份，也不一定請得動，倒是劉天鳴的面子，或許可以搬得動他們的大駕，因爲劉天鳴是官，他們也不能算是勢力，但官只與官來往。這是個微妙而又難以言喻的現象。

分析了半天李壯圖邀請這些人的原因，却仍然百思不得其解，孫老師決心不去想它了。自己分內要做的事還沒有完，好在重要的人物都已經跑過了，還有些人原本是他的學生，倒是不必太客氣，乾脆叫小廝去把他們叫了來，當面吩咐一番也就行了。孫老師的年紀並不太老，但是由於平日缺少活動，經過這一陣的奔波勞累，也有吃不消的感覺。

第二天，到了約定的時刻，縣衙裏可熱鬧了，三班衙役早就在侍候着。

客人們陸陸續續地來了，分別由何清與孫老師接待了，因為按院大人今天也要出堂，所以又增加了一番氣象。

大牢裏的衞虎也顯得特別有精神，臉上現着笑容，因為一大早，牢子就給他端上了一份較為豐盛的酒菜，而且笑着向他恭喜說：『恭喜，衞頭兒，您今天說不定就可以出去了，小的特給您賀一賀！』

衞虎居然也大言不慚地道：『那裏！那裏！不過是我在京裏的朋友出了力，使了人情，把我身上的寃情洗清了而已。出去是遲早的事，不過不會有這麼快，總還得等兩天，只是今天可以定局就是了！』

牢頭也不知是眞懂了，還是裝糊塗，啊啊地沒搭腔，衞虎又笑笑道：『前些日子多承照應，我出去後一定要好好謝你！』

牢頭連忙道：『應該的，應該的！』

衞虎在牢裏的確沒有太受罪，因為他的勢力很大，多年積威多少還有點懾人的作用。

牢子明明知道他犯的是大辟之罪，却還担心他總有反覆的日子，所以對他還頗為優待。何況代理縣政的何書辦也交代過，對衞虎必須小心看守，嚴加防範他越獄。但是不能為難他，有人要探監，還特別闢了一間靜室，作為他們談話之用。

連何書辦都如此了，牢子們自然更樂得做順水人情了。祇有牢頭是清楚的，因爲每當有人來探監，移送到那間靜室中去密談時，李壯圖或林鼎兩個人，總有一個會在屋頂承層上，祕密地聽他們的談話。

昨天下午，京裏跟欽差秦一明下來的小太監朱季來探監，是李壯圖監視的。離開的時候，李壯圖向牢頭拍拍肩膀說：『明天給他吃頓豐盛一點的早餐！』

牢頭心裏已經明白了，而且這兩天有關巡按大人臥病，以及京中來人查驗尙方寶劍的風風雨雨，在衙門中也傳得很快。

這個牢頭自然很明白，今天應該是決定之期了，如果不能保全巡按大人的紗帽，這個衞虎祇怕是眞的要出去了！

因此無論如何，這頓酒是萬萬省不得，做好做歹都是一番人情。

等衞虎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頓，牢頭又拿了一套衣服來給他換上。

衞虎心裏也有數，笑笑問道：『怎麼！今天又要過堂？』

牢頭笑道：『是的，上頭交付說今天是京裏來的欽差秦公公要跟巡按劉大人會同過堂，所以要給衞頭兒穿得體面些！』

衞虎笑道：『不是聽說劉大人病了嗎？』

牢頭道：『病是病倒了，只不過今天情形不同，劉大人抱病也得出堂！』

𠏉虎哈哈大笑道：『老實告訴你吧，這位內相秦公公是司禮監劉瑾劉公公手下的親信，所以才點了他的欽差，劉公公在朝中的勢力，想必你也聽說過的！』

牢頭不敢多說，只得敷衍道：『小的整天窩在這個圈子裏，就是本縣的事，小的也未必能清楚得知，更別說是京裏的事了，不過聽人說過，那位劉公公很當勢！』

𠏉虎大笑道：『豈僅是當勢，朝廷裏的事他可以作八分的主，朝廷以外的事，他也能作一半的主！』

牢頭道：『這個小的倒不懂了，怎麼朝廷的事管得多，反倒是地方的事管得少了？』

𠏉虎道：『劉公公當權在朝，所以朝廷的事管得多一點，地方上事因爲距離太遠，劉公公要知道了才能管，否則只有聽由地方自理了！』

『敢情是這麼回事啊，𠏉頭兒的這件事，一定是已經傳到了劉公公的耳中，所以劉公公才插手管了！』

𠏉虎大笑道：『我要是能搭上劉公公的路子，早就飛黃騰達了，何必還窩在這個窮鄉僻野裏做個捕快頭呢。不過前兩年我跟劉公公的一個遠親搭上點關係，受了他一次交情，他還記着，這次我出了事，着人向他通了個訊兒，他倒是不忘舊，爲我在劉公公那兒說了話。』

『原來衞頭兒還有這麼大的後台，難怪縣太爺對衞頭兒一直很客氣了！』

衞虎笑道：『那都不算什麼，這也是湊巧，主要是劉公公對劉天鳴很不滿意，他們雖是本家，劉天鳴對劉公公很不給面子，好幾件事情都讓劉公公下不了台，劉公公也想給他點厲害瞧瞧。藉着我這個題目做文章，所以京裏的欽差才來得這麼快，到了這裏後，那位秦公公立刻叫人來看我，商量妥當了，今天過堂後，很可能回來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位巡按大人了！』

牢頭到此是不敢再多嘴了，反是衞虎興致勃勃地道：『藉着這次扳倒劉天鳴的事情，劉公公對我也一定會另眼相看，所以我這一出堂，倒是大有發展呢！』

牢頭道：『那就恭喜衞頭兒了，往後還望衞頭兒多多提拔！』

衞虎把胸膛拍得震天價響，笑着道：『沒問題，這一陣子多承你老哥照顧，而且也給了我許多方便，我姓衞的記在心裏，一定會對你老哥有所報答的！』

牢頭覺得談話已經差不多可以到此爲止了，於是道：『衞頭兒請休息一下，準備上堂，我還得到前面等候着，上面隨時都會有吩咐下來，看見我在這兒可不太好！』

衞虎笑道：『其實也沒多大關係，今天之後，這縣裏仍然是我衞虎的天下，誰還敢怎麼樣，不過你去候着也好，我恨不得早一脚出去呢，雖說在這裏沒受委屈，但一向是關人的，現在被人關在這裏，究竟不是滋味！』

牢頭道：『衞頭兒，這要多請你原諒，我也是上命在身，不得而已！』

衞虎笑道：『你老哥說那裏話，我也是吃公事飯的，豈有這點道理都不明白的，老哥在我進來後對我的種種，我已經十分感激了，不躭誤你了，你先去忙吧！』

牢頭離了死牢，趕到了前面班房裏，因爲大牢離公堂不遠，是爲了提審人犯的方便。牢頭也很關切公堂上的情形，雖然他兩方面似乎都做足了人情，無論是那一方面得了利，對他都有好處的，只是在私心之中，他仍然是希望衞虎能夠伏法的，這也是人心中一種天然的是非之辨。

大堂上現在已經十分緊張了，劉天鳴已經來了，但是因爲病體未癒，暫時在後堂休息着，在必要時再行登堂。

現在的重點似乎仍是上方寶劍的眞僞之辨，秦一明還沒有來，只有他的跟隨朱季來晃了一晃又走了，大概是看看情形，確知劉天鳴已經露面了，趕緊去通知秦一明！

果然沒多久差役高喊：『欽差大人，秦公公到！』

像王湘和等一干清高的名士本來是不必搭理的，但因爲秦一明究竟是朝廷的欽差，爲了表示對朝廷的敬意，大家無可奈何，極勉强地站了起來！

秦一明穿着官服，神氣活現地進來了，他的消息倒頗爲靈通，對於堂上這些地方上的名士十分客氣，拱拱手道：『各位請坐，咱家對各位仰望已久，只是爲了欽命在身，不便前去拜訪，等

此間事了後，咱家再跟各位好好地相聚一下！』

他也很識本份，大堂上的主位雖虛，他却在旁位上坐了下去！想是知道劉天鳴已經來了，雖然他是爲查證上方寶劍之事而來，如果查得上方寶劍屬僞，就可以飛奏入京，革去劉天鳴的前程而下於獄中，但在事態未明之前，劉天鳴仍然是欽命的巡按御史。

大堂的主位仍然該是劉天鳴的，而他臉上的表情却像是這主客易勢已成了定局，不過他却仍然假惺惺地道：『可以請劉大人來升堂議事了！』

孫老師在下首站起來道：『劉大人病體未癒，現在後堂休息，然必要時，他會升堂的，現在似乎無此必要！』

秦一明笑道：『說的是，說的是，劉大人爲國宣勞，抱疾赴公，在下是十分欽佩的，好在現在只是爲辨欽賜寶劍的眞僞，有諸位明公在此爲證，他來不來結明都沒關係的，只是等到寶劍眞僞辨定後，他出頭了一下就是！』

這倒是很奇怪，他本來是堅持要劉天鳴出面的，何以一夜之間，態度轉變如此之快呢！秦一明說話的態度倒像是很誠懇，絕無虛假的樣子，因此在後堂養息的劉天鳴也感到十分的不解地道：『這傢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一下子變得如此通達人情了！』

林鼎在旁邊侍候着，聞言冷笑一聲道：『大人！他想必已經知道大人染病是中了一種病毒，而這種病毒是很容易蔓延給別人的，他怕自己也染上，才樂得做好人了。』

『他是怎麼知道的呢？』

『毒是衞虎派人下的，跟衞虎串通一氣，衞虎自然會告訴他，怎會不知道呢？』

劉天鳴怔了一怔後，怒上眉色道：『你們雖說是我被人下毒所陷，我還一直不太相信，總以爲是自己不愼飮食所致，現在看起來，倒是眞有此事了！』

林鼎道：『大人居心仁厚，對許多魑魅伎倆，不願相信是出於人爲，但卑職等却見過多了，知道人心的險惡。』

劉天鳴恨恨地道：『我非殺此獠不可，這倒不是因爲他算計我，而是爲了他這種行爲。一個縣衙的捕頭，居然敢唆使手下，加害上憲官員，似此大逆不道之擧，若不彰之以法，天下豈不是要大亂了！』

林鼎道：『大人且稍息怒，據李壯圖的側面了解，似乎盜取上方寶劍的也是他，通知京裏、在欽上做文章的也是他，所以連孫老師都大爲憤慨，出頭來要爲地方除此惡吏！』

劉天鳴問道：『壯圖這一天去忙什麼了，怎麼一直不見他的人影？』

林鼎道：『他是爲偵查失劍去了，好像已有了結果，他爲了怕事機外洩，派人來也沒有說清

楚，但是請大人寬心，不久之後，必有消息，這一次他爲了要落實證據，做得很祕密，務必要使京中的來人無言而退！』

劉天鳴輕嘆道：『寶劍找得回固好，找不回也沒關係，反正我已經準備自承過失，請聖上降處，但是我一定要在行前把㣲虎繩之以法！』

林鼎由於事情尙未得到確實消息，不敢多說什麼，只有婉言勸慰。

這時前面大堂上已經由寒暄進入到正題了，只聽見孫老師向秦一明道：『內相，今天應該對御賜寶劍的眞僞作一番甄定了！』

秦一明很從容，笑笑道：『是的，咱家昨天回去後，詳細地查訪了一下，竟然在一家舊貨攤上，看見了一柄劍，形式與供在上面的這一柄御劍極爲酷似，祇是不知道鋒利的程度如何？』

孫老師道：『御賜寶劍乃在其意義上的珍貴，並不見得就是天下最利之劍！』

秦一明微笑道：『這個咱家也知道，世上的名劍很多，像龍泉太阿等等，但是形狀俱載於劍譜，不會跟這一柄御賜的寶劍相同，孫先生以爲然否？』

孫老師祇有點頭道：『自然，自然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咱家找來的這把劍，形式却與御劍一般無二，這就頗有推敲之處了！』

何清忍不住道：『內相應該把那個舊貨攤的主人抓住，問問他該劍的由來！』

秦一明笑道：『這個自然，咱家問過了，他說是一個漢子典賣給他的，一共賣了二十兩銀子。』

何清道：『御賜禁物，民間何得私相買賣，內相就該窮究下去。』

秦一明微笑道：『只有官中的人以及受賜寶劍的巡按大人，才見過那柄劍，劍上又沒有刻字，想那普通百姓如何識得？咱家覺得不必再爲難生意百姓，只是把那柄劍拿來，跟這柄劍比較一下，便知孰眞孰僞了！朱季，把劍拿出來！』

朱季笑吟吟地打開了隨身的布包，取出一柄亮晃晃的寶劍來。

堂上諸人見了心中都爲之一涼，這柄劍雖然沒有鞘，可是寒光照眼，鋒銳逼人，一望而知是柄絕佳的寶劍！

朱季到架上去捧下了那柄劍，抽出鞘來，放在他拿來的劍旁邊一比，一左一右，誰也看得出，原先那柄在左邊的劍雖是形式鑄飾都與後一柄相同，但是劍身的寶氣却遜了一籌，眞僞之分，幾乎立辨。

孫老師沒想到秦一明把眞的劍找來了，頓感大事不妙，暗自着急。

朱季分左右手，各執一劍，正準備互相砍擊，孫老師忙道：『且慢！』

秦一明不懷好意地道：『孫先生，又有什麼見教？』

孫老師吃吃地道：『御劍眞僞未定，如果毀了眞的御劍，這責任非輕！』

秦一明笑道：『這個無須先生費心，咱家昨天不是已經立下了文書，担負一切的責任了嗎？這自然都由咱家負責了！』

孫老師再無話說，在內室的劉天鳴却也看得淸楚，心知寶劍是眞的，雖不知秦一明由何處得到，心中明白這一次是叫人抓定了把柄了，暗中已經作了個決定，一言不發，靜候事機的發展。倒是林鼎十分緊張，不停地在室中繞來繞去，口中喃喃地，埋怨着李壯圖不來通個信息。

朱季拿着兩柄劍，得意地晃了一晃，然後雙劍猛地交擊，只見一點火星迸散，鏘然如龍吟聲中，一劍安然無恙，一劍却斷下了半截，在公堂上觀看的人却一齊變色！

朱季把兩柄劍都放在秦一明的面前，秦一明還裝模作樣地把那柄斷劍拿起來看了一下道：『希望這一柄不會是眞的御賜聖劍，否則咱家担的責任就大了！』

朱季屈了一腿道：『公公！想那御賜上方寶劍是何等珍貴之物，又豈是民間凡物所能比擬的，這斷去的一柄，單獨看上去，還能魚目混珠，但是跟眞劍一比，優劣之分，您老人家看這鋒口，絲毫未損，這才是肉試斷牛馬，金試斬鐵石，吹毛可斷的神奇利器，也只有聖上欽賜之物才得如此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朱季，你可曾弄淸楚了，那一柄劍才是咱家找來的？』

朱季道：『自然是這完好的一柄，一直執在小的右手，大家都看得的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會不會是你忙亂中不小心拿錯了，要知道這關係着巡按大人的前程，可不能開玩笑的！』

朱季道：『公公請放心，小的絕不會弄錯了，在未試之前，小的就是怕有錯誤，特地在咱們的這把劍上，用紅線扣了幾道，作爲記號，另一柄劍一直在劉大人的護衞處保存，小的就是想做記號也沒法子。』

他把劍柄處的紅線記號指了出來，秦一明看了一下笑罵道：『你這兎崽子，倒還有點小聰明，把這記號拿給大家看看去！』

說完又對堂上衆人道：『列位明公，請各位都過目一下劍柄的記號，將來如果有人要提出反覆辯異，列公都要作證的。』

朱季把那柄劍捧着，到每人面前轉一圈，那幾匝紅線繫得很緊，絕不是在短時間能夠做到的，因此每個人都無言地看過了。

孫老師心頭更涼了，他覺得這批傢伙實在太厲害了，本來還可以賴賴皮，說是他們在試劍時動了手脚，調過了方向，反正兩柄劍的外形相似，看不出什麽明顯的區分，一口咬定是他們弄錯了倒也說得過。

如此一來，連那個賴皮的可能都不存在了，劉天鳴這一陣是敗定了；現在只有寄望於他自己出來，作一個交代了。

因此黯然地道：『這兩柄劍中，總有一柄是眞的，這方面敝人也無從辨識，好在巡按大人就在後堂，請他自己辨認一下吧！』

其實不等他說這句話，劉天鳴也已經吩咐林鼎，着令公役喊出了：『巡按大人升堂——。』

在喊堂聲中，劉天鳴身着官服，帶着病容，由林鼎扶持下進了大堂。

大家都站了起來，秦一明居然也客客氣氣地站了起來，劉天鳴坐下後，擺擺手道：『各位請坐，秦公公請坐！』

秦一明拱拱手道：『劉大人貴恙如何？』

劉天鳴道：『多勞公公垂詢，現在已經好多了，公公初來之時，下官正值病重，未能面詣，非常抱歉！』

秦一明笑道：『那裏，那裏，咱家對劉大人力疾從公，十分欽佩，這次是有人告到京裏，說劉大人的御賜上方寶劍遺失，聖上遣咱家來查勘一下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公公奉的是廷諭還是口諭？』

秦一明道：『聖上因爲劉大人自己沒有申奏失劍之事，唯恐有人誣告，所以未發廷諭，只下

了一道手諭給咱家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那公公只是來查訪了？』

秦一明道：『是的！不過咱家來到之後，却因爲貴護衞所提出的御劍眞僞莫辨，一時尙未能取決，剛才試劍之後……』

劉天鳴道：『剛才的經過，下官在後面看得淸淸楚楚，公公不必再轉述了！』

秦一明笑道：『那好極了，劉大人，咱家雖然想爲大人開脫一下，怎奈皇命在身，不敢徇私，再者一切經過，都有列位明公在場共睹，咱家只能照實陳奏，不知道大人對這兩把劍的眞僞有何高見？』

劉天鳴毅然道：『這柄劍是眞的！』

堂下一片哄然，劉天鳴這一句話，無異是承認了自己的失劍之罪了。

秦一明則故作訝然：『劉大人，這柄劍是咱家從一個舊貨販手中取來的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不管公公從何取來，它確是眞劍。』

秦一明道：『旣然大人也認爲這一柄劍是眞的，那麼另一柄斷劍……。』

劉天鳴道：『這個問題現下暫且不談，聖上御賜上方寶劍是當着大小羣臣頒賜的，這一件公公想必是知道的！』

『那是當然，劉大人蒙此殊榮，京中人誰不在爲大人慶幸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下官蒙聖上降恩，賦與重寄，只想由此興利除弊、照惠百姓，來報答聖上之重寄，從未慮及個人榮利！』

『是！是！劉大人忠心爲國，朝野同欽，有口皆碑，咱家雖在內廷也有耳聞！』

劉天鳴微微一笑道：『公公說得客氣，下官受賜寶劍，公公既然知道，但是公公到現在可曾有聖上追回御劍的旨意？』

秦一明道：『這個還沒有，因爲究竟是怎麼個情形，尚待咱家回報。』

劉天鳴道：『那麼下官此刻這個巡按御史的身份，此刻還不會成問題吧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那是自然，但是對這一柄斷劍，大人似乎也應該作個交代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欽賜御劍此刻就在堂上，下官爲受明令可用此劍的人，這兩點只要公公沒有疑問就行了，其餘的下官自會容後交代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話是不錯，可是咱家……。』

劉天鳴沉下臉道：『林鼎，請過上方寶劍來，本座要立刻升堂斷事，如果再有人說話，就以擾亂公堂的罪名，以上方寶劍立斬無赦！』

林鼎應了一聲，由朱季手中取過了上方寶劍，抱在右腕中，肅立在劉天鳴的身邊。秦一明想

不到他會來上這一手，一時倒不知如何是好。
劉天鳴却朝下看了一眼道：『提犞虎！』
堂上立刻一聲聲地傳了下去，聲音拖得很長、很遠，聽了使人有一種汗毛凜凜的感覺。犞虎倒是很快被押了上來，一身新衣，顯得很神氣的樣子。
可是到了堂上，他一看情形，發現劉天鳴高坐堂上，秦一明愕然地坐在一邊，就感到有點不妙，不過他還是有恃無恐地跪下了一條腿道：『卑職……』
才說了這兩個字，劉天鳴將驚堂木一拍喝道，『犞虎，你只是個因罪待决的囚犯，先前所担任的縣衙捕頭職務，早已革除，在本座面前，何得再稱卑職！』
犞虎看看秦一明，秦一明忙用眼色叫他暫時忍耐一下，犞虎很見亮，將雙膝跪下，老老實實地叩了個頭，改口道：『犯民犞虎，叩見巡按大人，願大人公侯萬代。』
劉天鳴笑了一笑道：『犞虎，你不必給本座上什麼頌詞了，只要你能心平氣和地接受本座給你的處分就行了。』
犞虎道：『只要是犯民的錯，犯民絕對接受，但如若犯民是寃枉的，也望大人作主！』
劉天鳴道：『這你可以放心，本座行事一向毋枉毋縱，你犯了罪，想賴都賴不掉，你沒犯罪，絕不會寃枉你。請縣地方呢？』

何清連忙道：『卑職在此伺候着！』

他原是本縣幫辦，說不上話的，但是知縣因朱青荷一案，貪贓枉法，被劉天鳴查證屬實，革職候參在獄，何清頗爲能幹，爲人也尙方正，所以劉天鳴着令他代署縣務，日後也準備保擧他眞除本缺！

他對劉天鳴自是十分感激，對衞虎的案子以及劉天鳴的失劍等事，更是十分熱心，李壯圖在私下開玩笑，已經叫他爲公祖大人，連孫老師也戲稱他爲父台了。

不過現在是在公堂上，他却規規矩矩，仍是以書辦的身份協同審案。劉天鳴道：『把衞虎所犯的各項罪名，以及一干人證的供詞，逐條唸給他聽。』

何清恭身行過禮後，捧起一大疊的卷宗，打開來一張張、一條條地唸下去。

一條唸完，就把證人、證物、以及證詞有關事項都提出詳細的交代。

堂上陪審的本地士紳很多，每個人都在聽着，越聽越心驚。他們起初只以爲衞虎是在朱青荷一案中出了岔子，當然也知道一些衞虎平時的不法情事，但都是道聽塗說，沒有確實證據，不能以之爲憑的。

那知道現在一聽，衞虎所犯的惡跡，竟比他們所知的還要多上幾十倍，而已全部都有確實的證據，鑿然在案。

堂上的何清才唸完，堂下已是一片憤然之聲，王湘和代表當地的士紳，起身長揖道：『巡按大人，地方不幸，出此惡吏，鄉民百姓，受其魚肉荼毒，直如水深火熱之中。湘和等實在慚愧，竟然聽任地方上出此惡獠而未曾聞問……』

劉天鳴道：『衞虎身爲捕頭，乃地方執法司吏，知法而犯法，自然易爲掩護，諸公若非身受其害者，很難洞悉其奸！』

王湘和再度長揖道：『巡按大人既然明察秋毫，洞悉其奸，務請貫徹始終，立誅此賊，以孚民望，以安民心，以平民怨，亦以慰那許多爲其所陷的屈死冤魂。』

他這兒才說完，後面跟着起了一片附和之聲，都是要求立誅衞虎的。

衞虎這下子可嚇傻了，他着實沒想到情勢會一下子轉爲如此的，只有連連叩頭道：『欽差大人明鑒，小人冤枉！小人冤枉！』

在平時，衞虎不會做這種笨事的，現在大概是嚇糊塗了，才做了一件最笨的事。

目下，在堂上審判他的是劉天鳴，他却對着秦一明叩頭喊冤！

秦一明頓時感到很不自在，自己不便說什麼，只有用眼睛向朱季打了個眼色。

朱季自然明白，上前一步道：『衞虎，你自己做了這麼多的錯事，而且證據齊全，還有什麼冤枉？難道巡按大人還會故意跟你爲難不成？』

一面說，一面用手指了一下劉天鳴，衞虎這才明白自己的失態。

秦一明即使有意開脫自己，也只能在暗中着手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公堂上，表示跟自己有關係的。他到底是做過多年的捕頭，人情世故經歷得多，應變也快，連忙道：『小人身爲捕頭，爲了緝捕奸宄，維持地方安靖，自不免要得罪很多人，這些都是挾嫌誣告。』

劉天鳴冷笑道，『衞虎，你倒是會狡辯，剛才列舉了你的十大罪狀，每一條都足當以大辟之刑的，就算有九椿是誣告，只要有一條屬實，你就犯了死罪，而且受你陷害的重要人證，多達二百餘人，難道這兩百多個人全都是誣告的嗎？』

衞虎不敢再說話，劉天鳴道：『別的不說，單以你私設刑具一品衣一案來說，就有干國法，五刑之設，乃朝廷明令所定，你只是一名小隸，居然敢另設苛刑……』

衞虎叩頭道：『大人恕罪，那只是小人爲了懲治奸徒，以儆其餘……』

劉天鳴將驚堂木用力一拍喝道：『住口！是何人授權你私設那種苛刑的？』

衞虎道：『沒有人，是小人自己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這就好，你是捕頭，想必也知道干越國法、私設刑具犯的是什麼罪。』

衞虎一聽就知道要糟，別的可以賴，這一椿罪名却賴不掉，而且從律法上來推定，那是一個死罪。

强辯也沒有用了，他只有暫時認罪，反正等劉天鳴失劍之事揭開，勢非去官不可，那時自己還可以再動人情，以求反覆。

此時如果再逞口舌之利，那是自討苦吃，一頓板子打下來，還是脫不掉罪名的。

因此他叩頭道：『小人無知，……』

劉天鳴道：『你身爲捕頭，怎可以無知二字爲推托。知法而犯法罪加一等，懲治你這種萬惡之徒，若不加明正典刑，難以平天下人之怨，剛才宣佈過你的罪狀之後，你自己也聽見了，有多少人要重懲你！』

徧虎只有在地下連連碰頭道：『大人饒命，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』

劉天鳴道：『你知罪也已經遲了，依你所犯的罪名，罄竹難書，萬死不足以謝天下，眞該是凌遲碎剮，但本座以天心爲本，不忍心要你多受活罪，判你一個斬立決。來人，把徧虎推出去，立刻斬首示衆！』

徧虎先聽着還不怎麼，聽到後來，才知道事情不對，連忙叫道：

『劉大人，小人即使犯了大辟之罪，也該等朝廷秋决之期，此時秋天已過，要斬小人也必須要等到明年的秋天了！』

劉天鳴一拍驚堂木道：『徧虎！你是說本座此時斬不得你？』

衞虎道：『不錯！朝中現有欽差大人在此，大人可以問問欽差大人！』

劉天鳴轉頭道：『內相可曾聽見衞虎的說話了？』

秦一明到了這個時候，不能不說話了，可是他看看眼前的情形，實在也不好說話，想了一下才道：『劉大人，咱家這個欽差只是爲查驗上方寶劍眞僞而來，照理不應干預到大人的政務，可是這衞虎的話也不無道理，朝廷定秋爲決期，是本着上天好生之德，劉大人勤政愛民，上體天心，這衞虎固然該死，劉大人也不必爲了他而壞了大人仁民之聲。』

劉天鳴道：『本來是可以到明秋再殺他的，可是此人惡性重大，而且據說在朝中頗有一些人爲其緩頰，如果時間拖得久了，萬一被他又使弄什麼手法脫了罪，則朝廷威信何在？所以今天非殺他不可！』

秦一明一聽這話有點刺耳，冷冷地道：『劉大人只要担待得起，自無不可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本座雖是欽差巡按，却也沒有權利任意殺人，不過聖上御賜上方寶劍時，倒是賦與了本座先斬後奏之權，旣是一般律令不適用於今日，本座可以請下上方寶劍來，立斬衞虎。林鼎！』

林鼎抱劍而出道：『卑職在！』

『把衞虎押赴門口，以上方寶劍立斬，提人頭回報！』

衛虎一聽要糟，再也顧不得了，在大堂上跳了起來就想要掙逃，林鼎那裏容得他脫走，上前一脚踢在他的腿彎上，跟着用劍柄擊在他的頭頂上，一下子把他敲昏了過去，隨即吩咐兩邊的衙役道：『架出去！』

兩邊衙役過來，一人架住一邊，拖到大堂外面縣衙門外，哄開了圍觀的百姓，把衛虎壓成跪姿，手起劍落，一顆人頭立刻身首異處，滾落塵埃。

縣衙外的百姓們立刻哄起一片喝采之聲，跟着爆竹連天價響！

林鼎捧着人頭進堂，跪下道：『啓稟大人，犯人一名衛虎斬訖，敬請查驗。』

劉天鳴只隨便看了一下道：『交付地方，號令示衆十日，並將罪名書明條款，公告示衆，以儆其餘！』

林鼎答應後起立，自有衙役等人把人頭接了過去，堂外依然歡呼之聲不絕。

劉天鳴問道：『外面是什麼事如此喧鬧？』

林鼎道：『囘大人，是本縣民衆，聽說斬了衛虎，都夾道歡呼慶賀，還有許多受他陷害的苦主家屬，要進來向大人叩謝，是卑職將他們勸退了下去。』

劉天鳴顯得很疲倦，輕嘆了一口氣道：『血又加於血肉，本是極爲殘酷之事，居然有這麼多人爲之歡呼慶賀，可見此人已經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了。內相，這件事本座雖然處置得獨斷

一點，但是問心無愧，好在一切情形，內相都是在場目睹的，回京之日，內相據實而言，後果如何，本座一概承担起來。』

秦一明見已經殺了徧虎，自然大大不是滋味，好在他的目的只是要扳倒劉天鳴，現在已經掌握了劉天鳴失劍的證據，足可把劉天鳴拉下台來，別的事就懶得管了。因此道：『這個咱家只是對寶劍之事作一交代，其他的不在咱家管的範圍之內！』

王湘和却起立道：『劉大人今天斬了徧虎，大快人心，生員等感激萬分，有關徧虎種種劣跡，生員等可以聯名上表朝廷，以爲大人的聲援！』

劉天鳴謝道：『多謝王老先生，這倒不必了。徧虎爲官府司隸，魚肉鄉民，作惡無比，有司未能及早加以懲處，而爲其蒙蔽，是牧民者失察之咎，愧對地方父老，好在爲惡者終受報應，略可慰告百姓矣！』

他一拍驚堂木，正式宣佈道：『有關徧虎一案之其餘各案從犯，改日再行審處，退堂！』

於是大家都站了起來，準備要退下去了，忽然李壯圖進來了，大聲道：『大人請等一下，卑職尙有下情容稟。』

在他的後面，還跟着另一堆人，也是本地有頭有臉的士紳生員等，大大小小有十幾個人之多！

林鼎首先抱怨道：『老李，你到那去了？怎麼這個時候才來？案事已經過堂了！』

劉天鳴也道：『李壯圖，你怎地不懂規矩，我已經宣佈退堂了，怎麼又來嚕嗦？』

李壯圖道：『大人容稟，剛才大人是爲衞虎一案登堂的，衞虎伏誅，那一案結束了，現在卑職則是爲了大人的御賜寶劍遺失之事，來加以說明的。』

劉天鳴道：『失劍之事，本座已有聲明。』

李壯圖道：『有人謊報大人丟失了御賜上方寶劍，故而才驚動了聖駕，派遣秦公公前來調查此事，卑職已經調查明白，這是衞虎的黨羽故意造謠，以圖打擊大人！』

秦一明道：『什麼！那是造謠？剛才……』

李壯圖道：『秦公公，這是卑職的調查報告，您請先過目再說！』

說着拿了一份紙卷，雙手遞給了秦一明，然後退了下去，秦一明將信將疑地展開了紙卷，先是匆匆地看了一遍，已變色道：『這是什麼人胡說八道？』

李壯圖道：『這是卑職調查屬實，請內相大人把後面的節略詳細看一遍。』

秦一明翻開到了後面，另有一篇密密厤厤的字跡，秦一明這次看了後，才眞正地變了神色沉吟不語了。

李壯圖道：『內相，這十二位證人的詳細履歷以及家世都載明在上，內相也可以知道他們的

作證是絕對可信的！』

秦一明氣得哼了一聲，但是慢慢地臉上堆下了笑容，向劉天鳴一拱手道：『劉大人，欽賜上方寶劍遺失之事，只是刁民誣告，咱家已調查清楚，就此回奏，大人爲國珍重，咱家也不多作打擾了，告辭！』

這個轉變是誰都沒想到的，劉天鳴大感愕然，可是秦一明已經叫朱季走了。

一直等他走出了門外，李壯圖才屈膝向劉天鳴道：『恭喜大人，滿天雲霧散清，總算雨過天靑了！』

劉天鳴道：『壯圖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』

李壯圖道：『寶劍失落後，小的一直認爲是衞虎所盜，苦於沒有證據，直到京裏來人，小的更認定了是他遣人去密告走門路，且幸小的已先有準備，製了一柄僞劍搪塞了一下，然後却在獄中另關一室，每次有人與衞虎接頭，小的都在一旁暗中監視。

『昨夜衞虎果然告訴了朱季藏劍的所在，小的早料及此，乃請了這些大人先生們幫忙，密密偵伺，看着朱季去取下了眞劍。』

『他把劍藏在那裏？』

『在衞虎家中大門的橫匾後面！』

劉天鳴嘆了口氣：『秦一明又怎麼低頭的？』

『小的把他與衞虎勾通的種種情形作了一份詳細附錄，而且跟他悄悄去取劍的情形，都有人目睹，列名作證，如果眞要鬧開來，他自己也要掉腦袋，故而在附錄上，小的要他承認係爲誣告，寶劍未失，而眞劍也已經回到大人手中，大家就此互相擋過，他還能不同意嗎？』

全書完

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492種

鐵面御史

高陽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電話：7168888
郵撥帳號0010426－9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總編輯：陳皪華
編　輯：楊雪嬌・崔玉珍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校　對：劉秋娥・鮑秀珍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電話：3061972
著作權執照字號：台內著字第 10968 號
初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七 月
第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五 月

鐵面御史·高陽著

南直隸巡按御史劉天鳴『代天巡方』・所到處青
天之聲不絕於耳・但是・皇帝御賜的那柄先斬
後奏『尚方寶劍』居然被人偸走……縣大老爺和
捕快頭頭狼狽爲奸・魚肉鄉民・居然動土動到
了……且看『鐵面御史』如何智鬥巧取大快人心



$ 49.00